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全臺詩》社會關懷詩作研究

—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



研究生：吳姿燕

指導教授：林葉連 博士

中華民國 一〇一 年 十 二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全臺詩》社會關懷詩作研究

— 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

研究生：吳 芸 燕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劉煥亭
鄭阿財
林葉連

指導教授：林葉連

系主任(所長)：鄭亨雅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一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誌 謝

首先由衷感謝指導教授林葉連老師對我的悉心教導與協助，在論文寫作期間，從一開始的摸索不定到確立論文主題，細微的文辭修飾都嚴謹教導，所幸有老師不斷給予寶貴意見，以及對學生所提的想法或疑惑，也都常常給予肯定、鼓勵及建議，讓我能順利完成論文。

在論文口試過程中，承蒙口試委員鄭阿財教授、劉煥雲教授的細心指導，提供學生許多寶貴意見，並仔細的指點說明再改進的地方及建議，使得論文可以更趨完善，兩位教授親切和藹的態度，和緩我緊張的心情，讓我如沐春風，受益良多，內心由衷感謝。

自從就讀南華大學研究所以來，遇見了許多溫柔敦厚的師長、親切和善的學長學姐，以及互相扶持的同窗好友，有了你們的相伴，讓我在求學階段不孤單，也在寫論文時，協助我解決困難，安定我那顆浮躁不安的心。更感謝家人的全力支持與鼓勵，尤其是我的先生和兩個小孩，常要容忍我的不正常作息、因壓力而難以控制的脾氣外，還要體諒我寫論文這段時間無法相伴的處境，因為有你們的辛苦及包容，我才可以無後顧之憂。

感謝所有在我論文寫作過程，身邊所有熱情給予各式各樣幫助的師長以及親朋好友們，有您們的支持與協助，讓我有動力、有信心完成我的學業，謝謝您們！

吳姿燕 謹誌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十二月

《全臺詩》社會關懷詩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

研究生：吳姿燕

指導教授：林葉連 博士

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摘 要

臺灣古典文學自明鄭時期（1661—1683）起，歷經清領時期（1684—1895）、日據時期（1896—1945），在這長達三百多年的歷史，當時臺灣時局動盪不安，天災、人禍更迭，衝擊著社會民生，百姓生活困苦，於是，詩人創作了許多反映社會狀況、民生現實的詩歌。本篇論文以社會關懷為視點，以施懿琳教授等主編《全臺詩》中之社會關懷詩作，從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之詩歌為研究範圍。透過對文本研究分析，梳理出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的社會關懷詩歌中關心民瘼、反映民情的許多面向，並探討其社會意義及價值。希望藉此探討給予此時期的詩歌更深入的了解及更周到的詮釋，讓讀者對詩歌的內涵有新的認識，也為臺灣詩歌的歷史地位及成就盡一份心力。

本論文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前人的研究成果之探討；第二章為有關政治興衰的作品，依「山河淪喪之痛」和「對政策的關切」兩個層面作探討，企盼能對當時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影響，有更深入的了解，一窺當時之時代背景。第三章為有關民生經濟的作品，就「米價問題」、「租賦繁重、徵租不均」、「天然災害」三方面，呈現攸關人民生計、反映百姓生活的面貌。第四章為有關官箴吏治的作品，分為「勤政愛民官吏」、「吏治班兵敗壞」、「嫖賭充斥、鴉片、偷盜搶劫盛行」、「結拜要盟、樹旗糾眾械鬥」、「民變時生」五部分，分析官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及其影響。第五章為有關民情風俗的作品，就「侈靡成風」、「婦德失彰、陋俗敗壞」、「性、賭博、鴉片盛行」、「迷信投機」四個主題，探討民情風俗左右著人民的生活，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環境。第六章為結論，為本論文作總結，以二、三、四、五章為基礎，歸納出《全臺詩》中「社會關懷詩」所做的貢獻及其存在價值，約有如下數端：見證臺灣歷史，表彰及欽仰先賢詩人，賞析深具傳統特色的藝術美學，肯定其經世濟民的社會功能。

關鍵詞：全臺詩、社會關懷、政治興衰、民生經濟、官箴吏治、民情風俗

The Research of the Social Solicitude the Poetry in 《Quan Tai Shi》 —
the Kingdom of Tungning period (Ming-Zheng to Qing Dynasty)

Student : Wu Zih Yan

Advisors: Dr. Lin Yeh Lien

Executive Master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ad been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 starting from Ming-Zheng , through Qing dynasty to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Within the three long tough centuries , people in Taiwan had become the very topic of poet's works. The chaos and disorder in political situation had collided with the crumbling economy then. This thesis , based on Poetry of 《Quan Tai Shi》 by Professor Shi Yi-lin , is to discover the social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poetry from various versions reflecting the viewpoints of the poets ranging from Ming-Zheng to Qing dynasty over the hardships and poor livelihood. Readers may further learn a comprehensive panorama of classical Taiwanese poetry which used to be dim and obscure to a large number of Taiwanese people. By doing so , this writer tries to play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art in editing the chronology overall of the poetry of ancient Taiwan .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that interprets the motivation and the purpose , the range and the method of study , and the research of som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our predecessors as well . Chapters Two deals with works involved in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leading to two kinds of results : loss of the homeland and researching of the policy , hopefully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factors . In Chapter Three , there are basic civil economical problems in the poems reflecting prices of crops , unbalances heavy taxes , and natural disasters . In Chapter Four , the focus has been fixed upon the officers in the government systems . Some of them had been diligent in their jobs and loved people as their own children . Others had drifted with the tide contemporarily . Robbery and theft had been on the increase everywhere . People gathered and armed in the atmosphere of civil disorder . In Chapter Five , the folk custom and culture springs up as the theme song with four movements : luxury and waste being a fashion , corrupt customs , opium decaying followed by prostitution and gambling , and superstition and speculation . The Chapter Six is the conclusion ,and it set the result for thesis .It bases on the chapter2, 3 ,4 and 5 to generalize of its existence value and contribution that the Social solicitude the poetry in 《Quan Tai Shi》 about the following : (1) to witness the history of Taiwan.(2)

commend and reverence the sages poet.(3)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great traditional features art aesthetics.(4) to confirm the type of poetry to be helpful for the people, the state and society.

Keywords : Taiwan poetry ,Social Solicitude, Politics up and down , civil economical problems , officers in the government systems , the folk custom and culture ,

目次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次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1
第三節 前人的研究成果之探討	4
第二章 有關政治興衰的作品	10
第一節 山河淪喪之痛	10
一、明鄭時期	10
二、清領時期	16
第二節 對政策的關切	28
一、治臺主張	28
二、治番政策	35
第三章 有關民生經濟的作品	43
第一節 米價問題	43
第二節 租賦繁重、徵租不均	46
一、租賦繁重	46
二、徵租不均	50
第三節 天然災害	50
一、地震類詩歌	51
二、風災類詩歌	59
三、旱潦災類詩歌	63
四、其他類詩歌	70
第四章 有關官箴吏治的作品	77
第一節 勤政愛民官吏	77
第二節 吏治班兵敗壞	86
第三節 嫖賭充斥、鴉片及偷盜搶劫盛行	90
一、嫖賭充斥	90
二、鴉片盛行	94
三、偷盜搶劫盛行	96
第四節 結拜要盟、樹旗糾眾械鬥	97
一、羅漢腳	97
二、分類械鬥	100

第五節 民變時生	104
一、朱一貴事件	104
二、林爽文事件	109
三、張丙事件	112
四、林恭事件	113
五、戴潮春事件	116
第五章 有關民情風俗的作品	125
第一節 侈靡成風	125
第二節 婦德失彰、陋俗敗壞	130
一、婦德失彰	130
二、習俗敗壞	131
第三節 性、賭博、鴉片盛行	135
第四節 迷信投機	137
第六章 結 論	140
參考書目	142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2001 年起，文建會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委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施懿琳教授擔任《全臺詩》編纂計畫主持人，並邀請國內多位古典文學研究者，共同進行臺灣古典詩的蒐集、校對、編纂，期望所編纂的《全臺詩》可作為國人閱讀、研究臺灣文學之用。《全臺詩》所蒐集的作品來源很多，數量龐大，內容繁雜。陳郁秀女士在〈《全臺詩》序〉說：「這些傳統文學作品，是先民生活的寫照，見證了時代的變遷，其中不乏先賢嘔心瀝血的巨著、寄寓民族正氣的宏篇大論，是臺灣本土文化彌足珍貴的遺產。¹」這些古典詩作忠實呈現出臺灣人、地、事、物，更是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與文學價值。

試觀臺灣近三百年歷史，臺灣古典詩歌記述了臺灣古今之變，也呈現出先人自從遷居以來生活於此島上多元化的種種面貌。臺灣古典文學自明鄭時期（1661 - 1683）起，歷經清領時期（1684 - 1895）、日據時期（1896 - 1945），在這長達三百多年的歷史，當時臺灣時局動盪不安，天災、人禍為害劇烈，衝擊著社會民生，百姓生活困苦。

眾所皆知，詩的功能除了美化我們的生活之外，還能陶冶性情，教化人心。自古詩人多具有強烈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常常在詩中表達其情緒和觀點，反應民生疾苦，甚而批評時政。自古以來，雖然詩的體裁經過時代不斷的演變而有所改變，但是詩的功能仍然不變，具有使命感的詩人仍認為詩人應具有社會責任及時代使命，於是，詩人創作了許多反映社會狀況、民生現實的詩歌。本篇論文以社會關懷為視點，以施懿琳教授等主編《全臺詩》之社會關懷詩作，從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之詩歌為研究範圍。透過對文本研究分析，梳理出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的社會關懷詩歌中關心民瘼、反映民情的許多面向，並探討其社會意義及價值。希望藉此探討給予此時期的詩歌更深入的了解及更周到的詮釋，讓讀者對詩歌的內涵有新的認識，也為臺灣詩歌的歷史地位及成就盡一份心力。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以施懿琳教授等主編《全臺詩》一至十二冊所蒐集編纂之詩歌，從明鄭時期（1661 - 1683）起至清領時期（1684 - 1895）之社會關懷詩歌為研究範圍，將研究文本集中在「臺灣古典詩」，該範圍乃指「臺灣本地人」或「非臺灣本地人，但到過臺灣者」，所創作有關臺灣的古典詩作，所謂「社會關懷」，其所關懷

¹ 陳郁秀：〈《全臺詩》序〉，《全臺詩》第一冊（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7。

的對象是群體，而非關注詩人一己的問題。因此，包括：國家存亡、政治興衰、公共政策、官箴吏治、民生經濟、民情風俗、注重教化、關心民瘼等主題，都屬於此論文的研究範圍。

本論文所探討之時間認定，乃是以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來臺起，至清領時期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割臺，臺灣成爲日本殖民地的一部分，活動於此時期文人之詩歌作品，若文人活動時間跨越清代與日本兩個時期者，如施士洁、許南英、洪棄生等本土文人，爲了使論文敘述範圍趨於一致，故這些日治時代文人，其詩作之主題假使無涉於社會關懷議題者，且詩作內容描述之時間非於上述所論及（1661-1895）之範疇內，則不納入討論。

筆者所根據的《全臺詩》一至十二冊，主要是以2001年起成功大學施懿琳教授主持的「《全臺詩》蒐集、整理、編輯、出版計畫」，所蒐錄時間上自明鄭（1661-1683）迄日治時期（1895-1945），前後將近三百年，而《全臺詩》一至十二冊則分成兩階段出版，第一階段是2004年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蒐集清咸豐元年以前（1661-1850）的詩作，分印五冊，計約八十萬言；第二階段在2008年出版六至十二冊，以中國清朝光緒元年（1875）以前爲界，共計七冊，約一百二十餘萬言。²由於第二階段出版部份詩人跨越清領及日治兩時期，因此未能完全處理清領（1895以前）出生的詩人作品，直到第三階段2011年底出版，才出版所有出生於清代者（1873以前）出生的101位詩人作品，共九冊，爲第十三冊至第二十一冊，約一百六十萬字。預計2012年再出版四冊，約八十四萬字，十二位詩人，但礙於經費惜未出版。

另外在網路方面，台灣古典詩已邁向數位化並開放供外界使用，筆者亦參考網路所提供之相關網站，略述如下：

（一）、「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http://www2.nmtl.gov.tw/twp/>）：

國立台灣文學館爲了減輕紙本文獻出版的負擔，修訂資料，同時活化文學資產，於2005年策劃了「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的資料庫平台，委託元智大學羅鳳珠教授執行，此網站資料皆來自於國立台灣文學館與成功大學施懿琳教授主持的「《全臺詩》蒐集、整理、編輯、出版計畫」2001年至2003年之計畫成果。

（二）、台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poetry/01/01_01.htm）

自民國九一年起，由國立中正大學江寶釵教授等人負責所開發的一套完善的檢索系統，提供私人或公家所擁有的各種不同的漢詩珍希版本，目前收錄漢詩內容可分爲刊載於詩集或期刊上之二種方向，共計有89,331筆詩集資料、191,608筆期刊資料，期刊又可細分爲刊載在臺南新報、臺灣時報、南方、南瀛新報、風月報、詩報、興南新聞上之漢詩作品。另外亦提供漢詩簡介與漢詩百科介紹相關漢詩作家、作品、名詞解釋等。

² 鄭邦鎮〈《全臺詩》館長序〉，《全臺詩》第六冊（臺南市：臺灣文學館出版，2008年），頁7。

(三)、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

文建會 2001 年開始，結合國家資源、民間出版力量和各領域專家學者，推動台灣史料收集、整理、編纂、出版，第一階段《全臺詩》、《台灣史料集成》初步完成。其中《全臺詩》前五冊，蒐集了 1661-1850 年明朝鄭成功時代到清咸豐元年八十多萬字。而《台灣史料集成》則收錄明朝嘉靖 26 年到清康熙 22 年各種史料。國家文化資料庫的藏品分為十五大類：老照片、美術、音樂、戲劇、舞蹈、漫畫、文學、建築、電影、古地圖、器物、報紙、漢詩、古文書、新聞，並可依人物/團體、地區、時代瀏覽資料庫，未來將視需求增加類別。藏品形式包含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地圖。

(四)、「全台詩電子文庫」(<http://www.wordpedia.com/twpoem/index.asp>) :

全台詩電子文庫共收錄《全臺詩》一至五冊，從明鄭起至日治止(1661-1945)，前後近三百年。可直接按照作者的姓氏筆劃，或是使用原書目錄瀏覽的順序(係按作者生年之順序排列)，依序找到作者的姓氏及其全名，點選作者名稱之後，即可直接閱讀該作者的詩作內文。

由於筆者時間、學力所限，故文本以施懿琳主編的《全臺詩》一至十二冊為主，並參考上述網路所提供之相關資料為輔，由於採用的各文集有不同版本、刊本與手稿之間也會有所出入而出現差異時，仍回歸文本《全臺詩》為準繩。雖自 1996 年起古典詩文編撰選注漸成風氣，有陳昭瑛《臺灣詩選注》首開臺灣古典文學編撰選注先河。楊欽年、周家安《詩說噶瑪蘭》選錄清代宦遊文人寫與宜蘭地區相關詩作 40 首。楊青矗《臺詩三百首：台灣古典詩臺華雙語注音讀本》選錄明鄭至日治時期作品 119 首。陳春城《臺灣古典詩析賞》按體裁排列、再依時代先後為序，選錄各時期作品 205 首。分由十位女學者執筆的《金川詩草百首鑑賞》、由楊悅春、侯淑娟等執筆的《環翠樓詩選注》。由江寶釵、林文龍、李知灝編選的《生事歸清恬：張達修詠讚臺灣百首精選譯注》，以上這些古典詩文的編撰選注，雖可提供學術界或一般社會人士研讀，³但由於研究人力的欠缺，截至目前為止，古典文學所累積的學術成果相當有限。筆者於撰寫期間，由於古典文學比較古奧，且多用典故，造成閱讀上的障礙，加上可參考的資料嚴重匱缺的情況下，常囿於沒有前人的詮釋、遇到許多古老的典故、夾雜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用語等困境，常常為了更深入了解詩作內容與意涵，而倍嚐艱辛。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採以下幾種方法進行研究：

(一)、文本分析法：

以施懿琳教授主編的《全臺詩》一至十二冊中，從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所作有關社會關懷詩進行研究，探索詩歌創作背景、作者生平，分析詩歌內容，詮釋

³ 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台灣古典文學》(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 年)，頁 190-191。

詩人所欲傳達的意涵。

(二)、歸納法：

由許多具體事實概括出一般原理，由眾多詩歌作品入手，歸納出臺灣人在明鄭到清領時期，有關社會關懷的作品共分爲多少類，詩人如何表達其情感。具有時代性的社會意識和價值觀，可以藉由眾多的詩篇歸納出來。

(三)、演繹推理法：

這是從一般原理推演出特殊結論。臺灣人自明鄭開始，就從大陸遷徙而來，他們的思想、感情都是其來有自，一旦面臨周遭環境的重大改變，必然會有特殊的舉措和因應。例如：我國自古以來即十分強調忠孝節義的思想和教育，這種「一般原理」，一旦遇上了臺灣特有的時空環境，其所能激盪出來的火花，以及所能演繹推理出來的樣貌，深值玩味。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之探討

在臺灣文學的發展史上，古典文學佔了極重的份量。雖然 1920 年後，因新文學的興起，而逐漸喪失在文壇的主導地位；但是，古典詩文依然擁有相當多的創作人口，這些作品也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與文學價值⁴。因此，我們可透過古典詩文這個領域的研究，對臺灣文學有更深入的了解。

關於前人相關研究成果方面，此部分資料涵蓋的層面很廣泛，目前臺灣古典詩的研究成果，⁵其中在50、60年代以文獻保存爲主要目的的重要刊物——「臺灣文獻叢刊」，是研究臺灣古典文學最具價值的資料，自1957年8月起直至1972年11月，共出版了309種595冊文獻，已由中研院史語所鍵入電腦，並設計檢索系統提供使用，對研究者助益頗大【介紹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漢典全文檢索系統」<http://www.sinica.edu.tw/>】。一直到80年代以後，國內各大學才逐漸以臺灣古典文學爲碩、博論文研究的論題，奠定其學術地位。范文鳳在《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一文中，認爲80年代以後，對於臺灣文學的研究以古典文學爲範疇的論文或專書，可區分爲三種研究趨勢：一是「區域文學」的研究；其次是「文學專題」的研究；再其次是「文人作品論」的研究，⁶筆者參考范氏及許俊雅自68至95年學年度相關學位論文⁷，以及搜尋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與本論

⁴ 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臺灣古典文學》（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頁165。

⁵ 關於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成果可參閱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台灣古典文學研究概況〉（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第一章、緒論〈壹、臺灣文學研究概況〉（臺北市：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臺灣古典文學》〈九〇年代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現況評介與反思〉、〈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施懿琳：〈台灣古典文學的蒐集、整理與研究〉（《文學臺灣》40，2001年10月，頁28-45）等，已有較詳實之說明。

⁶ 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2-3。

⁷ 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臺灣古典文學》附錄一（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頁220-229。

文相關之研究整理如表一。

表一：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概況

編號	研究生	論 名 文 稱	校院系所 名 稱	學位 類別	學 年 度
1	周滿枝	清代臺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69
2	廖雪蘭	臺灣詩史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	72
3	許俊雅	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光緒二十一年～民國三十四年之古典詩歌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碩士	76
4	藍國榮	藍鼎元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76
5	徐慧鈺	林占梅先生年譜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79
6	施懿琳	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博士	80
7	翁聖峰	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80
8	連慧珠	「萬生反」一十九世紀後期臺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	東吳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	83
9	謝志賜	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碩士	84
10	楊護源	丘逢甲：清末台粵士紳的個案研究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	84
11	李毓嵐	徐宗幹在台施政之研究（1848~1854）	中央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	85
12	曾國棟	清代臺灣示禁碑之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	碩士	85
13	林煜真	沈光文及其文學研究	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碩士	86
14	賀幼玲	《臺灣外記》之人物與思想研究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87
15	楊明珠	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中研所	碩士	87
16	黃淑華	劉家謀宦臺詩歌研究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88
17	陳虹如	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碩士	88
18	林淑慧	黃淑璫及其《臺海史槎錄》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碩士	88
19	蔡寶琴	海音詩俗語典故之分析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89
20	郭侑欣	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臺灣圖像及其衍異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89
21	陳佳姣	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89
22	黃文車	黃石輝研究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89

23	張清萱	連橫《臺灣通史·列傳》研究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	89
24	戴雅芬	臺灣天然災害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	政治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	碩士	90
25	賴筱萍	許南英及其窺園留草研究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90
26	吳玲瑛	孫元衡及其《赤崁集》究	政治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	碩士	91
27	李知灝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91
28	閔秋英	石中英及其《芸香閣儷玉吟草》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	碩士	91
29	蔡玉滿	林占梅詩形賞析	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碩士	91
30	康書頻	王松詩中的祖國意識研究	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碩士	91
31	徐慧鈺	林占梅園林生活之研究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	91
32	陳珮羚	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	91
33	陳盈達	周定山漢詩研究～文化移民的悲鳴與哀愁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91
34	吳梨華	從文獻資料解讀清代臺灣平埔族的社會文化	臺南師範學院臺灣文化研究所	碩士	92
35	顧敏耀	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92
36	張鈺翎	清代臺灣方志中藝文志研究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	92
37	柯榮三	有關新聞事件之臺灣歌仔冊研究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	92
38	余育婷	施瓊芳詩歌研究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	93
39	張永錦	孫元衡詩探析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93
40	薛建蓉	清代臺灣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	93
41	蔡清波	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	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	93
42	丁鳳珍	「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	93
43	謝碧菁	陳維英生平及其詩歌研究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	94
44	吳毓琪	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	94
45	吳怡慧	陳貫《豁軒詩草》析論	彰化師大國文學系	碩士	94
46	王秀鳳	陳虛谷詩歌研究—以傳統詩為研究對象	彰化師大國文學系	碩士	94

47	孫吉志	羅尚《戎庵詩存》研究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	94
48	吳青霞	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	94
49	林麗鳳	詩說噶瑪蘭，說噶瑪蘭詩—清代宜蘭地區古典詩研究	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	碩士	94
50	賴麗娟	劉家謀及其寫實詩研究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	94
51	游建興	清代噶瑪蘭地區的漢人文學發展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	碩士	94
52	楊添發	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	94
53	張月女	章甫生平及其《半崧集》詩歌研究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	碩士	95
54	陳淑美	施士洁及其《後蘇龔合集》研究	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	碩士	95
55	李東昇	王東燁及其漢詩修辭藝術研究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	95
56	蔡尙志	葉榮鐘及其《少奇吟草》研究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	95
57	賴恆毅	張麗俊及《水竹居主人日記》之文學作品研究	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	95
58	楊明珠	臺灣海東四子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	95
59	向麗頻	施士洁及其文學研究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	95
60	范文鳳	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95
61	吳勝豐	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	96
62	吳叔馨	陳虛谷及其文學研究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96
63	藍偵瑜	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	96
64	施姍姍	《清代臺灣的地震災害與救助措施(1684-1895)》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	96
65	陳雅琪	「詩」話台灣—賴子清及其古典文學活動與論述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	97
66	蘇雅婷	江藻如及其漢詩研究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	97
67	林翠鳳	施梅樵及其漢詩研究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	博士	97
68	楊美滿	施梅樵及其《鹿江集》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碩士	97
69	黃琇紋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之台灣文學史料分析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	97
70	顏伶真	沈光文之懷鄉詩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碩士	97
71	黃騰德	鄭經詩歌研究——以《東壁樓集》為探討重點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碩士	98

72	林蔚穎	蘭陽先賢李望洋(1829~1901)及其《西行吟草》研究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博士班	碩士	98
73	彭雅芬	黃純青及其著述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	碩士	98
74	余育婷	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	99
75	劉萱萱	海洋、歷史與風土——台灣古典詩中的澎湖書寫(1661~1945)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	99
76	蘇奕璋	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研究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	99

以上筆者總共整理出76篇論文，其中與社會關懷視點相關的前人研究成果略述如下：

一、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灣師大：1991，博士論文）：

主要是探討清朝領臺二百一十二年間（西元1684~1895年·康熙廿三~光緒廿一年）臺灣傳統詩作所呈現的漢人社會風貌。在第三章依「自然環境的狀描、漢人生活的實錄、漢番關係的陳述，內憂外患的刻劃」四個主題，分別探討詩作所反映的當代漢人社會風貌，以重建清代漢人生活圖像。

二、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政治大學：2002，碩士論文）：

本論文經由主題式的研究，來探討現實生活和文學表現的關係，並讓詩歌作品與歷史紀錄互為印證，展現詩歌存史、補史的寫實功能，第二至四章分別進行地震、風災、旱潦之災的詩歌析論，再從災害紀實、個人抒懷兩部分切入，進行各類詩歌的內容分析，俾能深層地瞭解臺灣天然災害詩歌的特殊意義，藉此肯定其在臺灣古典詩壇上以及臺灣人民生活中的價值。

三、賴麗娟《劉家謀及其寫實詩研究》（中山大學：2006，博士論文）：

本論文以劉家謀詩歌中之寫實精神為主題，以其《外丁卯橋居士初稿》、《東洋小草》、《觀海集》及《海音詩》等詩集為主要文本進行研究，藉以反映劉家謀愛國情操、關懷民瘼及憂樂天下之胸懷。其中第五章以《觀海集》、《海音詩》為主，研究劉家謀任臺灣府學訓導時期（1849-1953）以觀風問俗為視角，對當時社會性、制度性及個人性之社會問題進行針砭，反映出道光、咸豐年間臺灣漢人社會利弊得失，進而提謀獻策。

四、丁鳳珍《「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東海大學：2005，博士論文）：

本論文以台灣清領時期「歌仔冊」中的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

對象，包含《新刊台灣陳辦歌》、《辛酉年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探討「台灣歌仔」對台灣歷史所採取的詮釋觀點及論述內容。第四章及第五章，討論一首論述「張丙起義事件」(1832-1833)的《新刊台灣陳辦歌》，第六、七、八章討論兩首論述「戴潮春起義事件」(1861-1865)的歌仔：《辛酉年一歌詩》與《相龍年一歌詩》。

五、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成功大學：2006，碩士論文)：

以「三大民變」為出發點，參考透新歷史主義、德希達文本的概念，以及傅科權力關係的分析，以釐清歷史與文本間的關係，在探討清代台灣民變產生之背景、紛亂之因、「三大民變」名稱之形成與經過後，著手進行文本的分析---關於三大民變的古典詩文是由誰、在何時所寫？寫了什麼？用什麼角度寫？試圖比較題材選擇的差異、人物形象的異同、統治階層與本土文人論述的差異或類同。

六、蘇奕璋《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2011，碩士論文)：

本論文主要以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為探討對象，這些在臺遺民由於經歷亡國、逃難，甚至流落海外異地等情況，所以在他們的情感表達上，時常與歷代傳統遺民做連結，甚至以此為認同對象並追尋之。第三章為「明鄭臺灣遺民詩作主題呈現」，本文主要論述明鄭臺灣遺民詩人的詩作內容，筆者以主題方式將詩作內容分為懷鄉表現、序志表現、感時憂國，以及山水隱逸等四大主題，進而分別論述之。

七、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成功大學：2006，博士論文)：

本論文以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為研究論題，第三章是以宦政主題詩的情志表現為大論題，並討論仕宦者如何透過詩作「言志」與「緣情」，第二節討論來臺擔任的地方官吏，如何表現其官民關係以及敦農意識於詩作中。第四章以風土題材作研究焦點，形構出臺灣土風民俗的文化符號，並於符號中蘊涵審美意識。

綜觀上述前人研究成果，有以多主題作為研究(施懿琳)、也有選定單一主題作為研究(吳毓琪、戴雅芬、蘇奕璋)、或選取單一書籍或單一作家、作品進行研究(賴麗娟)，透過這些論文寫作，更能清楚了解臺灣古典文學概況及重要作家作品，但在這些日漸增加的研究著作中，對於整體社會關懷此視點，仍是僅止於特定詩人作品中，缺乏全面性、整體性的觀照。故筆者所撰寫〈《全臺詩》社會關懷詩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由社會關懷切入研究，依「政治興衰」、「民生經濟」、「官箴吏治」、「民情風俗」四個主題深入探討，期盼能梳理出此時期詩歌關心國家、社會的許多面向，並探討其社會意義及價值，更能藉此為探討臺灣詩歌之歷史地位及成就盡一份心力。

第二章 有關政治興衰的作品

臺灣在漢人尚未前來開墾之前，是原住民的天地。由於原住民尚無文字的出現，處於口傳時代，故歷代所相傳的神話、故事、歌謠等皆無法記載下來。最早出現與臺灣有關的文獻記錄，曾見於三國、隋、宋、元、明時期之典籍，但可惜這些文獻乃屬歷史性著述，並非文學作品。陳番所作之〈東番記〉一向被公認為是書寫有關臺灣的第一篇遊記，他將當時嘉義到屏東一帶平埔族人的種種風情民俗，以寫實鋪敘的方式記錄下來，可說是頗具史料價值；不過此文終究是以旁觀者的立場而寫的旅行之作，直至明鄭時代才算是開啓了臺灣古典文學新的扉頁。

清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改臺灣為東都，如徐孚遠、王忠孝、沈佺期、盧若騰……等許多明朝遺老文士，及素有「海東初祖」、「臺灣文獻初祖」之稱的沈光文也隨之東渡來臺。翌年，鄭成功猝亡，康熙三年（1664）鄭經退守來臺，勵精圖治，並授命陳永華致力發展臺務，建聖廟、立學校，在臺灣紮下了漢文化及漢學之根基。待這些東渡來臺文人眼看反清失敗，自中國本土撤退到臺灣島上，只好借助詩文來抒發亡國之慟及復明的期待，而此時期的詩作，更將當時心境隨著時空的轉換而改變，透過詩作顯露無遺。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兵攻陷澎湖，鄭克塽投降，鄭氏在臺二十三年的反清事業也結束了，清廷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將臺灣納入中國版圖，開始長達二百一十三年的統治。清朝末期同治到光緒的三十四年間，國勢衰微，外患日趨嚴重，自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開始，臺灣自此成為帝國主義刀俎魚肉，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之戰後，清廷割地議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於是進入另一個時代。本文將依據《全臺詩》所編錄的詩作，按照時代先後順序加以呈現，分別從山河淪喪、對政策的關切兩方面來探究。

第一節 山河淪喪之痛

一、明鄭時期

明末時局混亂，盜賊四起，天下大亂。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之後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清兵入關，五月十五日，明朝遺臣擁立福王由崧於南京即位，改元弘光，建立抗清勢力。次年（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南京陷落，福王被俘遇害，鄭氏兄弟擁立唐王聿鍵於福州稱帝，年號隆武，而紹興則有魯王以海監國。之後唐王遇害，泉州陷落，於是桂王由榔於肇慶即位，改元為永曆，鄭成功遙奉永曆年號，展開他後半生的抗清事業。

鄭成功從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1647）到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1659），在福建一帶組織軍隊，與清廷對抗。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1658）

鄭成功南連粵西，北結江、浙義士，發師北征。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1659）率軍攻打南京一戰，因戰略失策，敗戰而回。由於與清廷交戰多時，鄭成功在南京戰敗後，更感勢蹙力孤，遂有覓「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一地之圖。適逢臺灣的荷蘭通事何斌為鄭氏在臺徵稅事發逃至廈門，獻上地圖鼓吹攻取臺灣。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驅逐侵佔臺灣38年之久的荷蘭人，立臺灣為東都，將臺灣當作反清復明的基地，並著手建設臺灣。鄭成功所寫的〈復臺〉一詩中，可窺見收復臺灣的艱難歷程，且將自己與將士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感情表露無遺。

開闢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作者註：「太師會兵積糧於此，出仕後為紅毛荷蘭夷酋弟揆一王竊據。」陳漢光註：「鄭成功父芝龍曾經營臺灣，故詩中稱為『先基』；『太師』即稱芝龍也。」）。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¹

明鄭在臺 23 年間，可說是明朝正朔的延續，甚至是反清復明的一線希望，當時追隨鄭成功來臺的遺臣文人，並無終老臺灣的想法，而是心繫故國家園，力圖復國。從其詩作上，處處可見其復國壯志之情。鄭經於成功歿後繼位，始終不忘奉明正朔，在臺勵精圖治，繼承反清復明之志業，且不肯接受清廷的招降。我們在其所作之〈詠史〉中可見其忠君情操：

屏列左右皆圖史，俱備古今臧與否。春秋直筆魯仲尼，百事三皇五帝起。大舜殛鯀於羽山，夏禹勳成藏父鄙。桀虐肉林酒為池，成湯放桀誅妹喜。殷受始作炮烙刑，周武會師殺妲己。漢高豐沛興義師，群英蜂起逐鹿鹿。三國分爭鼎足成，司馬篡位奪玉璽。晉朝諸子孫，皆可為犬豕。晉末五胡亂中原，太宗始出冒鋒矢。唐後五代多篡弑，人君猶如朝露水。宋祖陳橋袍加身，息兵杯酒不多齒。高宗南渡將如林，甘心臣貢而不恥。奸臣誤國害忠良，信讒不悟信到死。歷代興亡盡於茲，為君可不寒骨髓。²

鄭經在詩中尊崇如漢高祖、唐太宗等開國君主之膽識、氣魄，譴責晉朝司馬氏謀朝篡位不忠之舉，以及懦弱無能的宋高宗，最後痛斥被小人矇蔽招致亡國的君主，此詩雖未論及明代，但其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溢於言表。鄭經的詩作中不乏其忠義思想，以反清復國為己志，如〈悲中原未復〉：

胡虜腥塵遍九州，忠臣義士懷悲愁。既無博浪子房擊，須效中流祖逖舟。故國山河盡變色，舊京宮闕化成丘。復仇雪恥知何日，不斬樓蘭誓不休。

3

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70。

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100。

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130。

本詩抒發明朝傾覆的傷痛，更以張良、祖逖自比，期許能收復中原，充分表達其反清復明的氣慨。另一首五言古詩〈獨不見〉亦表其志：

腥羶滿中原，林木巢胡燕。天子蒙塵出，皆繇諸臣譴。壯士懷激烈，忠心在一片。義旗照天地，驛絡蔽日暎。徒苦諸群黎，作計良不善。胡騎一朝至，人人自為變。我今興王師，討罪民是唁。組練熊羆卒，遵養在東洵。企望青鸞至，年年獨不見。⁴

鄭經在詩中譴責那些導致明朝滅亡的罪臣，而滿清入關統治中原後，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鄭經在東寧生聚教訓，期待有天能收復中原失土。

臺灣與大陸僅有一海之隔，鄭經對著江海遠眺故國家園，抒發其恢復明室之壯志豪情，寫下了〈輕舟早發〉：

曉起輕葉飄，雲煙籠群動。江水波汪洋，兩岸疊巒嶺。朝霧芳林鬢，日色尚踟躕。長風乘孤帆，狂歌扣刀琫。⁵

鄭經早起泛舟，望著江水被白色朝霧籠罩著，孤舟獨行，乘著風浪，狂歌擊節，充分表達出其收復中原之志節。其〈臨江〉一作亦然：

俯臨長江水，洋洋萬裏波。星辰若維繫，天地盡包羅。蛟龍翻浪舞，乘潮拜白鼉。無限秋景色，起詠大風歌。⁶

鄭經面對著長江水，⁷江水翻騰，蛟龍、白鼉欲乘浪而起，想起漢高祖的大風歌，也湧起反清復明的抱負，更渴望有忠貞英勇之士一起捍衛家國。另一首詩作〈不寐〉寫出鄭經等待時機，意圖一展復國的志氣：

寂寞常不寐，中夜獨長籲。腥氛滿天地，中原盡狼胡。政令出群小，誅戮皆無辜。萬姓遭狼毒，誰能振臂呼。聞風常起舞，對月問錕鋸。聽潮思擊楫，夜雪憶平吳。遵養待時動，組練十萬夫。⁸

鄭經自小受傳統儒教思想影響，且隨其父鄭成功與清廷交戰多年，忠君思想深植其心，力圖恢復明室，在其詩作中絕大部分是書寫對故國忠心不移的氣節，如〈自嘆〉：

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74。

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80。

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81。

⁷「詩中的長江，指的便是臺江。」參見龔顯宗〈從《東壁樓集》看鄭經與臺灣〉，《歷史月刊》173 期，民 91.06，頁 51。

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85。

自嘆身居在閣中，此心尚欲乘長風。餘閒便舞雙飛劍，無事常彎兩石弓。
龍伏紫淵猶未出，鳳棲碧樹且謾翀。待時若遇紅雲起，奮翼高騰大海東。

9

詩中自述自己在東寧生聚教訓，訓練士兵，期盼有天能振翅高飛，掃除異族。這種愛國的壯志亦在〈關山月得袖字〉可見：

萬裏關山月，長照征夫袖。碧漢絕纖雲，清輝如白晝。明月故鄉同，山水異方秀。城頭夜柝鳴，空山啼猿狖。旌旗卷暮煙，畫角熒朝宿。將軍不解甲，令嚴謹烽候。何日靖胡氛，歸獻單于首。¹⁰

全詩可見鄭經那忠臣愛國之意，矢志揮戈恢復中原，雖然鄭經經營臺灣，早已是統治者，但卻是一直將臺灣視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自始至終皆以臣子身份自居，「何日靖胡氛，歸獻單于首。」二句即充分表達出他一心只想，掃除匈奴，復興明室，未曾有奪位之想。如他在〈題東壁樓景自敘¹¹〉提到「試問閣中誰隱者，昔日先朝一漢臣。」及在〈自嘆自想¹²〉中所謂「臥龍猶復待雲雨，有日高飛遍九州。」由此二詩中均可看出鄭經奉明室王朔，以明朝臣民自居的忠義情操，矢志復國之精神。

鄭經自嗣位後，矢志反清復明，且很努力想實踐此志業，但是清朝統治中原後，國勢亦日漸強盛，使得鄭經無法一展抱負，因此面對此一復國困境，心中的苦悶及憂鬱，在其詩作中處處可見。如〈雲山¹³〉：「夜闌不寐常獨坐，秋雁嘹唳月臨軒。」、「愁思不已姑飲酒，傾盡床頭五石樽。」；〈秋夕書懷¹⁴〉：「渡海今十載，未能大披膽。歲月轉相催，憂心自慘慘。」尤其是〈卜居¹⁵〉一詩中的「習俗多驕悍，善道弗礚礚。」、「朋黨互相稱，崛強者揮鋤。」表達不滿在臺諸將的驕縱剽悍，因此令鄭經「焦思常不寐，一夜三起予。」

明鄭在臺二十三年，給予明末那些隨鄭成功東渡來臺的明朝遺臣文士延續明室一線曙光，雖然時勢所逼，而避居臺灣，卻始終冀望於有朝一日能恢復明朝，收復國土，所以此時期的詩作，無不是慷慨激昂的復國壯志、心繫故國家園之情懷，甚至是對山河家園淪喪之悲痛，如鄭經〈痛孝陵淪陷〉所述：

故國山河在，孝陵秋草深。寒雲自來去，遙望更傷心。¹⁶

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30。

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88。

¹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66。

¹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66。

¹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93-94。

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77。

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82。

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76。

明鄭時期東渡來臺的明末遺老，除沈光文外，還有許多縉紳遺老，其中最著名的有：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辜朝薦、徐孚遠等人。¹⁷面對亡國之痛，滿清的強勢侵逼，他們時常以詩明志，藉以抒發其思念故國之情及復明的期待，從他們的詩作可一窺當時的心境。如徐孚遠在〈東寧詠¹⁸〉中發出「漢家空嘆子卿賢」表達自己於復國之責使不上力之空嘆，只好「荷鋤帶笠安愚分」，過著如〈鋤菜¹⁹〉詩句中所述之「烹菜沽酒聊自慰，西鄰我友亦可呼」²⁰的日子。

在明末遺老中，王忠孝以「孤忠亮節」（永曆帝語）著稱，隱然為諸賢之首。²¹在其〈居東首春遙祝聖躬二首²²〉：「日輪垂照邈，皇曆錫恩遲。」雖與永曆帝相隔兩地，仍「遙抱漢官儀」，表達不投降於異族滿清之志節；〈東寧友人貽丹荔數十顆有作²³〉稱讚丹荔「色香疑自雲中落」而「遙憶上林紅杏天」，詩人以爲只要來自故國的一切事物皆是好的，借此表達其對家國思念之深。沈光文亦透過詠臺灣的風物作〈釋迦果²⁴〉自比為釋迦果，認為臺灣的釋迦果比不上中土（上林苑）的釋迦果，而以「端為上林栽未得」暗喻自己的遭遇滯留於臺；²⁵更將臺灣的住民與產物以「番」字來描述，作〈番柑〉、〈番橘〉、〈番婦〉等，來表達自身的遭遇及其對家鄉故國的眷念。

抗清明將張倉水反對鄭成功退守臺灣之舉，曾數度勸說無效後抑鬱喪志，於永曆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為清軍所俘而歿，使得在臺遺老痛失抗清英雄，復明大業亦難圖。徐孚遠有〈挽張宮傅，三首之一〉詩：

高秋風雨落荒城，伏枕遙傳天柱傾。報漢未能邀匹雁，繫胡空自有長纓。
七年大節凌霄上，千載英靈俟海平。聞道闔門皆殉難，恰如歸去赴蓬瀛。

²⁶

詩中敘述張名振於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1656）戰死後，其所率領之軍皆歸張倉水統領，士氣大振，恰似大鵬鳥飛上青天，屢建戰功。可惜隨著鄭成功、魯王相繼離世，在絕望之際萌生歸隱之念，最終被俘，「闔門皆殉難」。

強烈的民族意識、濃厚的家國之思，成為明鄭遺老大部分詩作的基調。²⁷全

¹⁷參考連橫：《臺灣通史》〈諸老列傳〉（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835-844。

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5。

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5。

²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5。

²¹參考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年），頁45。

²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19。

²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1。

²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42。

²⁵蘇奕璋：《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48。

²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7。

²⁷同前註21。

力投入反清的明朝遺臣—沈光文流寓至臺，歷經荷人統治，後鄭氏遷臺，復國之勢大有可為，可惜仍功敗垂成，沈氏詩作中其憾恨顯露無遺。如〈重九登嘯臥亭²⁸〉：「重陽節至客心悲，託興登臨酒一卮。」書寫作客他鄉，無法回鄉過節之愁，藉酒消愁卻更難消解。而「醉摩字影讀殘碑」感嘆著自身及明鄭的命運是如此困厄，而「為問生涯在何處，黃花知以晚為期。」更表露志願難伸、歲月不饒人的傷感。

又如沈光文所作〈山間八首²⁹〉：「只說暫來耳，淹留可奈何？」、〈思歸六首³⁰〉：「歲歲思歸思不窮，泣歧無路更誰同？」、「颯颯風聲到竹窗，客途秋思更難降。」、〈至灣匝月矣³¹〉：「閉門只是愛深山，夢裡家鄉夜夜還。」等等，這些作品都強烈表達其思鄉歸不得之悲痛。

縱觀明鄭時期遺老的詩作，雖說懷鄉思念之情是其主調，詩中充滿著許多無奈，少了慷慨之情，但卻也隱含著對復國之路感到絕望沮喪，而對未來茫茫之無措。如徐孚遠〈挽張宮傅，三首之二〉：

一棹蒼煙北海灘，年來何意更彈冠。名從黃閣真無事，心在青雲豈自安。
帝子再開新霸府，諸侯皆擅舊登壇。不須更向君平卜，欲去應嗟道路難。

³²

詩人退居臺灣，無法親上戰場建功，僅能在臺灣島等待著一次次戰敗的消息，復國之路何其遙遠無望，內心之憂忡忡。但因久居臺灣而習慣一切，現實所趨，眼見復國之路無期。詩人自感算命、問卜已經於事無補了。復國、偏安如何選擇，這內心的矛盾充斥於詩作中，如徐孚遠〈桃花〉：

海山春色等閒來，朵朵還如人面開。千載避秦真此地，問君何必武陵回。³³

詩末引用陶淵明〈桃花源記〉避秦典故自問：「臺灣真的是躲避清兵的仙境？那又為什麼要回到大陸呢？」表達詩人留在臺灣與返回大陸間的兩難抉擇。

自鄭經病死後，由其次子克塽繼位，清廷派施琅攻臺，於永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攻佔澎湖，乘勝至臺，克塽不戰而降，依託鄭氏的寧靖王朱術桂寫下〈絕命詞〉：

²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9。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48。

³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59。

³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64-65。

³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7。

³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5。

艱辛避海外，總為幾根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³⁴

此詩一開頭先說明避居金門、廈門，後又隨著鄭經退居到臺灣，一切只為了延續明朝正朔、不願薙髮留辮歸順清廷，句末也表達出生事已盡，不願再苟且偷生。最後，明朝的反清復明志業亦隨著克塽降清、寧靖王之自縊而失敗，明室滅亡，臺灣正式併入清朝版圖。

二、清領時期

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後，視臺灣為彈丸之地，並不重視，原欲遷民棄臺，後因施琅上奏〈恭陳臺灣棄留疏〉，以海防之利陳述臺灣之重要性，力主留臺，最後清廷接受他的建議，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臺灣設一府三縣，隸屬於福建省。清廷治理臺灣長達 212 年（1683-1895），儘管最後並未放棄臺灣，但早期對臺灣的治理態度採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作為，直至鴉片戰爭（1840-1842）以後，國勢衰弱，內憂外患交相逼，才有了改變。臺灣的地理位置重要，早已成為各國覬覦的對象，其中以英、法、日三國對臺灣威脅最大，處心積慮的欲將勢力擴展至臺灣，最後清廷在光緒二十年（1895）甲午戰爭失敗後，將臺灣割給日本。以下分別就清廷時期，列強入侵時所引發的事端，詩人所作相關詩篇做深入探究。

（一）英船侵擾臺灣

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鴉片戰爭爆發，閩浙總督鄧廷楨認為臺灣是閩洋緊要之區，議加強防務，飭臺灣總兵達洪阿、臺灣兵備道姚瑩，嚴守口岸。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41 七月十六日）英船納爾不達號（Nerbudda）進犯雞籠港，砲擊二沙灣礮臺，艋舺營參將邱鎮功及淡水廳同知曹瑾率將還擊，俘虜一百三十三名印度兵，格殺二十三名印度人及西人十數名，英軍大敗，僅艦長及官兵十多名乘艇而去。後英軍又第二次犯臺，再遭清軍擊退。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842 三月五日）英船阿恩號（Ann）又來窺伺梧棲外洋，達洪阿及姚瑩用計大勝英軍，嗣後，英船又陸續侵擾，皆因清軍戒備森嚴，無法得逞而去。當時旅臺文人施鈺作了數首詩敘述全臺防敵守備的情況，以及詩人聽到捷報的欣喜之情，茲錄如下：

山防夷，海防夷，望樓築在水之湄。紅衣巨炮一齊列，木城堅制利行師。
首防夷，尾防夷，南北二路羽書馳。港深無礙唯淡水，全臺扼要此偏宜。
朝防夷，暮防夷，丁役梭巡刻不離。去歲至今年計兩，未知何日釋狐疑。
官防夷，民防夷，增兵轉餉無已時。更覺張皇招義勇，恐有奸徒使其私。

³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68。

吁嗟乎，臺海沙線為鎖鑰，表深裏淺勢難窺。天生此地重設險，商船往來尚可危。雖然有備稱無患，未若刦盜先自治。不聞蝨賊乃內訌，曾誘外寇入藩籬（作者註：「浙粵廈門其驗也。」）。聊陳管見書數語，願上當道良有司。³⁵（〈臺海防夷歌〉）

前聖區華廈，西戎貢厥獒。未諳天覆大，竟擾地方騷。近港聯艘泊，層桅接筍高。鬼原呼黑臉，髮亦類紅毛。列陣惟轟砲，焚舟輒擲刀。幾番吹響角，羣醜競麾旄。更打風輪緊，名為夾板操。伊誰誇創造，使爾逞雄豪。淞水關先寇，香山眾悉逃。橫行空四海，衝突駕重濤。枹鼓聲相和，堠亭役甚勞。兵皆驚草木，民已損脂膏。即此駭狼跋，殊難破犬牢。蔓延經兩載，核實不多艘。警報來驃騎，軍機運采毫。樓船諸將下，弓矢百夫弢。克敵超三捷，奇謀展六韜。靡遺漂血杵，生捉付刑曹（作者註：「晒麥、霞暉二酋俱陣獲寸磔。」）。嶺表咸稱快，江干乍息鷲。黃封馳露布，丹詔示恩褒。自有跳梁患，何曾得勝遭。丁男朝脫劍，甲士夜烹羔。道在殲餘孽，功應共飲醪。獻俘偕詣闕，一著戰時袍。³⁶（〈禦夷報捷〉）

蠢爾么麼類，羣稱夾板艘。來侵圭嶼港（作者註：「即嘉禾港。」），煽動柳營江（作者註：「鷺江通同安水道。」）。發炮銅名彈，奔濤布作雙。燂唯焚火箭，利亦刺矛鏑。斥堠烽煙警，譙樓戰鼓聲。海壩廬併燬，婦孺路相撞。幸有同撻虎，經時息吹尠。金門爭斫敵，釘桶莫能扛（作者註：「金門援師敵陷釘桶大獲勝仗。」）。即日垂頭竄，聞風破膽降（作者註：「七月七日泊港，越二十二日徙去。」）。何人為鬼域，引禍入軒窗。定覺干天怒，難援赦政厖。植禾須去莠，靖內可安邦。³⁷（〈夷犯廈島水師擊退之〉）

以上詩作，不但詳述記錄戰事，還將聽聞我軍勝利時，表達出其欣喜之情，可見詩人之愛國情操，其詩句「聊陳管見書數語，願上當道良有司。」更彰顯出其對清廷的期待。

（二）英法聯軍

咸豐十年（1860），正是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之際。英法聯軍由北塘登陸後，陸續拿下新河、塘沽，雙方在大沽發生炮戰，清軍在奮戰後潰敗，自此大沽口完全落入聯軍的控制。不久，天津也相繼陷落，聯軍繼而進軍北京。由於咸豐皇帝的猶豫未決，未能掌握殲滅敵人先機，導致後來簽定了許多不合理的條約。李逢時〈天津〉一詩將此事件賦詩記述，詩云：

³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44。

³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42-43。

³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43。

聞道天津破，京畿方戒嚴。島夷千艇入，車駕六軍潛。北望黃塵滿，南閩滄海淹。通商誰主議，惆悵獨遐瞻。³⁸

從這首詩的記載，後人對當時情勢可更加了解。詩的首句「聞道天津破，京畿方戒嚴。」肇因起於咸豐皇帝太晚下定策之故。本詩借用「島夷」比喻英法聯軍，駕著「千艇」長驅直入，聲威壯大。而「車駕六軍潛」暗示咸豐皇帝倉皇帶著軍隊逃到熱河的情形，與英法聯軍壯大氣勢形成強烈對比。「通商誰主議，惆悵獨遐瞻。」清朝在簽訂條約中開放了許多通商口岸，使我國門戶大開，詩人不敢直指咸豐皇帝的不是，便轉而批評底下臣子辦事不力。另李逢時對英法聯軍事件所造成的影響無奈、感嘆之情，在其〈排悶〉組詩中的第三首「誰教夾板據天津，車駕無端蒙遠塵。和議已成卿莫諫，金陵魑魅笑行人。³⁹」表露無遺，顯示出詩人對英法聯軍事件的關注。

（三）中法戰爭

光緒十年（1884）六月，由於法國侵占越南後，已將戰火延燒到我國東南沿海，臺灣又成爲法國窺伺的目標。清廷特詔劉銘傳以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來臺重新佈置防務。同年十月，法國水師二度率艦前來，砲轟基隆，劉銘傳決定棄基隆，守滬尾，以保衛臺北府城，十月，法軍二度攻打基隆時，清軍在滬尾大挫法軍。當時多位詩人也針對此次法軍侵臺事件賦詩記錄當時情況，茲錄相關詩作如下：

許燮〈基隆山〉：

詩序：山為臺府要地，與澎湖對峙，四面臨水，而煤產特佳，光緒十年（1884）六月辛卯，法人攻奪之，爰距其上，大開煤礦，以資火輪之用。我軍阻水不能進攻，徒然坐視。

基隆煤產異，礦比金銀銅。利在趨若鶩，物盛招兵戎。沿海易窺伺，不與四塞同。鐵輪浪馳白，火齊砲飛紅。魑魅並罔兩，驅率如羆熊。守將奮武衛，半日阻相攻。海虜勢既張，守禦力亦窮。雷聲走列缺，煙焰彌蒼穹。束胸既告敗，長鬣遂為功。獠猿集其上，貔豹穴其中。我軍顧相失，一旅不能通。盜糧齎寇仇，軍用彼遂充。掘取盡地力，椎鑿施鬼工。杞人抱深恨，浩氣噓長虹。平生經國志，耿耿存孤忠。湖港連巨艦，崖島挽強弓。攜來龍驤軍，一為定長風。⁴⁰

³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47。

³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51。

⁴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575。

許鑾〈戰臺北〉：

詩序：十年（1884）夏五月，起復一等男爵提督劉銘傳督辦臺灣軍務。劉航海渡臺，整飭兵備。法人雖奪基隆，而臺北固守，太后念其功，改福建巡撫。時法人封禁海口，以鐵甲船梭巡。乞救無援，內外資訊不通，朝命亦梗，部將孫開華力戰。沿海沙嶼，俗名大、小鯤身，形沒水中，有礙法輪。劉竭力捍禦，臺竟賴以無恙。

天慘慘兮日無色，雲黯黯兮陣頭黑。狂颯起兮揚沙塵，猛士酣兮戰臺北。將軍本是漢公侯，十萬貔貅曾殺賊。調戈指顧清中原，鐵騎縱橫安反側。優遊湖上歷春秋，長此騎驢不可得。帝命寵賚師武臣，銜錫中臺昭楷則。手持使節蒞臺疆，萬裏星槎來頃刻。甲車屢變用火攻，煙焰飛騰天四塞。三軍堅定無敢動，虜酋聞之氣結轆。四奇四正古所傳，變化因人本難測。用兵奪人在先聲，守則能固戰則克。塞旗我騎未飛紅，望氣虜軍知己墨。海上孤島久無援，危局能持誠傑特。懋功懋賞典宜隆，節鉞遙頒新詔敕。長鯨間阻未謝恩，鎖鑰能牢勤汝職。疲兵再戰一當千，決命爭首知竭力。鯤身大小淺可深，羅淡縈紆曲難直。波濤洶湧勢如山，逆輪馳駛不敢逼。晝夜嚴防軍未休，更有孫臏相輔翼。班超投筆且封侯，何況老成身報國。

41

許鑾〈感事〉：

閩嶠烽煙半海涯，奇謀何日出褒斜。王師未渡滹沱水（作者註：「時臺疆乞援，久無軍應。」），壯士空椎博浪沙（作者註：「劉省三爵帥獨力尚扼禦。」）。金革創興船介甲（作者註：「法所持鐵甲船，我國無有。」），火毬飛到砲生花（作者註：「法所用開花砲，極利害。」）。艱難大局惡乎定，天意終歸混一家。

42

許鑾〈黑旗團〉：

天上星旗光閃掣，越郊平地忽流血。長蛇薦食遍東西（作者註：「謂越南兩京。」），封豕前驅肆咀齧。驚聞草澤起英雄，叱吒一聲膽盡裂。法將授首威利誅，鏖戰一時無寸鐵。先以人和後以計，偉略獨操何勇決。當年板蕩傷中原，義士淪陷隨草竊。揭竿轉徙棄故都，所至風雲生變滅。日南佳氣鬱西山，掃除兔窟安虎穴。勸耕課種作良圖，羈旅招徠遠近悅。與人無害世無爭，習俗榛狃古無別。風起興歌隴上雲，宵深空望嶺南月。李陵生

⁴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576。

⁴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578。

為異域身，蘇武老持漢使節。回頭故國失依歸，俯唱大刀還擊缺。弓挽繁弱鎬先鳴，劍擊昆吾玉可切。跼蹉歲月久咨嗟，磊落胸懷常皎潔。忽逢強敵逞鯨吞，既覆曹滕又伐薛。將軍奮袂忽大呼，江水不流山雲截。群虜駢首受誅夷，肝腦所塗舌並抉，法人恐怖乞連和，大義責之望以絕。火攻刀刺力俱窮，三誘五餌術徒設。出奇制勝漢陳平，秘密兵機風不泄。崎嶇千仞勢縱橫，激勵三軍昭義烈。鸞書新命出中朝，海內群雄相約結。越京掃蕩效前驅，史館銘勳同論列。泰西諸國兵傳聞，黑旗之團真豪傑。⁴³

戴啓文〈基隆山〉：

海上有重鎮，厥地為臺灣。袤延數千里，四望雲水環。臺北遙對臺之南，險要爰有基隆山。強虜忽啟釁，稱兵乃犯順。輪舶勝星馳，砲聲作雷震。麾軍直上千仞岡，奪得崑崙思坐鎮。偉哉真將軍，孤立無援兵。出奇設險能以少許勝，一戰而捷基隆平。敵鋒挫衄爭先逃，如鳥獸散驚呼號。功成未敢矜言勞，論功卻比茲山高。⁴⁴

李光漢〈戰基隆〉：

劉銘傳奉命督辦臺灣，當曳兵棄基隆時，曹志忠力止，基隆倅梁純夫伏地哭留，不允，後為舢舨團人攔截乃止。淡水幸孫開華滬尾一戰，得李彤恩所募張李成即張阿虎統土兵五百名，殺法酋一員，卒六百餘名，俘花目百餘名，燬一敵船。外洋稱我國大勝，繪圖記之。

基隆一粟耳，浮在海之角。貔貅二十萬，大帥開帷幄。暮夜曳兵行，鐵城突確犖。可憐小吏愚，哭民雙目瞽（作者註：「按張秉銓復政頌，則以撤基隆雖錯一著，然能用彤恩、李成收回援滬尾，銘傳頗建奇功，特兩存之。」）。⁴⁵

馬錫恩〈感事〉九首之二：

旗山高轟鼓山連，盤折閩江石峭然。已報雞籠煤窖奪，更驚馬尾砲聲傳。賈生漢室才無幾，房琯陳陶事可憐。空使魯連悲嘯發，茫茫東海盡風煙。

⁴⁶

以上詩作是描述光緒十年（1884）法艦侵臺，砲打基隆，以奪取基隆煤礦為目的，當時臺灣道劉璈等人皆嚴厲指責、抨擊劉銘傳棄基隆、守滬尾的佈署，劉銘傳率

⁴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577。

⁴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113。

⁴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585。

⁴⁶作者註：「乙酉（1885）。」，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42。

軍抵抗，在孤立無援之下，出奇謀致勝，大敗法軍，對劉銘傳之艱辛抗敵，力保臺灣之功，推崇有加。而詩人馬錫恩在其〈感事〉組詩之二首引用歷史人物賈誼、房琯、陳陶、魯連等人，藉以抨擊主和立場、不備戰之二何（何璟、何如璋）、二張（張佩綸、張兆棟），致使法軍襲擊馬尾江時，清軍全軍俱歿的罪責。

而此時，遠在千里之外的臺灣詩人李望洋，在閱讀京報得知法人進犯馬尾、基隆消息，甚是憤慨，於是作〈七月五日閱邸抄知閩馬尾基隆有警〉道：

海外音書斷幾年，南天又報起烽煙。彼蒼偏抑英雄志，吾道難期遇合緣。
北斗七星光漸動，東瀛一島勢孤懸。自來中外皆遵約，何意西人啟衅先。

47

詩人李望洋離鄉十餘年，身在萬里外的甘肅，家書不通，閱報得知家鄉戰亂的消息，心繫家人安危，不能返家照顧親人，心中甚是缺憾。在詩「自來中外皆遵約，何意西人啟衅先。」詩人責怪洋人不該有貪念、不遵守合約，而對臺灣有侵占企圖，發動戰爭。

清末，列強環伺，挾以船堅炮利的攻勢，侵擾中國，導致清廷節節敗退，國人無不憂心忡忡。在越南發生的中法戰爭，清軍原本也是連連失利，所幸在黑旗軍劉永福等人的奮戰下，終於傳出捷報，⁴⁸這不但振奮了人心、更是提振軍民保衛國土、抵抗外侮的決心和信心，國家的前途似乎也出現一道曙光。清末臺灣詩壇重要文人施士洁，其〈越南聞捷與祁莘垓同年夜談聯句⁴⁹〉，便記錄了此一重要歷史事件，也抒發其反侵略的愛國思想，詩云：

狼烽關外飛，忍令英雄老。劉馬與吳丁（作者註：「振威將軍銜三槐。」），
毅然申天討。太原兵出奇，殺敵如斬草。法夷膽盡寒，勢潰壓山倒。去甲
復拋戈，淒風動蒼昊。燕雀處幕中，豈足供一掃。遠涉笑徒勞，所性實輕
燥。虎視久眈眈，宸謨見獨早。樞秘慎邊防，萬邦冀和好。主戰伊何人，
楚粵兩宮保（作者註：「彭雪琴岑彥卿大帥。」）。憤極王鐵槍（作者註：「廣
西提督德榜。」），報國碎肝腦。整旅到蘭桑，偏師截糧道。殘卒四百餘，
霎時遁孤島。電音海外來，我輩紓懷抱。夜雨話青燈，夢魂繞旗阜（作者
註：「劉軍舊號黑旂。雲起莘結。」）。⁵⁰

⁴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164。

⁴⁸光緒九年（1883）十一月十三日，法軍六千人在孤拔率領下，向駐防山西（今河內西北）的清軍和黑旗軍陣地發動進攻，中法戰爭正式爆發。清軍連戰失利，法國乘勢要挾，光緒十年（1884）四月十七日，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同意在中越邊境開埠通商，並聲明將北圻清軍撤回邊界。閏五月初，法軍強行接收越南諒山附近中國軍隊駐地，遭到還擊，法軍敗退。這首詩所講的捷報應該就是指閏五月初的這一場戰役。參見陳淑美：《施士洁及其〈後蘇龔合集〉研究》（政治大學中等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年），頁215，註30。

⁴⁹作者註：「甲申（1884）六月初二日。」

⁵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388-389。

詩中「電音海外來，我輩紓懷抱。夜雨話青燈，夢魂繞旗阜。」即是敘述施士洁和祁徵祥兩人一聽到海外傳來戰勝的電報，高興地無法入睡，而熱烈地討論這一次戰役，我軍勢如破竹，而「法夷膽盡寒，勢潰壓山倒。」施士洁另進一步有聯句作品⁵¹記錄這一次的勝利。

(四) 甲午戰爭

鄰國日本早有垂涎臺灣之圖，先後於同治十三年（1874）、光緒六年（1880）兩次犯臺，清廷才意識到臺灣的重要，開始積極作為，不但解除海禁，並派沈葆楨理臺，增置郡縣，整頓軍政，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建省。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兩國正式宣戰，清軍連連戰敗，臺灣局勢更加緊張，嚴加佈防備戰。十月更換巡撫，由藩司唐景崧署理，竹塹（現在的新竹）地區由邱逢甲召集民兵輔助官兵，臺南地區由許南英統領「臺南團練局」募團勇協助官兵防守，十一月清廷因屢次敗績，遂有議和的意思。日軍乘此議和的機會強占澎湖，臺灣各地聞警震動，臺南附近的劉烏和乘機叛變，許南英於是率團勇進剿。⁵²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 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及澎湖「永遠讓與日本」。消息傳來，朝野震動，在臺官民呼籲求助無門下，於是展開激烈的抗日護臺行動。臺灣士紳邱逢甲等合議設立民主共和國，擁當時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宣佈臺灣獨立，守土抗日。陳季同時任臺灣布政使，支持成立臺灣民主共和國，並求「各國承認」，其詩作〈臺北待法國兵船不至〉正表露了詩人此時的期盼：

破碎河山劫後棋，赤嵌赤子不勝悲。情殷戀闕閨徒叫，力莫回天夏變夷。
未必延津能劍合，孰憐滄海有珠遺。觀音峰上頻頻望，何日能來三色旂。

⁵³

詩末「觀音峰上頻頻望，何日能來三色旂。」強烈表達出冀望各國能伸出援手之殷切，然而西方列強無意介入，所推舉的總統原臺灣巡撫唐景崧也「無堅守志」，在日軍奪取基隆後便內渡離臺，臺北終被日軍佔領。陳季同一腔孤憤，寫下了著名的〈弔臺灣〉律詩四首：

憶從海上訪仙蹤，今隔蓬山幾萬重。蜃市樓臺隨水逝，桃源天地付雲封。
憐他鰲戴偏無力，待到狼吞又取容。兩字亢卑渾不解，邊氛從此正洶洶。

⁵¹ 〈疊越南聞捷與祁莘垓同年夜談聯句韻〉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389。

⁵² 盧嘉興原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南市藝術中心，2000 年），頁 125-129。

⁵³ 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46。

金錢卅兆買遼回，一島如何付劫灰。強謂彈丸等甌脫，卻教鎖鑰委塵埃。
傷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門因揖盜開。聚鐵可憐真鑄錯，天時人事兩難猜。
鯨鯢吞噬到鯤身，漁父蹒跚許問津。莫保屏藩空守舊，頓忘唇齒藉維新。
江山觸目囚同泣，桑梓傷心鬼與鄰。寄語赤崁諸故老，海桑歷劫亦前因。
臺陽非復舊衣冠，從此威儀失漢官。壺嶠居然成弱水，海天何計挽狂瀾。
誰云名下無虛士，不信軍中有一韓。絕好湖山今已矣，故鄉遙望淚闌干。

54

詩作首先指出臺灣割讓肇因於那些當權者們守土無方，面對列強之狼吞時卻「鰲戴無力」、卑躬取容。接著敘述遼東半島雖以 3000 萬兩銀贖回，但臺灣之割讓似乎是朝廷念及日軍辛勞，將其奉上當做休息之地。第三律指責清廷守舊，而日本以維新為名，實則行擴張之圖。「江山觸目囚同泣」，家鄉就要與鬼為鄰了。最後痛斥朝廷無能，眼見「絕好湖山今已矣」，臺灣父老悲痛失望之餘，只能垂淚遙望大陸故鄉。

另一愛國詩人謝道隆在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時，曾刺血三上書，其〈割臺書感〉即對此表達不滿之憤慨：

和約書成走達官，中原王氣已凋殘。牛皮地割毛難屬，虎尾溪流血未乾。
傍釜游魚愁火熱，驚弓歸鳥怯巢寒。倉皇故國施新政，挾策何人上治安。

55

詩中描述清朝在臺官員在和約書簽訂後，陸續回大陸，如唐景崧、丘逢甲等人也先後離臺，批判他們為官五日京兆之心態，憂心日人佔領臺灣後，臺人難以生存，過著悲慘的生活，就像「傍釜游魚愁火熱，驚弓歸鳥怯巢寒。」更感嘆天下已大亂，無人能治國。

臺灣割讓當時，反對議和割地的詩作極多，如易順鼎〈閩舟感懷〉四首之二云：

珠崖棄地豈良圖，赤手擎天一柱孤。忍見伊川皆野祭，況聞倉葛有人呼。
故鄉真定辭先壟，異代延平訪舊都。南越今方為漢守，長纓祇願繫東胡。

56

易順鼎在清廷簽定中日馬關條約後，曾兩次上書督察院，力陳不可割地賠款之立場，此詩作可見作者之愛國情懷。又沈瑜慶在〈哀餘皇⁵⁷〉論述因清末海軍敗壞之故，以致割臺，其哀痛之情表露無遺。《臺灣詩乘》亦記載：「甲午之役，清

⁵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46-47。

⁵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54。

⁵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482。

⁵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477-478。

師敗績，命北洋大臣李鴻章赴日講和，約割臺灣，並賠軍費二萬萬兩。臺人大憤，奔走相告。時陳仲英觀察文駿為兵備道，賦示諸將四首，以勵士氣。⁵⁸」陳文駿〈賦示諸將〉原詩如下：

上相東行一葉舟，五更笳鼓起舵樓。大名已自垂千載，此錯何堪鑄九州。
玉帛先將迎婦雁，河山權作犒師牛。有誰哭向蒼天問，萬里孤臣海盡頭。
萬年王迹起遼東，朱鳥祥開一粒紅。宗祖艱難曾卜洛，臣工計策祇和戎。
東鄰地竟汶陽返，西帝圖翻督亢窮。旰食宵衣頻北顧，涓埃誰為答宸衷。
鄭氏歸仁二百年，王師渡海掃鋒烟。纏無夫布寬征市，戶有丁男儘力田。
黔首絕身成異俗，弁髦何日戴堯天？漫云殊域無知識，縱叩重閭亦枉然。
聖明何事召干戈，萬里扶桑驟沸波。自大夜郎思比漢，辨奸英主早烹阿。
瘡痍無奈傷元氣，慈忍終當致太和。壯不如人臣已老，諸君強起挽天河。

59

兵備道陳文駿登高一呼，此詩充滿著激勵士氣作用，因此文人仕紳爭相響應。如施士洁〈感時示諸將和陳仲英廉訪韻⁶⁰〉描寫臺灣仕紳同仇敵愾，透過唱和來抒發情緒並凝聚共識，進而激發鬥志。〈和同年易哭庵觀察寓臺詠懷韻⁶¹〉之作，則是描寫回憶乙未割臺這段過程，「兩字頭銜署棄民，避秦羞見武陵春。」臺灣割讓後，從此文人以「棄民」自居，縱使逃避日本統治，卻也不願進入桃花源。

同樣的情形，在另外一組和韻詩中也展現出來。河南候補道易順鼎，字「實甫」，自號「哭龔」，奉命來臺商辦軍務，在此期間作詩〈寓臺詠懷⁶²〉六首。許南英有〈奉和實甫觀察原韻〉，並且在題後註解：「時局變遷，擬焚筆硯，承餘姚吳季篔和沅湘易實甫寓臺「詠懷」六首原韻，並附實甫原唱，致言索和。展誦之餘，檐際雨晴、紙窗風裂，依稀似有鬼神涕泣也。晚間伏枕效顰原韻，拉雜寡緒，錄呈季揜篔、實甫、鹿岑諸公笑正。羅鹿岑名綺章，廣西人。」：

黑海黃河任往還，榆關回首白雲間。悲歌有客來燕趙，憑弔無人管海山（作者註：實甫奉劉峴帥命自山海關來臺，欲與唐中丞商辦軍務。在申江即聞臺北失守之信，折而來臺南，商劉淵師起任申包胥之役，亦人傑哉）。寇準信能司北鑰，趙佗浪說

⁵⁸連橫：《臺灣詩乘》卷六（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頁225。

⁵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40。

⁶⁰施士洁〈感時示諸將和陳仲英廉訪韻〉：百轉飛輪萬斛舟，海氛橫絕撼譙樓。上書痛哭陳同父，擊楫悲歌祖豫州。赤縣按圖翁失馬，黑旂設饗士椎牛。尙方願賜微臣劍，先斬和戎老檣頭。蚩尤毒霧布東，戰血紅。早料闔牆難禦侮，那堪戎。技窮。誰念澶淵城，衷。度曾經甲乙年，鬱蒼煙。強鄰域外紛蛇豕，小劫人間幻海田。媚虜燕雲爭割地，誓師韓岳望回天。扶餘豈必無王氣，長耳鳴雞昔已然。戍鼓籠東夜枕戈，白螺何日定風波。同仇有志修矛戟，避地無方老澗阿。一局殘棋輸後著，中興舊輔失共和。將才我欲推劉秩，赤手能當曳落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91-92。

⁶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96。

⁶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485-486。

長南蠻。有誰起任籌邊事，國士無雙尚內艱（作者註：時實甫尚丁內艱）。

浮槎為我難中民，清節和神澤似春。儒將流風君借寇，黍苗膏雨伯思邨。
結交肝膽同盟血，誓許頭顱不惜身。記得白龍庵里會，澧蘭沅芷憶佳人。

赤嵌孤島萃狼烽，仁軌天生閑氣鍾。毘舍耶山開一局，婆娑洋海隔雙重。
殘山剩水呼倉葛，晚歲寒天見老松。竟使葫蘆依舊樣，紫橋尚有黑旗縱。

元武旗撐五丈嶢，扶桑霸氣黯然消。不甘披發冠冠楚，猶是章身服服堯。
議院廣開民主國，版圖還隸聖明朝。請看強弩三千彀，鹿耳門前射怒潮。

茶樟礦炭萃菁華，況有金苗日揀沙，爭羨五行山獻寶，忽驚兩度砲開花。
紙糊媪相貽蜂蠆，錢賜金人豢豕蛇。失馬塞翁渾禍福，問天欲泛斗牛槎。

投筆從戎戀虎頭，巨川欲濟苦無舟。涕零闕下陳同甫，談笑軍前李鄴侯。
仗劍定應除醜虜，執鞭竊願逐豪游。滿腔熱血向誰灑，諸葛先生近豫州。

63

詩中敘述臺南的抗日行動，有賴黑旗軍防守。臺灣當時雖是「議院廣開民主國」，但這僅是對外而已，實質上仍屬清朝。此時，文武官員多已內渡，僅剩劉永福獨立支撐全臺軍務及民主國殘局。詩人「結交肝膽同盟血，誓許頭顱不惜身。」充滿著立志抗敵的豪情壯語，到最後的「滿腔熱血向誰灑，諸葛先生近豫州。」發出沉痛、無奈的悲鳴。

由於在臺清朝官員紛紛納印內渡，唐景崧也棄臺乘輪內渡後，局勢動盪混亂，不久臺北遂被日軍所據。僅有劉永福率領各地義軍奮戰抗日，繼臺中也失守後，日軍進逼臺南時，劉永福在不願死戰下求和，後和議不成，大勢已去，劉永福也逃回內地，不久日軍進入臺南城。民主國實際上已消滅了，日人懸像遍索許南英，許不得以只好走避內渡。許南英的〈和哭龔道人易實甫觀察台舟感懷原韻〉便是此危急情勢中的代表作，茲錄其一，詩云：

兩洋無水濟枯魚，妄誕紛傳鬼一車。願渡長江追士雅，那堪秋雨病相如。
誰偕秦伯無衣賦，猶作顏公乞米書。傀儡登場已作戲，暗中任彼線提予。

64

⁶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183-185。

⁶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188。

詩人引用歷史人物祖逖、秦哀公、顏真卿等典故，表達其抗日之豪情壯志，詩末「傀儡登場已作戲」指出臺灣已割讓，日軍佔領臺灣領土，人民只能像傀儡般的任由他們操弄，詩人雖有抗日愛國精神，也難逃歷史悲劇的命運，只能接受現實。

臺灣割讓日本既已成定局，正如當時文人蔡國琳所說的：「是非何必千秋定，一局殘棋已了然。」對當時許多人來說，哀莫大於心死，文人們只好賦詩訴說其內心之悲憤，茲舉相關詩人之詩作如下：

吳德功〈乙未（1895）八月有感〉：

陸沉猶未睹神州，海外干戈動不休。正朔於今更鳳曆，蓬瀛從此判鴻溝。
心傷禾黍頻增感，變起滄桑孰解憂。太息中朝和議定，難將覆水挽回收。

65

吳德功〈臺亂有感〉：

兵戈巨變起瀛東，擁立藩王志豈同。保險守分南北郡，調兵勢隔馬牛風。
中朝將相唯和解，寰海編氓敢怨恫。錦繡江山成決裂，何堪回首問蒼穹。

軍書旁午割全臺，數日奇聞遍九垓。約議馬關權相定，敕交燕埠使臣來。
西清諫士圖恢復，東土遺民欲挽回。太息淡江花錦地，屍橫遍野哭聲哀。

66

蔡國琳〈感事〉四首之三⁶⁷：

中外名傳二十年，元侯勳業紀凌煙。豈知此老同秦檜，不獨甘心獻苜田。
舉國合辭爭割地，疆臣誓死欲回天。是非何必千秋定，一局殘棋已了然。

68

許南英〈和祁陽陳仲英觀察感時示諸將原韻之二〉：

潛移兵禍海之東，砲火澎瀛殺氣紅。大帥易旗能禦敵，平民制梃願從戎。
岳家軍信山難撼，宋室金輸庫已窮。有詔班師臣不奉，聖明亦諒此愚衷。

⁶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450。

⁶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449。

⁶⁷連橫註：「甲午（1894）之役，清師敗績，命北洋大臣李鴻章赴日講和，約割臺灣，並賠軍費二萬萬兩。臺人大憤，奔走相告。時陳仲英觀察文駮為兵備道，賦示諸將四首，以勵士氣。陳仲英觀察示諸將之詩，和者頗多，蔡玉屏先生有〈感事〉四首，即次其韻也。」

⁶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97。

施士洁〈別臺作〉：

往劫空談紙上兵，□□□□一書生。化身甘作遼東鳥，遺恨難屠海外鯨。
島嶼陸沈昆舍國，櫓槍氛起薩摩城。潮聲十萬軍聲苦，長為安平咽不平。
一角天南夢蝶園，當年遺老跡猶存。流將鯤島重洋水，幻作鯁生雙淚痕。
恨未喪師先失地，問誰揖盜自開門。陽樊到處呼倉葛，何苦強鄰又伐原。
百雉高城赤堞西，鷓鴣啼罷子規啼。樓前人去如黃鶴，夜半軍來盡水犀。
鬼已無頭怨羅剎，僧猶有髮愧闍黎。逐臣不死懸雙眼，再見英雄縛草雞。

70

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朝被迫割讓臺灣給日本的歷史悲劇無法改變，「恨未喪師先失地，問誰揖盜自開門。」我們可從以上詩作窺見詩人之滿腔憤怒與悲憤、無奈之情溢於言表，甚至施士洁寫下了「尚方願賜微臣劍，先斬和戎老檜頭。」（〈感時示諸將和陳仲英廉訪韻⁷¹〉）的激昂詩句譴責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且還在〈別臺作〉一詩中還表達對唐景崧、丘逢甲卻棄守內渡的不滿，不該不戰而走，讓敵軍長驅直入，並在詩末「逐臣不死懸雙眼，再見英雄縛草雞。」對自己不得已內渡深感無奈，欲仿效伍子胥交代懸其雙眼於城門的典故，表明關心國運的心聲，並期待有天有像鄭成功式的英雄來趕走倭寇。

臺灣民主國瓦解後，清廷在臺統治二百十二年也正式結束了。歷經五個月之久的抗日保土行動終究失敗，無數百姓受害、領導抗日菁英犧牲極多，詩人黃家鼎在其詩作〈秋感〉組詩之第三首，不但將乙未保臺戰役南臺灣抗日經過詳加記述外，並加註來說明，可讓時人了解當時景況。而其第五首書寫遇難的官員，和不惜犧牲性命的義士及將士之凜然氣節，讀之令人動容，詩云：

將材漫數大東溝（作者註：「謂鄧總兵世昌等。」），忠信堪從十室求（作者註：「自餉募勇者，有花翎侍衛許肇清糾五百人駐鹿港，苗栗附生吳湯興糾五千人駐中港、後壠一帶，新竹武生徐驥、姜紹祖糾一千人駐大湖口，彰化舉人施萇、施仁恩、貢生吳德功、吳景韓於臺中府設籌防局。」）。末秩竟甘包馬革（作者註：「代理恆春知縣歐陽萱遇害於曾文溪，泉州府委坐探巡檢黃閩望遇害於彰化城。」），侯封合讓爛羊頭（作者註：「謂義民簡精華、簡大肚等。」）。彈飛金鐵多摧臂，礮洞心胸尚怒眸（作者註：「提督陳得勝在金包里出援基隆，陳尚志在葫蘆墩、副將楊再雲在頭份、楊錫九在北斗溪、參將湯仁貴、吳彭年在八卦山、文生吳湯興在大肚溪、武生姜紹祖在新竹、徐驥在大莆林俱陣亡。又有總兵劉得杓、游擊陳金山、都司毛貴談、荀德祿並屍骸

⁶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183。

⁷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94。

⁷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91-92。

無著。」)。為問三貂先伏法（作者註：「謂守三貂嶺諸將弁。」），泉臺相見定含羞。⁷²

本詩描寫各地官員、義軍奮勇抗戰的精神，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偉大情操，詩末直指三貂嶺諸將士的貪生怕死，死後與這些壯烈犧牲的英勇官兵、義士相見時必定是羞愧萬分、自慚形穢。



彰化八卦山 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

上圖左：乙未八卦山戰役碑誌
(吳姿燕攝影)

第二節 對政策的關切

臺灣位於我國東南海上，與大陸僅一水之隔，是我國東南沿海各省之屏障。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隸屬滿清版圖，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割讓臺灣給日本止，清廷治理臺灣共二百十三年。近年來，學者對清廷的治臺政策已有不少研究，主要著重在治臺政策的分期上，也有以專題做深入研究。本文擬以《全臺詩》為主要研究範疇，將詩人對國家治理政策之相關詩作納入，藉以明瞭清廷治臺的情形，以及當時百姓生活的實際面貌。以下就治臺主張、治番政策兩方面做探討。

一、治臺主張

施琅平臺後，由於清廷政府對臺灣的認識毫無概念，對臺灣棄留的問題產生

⁷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594。

很大的爭議。雖然有施琅的力保臺灣，但僅著眼於臺灣海防的重要性而已，清廷最後接受施琅建議將臺灣納入版圖，並無積極經營臺灣之意，純粹是為防臺而治臺。此一消極政策對臺灣的影響很大，諸如政治、經濟、社會、治安等方面均影響甚鉅，因而衍生出許多問題。由於清代治理臺灣以防事變為首要，所以來臺的官吏都是文官，目的在防止叛亂，規定任期只有三年，不連任，而且不得攜家帶眷，因此官更多存著九日京兆的心態，加上俸祿偏低，只好重賦苛斂，形成周鍾瑄在《諸羅縣志·風俗志》所說：「吏胥各處所有，有臺屬盛。」⁷³除了官吏以外，連戍臺的班兵也採班兵制，三年輪調換班，家眷亦不得隨軍來臺，導致班兵無所忌憚，在臺胡作非為，暴虐橫行。詩人本著悲憫生民的情懷，對朝廷的行政措施利弊得失，見諸於其詩作。有關清朝政府治臺主張，本文擬分別以增設縣治、臺灣吏制、渡臺禁令三方面加以探討，而屬於經濟部份的留待第三章再探討。

（一）增設縣治

清代治理臺灣，政策消極。尤其是噶瑪蘭自收入版圖、設官治理便是一具體表現，「官未闢而民已闢」是噶瑪蘭主要的開發方式。乾隆三十三年（1768）番人殺害入墾的林漢生，墾務即停止。嘉慶元年（1796）吳沙率漳、泉、粵三籍移民進入蛤仔難（宜蘭的舊稱）拓墾，墾務遂興。

蘭陽地區因土地肥沃、糧食不虞匱乏，又地形險要、戰略位置佳；且番漢雜處，有隙可乘，長久以來一直是海寇所覬覦的目標。早在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就有海寇占據蘇澳港的傳說。清嘉慶九年（1804）蔡牽之亂時，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以為蔡牽志在佔據噶瑪蘭的主因，乃在於「其地膏腴，未入版圖。田畝初開，米粟足供。」表達噶瑪蘭當納入中國版圖之主張。其後亦作〈上汪瑟菴先生書〉、〈上辛筠谷侍御〉等作品極力陳述噶瑪蘭當開、並收歸官轄，以杜絕海寇之來犯。⁷⁴

宜蘭的開發，更重要的一位功臣人物則是楊廷理（1747-1813），字清和，號雙梧。他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嘉慶十一、十四年（1806、1809）三次被派來臺，歷任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臺灣府知府、噶瑪蘭通判等職務，且多次建請清廷在噶瑪蘭設官，終於被清廷採納，其對宜蘭的貢獻遠超過吳沙。為了在噶瑪蘭設官，楊廷理五度入蘭，不斷的上奏朝廷，我們可從以下詩作窺見其請求開闢設治之景況：

背山面海勢宏開，百里平原實壯哉。六萬生靈新戶口，三千田甲舊蒿萊。
村舂夜急船初泊（作者註：「興化、惠安小船春夏間至此糴米。」），岸湧晨喧
雨欲來。浮議頻年無定局，開疆端待出群才（作者註：「予以該處戶口繁多，

⁷³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1962年），頁150。

⁷⁴林麗鳳：《詩說噶瑪蘭，說噶瑪蘭詩—清代宜蘭地區古典詩研究》（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44，鄭兼才〈上汪瑟菴先生書〉、〈上辛筠谷侍御〉《全臺詩》佚收。

田園廣袤，屢請賽將軍具奏收入版圖，俱不允行。後定奏設屯，並請免陞科，附和者因謂予多事。迨部議飭駁，梁少詹續奏，奉旨設官經理，仍復宕延三年。」）。

度阡越陌到溪洲，溪水湯湯忽淺流。天道難窺原不測，人心易動合為讎（作者註：「丁卯（1807）秋朱逆竄泊蘇澳，予乘番舢舨至溪洲，招募民番，與王提軍舟師夾攻。漳人立送溪北岸，泉人立迎溪南岸，均不敢過溪。己巳（1809）夏颶暴後，濁溪正溜北徙。漳泉分類，經胡委員桂到地諭止。」）。奸民鳥散須防聚（作者註：「匪徒聞予入山，相率逃避。」），佳士雲騰定寡儔（作者註：「山川頗秀，設學校定有佳士。」）。歲事料需三載後，敢辭勞勩憚持籌。⁷⁵（〈相度築城建署基地有作〉）

詩一開頭先指明噶瑪蘭的所在和其地理特色、人口數量、耕地面積。而對於噶瑪蘭廳的創建，楊廷理提出建言「開疆端待出羣才」、「度阡越陌到溪洲，溪水湯湯忽淺流。」探勘噶瑪蘭地理，只為籌設一切設廳事宜。尤其以設學校為首要，因為「山川頗秀，設學校定有佳士」，楊廷理不畏艱難，依舊「敢辭勞勩憚持籌」。

除了籌劃噶瑪蘭設治，楊廷理也完成了噶瑪蘭城的規畫，其詩作〈噶瑪蘭坐西向東經相度築城建署地址申報茲勘輿梁章讀請改坐北向南因復履勘果成大觀喜而有作〉便是記錄建築座向改變之過程：

南北移來助若神，員山龜嶼宛相親。天然佳境開金面，叢爾方隅荷玉綸（作者註：「蘭境係奉旨設官。」）。三月綢繆占既濟，數年議論快初伸。斜陽獨立頻搔首，綠畝青疇大有人。⁷⁶

噶瑪蘭城最後建築成坐北向南，乃是因相度築城建署地址申報，又勘輿梁章讀（南安縣人，字鳳儀）之請，終採其建議之故。

楊廷理於嘉慶十五年（1810）奉閩浙總督方維甸之命赴蘭籌辦收入版圖事宜。楊廷理作詩〈噶瑪蘭創始章程〉：

三月心思此日成，揮毫悉本舊章程。仁濡雨露欣同戴（作者註：「蘭境居民畏究私墾，今奉旨收入版圖，適予承辦，民心允服，予亦得遂前請。」），氣挾風霜愧久更（作者註：「人謂予文稟不甚委婉，予云：『理直氣壯，何須以卑弱語出之。』」）。治賦暫收三萬畝（作者註：「臺郡案甲定租，每甲十一畝零。今丈收具報田園計二千四百甲零，未墾荒埔約四千餘甲。」），鋤奸權靖五圍城（作者註：「計辦擬抵者五犯。」）。休從創守分難易，須凜民畧可畏情（作者註：「予初入五圍，業戶之議不成，遂有刁民以翌日交租受累，多方恐嚇居民，唆令抗拒者。予設法諄諭，反覆引導，始各遵照，領竿分往丈報。附錄於此，以告後之官斯土者。」）。⁷⁷（〈六

⁷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20-221。

⁷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21-222。

⁷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23。

月廿五日發申噶瑪蘭創始章程⁷⁸》)

作者在詩題後加註，說明為噶瑪蘭之開發立下規模和發展方向的是其耗費三月時間所完成的十八則章程。雖然沒有詳列十八條章程內容，但卻是可以「仁濡雨露欣同戴，氣挾風霜愧久更」。

楊廷理非常關注噶瑪蘭的設置，在嘉慶十二年（1807）首度入蘭時，即繪製噶瑪蘭圖，後又於嘉慶十六年（1811）第四度入蘭，將噶瑪蘭輿圖重定，作為往後施政的依循，其詩〈重定噶瑪蘭全圖偶成〉：

尺幅圖成噶瑪蘭，旁觀慎勿薄彈丸。一關橫鎖炊煙壯，兩港平鋪海若寬。
金面翠開雲吐納，玉山朗映雪迷漫（作者註：「金面山在北，玉山在西南。」），
籌邊久已承天語（作者註：「十一年夏即奉旨查辦。」），賈傳頻煩策治安（
作者註：「謂汪制府稼門、張廉訪石蘭兩先生。」）。

三農力穡趁春晴，雨霽煙消極望平。形擬半規深且邃，溪飄雙帶濁兼清。
培元布化思良吏，劃界分疆順兆民。他日濃陰懷舊澤，聽人談說九芎城（
作者註：「蘭境九芎木與北方楊柳同性，現環城植之。」）。⁷⁹

此詩說明了宜蘭地區地位不可輕視，壯闊美麗的風光，「籌邊久已承天語」更是說明詩人對噶瑪蘭設置的殷切期盼。

宜蘭地區就在楊廷理積極作為下，清朝終於在嘉慶十七年（1812）八月設置噶瑪蘭廳，自此之後，噶瑪蘭進入官治的階段。

對於清廷在分縣治理議題上，有夏之芳：「金湯永固藉雄兵，極北分屯淡水營。磺氣漸消田建闢，料應添築海邊城。⁸⁰」之議，而陳夢林也在其詩：「南從虎尾北雞籠，建邑當年議頗同。⁸¹」表示諸羅縣轄地太大，需再增縣管理。持相同看法的另一旅臺詩人藍鼎元，於清康熙六十年（1721）隨族兄藍廷珍渡臺平朱一貴事件，在臺期間，主張積極開發臺灣，反對閩浙總督對臺消極設限之政策。曾作詩〈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十首上呈巡臺御史黃叔璥，將所觀察到的臺灣諸問題，奏陳臺灣道，並提出建言。其中第九首則指出當時諸羅縣的轄區過大，建議在「半線」另立一縣，詩云：

諸羅千里縣，內地一省同。萬山倚天險，諸港大海通。廣野渾無際，民番各喁喁。上呼下則應，往返彌月終。不為分縣理，其患將無窮。南劃虎尾溪，北踞大雞籠。設令居半線，更添遊守戎。健卒足一千，分汛扼要衝。

⁷⁸作者註：「稟內有『彈一己之心思，耐三月之勞勩，奉十八則之憲令，成億萬載之良規，使善良者知有官之可樂，奸猾者知有法之可畏』等語。」

⁷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32。

⁸⁰作者註：「淡水南北，地極曠遠，尚可增郡邑。」〈臺灣記巡詩〉，收於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08-109。

⁸¹〈鹿耳門即事〉八首，收於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412。

臺北不空虛，全郡勢自雄。晏海此上策，猶豫誤乃公。⁸²

此詩陳述諸羅縣轄地過大，且海岸港口眾多，民番語言不通，若不分區治理，恐禍患無窮。因此提出「設令居半線」之建議，並加強兵力布署，可確實安定北臺，穩定臺海情勢。

於是清廷在雍正元年（1723）採納他的建議，增設彰化縣於半線，南至虎尾，北抵大甲。

（二）臺灣吏制

清廷對臺治理，著重在防止臺亂，並不想積極經營臺灣，治臺措施和大陸內地不盡相同，在命官方面也非常粗率，除了任期短，且任滿後即可升官，因而使派任來臺之官吏產生了過客心態，怠於對臺治理。在周鍾瑄諸羅知縣任滿時，寫下〈羅山誌別〉詩中除了表達出其依依不捨的感情外，「簡書祇許三年住，去志難將十日留。⁸³」也反映清領初期用人政策之官吏任期短，流動性大。

清末官吏之任用以科舉和捐納兩個途徑為主。清朝自鴉片戰爭後，財政軍需遽增，戰爭、災荒不時發生，於是，清政府廣開捐例。鄭用錫之〈嘆所見〉即是諷刺此納捐命官的制度，終導致官逼民反。

學優始登仕，誰知正不然。今朝纔納粟，明日已備員。取禾困三百，估值貫萬千。不俟綸音逮，但憑長官權。名未躋天府，跡早列班聯。輿添健役舁，威叱奴隸鞭。此子之參政，觀者嘆息焉。寸長原莫展，一歲或三遷。倘必循資級，力疲眼成穿。如斯同拾芥，曳履上星躔。莫怪富豪輩，自誇美少年。⁸⁴

而鄭用錫另一首七言律詩〈感時〉極盡嘲諷之意：

秀才一個值三千，不論文章只論錢。利市襴衫當議價，膠庠弟子竟增員。莫誇司馬能掄士，須讓宏羊為主權。剝肉原知非至計，那堪軍務望誰填。

⁸⁵

秀才一個才值千金，形成一切以錢為重的價值觀，而以納捐而得到官銜之舉蔚然成風，鄭用錫亦作〈戲贈鶴珊⁸⁶〉一詩來諷刺林占梅也不免其俗，因襲此風，詩

⁸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8。

⁸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90。

⁸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23-224。

⁸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18。

⁸⁶施懿琳編者按：稿本題作〈寄贈鶴珊〉，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取號素名鶴頂珊，潛園又費幾雕鑽。使君終是猿驚客，隱愛山林更愛官。」，以下註解均稱編者。

云：

託跡潛園宇宙寬，故鄉歲月樂盤桓。使君疑是陶宏景，既愛山林更愛官。

87

詩人鄭用錫以為潛園是林占梅遠離世俗塵囂，休憩之所，沒想到其實愛好山林之人卻是個更貪戀名利官位之人。對此譏諷，林占梅作〈軍輸歎〉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古來取士重薦舉，於今取士重八股。八股原起古鴻文，不聞取士重阿堵。不聞德行逾文章，薦舉古來多良輔。自從納粟當制科，經濟之班多華膺。但看賓興二十年，人才落落不堪數。然猶不失號廉方，那堪銅臭薰文光。假借軍輸緘眾口，暗收官價入私囊。可憐誘盡浮華子，奔波舉國真若狂。一種衣食粗能保，報捐立著襴衫好。豈知追繳虎狼差，家業霎時空寸草。捨質務文已下風，暗中賣第殊濛濛。重嗟定價明關說，鎖院居然賈肆同。古今試官必科第，因功行權乃亂世。亂世應知破格恩，辜恩竟敢弄茲弊。累非科目出身者，鑠金口實恥難蔽。吁嗟乎，為人不能流芳百世口，亦當遺臭萬年久。芳臭一樣俱留名，始作俑者其無後。從茲東瀛百世至萬年，如此聲名永保垂不朽。⁸⁸

詩一開頭說明朝廷取士的政策改變，沒想到今日卻以金錢做為標準，且納捐的金額已無上限。這些靠納捐任官之人，素質愈來愈差，「假借軍輸緘眾口，暗收官價入私囊。」可惜「累非科目出身者」，即使為官，仍是難掩眾口之恥笑。既然「芳臭一樣俱留名」，何不「遺臭萬年久」，林占梅以此來為自己納捐買官辯白。

清廷捐官措施的結果是人才凋零，吏治敗壞，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形成動盪不安的局面。

（三）渡臺禁令

自臺灣納入清版圖，為防止臺亂，因而頒行一連串消極封禁政策，渡臺禁令的頒布是為最具體表現。

渡臺禁令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頒布「台灣編查流寓則例」，其內容含有嚴格規定台灣居民及漢人渡臺三禁令，包括給照制度、嚴禁偷渡、不許攜眷及禁止粵民入臺等，因而延遲臺灣的開發，社會弊病叢生，以及海防安全出現漏洞等等。⁸⁹此渡臺三禁令直至光緒元年（1875）才廢止，長達一百九十餘年，其間雖

⁸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31。

⁸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168。

⁸⁹黃秀政：《臺灣史研究〈I2〉》〈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臺北市：學生書局，1992年），頁 158-164 頁。

對攜眷入臺限制數度放寬，但始終在禁弛之間搖擺不定，而對內地人民渡臺的禁令卻不見鬆綁，這對臺灣的影響無疑是深遠且鉅。藍鼎元在其詩作〈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組詩表達其對治理臺灣的用心及關懷。茲錄如下：

東寧大海荒，從古無人至。明末群盜窠，島夷互竊踞。鄭氏奄而有，蔓延為邊忌。我皇揔伐張，天威及魑魅。遂使瘴癘鄉，文物漸昌熾。川原靈秀開，鬱勃不可閉。式廓惟日增，蹙縮非長計（作者註：「時有議棄近山田廬及禁入番界樵採之說。」）。所當順自然，疆理以時議。勿因去歲亂，畏噎卻飯喜。⁹⁰（之一）

臺地一年耕，可餘七年食。寇亂繼風災，民間更蕭索。今歲大有秋，倉儲補云亟。穀貴慮民饑，穀賤農亦惻。厲禁久不弛，乃利於奸墨。徒有過糴名，其實竟何益。估客既空歸，裹足此寥寂。何如撙節之，一艘一百石。窮年移不盡，農商惠我德。幸與諸當途，從長一籌畫。⁹¹（之五）

纍纍何為者，西來偷渡人。銀鐺雜貫索，一隊一酸辛。嗟汝為饑驅，謂茲原隰昫。舟子任無咎，拮据買要津。寧知是偷渡，登岸禍及身。可恨在舟子，殛死不足云。汝道經鷺島，稽察司馬門。司馬有印照，一只為良民。汝愚乃至斯，我欲淚沾巾。哀災此厲禁，犯者仍頻頻。奸徒畏盤詰，持照竟莫嗔。茲法果息奸，雖冤亦宜勤。如其或未必，寧施法外仁。⁹²（之六）

前兩首詩皆建議清廷對臺應採取門戶開放的措施，先頌揚清朝政府統治臺灣後，使臺灣從無到有、蠻荒至繁榮的景況。接著提出「式廓惟日增，蹙縮非長計。」詩人以為長遠的治理政策應當合乎自然常理，要因時制宜，不宜偏廢。並呼籲清朝政府切勿因朱一貴民變事件，而對仍待開發的臺灣地區採行嚴厲限縮的政策。除此以外，藍鼎元更關心農民，從「穀貴慮民饑，穀賤農亦惻。」可見農民之難處。而「厲禁久不弛，乃利於奸墨。」「徒有過糴名，其實竟何益。」分析海禁不廢弛的影響是何其深遠。雖然海禁森嚴，但還是無法杜絕偷渡之風，詩中憐憫偷渡者的無限辛酸，對海禁政策提出批評，此「厲禁」實是悲哀，但「犯者仍頻頻。奸徒畏盤詰，持照竟莫嗔。」指責官員與奸徒交結，並勸告執行法令之人，希望能法外施仁，讓一無所有的偷渡客上岸，也不要固執於厲禁，而使更多無辜的百姓喪命。

二、治番政策

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5-16。

⁹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7。

⁹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5-16。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對於言語不通、風俗迥異的「番人」的治理政策，始終無一個完善且通盤的考量。清初，清朝仍沿襲鄭氏王國的漢「番」分界的模式，又依漢化程度的深淺、以及與漢人聚落的距離遠近來劃分「生番」、「熟番」。後因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加強清廷對生番採取封山隔絕政策，以土牛或紅線劃定「番界」，嚴禁漢人越山開墾，侵擾生番，也防止生番危害漢人。⁹³吳性誠〈入山歌〉詩云：



〈臺灣番界圖〉(局部)說明：此一地圖繪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圖中所示是笨港到大甲溪一帶，可以清楚看到土牛紅線的紅線。轉引自《台灣歷史圖說》周婉窈著

婆娑洋世界原寬，自歸版圖衽席安，兩戒山河經擘畫，百年疆索定紆盤。
土牛紅線分番漢，文身髡面判衣冠，毋相越畔設險守，舊章遵循永不刊。
叵耐生番偏嗜殺，伺殺漢人鏢飛雪，割得頭顱血模糊，山鬼伎倆誇雄傑。
閃睽梟獍人見愁，癡頑吾民與之遊，愍不畏懼侵其地，吞食抵死竟無休。
千峰萬壑潛深入，荷戈負耒如雲集，橫刀帶劍萬人強，蠢爾愚番皆掩泣。

94

中國自古以來即設「萬里長城」作為漢蒙分界，防止蒙古人的侵擾，此作法只是加深漢蒙對立狀態。由於臺灣的生番生性「嗜殺」、「伺殺漢人鏢飛雪」、「割得頭顱血模糊」，清廷採取「土牛紅線分番漢」，其目的乃在於分離漢番。

李若琳〈防番〉一詩也提及土牛分界，呼籲漢人千萬不要越界，詩云：

界未標銅柱，疆曾劃土牛。犬牛區異類，麋鹿信同儔。
奈有鬪體癖，能無性命憂。抽藤與伐木，莫浪越山頭。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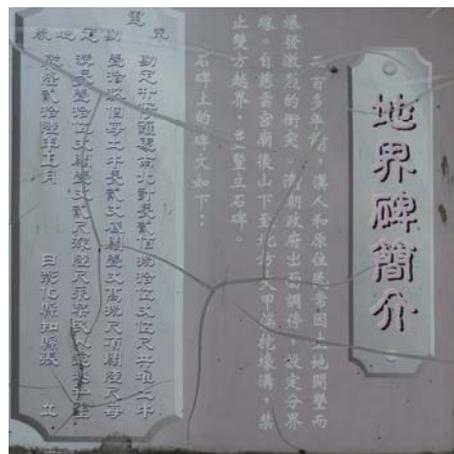
詩人對於原住民族有「鬪體癖」深感恐懼，畢竟原住民是野蠻、未開化的，清朝

⁹³邱子銘：《晚清臺灣開山「撫番」政策》（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頁28-31。

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53-54。

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389。

政府還是採取土牛劃界，隔離的方式來統治原住民。



左上圖：土牛地界碑現貌（紀念亭原址因九二一地震毀壞，2003年在臺中市東勢土牛國小重建）

右上圖：地界碑簡介

左下圖：土牛地界碑古址

右下圖：土牛地界圖（吳姿燕攝影）



土牛地界碑古址



土牛地界圖

詳由：
 清朝石岡鄉西部有朴仔籬社，拍宰海平埔族人，地名就以朴仔籬稱呼。現今豐原市靠石岡鄉有朴仔里，俗稱朴仔口，就是由朴仔籬社轉變而來。乾隆貳拾陸年（西元一七六一年）即距今二百年前，當時地方官彰化知縣，相當於現在的縣長，為避免雙方衝突繼續擴大，因此在現今的土牛國小下方挖築一條大溝，在溝旁築了十九個大土堆，外形似牛，便稱它叫『土牛』，以溝為界，禁止漢人越界開墾，並且豎立石碑，作為漢人和原住民開墾耕作的地界線。在清嘉慶二十年即解除漢人越界開墾的禁令。

土牛地界碑設立之緣由
 （吳姿燕攝影）

然而土牛、紅線所設的界線，隨著漢人開墾腳步，從平原漸往山區移墾，因地形的改變而以隘防取代。爲了防範生番，清政府設有隘守，《東瀛識略》說道：「隘者，巡防野番出沒之隘口也；有官隘、民隘、隘首、隘丁、隘地、隘租、隘糧、隘寮等名。蓋內山一帶，舊設土牛紅線為界。」⁹⁶梁成柵〈隘丁行〉詩云：

日色無光光亦薄，瘴煙入鼻微聞惡。行人畏近隘頭行，守隘隘丁晝擊柝。
柝上響停，行人膽驚。伏莽之戎，草木皆兵。柝聲不絕，尋聲出穴。為彼發蹤，磨牙吮血。行人不敢經，飢吻饑涎腥。乘機伺利便，跳踉殺隘丁。
挾刃猶敢侮，民間厲禁挾弓弩。利器凶兵遺彼虜，飛而食肉山中虎。⁹⁷

詩作描寫漢人對原住民族出草之恐懼，由於漢人移墾、砍林伐地，侵害原住民族原本狩獵之權益，因此生番經常出草殺漢人。清政府在土牛口設置隘口，隘丁在隘口看守，禁止漢人出入，也會擊柝警告行人逃避原住民出草。「磨牙吮血」、「利器凶兵遺彼虜，飛而食肉山中虎。」描述原住民兇悍殺人形象，「行人不敢經，飢吻饑涎腥。」可見對詩人而言，生番是比猛虎、豺狼更讓人膽寒畏懼。

漢番衝突不斷，道光十六年（1836），任鳳山縣曹瑾之幕僚的林樹梅作詩〈題瑯嶠圖〉記錄此次奉令處理漢番衝突事件：

瑯嶠當一面，置戍慮孤軍。卻為番民雜，常貽戰鬥紛。羈縻原上策，剿撫尚虛文。從此知威信，同聲頌使君。⁹⁸

詩人在詩題後寫序：「瑯嶠，故鳳山東南徼外地，番民雜居，構釁相賊，殺曹侯屬。樹梅往宣諭畢事歸，作圖記，復綴四詩。」說明此次衝突事件肇因於漢番雜居。詩人贊同清政府用羈縻政策⁹⁹來撫番的立場，希望「從此知威信，同聲頌使君。」

對於防番也有一番建言的是任噶瑪蘭通判董正官，在其〈蘭防即事〉詩中可見當時噶瑪蘭民間的實情：

蘭山一路重巡邊，輕坐籃輿便往旋。溪闊渡舸仍足涉，埔平行犢有車牽。
竹圍茅屋疏村落，樵廠礮房小懋遷（作者註：「臺俗稱樵廊，又稱碾米房曰礮欄。」）。無數荒坪沙壓斷，稽今失墾又年年（作者註：「指叭哩沙喃一帶。」）。
虎寮馬隘設防閑（作者註：「蘭屬二十隘，如虎尾寮後有葫蘆堵隘、施八坑前有馬賽隘。」），半似沙喃逼內山。番害數從谿徑出，莊屯都欠瓦樓環。牢穿莫

⁹⁶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41

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669。

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369。

⁹⁹羈縻政策：清朝治番政策之一，多以鹽、酒等禮物來籠絡不受統治的生番首領。參見邱子銘：《晚清臺灣開山「撫番」政策》（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頁13。

惜亡羊補，虞備何嫌即鹿艱。丁壯甲田資保聚（作者註：「臺俗丈田以戈，計畝日甲，每甲合內地一十三畝零。」），石垣應在眾擊間。¹⁰⁰

詩中說明噶瑪蘭地力已失，形成荒坪無數，失墾又年年的景況，加上番害仍未斷絕，造成「莊屯都欠瓦樓環」、「丁壯甲田資保聚，石垣應在眾擊間。」建議蘭防工事也要注意防止番害。在詩中可見詩人對朝廷提出警惕和批判，也感慨蘭民之生活困難。

早期藍鼎元在其〈東征逾載整棹言歸巡使黃玉圃先生索臺灣近詠知其留心海國志在經綸非徒廣覽土風娛詞翰已也賦此奉教〉五首之三一詩中也提出他對治番的看法：

內山有生番，可以漸而熟。王化棄不收，獷悍若野鹿。穿箐截人首，飾金誇其族。自古以為常，近者乃更酷。我民則何辜，晨樵夕弗復。不庭宜有征，振威寧百谷。土關聽民趨，番馴賦亦足。如何計退避，畫疆俾肆毒。附界總為戕，將避及床褥。¹⁰¹

此詩描述清朝站在漢人角度看待，認為原住民是好殺、性兇猛、未開化之人，而藍鼎元並不認同清廷之治理政策，認為原住民並未得到王道的教化，也認為生番經過感化是可以成為熟番。詩末「附界總為戕，將避及床褥。」強調設界是無法防止漢番之間的流血衝突。

有別於一般人對生番嗜殺、兇猛、野蠻的看法，柯培元與藍鼎元皆認同教化生番是可行之途，其〈生番歌〉云：

……。薙髮輸餉歸王化，女則學織男耕田。人生大欲先飲食，此輩喜見漢衣冠。我朝輿圖軼千古，梯山杭海暨極邊。天之所生地所載，幾希禽獸誠可嘆。吁嗟乎！此亦窮黎無告者，聖人仁政懷與安。¹⁰²

柯培元在此詩中描述生番可過著「男耕女織」、衣食無缺的生活，這一切皆歸功於清朝政府的統治。進一步感嘆生番似禽獸般的境遇，乃是「教化」未深之故，詩人為他們發聲，呼籲朝廷能繼續秉持往昔的仁政，使他們能過著安樂的生活。

由於來臺漢人開墾與日俱增，開發區域從南向北，漸而轉向山林，不斷移墾的結果，甚至侵擾番人的居住範圍，導致漢番衝突。藍鼎元在〈東征逾載整棹言歸巡使黃玉圃先生索臺灣近詠知其留心海國志在經綸非徒廣覽土風娛詞翰已也賦此奉教〉五首之三一詩中，說明自己的主張是「土關聽民趨」，不宜設墾界，且在此組詩之四論述動亂時期，土地棄墾嚴重，與其淪為賊窟，何不「行古屯田

¹⁰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54-55。

¹⁰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9-20。

¹⁰²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79-380。

策，令彼伏莽消。¹⁰³」隨著時代變遷，漢人侵墾現象日趨嚴重，詩人對此表達其建言皆以呼籲防止漢人侵墾為主要訴求，如陳肇興〈土牛〉即描述原住民可憐處境，原住民被教化、同化，指控「豪強子弟恣侵陵，拔毛削皮禁不得。」即使「朝廷兼并有明刑」¹⁰⁴飽受侵凌也無處可訴。

雖然清廷早已明訂禁止人民越界侵墾之令，但依然無法有效阻止漢人的拓墾行動。嘉慶十九年（1814），發生郭百年等人擁眾入水沙連，不但侵墾原住民的土地，還殘殺原住民。後來官府在水沙連南北兩路的入口豎立禁碑，禁止漢人再進入水沙連地區。對於是否開放開墾，政府也做了一次檢討，最後官方贊成彰化縣令吳性誠封禁之主張。道光三年（1823）以後，西部平埔族在埔里社番招引下，大舉遷入水沙連，而漢人墾民尚被禁止入山，石福作〈議開水沙連番界雜作¹⁰⁵〉六首之六，正是寫出當時漢人拓墾內山土地的想法。¹⁰⁶



光緒十二年（1886）劉銘傳在原住民界設「撫墾局」，辦理「撫番」事宜，當時斗六門（斗六市）縣丞陳世烈，設撫墾局於林圯埔雲林坪（今竹山鎮），積極開發中路山區，1887年在集集的洞角留下「化及蠻貊」石碣紀念撫墾事績。（吳姿燕攝影）

埔裏¹⁰⁷彰化東，從古無人至。維嘉慶末年，人民闢漸熾。川原靈秀開，鬱勃不可閉。式廓惟日增，蹙縮實非計。當聽民開築，疆理以時議。輿論如可採，願君少留意。¹⁰⁸

水沙連是今日南投縣日月潭地區，在埔里附近。從本詩來看，作者是主張開放開墾的立場。先描述嘉慶末年，拓墾的行動愈來愈熾烈，漢人在此開闢田園之規模也日漸增多，封禁政策實非良計，政府應當「聽民開築」，順應時勢所趨才是。

隨著漢人拓墾行動如火如荼展開，越界侵墾事件也常有所聞，阮蔡文〈竹塹¹⁰⁹〉一詩便是敘述當時開墾景況及漢人侵佔番地的情形，我們可從其詩作中見到

¹⁰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20。

¹⁰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77。

¹⁰⁵石福作所作〈議開水沙連番界雜作〉與藍鼎元〈臺灣近詠十首呈巡史黃玉圃先生〉、〈東征逾載整棹言歸巡使黃玉圃先生索臺灣近詠知其留心海國志在經綸非徒廣覽土風娛詞翰已也賦此奉教〉有雷同之處，詳見於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五冊，頁 48-50，第二冊，頁 15-20。

¹⁰⁶愛詩網：<http://ipoem.nmtl.gov.tw/bin/home.php>，搜尋日期：2012 年 7 月 6 日。

¹⁰⁷水沙連是今日南投縣日月潭地區，在埔里附近，故筆者認為原詩句中之「埔裏」應為「埔里」。

¹⁰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49-50。

¹⁰⁹阮蔡文〈竹塹〉：南嵌之番附淡水，中港之番歸後壠。竹塹周環三十里，封疆不大介其中。聲音略與後壠異，土風習俗將無同。年年捕鹿邱陵比，今年得鹿實無幾。鹿場半被流民開，蕪麻之

漢人入侵後，對原住民的壓榨及剝削，充分反映出原住民生活的困苦。漢人屬後來開墾者，與原住民族的利益相衝突，以致彼此之間存有嫌隙、衝突，紛爭不休。夏之芳在其詩作〈臺灣紀巡詩〉中於詩末加註說明：「半線以上，土番荒埔甚多，時議欲招人墾種，細察情形，宜聽土著之民，漸次開闢，不宜一時召墾，致地盡而流民集也。」表達對招墾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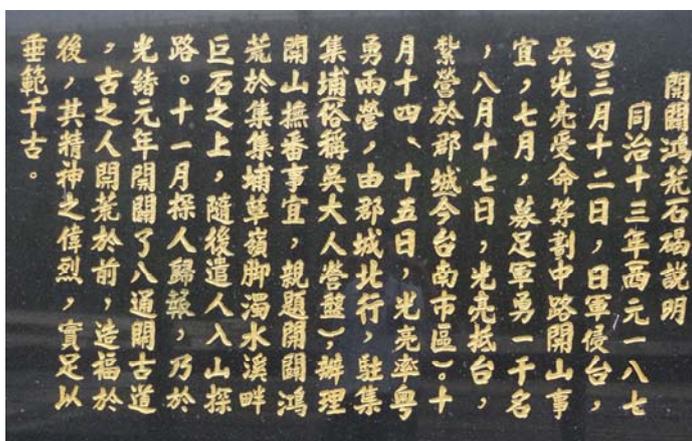
荒墾攢來耦十千，紛紛竄籍占田間。可知地利不須盡，生聚應思及百年。

110

此詩首句說明了私墾、侵佔情形非常嚴重，並提出建言要作長遠打算，切勿因過度招墾，導致漢番衝突愈趨惡化。



開闢鴻荒石碑
(吳姿燕攝影)



由於語言不通之緣故，清廷將番政交由各縣、廳管理，又於各番社設置土官、通事，作為推行番政的基本行政人員。通事本來應該作為政府與原住民族的溝通者，卻常常和社商勾結，剝削原住民族。詩人本著其良知，將原住民受剝削、壓榨的情形訴之於詩作中，對其處境流露出悲憫之情：

郁永河〈土番竹枝詞〉：

竹弓楛矢赴鹿場，射得鹿來交社商。家家婦子門前盼，飽惟餘瀝是頭腸
(作者註：「番人射得麋鹿以付社商收掌充賦，惟頭腸無用，得與妻孥共飽。」)。¹¹¹

夏之芳〈臺灣紀巡詩〉：

餘兼蕪黍。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掘土僅寸許。百鋤不及一犁深，那得盈寧畜妻子。鹿革為衣不貼身，尺布為裳露雙腓。是處差徭各有幫，竹塹煢煢一社耳。鵲巢忽爾為鳩居，鵲盡無巢鳩焉徙。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一冊，頁 394。

¹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08。

¹¹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32。

秋盡官催認餉忙，一絲一粟盡輸將。最憐番俗須重譯，溪壑終疑飽社商。
（作者註：「社皆有餉，每秋末則縣尹召令認餉，示以時應完納也。番音苦不可曉，必賴通事代辦，故社商雖革，而通事情偽，實難盡除。」）¹¹²

語言是原住民與漢人社會往來的最大問題，而不肖的通事、社商藉此層層剝削，從中獲利，甚至還在翻譯時顛倒是非，造成原住民生活更痛苦。

彰化知縣吳性誠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因郭百年率眾強行開墾埔里地區，並殘殺、驅逐當地原住民。吳性誠奉令辦理，驅逐入侵之漢民，地歸還原住民。而〈入山歌〉可說是記錄此次郭百年事件的史詩，也是忠實於原住民生活的作品，將他眼見漢人欺凌原住民的貪婪、殘暴景況一一呈現，尤其在這組詩之第四首中，更見其痛憫：

竭來構隙失鄰好，水社殺機藏已早。謀謀暗引貪利徒，滅號還從虞假道。
偽呼庚癸乏軍糧，欲向山中乞鹿場。矯稱官長張紅蓋，襲取其社不可當。
壯者僅免幼者死，老婦飲刀屠稚子。開廩運粟萬斛多，其餘一炬屋同燬。
野掠牛羊室括財，弓刀布釜盡搜來。可憐更有傷心處，掘遍塚墓拋殘骸。
兔脫紛紛竄巖曲，祇解哀號不解哭。愁雲白日慘昏沉，峰罅偷窺仇起屋。
築土星羅十二城，蜂屯蟻聚極縱橫。分犁劃畝爭肥瘠，不管蚩蚩者死生。

¹¹³

此詩描述漢人利用與原住民的小嫌隙，趁機攻擊原住民，強佔其土地的情形，原住民受害的慘狀歷歷如繪。

據林恩顯對於清政府統治臺灣的政策歸納為五種，分別是征伐、分別統治、羈縻、分化與隔絕、屯田政策。而征伐部份，清採取被動立場，若番人先滋生事端，才以武力征伐。¹¹⁴劉良璧〈沙轆行〉即是記述彰化沙轆社經營始末：

曉出彰山北，北風何淒涼。晚入沙轆社，社番何踉蹌。十年大甲西，作歹自驚惶。
牛罵及大肚，挺而走高岡。蠢爾無知番，奮臂似螳螂。王師一雲集，取之如探囊。
憶此沙轆社，先年未受創。王丞為司馬，撫綏得其方。孫公為副臬，恤賞不計量。
為言北路番，無如沙轆強。馬牛遍原野，黍稷盈倉箱。麻踏如飛健，牽手逞艷粧。
倘為千夫長，馭之捍疆場。張弓還挾矢，亦可壯金湯。奈何逢數奇，職守失其綱。
勞役無休息，銖求不可當。窮番計無出，剝肉以醫瘡。支應力不給，勢促乃跳梁。
一朝分箭起，焚殺

¹¹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在頁 100 及頁 107 皆有收錄此詩，不同處在於頁 107 有加註。

¹¹³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54。

¹¹⁴參見邱子銘：《晚清臺灣開山「撫番」政策》（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3。

自猖狂。蠻聲振半線，羽鏃若飛蝗。調兵更遣將，蕩平落大荒。危哉沙轆社，幾希就滅亡。皇恩許遷善（作者註：「沙轆奉改為遷善社，牛罵改為感恩社，大甲西改為德化社。」），生者還其鄉。番婦半寡居，番童少鴈行。嗟乎沙轆番，盛衰物之常。祇今防廳廢，荒煙蔓道旁。造物寧惡滿，人事實不臧。履霜堅冰至，易戒惡可忘。夜深風颯颯，獨坐思茫茫。司牧人難得，惘然太息長。¹¹⁵

此詩詳細記錄牛罵（今清水，舊名「牛罵頭」）、大肚的原住民，因受不了漢人的侵墾、官吏壓榨、社商剝削等欺凌下而群起反抗，卻反而招來大清的武力鎮壓，造成「危哉沙轆社，幾希就滅亡。」原住民原是在吏治敗壞下的受害者，卻幾乎被消滅，沒想到倖存者還得感謝皇恩。詩末感嘆著何時才有好的官員來治理，改變原住民的命運。

高拱乾〈東寧十詠〉詩句中「文身纔起瘡痕色，赤手誰將垢敝湔。」、「為語綰符銜命吏，遠人新附倍堪憐。」¹¹⁶亦表現其良知，呼籲父母官應該多多照顧這些處境居於弱勢的原住民才是。

道光十五年（1835）噶瑪蘭通判柯培元感嘆官吏、漢人的欺壓，待如賤土，遂作〈熟番歌〉描述原住民所面臨的窘境，批評父母官不該袒護漢人，造成投訴無門：

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強者畏之弱者欺，毋乃人心太不古。熟番歸化勤躬耕，荒埔將墾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傳聞城中賢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訴未終，官若聾，竊窺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嗟爾番，爾何言，爾與唐人皆赤子，讓耕讓畔胡弗聞。吁嗟乎，生番殺人漢人誘，熟番獨被唐人醜，為父母者慮其後。¹¹⁷

此詩描述一位原住民因為土地被漢人侵擾，向官府提出告訴，因為語言不通，官員又偏袒漢人，而被官府杖責，最後官員竟要求原住民將土地讓給漢人，天理何在？因而詩人感嘆，「生番」與「熟番」不同處境，而「熟番」的順從卻換來如此慘況，呼籲地方官要明察原委，放任漢民侵擾的後果更要深慮，不能不為後代子孫著想。

¹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39。

¹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02-203。

¹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82-383。

第三章 有關民生經濟的作品

清初，因清廷對臺灣的地位缺乏正確認識，實施消極防制的治臺政策，對臺並無積極經營之意，僅以東南各省海防的安全為考量，因此在治理臺灣的政策方面，對臺灣產生了許多影響，因而衍生出許多嚴重的問題。亞理斯多德曾說：「詩比歷史更富哲學性，也更嚴肅，因為詩的敘述具有共性，而歷史的則屬於特殊性。」¹而臺灣古典詩歌書寫的事件是發生於不同階段的時代裡，這些事件有的具共性、歷時而存在，有的則僅具當下性。有的則具普遍性，有些具地域性，²今試以民生經濟議題來討論《全臺詩》中相關詩作，將其分為米價問題、租賦繁重、徵租不均、天然災害三方面，不僅真實再現當時社會生活，將歷史輪廓鮮活呈現，同時，詩人們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也在此表露無遺。

第一節 米價問題

臺灣氣候溫溼，適宜農作；稻米種植，自古即有一歲兩熟之利。據黃叔瓚赤崁筆談云：「近水陂田，可種早稻，然必晚稻豐稔，始稱大有之年，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概況可知。³清廷在統治期間，為了臺米問題曾制定了許多辦法，如禁止內運至彰、泉，限制裝運數量等措施，使得漳、泉的流民大量湧入臺灣，造成米價逐日上升。直至清末，國勢衰微，外憂內患接踵而至，戰亂不止，大陸飽受饑荒，因而米價昂貴，加上臺地商人藉機囤積米糧，伺機賺取暴利，導致本島民生困苦，米價大漲。又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鴉片戰爭後，清廷戰敗簽訂「南京條約」，開中國五口通商，米價因由東南亞進口而大幅下滑，直接影響台灣農民生計。可見米價之波動，對人民生活影響之深遠。

因為時局動盪不安，分類械鬥連年，加上天災頻繁，因此造成地方上米糧不足，又適逢時任淡水廳同知馬慶釗對於米運出口政策朝令夕改，時禁時開，關心民瘼之詩人鄭用錫不免憤慨而作詩加以批判，⁴其〈禁米運出口〉云：

¹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1年），頁603。

²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頁133。

³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三〈赤崁筆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1996年），頁51。

⁴咸豐六年，同知唐均（升庵）與盜匪議和，用錫認為是養虎遺患，官方辦事不利（見《北郭園詩鈔》卷二〈前歲賴得力羅慶慶兩盜未獲，吳水妹復在三叉河內山聚劫，升庵司馬入砦議和感賦〉（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43）。咸豐七年馬慶釗（敦圃）繼任，用錫心竊歡喜，但新官上任，卻把前任的禁米出口政策改易，令用錫又失望不得良吏。（卷二〈唐升庵司馬均卸篆代者馬敦圃慶釗喜而作此〉（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33）、〈禁米運出口〉（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33-34）和卷三〈塹垣因粵匪掠爭民食不足時適唐升庵司馬赴艋諸紳馳商禁口從之乃瓜代者至惑於他說旋開旋禁感而作此〉（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57））轉引自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30，註57。

救鄰宜惠糶，王政已推詳。深願舟多汎，其如戶鮮藏。取魚愁竭澤，割肉笑醫瘡。為語關津客，防飢念故鄉。⁵

臺灣是農產富庶之地，「臺陽自古稱天府，千里膏腴無棄土。⁶」、「面海背山成澤國，高陂低岸遍腴田。⁷」因此經常成為救濟其他災荒地區的供應地，但是怎可「竭澤取魚，割肉醫瘡」，不顧臺地人民的米食，詩人呼籲官員勿忽視臺米大量出口而使米價騰貴，造成人民生活的痛苦。在鄭用錫的另一首詩〈塹垣因粵匪掠爭民食不足時適唐生庵司馬赴艋諸紳馳商禁口從之乃瓜代者至惑於他說旋開旋禁感而作此〉更表達出對大量臺米輸出、漠視臺民生活困苦之憤慨：

我本乾坤一腐儒，微言敢許動當途。為防枵腹伸鄉約，誰繪流民達上都。升斗價騰民怨沸，舟車禁弛估情趨。如何學得狙公法，朝夕紛更作遠圖。

8

在詩中自稱自己是個迂腐儒生，哪敢進諫言呢？咸豐三年到四年間，竹塹城歷經盜匪、分類械鬥等動亂，「升斗價騰民怨沸」，鄭用錫結合竹塹諸紳們一同向官員建言，希望注意臺民之權益，但卻不被採納。

另一位臺灣在地詩人陳輝〈買米〉一詩，用敘述的方式真實表達米價過高，人民渡日艱辛的處境：

市米三百錢，皚皚纔一斗。聚困漁利家，乘此誇其有。臺人不皆貧，亦豈盡富厚。菜色歎時艱，枵腹絕薪糶。官司榜平糶，人趨惟恐後。一丁米三升，鞭扑驚且走。攢簇擁吏胥，蒙怒不厭醜。公廷散未了，挈釋且扶耇。誰謂臺陽地，盈阡更累畝。名為產米鄉，亦有饑人否。聞道昔先民，餘三在耕九。貯粟預為計，豐儲多聚朽。今人何不然，歲歉輒搔首。謂是俗紛華，虛糜費已久。所以無盈餘，饑來罄瓦缶。窮廬有寒士，捉襟常見肘。米賤揚糠粃，米貴懸杵臼。三炊雖舉火，茹草兼飯糗。一聞米價高，歎息謀菜婦。高堂有老親，幼子尚黃口……⁹

⁵編者按：稿本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救鄰宜惠糶，王政已推詳。亦望舟多汎，其如戶鮮藏。取漁防竭澤，割肉笑醫瘡。可鄙居奇輩，貪圖味梓桑。」，施懿琳：《全臺詩》（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08年）第六冊，頁33-34。

⁶潘振甲〈乙丙歌〉，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89。

⁷夏瑚〈秩滿留別臺陽〉四首之一，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354。

⁸編者按：稿本題作〈塹垣因粵匪截強谷石民食恐有不足時前任唐公在艋未回紳士不得不權貼告白禁住出口以防透漏迨新任馬公惑於奸商旋示開禁未及三日復諭停止朝令夕改可發一笑〉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我本家居老腐儒，微言敢許動當途。為防枵腹伸鄉約，竟惹譏唇啓宦誅（諭中有提及『紳士業戶未經稟官，即行告白，禁止出港，致內山粵人藉口攔搶。』等語）。升斗價騰民共怨，車帆禁弛利爭趨。如何澳旆旋收汗，未免紛更笑俗夫。」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57。

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187-188。

全詩共五十八句，一斗米價三百錢，百姓買不起而餓肚子，一聽說官府要將官倉裡的米糧以平價賣出，大家爭先恐後，「一丁米三升，鞭扑驚且走。」、「攢簇擁吏胥，蒙怒不厭醜。」有米鄉之稱的臺灣，竟也有人受饑餓之苦。透過寒士困頓之遭遇，「米賤揚糠粃，米貴懸杵臼」、「茹草兼飯糗」、「一聞米價高，歎息謀菜婦。高堂有老親，幼子尚黃口。」作者批判政府政策失當，未像先民「貯粟預為計」，而致「歲歉輒搔首」，更深刻反映出民間疾苦情境。

米價居高不下，原因不外有天災、人禍，查元鼎〈積穀待價歌〉一詩即是對奸商囤穀居奇之行為提出批判，詩云：

臺陽向為產米區，一年耕種三年餘。設障蓄水水滌紆，足禦旱澇勤耨鋤。東南其畝皆豐腴，上供正粟資軍需。餘米運省濟民居，兼及西浙與東吳。邇來海上聚萑苻，運米出洋多疏虞。待價居奇奸商儲，斗米千錢庚癸呼。皇天震怒禁雨濡，旱魃為虐良苗枯。齊民同聲歎何辜，麻衣如雪禱街衢。蒿目時艱吁嗟吁，荒年積穀胡為乎。貧者仰屋釜游魚，飢腸輾轉驅雷車。鳩形鵠面填溝渠，長官不問嚴催租。酷刑敲扑震堂隅，鴻雁嗷鳴哀逃逋。嗟予硯田久荒蕪，併日而食食且無。敝衣日典百青蚨，粗糲熬粥勝醍醐。好月一輪上窗疏，好風一榻夢蘧蘧。閉門快讀神仙書，飲水辟穀遊方壺。遍灑玉禾如明珠，宜爾室家樂妻孥。¹⁰

臺灣向為產米區，「一年耕種三年餘」，產量豐收，足以自給外，更有剩餘救濟他處，甚至外銷。自從海上多事不平靜，米糧出口受影響，因此外運的米價騰貴，而奸商卻待價居奇，哄擡穀價，百姓只有望米興嘆。加上天旱不雨，良苗乾枯，米糧更見短缺，而致「鳩形鵠面填溝渠，長官不問嚴催租。」反而「酷刑敲扑」，無視災民鴻嗷待哺的慘狀，百姓不得已選擇逃避。最後詩人以自身饑餓為例，賞玩風月或大夢一場來面對，更盼有神仙書相助，學得飲水辟穀之道，「遍灑玉禾如明珠」，讓妻兒子女飽餐無憂，享受真正快樂。此詩通篇寫實，記錄當時社會真實之情景。

另外對農民的生活處境也非常關心的藍鼎元在〈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之五中，關切農民，獻上其建言：

臺地一年耕，可餘七年食。寇亂繼風災，民間更蕭索。今歲大有秋，倉儲補云亟。穀貴慮民饑，穀賤農亦惻。厲禁久不弛，乃利於奸墨。徒有遏糴名，其實竟何益。估客既空歸，裹足此寥寂。何如搏節之，一艘一百石。窮年移不盡，農商惠我德。幸與諸當途，從長一籌畫。¹¹

從詩句中「穀貴慮民饑，穀賤農亦惻。」寫出農民的生活好壞，完全取決於穀價，但是政策的錯誤及貪官污吏的剝奪危害更劇，所以他認為「厲禁久不弛，乃利於

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27-328。

¹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7。

奸墨。」若不將嚴厲的海禁政策廢除的話，只會使爲非作歹的壞人及貪官污吏們從穀糧米價中牟取暴利。

清代臺灣闢地日廣，植蔗也日益增加，糖業因而興盛。待至乾隆年間，臺地闢地益廣，而植蔗益盛，據《續修臺灣府志·賦役》所載，當時全臺蔗車數量，高達三百四十九張有半。所有糖產，除運銷內地外，並輸出於日本及南洋各地。道光末年，因四川糖產物美廉價，與臺糖爭市，臺糖業一時爲之萎縮。¹²劉家謀〈海音詩〉一百首之十六，即描寫當時臺灣糖業由興轉衰之時，廈門早已成爲南方通洋中心，南洋各地由此載米進口，內地需求臺米銳減，以致臺灣米價暴跌，而呈穀賤傷農之現象：

臺地糖米之利，近濟東南、遠資西北。乃四川新產之糖，價廉而貨美，諸省爭趨之，臺糖因而減市。英吉利販呂宋諸夷米入於中國，臺米亦多賤售。商爲虧本而歇業，農爲虧本而賣田，民愈無聊賴矣。「三杯」，臺穀名。

蜀糖利市勝閩糖，出峽長年價倍償。輓粟更教資鬼國，三杯誰覓海東糧。

¹³

作者在詩題後寫序說明，四川之糖產取代臺灣糖業，而臺灣米價也因進口來自南洋米穀導致臺米賤售，商人怕虧本停業，農民也因此賣田，生活愈形艱苦。

對於臺商重利，不願載米內渡，導致臺地米穀量多而價跌，農民售米所得亦不足以納稅；劉家謀在其詩句「千倉廣積農仍困，¹⁴百貨遲售買愈艱。¹⁵」忠實記錄當時臺米及臺糖減售、民不聊生之情境。

第二節 租賦繁重、徵租不均

一、租賦繁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臺灣之後，所定田賦雖比鄭氏時期輕，但較之內地，則仍嫌偏重。¹⁶此乃佃農以多報少而造成實際田賦比內陸省份還重，雍正五年（1727）巡臺御史尹秦奏陳五項原因說明。¹⁷自清道、咸以後，國勢有如江河

¹²盛清沂編著：《臺灣史》（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469-470。

¹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284。

¹⁴作者註：「臺商以費重利輕，不敢載米內渡，故米益賤售，力田所入，至不足供歲課。」〈奉陳星舟震耀丈〉，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345。

¹⁵作者註：「油糖失利，民益無聊生矣。」。

¹⁶六十一年，巡臺御史黃叔瓚以臺灣田賦較重內地。臺之一甲，得內地十一畝三分一釐有奇。內地上田，各縣徵法不一，約折色自五、六分以至一錢一、二分而止，是一甲不過徵至一兩三錢爲最多矣。今臺徵穀八石八斗，使穀最賤，石爲三錢，已至二兩六錢四分餘，況又有貴於此者。而民不以爲病，地力有餘。上者無憂不足，中者絕長補短，猶可藉以支應；若履畝勘丈，便難仍舊矣。連橫：《臺灣通史》卷八〈田賦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1984年），頁169-170。

¹⁷雍正五年，巡臺御史尹秦奏言：「開臺之後。地方有司照租徵糧，而業戶以租交糧，致無餘

日下，社會動亂不安，租賦繁重又不公平，天災、人禍頻仍，致百姓生活困厄，苦不堪言。

詩人藍鼎元不僅關心清廷的治臺政策，也關心政策對臺民生活的影響，他在〈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之七一詩中，即敘述由於清政府徵賦太重，而致民不聊生：

臺邑最褊小，徵糧視鳳諸。土狹賦獨重，民困曷以紓。臺灣田一甲，內地十餘畝。甲租八九石，畝銀一錢輸。將銀來比粟，相去竟何如。納粟弊多端，斗斛交相瘡。折色比時價，加倍復何居。鳳諸雖厚斂，什百臺版圖。墾多或報少，以羨補不敷。臺土瘠無曠，衝壓且偏枯。安得相均勻，丈輕三邑俱。徵收同內地，含哺樂只且。¹⁸

詩一開頭先說明臺灣土地狹小，臺灣田一甲，稅要繳八、九石，由其是佃農，生活更是貧苦，除了納稅給官府，還要賦田租給地主，所剩已不多了；但是若遇天災歉收，那更是繳不出地主的租金和官府的稅金。可知臺地賦稅與內地是「相去竟何如」雖然政府雖勤於課賦，效果卻十分有限，因為墾戶總是以多報少，用來逃稅。

劉家謀（1814-1853，字仲爲，一字芑川）所著〈海音詩〉百首，觀風問俗，將在臺所見，深入描寫臺灣社會情態，力陳時弊，其百詩之九即記錄當時臺米滯銷、穀賤傷農，清廷徵收臺地賦稅之重，嚴重影響農民生活之情景：

一甲徵租近一車，賦浮那得復言加。多田翁比無田苦，怕見當門虎老爹。

19

作者自註：「臺邑地狹，而賦視其他邑為多。內地田一畝約賦銀一錢，臺地田一甲比內地十一畝三分一釐零，上則田一甲賦粟八石八斗，每石折餅銀二圓二角，計每甲賦番餅銀十九圓三角六瓣，一畝賦十數倍內地不止。久墾，土田漸成磽瘠，每甲出粟上者不過三、四十石，每石價不過六、七角；一年所入，除各色費用外，不足以供賦。追呼之慘、稱貸之艱，有不忍言者矣。田地昔值百金者，今僅及半

粒，勢不得不將成熟之田園，以多報少。欺隱之田，倍於報墾之數。臣等細訪，向來任其欺隱不行清查之故，則其說有五：現征科則，計畝分算，數倍於內地之糧額。若非以多報少，不能完納正供，一也。臺灣沙地，每歲夏秋大雨，山水奔瀉，沖為澗壑，流沙壅積，熟田亦為荒壤。若非以多報少，將何以補苴虧缺，二也。臺地依山臨海，田園並無堤岸保障，海風稍大，鹹水湧入，田園鹵浸，必俟數年，鹹味盡去之後，方可耕種。若非以多報少，何以抵納官糧，三也。臺地土脈炎熱，不宜施肥，二三年後，力薄寡收，便須荒棄兩歲，然後耕耘。若非以多報少，焉能輸將公課，四也。台灣佃丁皆系漳、泉、惠、潮之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來。設使按畝清查，以租作糧，則力不能支，勢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園荒廢，額賦虛懸，五也。」，連橫：《臺灣通史》卷八〈田賦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1984 年），頁 170。

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7-18。

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2。

焉；鬻之則虧資，存之則受累，民亦何樂求田耶？臺穀每十石為一車。班役之家皆祀虎，謂之『虎老爹』。逋賦者拘押諸家，荼毒萬狀。」這首詩是寫臺灣賦稅過重，比內陸多上數十倍，農地久耕後，地力貧瘠，米又賤價，不足以納重稅，若欲賣田只能半價出售，留有田地卻負擔不了重稅，故「民亦何樂求田耶」之嘆，而班役之家不但不體恤農民處境艱苦，反而對逃賦者「拘押諸家，荼毒萬狀。」莫怪乎詩人嘆道：「有田反比無田更苦」。陳肇興也在〈揀中大風雨歌²⁰〉述及農民受苦於重賦下之景，農作物因大風雨危害，受損嚴重，農民垂淚盼「乞減半租救饑粥」不成、而且「里胥下狀來催租，悉賦輸將苦不足。」致「輸官不足還賣田」，最後感嘆「有田不如無田樂」。

同樣關心百姓，抨擊重賦，如查元鼎〈擬白香山秦中吟四首〉第一首〈重賦〉，云：

厥賦分上下，生民非病民。民以食為天，中歲勞其身。……力穡望有秋，省耕當及春。輸將恐或後，豈敢較斤斤。秉穗寡婦利，疆里田畷巡。胡為貪酷吏，追呼遍鄉村。……民病苛政苛，何由得溫飽。須知正供粟，粒粒皆辛苦。須恤安分農，最畏入公門。取之逾常則，數倍屯田屯。損下以益上，可憐獄吏尊。奪我盤中飧，博爾分外榮。……²¹

詩中「民病苛政苛，何由得溫飽。」、「須知正供粟，粒粒皆辛苦。」悲憫農民因為處於重賦的苛政下，以致無法獲得溫飽；而貪官酷吏，強索賦稅時，「取之逾常則，數倍屯田屯。」、「損下以益上」剝奪百姓血汗所得，尤不人道。

重賦之下，農民除了忍受饑餓之苦，而無奈被迫賣女之慘境，李喬〈草地人〉有深刻描寫：

臺陽膏腴地，一歲或三熟。可憐草地人，不得飽糜粥。里正催租來捉人，林投有洞去藏身。晝伏夜歸饑不忍，歸來惟對甌中塵。曩者城中來，曾見城中客。峨峨稱大家，丹腹間金碧。豐衣美食如山積，不如賣女圖朝夕。使僮莫作溝中瘠，女事貴人兩有益。吁嗟乎，墜茵墜溷不可知，飛絮飛花豈有擇。君不見，石濠別，幽怨聲，流民圖，淒涼色。²²

開頭指出臺灣雖然土地肥沃，一年可收三季，但可憐的農民卻連糜粥都吃不飽。由於農民多數是佃農，收成之後須付地主的租金及政府的稅金，所剩無幾，三餐不得溫飽，以致「里正催租來捉人，林投有洞去藏身。」饑餓難耐回家後卻無米可炊煮。無奈之餘，佃農不得不賣女圖溫飽，女兒事奉貴人亦免於餓死。但是感嘆女兒的命運就此任人擺佈，「墜茵墜溷不可知」。詩人最後引用唐朝杜甫〈石濠吏〉與宋朝鄭俠獻〈流民圖〉來比喻百姓悲慘的際遇。

²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25-226。

²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25。

²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06。

農民由於賦稅過重，在窮苦的逼迫下，不是賣女，就是舉債來度日，農民難以度日的情形，鄭用錫〈感事〉一詩摹寫得淋漓致盡：

剝啄聲何急，官書一紙來。催科真不拙，避債已無臺。籌餉難稽日，宣威似震雷。青衿者誰子，舉室正呼哀。²³

此詩描寫官府催債之急迫，百姓避債的真實情景，而農民四處借錢度日，可憐「青衿者誰子，舉室正呼哀。」甚至學子們也無法順利接受教育。²⁴

農民耕種靠天吃飯，若風調雨順，一年收成扣掉官府稅金及付地主田租後，所剩無幾；但若遇天災，收成不好，如何繳納這些重賦呢？曹敬〈晚穫歌〉一詩說明「晚稻」年荒，農民欠收，「那堪抽分征十一，取不為虐民遭殃。兩季十一晚季並，橫征暴斂類寇攘。寇兵已退局丁索，催租直似逋逃亡。²⁵」對官府不體恤農民之苦，仍徵取重稅之惡行，疾辭厲色為農民抱不平。

詩人林占梅自身也深受重賦之苦，而將親身經歷作詩記之，其詩句「公私逼窘年已殘，借貸何從覓阿堵。」、「食指計千空兩拳、巧婦難為無米釜。²⁶」便可窺見詩人之窘境，而嘆生活之苦更甚從前。謝道隆〈有感²⁷〉其詩句「罄罄百姓嘆年荒，日恐差來迫納糧。」敘述百姓年荒之苦，最怕收租官員，官府不僅不體恤，卻又「再加抽局費」，人民生活更是貧苦，淪落至「病民無肉可醫瘡」之境地。

臺灣富者極富，貧者愈貧，此現象在徐宗幹所奏〈請籌議積儲〉一文中提及：「他郡縣不過曰穀賤傷農；與其穀貴而有損於貧民，不如穀賤而有損於富民。臺民則無業者十之七，皆仰食於富民。富民貧，貧民益貧，而官亦因而貧。²⁸」重賦之下，貧民納不出稅而逃走，富人亦無法倖免，而遭官府索租，劉家謀〈海音詩〉第五十六首記錄富人也為租稅愁苦之景象：

鍛矛礪刃衛邊垠，恰有三郊比魯人。水債不收公餉亟，頭家近日亦愁貧。

²⁹

詩人自註：「商戶曰「郊」；南郊、北郊、糖郊曰「三郊」。蔡逆之亂，義首陳啟良、洪秀文、郭拔萃領三郊旗，自備兵餉，破洲仔尾賊巢。近日生計日虧，三郊

²³編者按：此詩稿本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剝啄敲門急，言尋某秀才。報章糊滿壁，負債避無臺。軍餉難稽日，差官似震雷。一衿知幾值，舉室盡呼哀。」，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46。

²⁴《詩經·鄭風·子衿》：「〈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²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65。

²⁶〈癸丑歲暮苦苦行〉，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46-147。

²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一冊，頁 51。

²⁸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87 種，1950 年），頁 66-67。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5。

亦非昔比。「水債」即「水利」，見前³⁰。民有餘貲，遭官吞噬，曰「公餉」。俗謂富人為「頭家」。由此詩可知富人遭「水利」、「公餉」交相迫，也不免愁貧不堪。

二、徵租不均

清朝治理臺灣，不僅租稅繁重，更有不公平的租稅制度，使得人民生活更是窮苦不堪，劉家謀〈海音詩〉之十一即對無田之人，卻仍需繳納稅賦的不合理現象提出批判：

負郭曾無一頃田，兒孫猶納賦租錢。飛來何計還飛去，李代桃僵不記年。

³¹

作者自註：「先時崩陷之田，戶逃人絕，無從追索。吏役常浼上戶代完。上戶亦以所費無多，慨然代之，謂之「飛租」。數傳以後，田產斥賣無遺，而所謂『飛租』者依然在也。」說明縱使身無半畝田，後代子孫卻因上代以稅賦不多而「慨然代之」，依然要繳納賦稅，此飛租實是不合理至極。而〈海音詩〉之十，所描寫的又是另一種景況：

有田翻得免催科，納賦人無半畝禾。鳧鴈秋糧自狼籍，南山烏墮北山羅。

³²

詩人自註：「富室田園日開日廣，逋賦者多。而貧民坍塌漂沒之糧，不得免焉。」說明大戶人家田園日開日廣，多能逃稅，而貧民坍塌漂沒之糧，卻無法免除其稅，更以鳧、鴈、烏墮來比喻那付不出賦稅之可憐人民，藉以抨擊租稅不均。

詩人藍鼎元在〈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³³〉之七一詩中，針對臺地與內地徵賦不同提出建言，希望清政府能「丈輕三邑俱」、「徵收同內地」，人民才能吃得飽，過著安樂無憂的日子。

第三節 天然災害

臺灣由於地形複雜，河川密布，但因地勢陡峻，水流多湍急，又降雨在季節上、空間上、及能量上的分配極為不平均，易有水、旱災發生，尤其臺灣位於熱帶地區

³⁰ 〈海音詩〉第十九自註：內港多礁石，舟未出洋遇風輒碎。以金貨商船，置貨往北洋，每番鑿百圓取二十圓、十八圓不等，由廈兌臺，每百圓亦取五、六圓或八、九圓，曰「水利」。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5。

³¹ 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2-283。

³² 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2。

³³ 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8。

和亞熱帶地區，四周環海，因此臺灣一年四季出現豪雨的機會很多，特別是颱風的侵襲，狂風豪雨一來造成山洪爆發和坍方，洪水氾濫淹沒房屋、農田，所帶來的損害無可勝計；若遇上乾旱，河水乾涸，旱潦之災頻傳。加上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自古以來即常發生地震，災情慘重者亦不少，由此可知臺灣一直以來就是個天然災害不斷的地區。不管是地震時的擔心害怕，或是颱風來襲時的狂風暴雨，對台灣人民生活皆具有很大的威脅性和破壞性，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災難早就成爲台灣人憂心恐懼的一大項目。

依此，筆者將天然災害詩歌分爲地震類詩歌、風災類詩歌、旱潦災詩歌及其他類詩歌四部分進行論述。

一、地震類詩歌

(一)、臺灣的地震記錄

自十七世紀中期，漢人和荷蘭人來到臺灣之後，破壞性重大之地震災害才開始有了記載。最早有關臺灣地震的記載是荷蘭人所留下的。荷蘭人凡倫太因所著《新舊東印度誌》記有：「1624年（明代天啟四年）荷人占領台灣旋即開始建築「海地」（Zeelandia）等城堡，最先感到驚愕的是當時連續不斷的地震。³⁴」在永曆十五年（1661）年黃淑傲的《臺海使槎錄》之〈赤崁筆談·記異〉中提到：荷蘭爲鄭成功所敗，地大震。³⁵

自鄭成功收復臺灣起，直至鄭克塽降清，鄭氏經營臺灣共計二十三年，即清順治十八年（明永曆十五年，1661）至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曆三十七年，1683），此時明室已亡，明末遺老紛紛依附鄭軍，文士耆儒也跟隨鄭氏來臺。當時避亂之士，心繫故國，憑弔山河，語多慷慨激昂。因此，明鄭時期的詩歌主要以祖國社稷、抗清復明收復國土爲書寫，有關地震類詩歌作品在施懿琳教授等主編之《全臺詩》社會關懷詩作中，付之闕如。

清代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式領臺後，即積極處理治臺事宜，陸續派官員來臺，其中部分官員也開始著手編纂台灣方志，對於臺灣常見的地震現象，在這些方志中也有不少記載。以下即依相關文獻記載清領時期的重大地震紀錄表列如下：

時間（農曆）	地點	災情
康熙 21 年（1682）	臺南縣	

³⁴ 參考 <http://kbteq.ascc.net/history/ming.html>：凡倫太因(Valentijn)著《新舊東印度志》(Ouden Nieuw Oost-Indien) 轉引自吳寧譯中村孝志著〈荷蘭典籍中所見知臺灣地震〉，《臺灣風物》，1卷1期。

³⁵ 黃淑傲撰：《臺海使槎錄》卷四〈赤崁筆談·記異〉（南投市：臺灣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1996年），頁78。

康熙 21 年 (1682) 8 月	高雄縣岡山鎮	
康熙 22 年 (1683) 8 月 18 日	臺灣	
康熙 25 年 (1686) 4 月 20 日	嘉義、臺南、高雄	居民多頽廢 (《諸羅縣志》)
康熙 33 年 (1694) 4 月	臺北地區	此地 (今臺北盆地) 高山四繞, ……地動不休, ……俄陷為巨浸 (《裨海紀遊》)
康熙 44 年 (1705)	臺灣	
康熙 50 年 (1711) 9 月 11 日	臺灣	民屋倉廩, 傾者甚多。(周元文《臺灣府志》)
康熙 54 年 (1715) 9 月 15 日	全臺, 嘉義災情最重	學宮頽壞, 民居倒塌甚多。(《諸羅縣志》)
康熙 55 年 (1716) 9 月 19 日	嘉義、臺南、高雄 嘉義災情最重	屋瓦皆鳴 (《諸羅縣志》)
康熙 56 年 (1717) 1 月 21 日	嘉義、臺南、高雄	頻年地震, 屋宇傾壞, 四壁陡立, 惟周垣堅好如故。(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
康熙 59 年 (1720) 10 月 1 日	臺灣	傀儡山裂, 其石截如石劃狀。諸羅山頽, 其顛噴沙如血。(《臺海使槎錄》)
康熙 59 年 (1720) 11 月	嘉南地區	
康熙 59 年 (1720) 12 月 8 日	嘉南地區	房屋傾倒, 壓死居民。(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
康熙 60 年 (1721)	全臺, 臺南災情最重	屋傾, 舉家被壓, 盡死……但見屍橫數畝。(《臺灣采訪冊》)
康熙 61 年 (1722) 7 月 11 日	屏東萬丹泥火山爆發	鳳山赤山裂, 長八尺、闊四丈, 湧出黑泥。(《臺海使槎錄》)
雍正 1 年 (1723) 6 月 26 日	泥火山爆發	地衝開二孔, 黑泥水流出, 四圍草木, 皆成煨燼。(《臺海使槎錄》)
雍正 8 年 (1730) 7 月 10 日	臺灣	
雍正 13 年 (1735) 12 月 18 日	嘉南地區	倒壞民居, 壓死甚多。(劉良璧《續修臺灣府志》)
乾隆 17 年 (1752) 6 月 21 日	臺灣	
乾隆 33 年 (1768)	臺南	
乾隆 39 年 (1774) 3 月 16 日	中南部	

日		
乾隆 42 年 (1777) 11 月	南部、嘉義災情較重	諸羅山各地民房坍塌甚多，民壓死者不可勝計。(《臺灣采訪冊》)
乾隆 46 年 (1781) 4 - 5 月	高雄海嘯	水漲數十丈，近村人居被淹。(《臺灣采訪冊》)
乾隆 51 年 (1786) 6 月	高雄	餘震頻頻，災民露宿於車中，計一月有餘才止。(《臺灣采訪冊》)
乾隆 57 年 (1792) 6 月 22 日	臺灣	郡城地震，嘉城店屋、民房倒壞，繼之以火。(《清代地震檔案史料》)
乾隆 60 年 (1795) 10 月 11-12 日	彰化、臺南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
嘉慶 2 年 (1797)	臺南	地大震，殿宇遭受破壞(《臺灣教育誌稿》)
嘉慶 11 年 (1806) 2 月	彰化	《彰化縣志》
嘉慶 11 年 (1806) 10 月	彰化	《彰化縣志》
嘉慶 14 年 (1809) 3 月	彰化	《彰化縣志》
嘉慶 15 年 (1810) 11 月	北部	《淡水廳志》
嘉慶 16 年 (1811) 2 月 24 日	全臺，嘉義以北較重	無災情(《清代地震檔案史料》)
嘉慶 20 年 (1815) 6 月 5 日	臺北、宜蘭	田畝低窪，牆屋傾倒。(《噶瑪蘭廳志》)
嘉慶 20 年 (1815) 9 月 11 日	全臺，嘉義、宜蘭有災情	《淡水廳志》、《清代地震檔案史料》
嘉慶 21 年 (1816) 春	宜蘭	縣公所倉廩五間傾壞(《噶瑪蘭廳志》)
嘉慶 21 年 (1816) 8 月	宜蘭	官署民房倒塌欹斜，地裂見泉，一畝田分高下(《噶瑪蘭廳志》)
嘉慶 24 年 (1819)	苗栗	上帝廟傾圮(《苗栗縣志》)
道光 3 年 (1823) 1 月 3 日	臺灣	《臺灣采訪冊》、《福建通志》、《雲林采訪冊》
道光 7 年 (1827) 8 月 15 日	南投水沙連	水沙連潭內湧起小山四座(《彰化縣志》)
道光 12 年 (1832) 10 月	彰化	《彰化縣志》
道光 12 年 (1832) 10 月 - 16 年 4 月	嘉義	嘉城圯壞(《臺灣嘉義縣城工義倉碑記》)
道光 13 年 (1833) 11 月 3 日 - 20 日	宜蘭	田宅欹側(《噶瑪蘭廳志》)
道光 13 年 (1833) 11 月 3 日	淡水	數日乃止(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

道光 19 年 (1839) 5 月 17 - 18 日	臺澎、嘉義災情甚重	嘉義倒塌民房 7515 間，壓斃男婦大小 117 名，受傷較重 63 名。(《東溟文後集》)
道光 20 年 (1840) 10 月	雲林斗六、嘉義	民屋倒壞 (《雲林採訪冊》)
道光 25 年 (1845) 1 月 26 日	彰化	彰屬地方共震塌民房四千二百餘戶，壓斃男婦大小 368 名口，受傷為數甚多。(《軍機檔》)
道光 26 年 (1846) 6 月 13 日	彰化	《淡水廳志》、《斯未信齋雜錄》
道光 28 年 (1848) 11 月 8 日	臺澎、彰化，鹿港災情最重	彰化、嘉義兩縣共倒屋 22664 間，死亡 1030 口。(《清代地震檔案史料》)
道光 29 年 (1849) 4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臺地微震	《斯未信齋雜錄》
道光 30 年 (1850) 3 月	嘉義大地震	《臺灣省通志》
咸豐元年 (1851) 3 月 8 日	臺地大震	《潛園琴餘草簡編》
咸豐 3 年 (1853) 夏	大屯山鳴 3 天	《淡水廳志》
咸豐 10 年 (1860) 10 月	苗栗、淡水	《淡水廳志》
同治元年 (1862) 春	臺北、苗栗	《淡水廳志》、《苗栗縣志》
同治元年 (1862) 5 月 11 日	臺南、嘉義尤甚	城垣傾塌數丈，壓死數千人，民居傾圮者無算。(林豪《東瀛紀事》)
同治元年 (1862) 10 月	臺北、苗栗	《淡水廳志》
同治 4 年 (1865) 9 月 18 日	全臺	《淡水廳志》
同治 5 年 (1866) 春	臺北、苗栗	《淡水廳志》
同治 5 年 (1866) 11 月 10 日	高雄	Alvarez 著《Formosa》
同治 6 年 (1867) 11 月 23 日	臺北、苗栗、基隆	雞籠頭、金包裏沿海，山傾地裂，海水暴漲，屋宇傾壞，溺數百人。(《淡水廳志》)
同治 9 年 (1870)	屏東	枋寮肆街過半遭受破壞，且遭受水災。(《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
同治 12 年 (1873)	臺南	蔣師徹《臺遊日記》
光緒 6 年 (1880) 1 月 20 日至 2 月底	苗栗	「(光緒六年)春正月，地大震。二月，地震匝月。……地震自正

		月二十日迄於二月，日十數次，民居多倒塌者，人心惶恐，不敢夜宿於室。」《苗栗縣志》(卷 8，頁 130)〈祥異考〉
光緒 6 年 (1880) 6 月 14 日	臺北	光緒六年六月十四日，台灣之淡水地方地震兩次，雖不甚重，而居民已受驚不淺矣。《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
光緒 7 年 (1881) 1 月 20 日	臺北、新竹、苗栗	倒塌房屋不少，亦有傷斃人口。 (《清代地震檔案史料》)
光緒 7 年 (1881) 5 月 20-22 日	全臺	《雲林縣采訪冊》、《嘉義管內采訪冊》、《光緒朝東華錄》、《臺灣關係文獻集零》
光緒 7 年 (1881) 10 月 17 日	臺北	曹永和〈士林寺廟志〉(民俗台灣，第 1 卷 6 號)
光緒 8 年 (1882) 4 月 11 日	臺灣南部	《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灣通紀》
光緒 8 年 (1882) 7 月	新竹	《樹杞林志》
光緒 8 年 (1882) 10 月 29 日-11 月 7 日	全臺	《清代地震檔案史料》、《恆春縣志》
光緒 9 年 (1883) 12 月	雲林、嘉義	《雲林縣采訪冊》、《嘉義管內采訪冊》
光緒 10 年 (1884) 5 月	雲林、嘉義	《雲林縣采訪冊》、《嘉義管內采訪冊》
光緒 13 年 (1887) 冬	苗栗	《苗栗縣志》(卷 8，頁 130)〈祥異考〉
光緒 15 年 (1889) 10 月 6 日		上海《申報》
光緒 16 年 (1890) 2 月 26 日		上海《申報》
光緒 17 年 (1891)		馬偕著周學普譯台灣六記《From Far Formosa》第二部第六章
光緒 18 年 (1892) 3 月 6 日	臺南	唐贊袞《臺陽集》(《台灣關係文獻集零》，頁 175)
光緒 18 年 (1892) 3 月 26 日	臺北、臺南	蔣師轍《臺遊日記》、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方豪《二十世紀以前臺灣地震記錄彙考》、徐明同編《臺灣地震目錄》
光緒 19 年 (1893) 6 月 3 日	臺地微震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
光緒 19 年 (1893) 7 月 13 日	臺東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
光緒 20 年 (1894) 1 月 7 日	臺東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

光緒 20 年 (1894) 2 月 3 日	臺東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
光緒 21 年 (1895) 1 月、4 月、6 月	臺南	安平海關紀錄
光緒 21 年 (1895) 2 月 29 日	宜蘭	徐明同編《臺灣地震目錄》

◎ 上表係由戴雅芬《臺灣天然災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頁 9-11、許惠玟《道咸同時期 (1821-1874) 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頁 346-347、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³⁶〉、921 地震數位知識庫 <http://kbteq.ascc.net/history/history-1.html> 整理而成。

由於清朝時代尚未使用科學儀器觀測地震，僅能從臺灣早期文史資料，如官書、方志等記載得知地震記錄，「…臺地時震，不書，大震則書…³⁷」。在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一文中也提及，自明崇禎十七年起至清光緒二十一年長達二百五十二年間，臺灣地區在儀器觀測以前共發生了二十二次破壞性強烈地震，也都造成重大災害。由此可推想在可查考的文史資料中所記錄的地震僅能就身體有感時，或有明顯災情時，才有地震記錄，至於發生身體無法覺知的輕微地震時，當然忽略不記，故臺灣所發生的地震次數應當不僅於此。

(二)、地震類詩歌的內容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人進行詩歌創作時，往往有感而發，透過詩篇的描繪，藉以抒情、言志，甚至進而對當時的創作環境、社會現象等作某種程度上的記錄，讀者除了可由詩人所創作的詩歌了解作者的作品意涵外，還可以對當時的政治、社會現況有更深入的認識。因此詩歌不但具備了抒情的功能外，更可以彰顯出反映社會現實、記錄時事的功能。

在如此頻繁且強大地震後伴隨而來的災難，應是令人震撼不已，就詩人而言，對這種自然災害的記錄應是詩作中常見的題材，但不論是遊宦文人或是本土文人的詩作中卻是少於敘寫。在《全臺詩》收錄的有關地震相關詩歌作品中，大陸來臺的宦遊詩人陳夢林在〈鹿耳門即事〉中提到「地震民訛桐不華，處堂燕雀自喧嘩。有妖僧異服，倡言大難將至。³⁸」作者說明地震發生時間是在庚子 (1720) 冬十一月，臺地多蔴桐，辛丑春時卻是無一花開。我們從詩的註解便可得知，此詩雖提到地震，但書寫重點並不在地震災害，而是關注於朱一貴事件上，以地震來預言民亂將至。又一詩人馬清樞〈臺陽雜興〉詩中認為臺灣地震頻繁乃是驚動引起的：

³⁶見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臺灣文獻》51 卷 1 期，2000 年 3 月。

³⁷姚瑩：《中復堂選集目錄》卷一（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頁 32。

³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411。

蓬萊福地久傳疑，遠隔重溟古不知；佳果偏多名老佛（作者註：「如釋迦、菩提之類。」），仙人何處訪安期。扶桑弱水言非謬，漢武秦皇意太癡。莫怪樓臺頻震盪（作者註：「臺多地震。」），勞他鼇戴已多時。

39

對於地震現象描寫最為寫實，並具體描繪地震時人們的恐懼驚慌，應屬林占梅的〈地震歌〉：

道光戊申仲冬，臺地大震；吾淡幸全。而嘉、彰一帶成屋傾圮，人畜喪弊，至折肢破額者，又不可勝計矣。傷心慘目，殊難名狀。今歲暮春，復大震二次。驚悼之餘，乃成七古一篇，歌以當哭。時三月初八日未刻也。

天朗氣清日亭午，閒吟散食步廊廡。耳根彷彿隱雷鳴，又似波濤風激怒。濤聲乍過心猶疑，忽詫棟樑能動移。頃刻金甌相傾碎，霎時身體若籠篩。廐馬嘶蹶犬狂吠，智者猝然亦愚昧。悲風慘慘日無光，霎爾晴空成晝晦。扶老攜幼出門走，忙忙真似喪家狗。更有樓居最動搖，欲下不得心急焦。心急勢危肝膽碎，失足一墮魂難招。蟻走熱鍋方寸亂，兩腳圈豚繩索絆；窘逼轉愁門戶狹，攀援不覺窗櫺斷。如逢虎狼如觸蠍，形神惝恍魂飛越。偷眼視之但冥茫，滿耳聲聞唯窸窣，千家萬家齊屏息，大兒小兒多避匿。少選聲停地始平，相顧人人成土色。地平踏穩相欣告，眾口一時同喧噪。老者無策少者疑，從此夜眠心不怡。東南雖缺地無縫，豈有妖物簧鼓之。自是乾坤氣吞吐，世人哪得知其故。幸哉淡水尚安全，可憐嘉、彰成墟墓。試問既震何重輕？消息茫茫歸劫數。長歌賦罷心轉愁，驚魂未定筆亦柔。此情回首不堪憶，此身猶自隨沉浮。安得長屋縮地法，居無樂土免煩憂。

40

此詩共四十八句，一開始先寫出作者正享受午後悠閒時光，來反襯地震的不可預知。從第三句以下開始描繪地震的搖撼情狀，隱約的雷鳴聲似激怒的浪濤，接著感受到棟樑動搖、人體如在簸篩之中，器皿傾碎。作者透過文字的描繪，令人感同身受到地震的威力。從「廐馬嘶蹶犬狂吠，智者猝然亦愚昧。」不只牲畜受到驚嚇而狂叫，即使是智者也因這場遽變，頓時傻住了。地震發生瞬間天昏地暗，老少相扶奪門而出，一直到「從此夜眠心不怡」，共二十六句真實且細膩的描繪出大地震所帶來的驚慌及人們走投無路的情形，對於災民的種種慘狀描摹淋漓盡致，令人讀之屏息。「東南雖缺地無縫」以下是作者描寫自己身處的地區災情不甚嚴重，但也深深關懷嘉彰地區的嚴重災情，令人敬佩作者之悲天憫人胸懷，對民生疾苦的關心。作者因身歷其境，地震發生時天搖地動

³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85。

⁴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37-38。

的駭人景象及內心的驚懼，感受因此特別深刻。另臺灣進士施瓊芳也是在經歷一場恐怖地震後將其驚懼之情寫成〈五月辛亥 1851 地震書事〉：

何處大神力，舉手搖天柱。下視百須彌，若撼蟻封土。昨夜占星躔，鉤伸維不聚。平子銅龍丸，東向吾臺吐。吾臺地脈浮，海波三歲周。平時雖略動，無如此番尤。莫是媪神出，著鞭跑青牛。抑真地痛癢，搔按不能休。鉅鹿壁壘搖，昆陽屋瓦震。暈眩憑簸掀，欲逃無孔進。室火與柱雷，前賢能坐鎮。慙無達命懷，驚魂殘喘僅。詰朝傳邸報，哀哉彼諸羅。石勒排牆下，宿孽人何多。豈違登屋戒，五月觸神訶。白骨長城畔，杞婦哭滂沱。哀憐兩未忘，震來又股慄。寢食不能安，一震連三日。易象地為輿，崎嶇阪未出。緯書地為舟，激湍波屢疾。古傳不周折，又傳巨屋移。鼇戴巨靈擘，造化顯神奇。開闢驚人事，幸不逢其時。若從今日較，彷彿如見之。事後同再生，危懸一髮處。非作杞憂愚，實懷僑壓慮。變故豈偶然，敬天無戲豫。述筆誌吾驚，陳言不厭絮。⁴¹

施瓊芳此詩記錄的應該是道光 19 年（1851）辛亥日，嘉南地區所發生的大地震。根據《東溟文後集》（見上表）的記載，此次地震「嘉義倒塌民房 7515 間，壓斃男婦大小 117 名，受傷較重 63 名。」可看出當時災情嚴重。施瓊芳在詩的開頭「何處大神力，舉手搖天柱。下視百須彌，若撼蟻封土。」描寫地震發生時，其巨大的力量撼動百岳，有如搖動螞蟻穴外的土堆般容易，令人真實感受到地震所帶來的震撼。接著以傳說或神話，來猜測此次地震發生的原因：如「莫是媪神出，著鞭跑青牛。抑真地痛癢，搔按不能休。」、「豈違登屋戒，五月觸神訶。」、「鉅鹿壁壘搖，昆陽屋瓦震。暈眩憑簸掀，欲逃無孔進。」、「白骨長城畔，杞婦哭滂沱。」以「鉅鹿之戰」及「昆陽之戰」二軍對壘的畫面模擬天搖地動的巨大震撼，更引用了孟姜女哭倒長城一事寫出地震發生之時，屋宇倒塌、傷亡慘重的情景。施瓊芳從「邸報」得知諸羅地區的災情，還慶幸自己「幸不逢其時」逃過一劫，對地震的感受並不強烈；直到後來臺南也同樣發生了地震，「若從今日較，彷彿如見之。」才讓他聯想起過去邸報上的見聞，才有一番更深刻的體悟。「哀憐兩未忘。震來又股慄。寢食不能安，一震連三日。」詩人則將親身感受移至受災的百姓身上，感受其他人受到地震災害之苦，因此接連三日餘震頻來，令他寢食難安。「非作杞憂愚，實懷僑壓慮。變故豈偶然，敬天無戲豫。」施瓊芳在遭遇巨變之後，認為災厄絕非偶然發生，警醒世人要敬天畏天，才可能全生保命。

綜觀以上以地震為描寫主題的詩歌，我們發現「地震」一詞不是出現在詩題，就是在詩註部分，除此以外，有的還明確的將地震發生的時間註明，甚至更進一步連地震發生的年月都寫在詩題上，如施瓊芳〈五月辛亥 1851 地震書

⁴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68-369。

事)；還有在地震發生時，詩人不管有無蒙受其害，其身心所感受的經歷及關注的情感皆以詩歌的形式呈現，都能有相當深刻的刻畫及表達，也為一次次的地震做了詳實的記錄，讓讀者可以透過詩歌深刻感受到大自然所帶來的震撼，同時對於災民表示悲憫之意。

二、風災類詩歌

臺灣地區和近海地區在夏秋之際，常有颱風侵襲。明末清初，還沒有天氣圖和海上氣象資料，更沒有官方發布的氣象報告，因此臺灣先民只好從多次經歷颱風侵襲的可怕經驗中，以及颱風來襲前後的種種天氣變化特徵，歸納整理出一些自然界徵兆，做為防颱的依據。「六月一雷止三颱，七月一雷九颱來。⁴²」這句有關颱風的俗諺意思是說，六月初一日有雷鳴，這年發生颱風的機率大為降低，但如果七月初一雷鳴，這年必有多次颱風來臨。

在《全臺詩》古典詩作中，從明鄭至清代以來有關風災記錄的作品中，可發現詩人經常以「颶風」一詞來描寫狂風肆虐的景況。如蔣毓英《台灣府志》卷一〈風信〉曰：

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常驟發，颱則有漸。颶或瞬發倏止；颱則常連日夜，或數日而止。大約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月七八月發者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接連累月，俗稱為「九降風」；間或有颱，則驟至如春颶。⁴³

關於「颶」或「颱」所指的意思，應該是危害相同，差別在於來臨的季節不同，侵襲時間的久暫也互異。九降風為季風，因在九月，常雜有颱風，其威力亦大。郁永河《裨海紀遊》中清楚描述遭遇強風侵襲，造成「大風拔木，三晝夜不輟。」、「夜臥聞草樹聲與海濤聲，澎湃震耳，屋漏如頃。」、「屋前草亭飛去，如空中舞蝶。」、「萬山崩流並下，泛濫四溢。⁴⁴」等嚴重災情，這對生長在臺灣本土的百姓來說，早已習以為常；但對當時來自中土宦遊來臺的詩人來說，卻是印象深刻，在心存敬畏與恐懼之餘，而寫下氣勢駭人之篇章。如孫元衡〈春興⁴⁵〉「霽曉空天散冷光，颶風三日斷橫洋。」寫出颶風威力之大、〈乙酉（1705）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⁴⁶〉以長篇古詩鉅細靡遺敘述渡海卻不幸遭遇颶風，倖免於海難以及事後難以平復的恐懼情愫。另

⁴²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三（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10。

⁴³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一（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5-6。

⁴⁴見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臺北：台灣銀行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1959年），頁38。

⁴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85-286。

⁴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255-256。

一首長詩〈颶風歌⁴⁷〉孫元衡使用罕見文詞「瘴母」、「虹篷」、「雲車」、「風輪」，認那些是颱風、麒麟颶產生前之徵兆，並運用長短句記錄颶風來勢兇猛的情景，使人怵目驚心。

除了孫元衡之外，也同樣震懾於颶風的狂野不羈而以詩歌記之，還有其他文人。如陳夢林〈丁酉（1717）正月初五夜羅山署中大風次早風歇飲酒紀之以詩⁴⁸〉「風聲入耳駭人聞，風勢如癡復如颶。」、「山房四柱柱影搖，有時風遇挾之去。」描寫颶風之駭人威力，房子岌岌可危之狀。「萬馬蹄奔劍戟鳴，虎豹搏噬急雨注。」、「山溪狂似海波潮」颶風來襲挾帶大量雨水，因而造成水災。陳夢林〈鹿耳門即事詩〉第六首詩曰：

刀劫火輪萬象凋，黑風紅雨又漂搖。（作者註：「八月十三夜，颶風發屋拔木，大雨如注；昏黑中紅點飄颻，夾雨紛飛。漏盡，風雨乃止，民居倒塌無數，營帳船隻十無一存，死傷者千有餘人。」）纔看肆赦銜丹鳳，怨聽蠲租下九霄。瘡病人扶邨竈冷，拊循力盡長官憔。（作者註：「時死傷載道，次年春夏間，米價騰湧，文武官廚一日兩粥；平糶散賑，戴星出入。至秋，人心乃定！」）轉移薄俗從今日，只在先皇十六條。⁴⁹

據志書記載，康熙六十年（1721）八月十三日，因大風雨吹襲，郡城房屋都被吹毀，被壓斃、淹斃官民總計有數十人。⁵⁰陳夢林此詩所描寫的便是此次風災所造成的重大災情，民屋倒塌無數、人民傷亡、米糧短缺，人民生活有如煉獄一般。

另一位詩人林樹梅在〈歸舟遇颶風飄銅山呈陳參戎⁵¹〉說到「一朝喜言旋，中流狂颶阻。」、「隕濤崩千山，雄聲吼萬虎。驪驪赤雲馳，天地相簸舞。舟激矢脫弦，盲進知何所。砰然泊銅山，瞬息千里許。」只是描寫自己歸鄉之路因颶風阻礙而漂流至銅山，險遭不測，並沒有有關災害的書寫。

除了颱風，颶風，在詩人的詩歌作品中也可見到有關「麒麟颶」的描寫以及所帶來的災害，如劉家謀《觀海集》〈臺海竹枝詞十首〉第九首：

防半防初計較量，破帆屈鬣互天長。顛狂生怕麒麟颶，不使歸舟過墨洋。

⁵²（作者註：「凡六七月多主颶，海上人謂『六月防初、七月防半』。凡颶將至，則天邊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鬣尾者，曰『屈鬣』。狂颶怒號，轉

⁴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76-278。

⁴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409。

⁴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412。

⁵⁰關於此次風災傷亡人數，見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頁 28 引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96 年 7 月），頁 1493。可知八月十三日風災情形，臺灣、鳳山二縣災情較重，房屋倒塌八千餘間，壓斃及溺斃民人約七百人，進剿朱一貴的水師戰船九十三隻，一夜之間，大半沉沒，守夜船兵溺斃二百三十二人。范咸：《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一〈大事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105。

⁵¹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75-376。

⁵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22。

覺灼體，風過後，木葉焦萎如蕪，俗謂之『麒麟颶』。）」

在這首詩裡，劉家謀用「破帆」、「屈鬣」描述颱風將至，天空所呈現的徵兆，更詳盡的將「麒麟颶」的可怕表達無遺。颱風侵襲之前，即使不是黃昏，整片天空往往變成紅色；高溫的焚風，是背山面伴隨颱風而來的熱風。焚風吹過，不但使人遍體灼熱，植物也枯焦了。「顛狂生怕麒麟颶，不使歸舟過墨洋。」航行在凶險無比、驚濤駭浪的黑水溝，又得忍受高溫的焚風，以及強風的吹襲，根本無法出海。

孫元衡的詩歌中也有描寫「麒麟颶」的性質以及造成的災害，他在〈秋日雜詩⁵³〉的夾註說道：「海風有名麒麟暴者，風中有火，數年間作，竹樹咸焦。」說明海上也有高溫的風稱為「麒麟暴」，一樣此風所到之處，竹樹皆枯焦。他的另一首詩歌〈颶風歌〉也說道：

……又有麒麟之颶火為妖，颶颶燦燦如焚燒。黃髮遺民一再見，闔門堅壁逃蒸熇。青青者黃黃者黑，死海破塊山枯焦。飛廉狂癡肆其虐，祝融表裡夫誰要。……⁵⁴

這首詩用了傳說中的風神「飛廉」、火神「祝融」來說明「麒麟颶」宛如火燒般的妖風，經過此種熱風肆虐後的結果，使得「青青者黃黃者黑，死海破塊山枯焦。」人們也懼怕炎熱而門戶深鎖；馬清樞來臺為官，與何澂、汪序東、林鶴蓀等人唱和，作〈臺陽雜興〉三十首，他在第六首中提到「風中挾火麒麟颶，奇事還聞狽鬪龍。⁵⁵」只說明「麒麟颶」是一種風中帶火的熱風，並未見任何災害的描寫。

風災在台灣的發生機率相當頻繁，若加上水災、旱災，接連不斷，百姓生活定難以為繼，詩人面對此災後人民生活窘境，無不感到憂心忡忡。當我們閱讀臺灣風災類詩歌時，可發現以澎湖為書寫對象的詩歌為數不少，這主要與澎湖的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有很深的關係。胡建的〈澎湖歌〉對於澎湖的氣候特徵有清楚的描寫外，也將生活於此惡地的貧瘠生活詳加記錄：

藐茲澎湖一孤島，幅員百里彈丸小。……宅澳為村一十三，民居錯落晨星渺。歲不十雨月千風（作者註：「多風少雨之地。」），波翻浪覆勢傾倒。匝時鹹水漲漫天，白日昏昏盡窅窅。流沙一片恍飛霜，草未逢秋已盡黃。地無高岡與陵麓，又無溪澗與橋梁。又無飛禽與走獸，又無花木與菁篁。織紉不事無麻苧，絲帛不出無蠶桑。三農最重無牟麥，五穀最貴無稻粱。爨糞為柴仗牛矢，薯乾作食呼薯米。土瘠民貧何處無，未有土瘠民貧到如此。

⁵⁶

⁵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10。

⁵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76-278。

⁵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77。

⁵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441-442。

從這首詩「歲不十兩月千風」作者自註中，可以知道澎湖是個多風少雨的地方，由於澎湖全境地勢平坦，之所以多風主要是受季風及東北季風影響，而且澎湖土地面積狹小又全境無高山，導致無法產生對流雨與地形雨，因此陸地乾燥缺水。又因為四周環海，鹹水的水域環境佔絕大部分，加上冬天強勁的東北季風，海浪強力拍擊沿岸堅硬的礁石上時，海浪的飛沫隨著風勢，鋪天蓋地的往陸地飄落，產生俗稱的『鹹水煙』，這是造成植物乾枯死亡的主要原因，這也是詩中所說的「匝時鹹水漲漫天，白日昏昏盡窅窅。流沙一片恍飛霜，草未逢秋已盡黃。」土地貧瘠到五穀不全，只能種地瓜果腹，用牛糞當柴燒，由此可見澎民生活窮苦一斑。詩人林豪的〈鹹雨嘆⁵⁷〉：「噫嘻乎悲哉，狂風刮浪吹為颶，麒麟之颶挾火來。青青草樹變焦赤，四野得雨翻成災，想是雨師經此土，下視閭閻淚如雨。」描寫熱風、颶風掀起巨浪，對此地造成的重大災害。這裡的青青草樹怎會焦枯了？上天降雨，怎麼反而變成災害？想必是雨神途經此地，見村民慘狀，以致淚流如雨；而雨神的淚水是鹹的，竟對農作物又一次造成危害。遊宦文人劉家謀的〈哀澎民四首〉之一，也是描寫澎湖因鹹雨而形成的惡劣生活條件：

鷺嶼西趨赤嵌東，屹然一島獨當中。波濤倒捲晴天雨，沙石群飛暗海風（作者註：「澎地多風，海潮隨風灑為鹹雨。」）。煨盡牛柴薪易斷，喫殘魚粥釜常空（作者註：「以牛糞爨，曰『牛柴』。以海藻魚蝦雜薯米為糜，曰『糊塗粥』。」）。可堪連歲如焚慘（作者註：「早經年。」），毒火還看熱媽宮（作者註：「地名，近被火。」）。⁵⁸

人民若再遇上天災，生活斷難以持續，饑民比比皆是，甚至因此餓死，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官員的賑災，詩人林豪在〈澎海大風行〉一詩中即深刻描寫災後人民生活的困境：

大風匝月不肯止，白浪如山險莫比。賈航却顧未敢前，連朝米價隨潮起。向也買米那得錢，今也有錢苦無米。汎舟之役今所稀，何況箕伯來張威。千畦掃盡無餘枝，千帆阻絕行難期。長官有惠何所施，嗚呼，長官之惠遠莫致。大風且霾陰曠曠，婦孺躑躅啼路隅。仰視沉沉天欲醉，少焉空中鹽撒矣。⁵⁹

澎湖地區「藐茲澎湖一孤島，幅員百里彈丸小。」因地形、氣候緣故，物產不豐，不適合種植稻米，米糧皆須仰賴臺灣供應，「大風匝月不肯止，白浪如山險莫比。」在運送途中，船隻遇到大風浪，不敢航行，米價就會因此漲價，甚至到「向也買

⁵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70。

⁵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42。

⁵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70。

米那得錢，今也有錢苦無米。」的地步。「汎舟之役今所稀，何況箕伯來張威」如古代秦穆公泛舟之役運輸糧食以救援晉國的情況實在少見，卻又偏偏遇到風神到此肆行威虐；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的希望就是獲得長官們的救濟賑災，受災的窮苦百姓才得以存活。據舊籍記載，清朝先後派官員到澎湖勘賑，因此有關因風災影響導致饑荒及賑災詩歌亦不少，此節主要是以風災類為主的詩歌，故將賑災、饑荒類詩歌留至其他類天災詩歌再來討論。

道光年間興泉永道周凱(字仲禮，學者稱芸皋先生)奉令到澎湖勘災並施賑，其詩作〈乞風行〉就是描寫賑災運糧的船隻受困於不佳天候之下，無奈之下而祈求上天襄助，其詩曰：

東臺西廈澎湖中，夏秋往往多颱風。去年九月颶更甚，海飛鹹雨枯青蔥。凱也奉檄視災眚，配船直向東瀛東。那知祭風行有期，淋浪春雨來無時。傾盆翻雨下如注，一月寄椀虎山湄。雨止風定促開帆，偏逢毒霧相遮銜。混然天地成一色，不辨島嶼礁石之巉巖。腥風鹽沫噴衣濕，顛倒心肝嘔欲絕。嘔欲絕，幸霧滅，又值東風來作逆。往來梭織金山阿，八日不得到料羅。使者暝眩僮僕疴，長年三老嗟蹉跎。使者暝眩不足惜，嗚呼奈此澎民何。饑不得食寒不衣，身無羽翼誰能飛。一月兩月難久稽，有錢在倉薯可糜。遙遙相望不得成餉遺，對天呼搶空歔歔。歔歔不已叩頭泣，願乞一帆風西北。今宵吹到媽宮灣，大沛皇仁遍海國。遍海國，沾皇仁，俯鑒臣心一縷真。如天之福民得食，手擲盃玦卜云吉。⁶⁰

本詩敘述周凱於二月初六日自廈門乘船出發，到澎湖查看風災，途中卻遭遇風雨干擾而停留虎山湄，後又因濃霧遮阻、及大風將船隻吹回金門等種種受阻情況。周凱心懸災民沒飯吃、也沒衣穿，趕著運送物資，但眼看天氣不佳也無可奈何，只能乞求上蒼眷顧，讓雨停風起，船可以再出發，駛向目的地。全詩充滿著官員對於百姓的疼惜、即使暈船嘔吐仍心繫災民，只求盡快達成任務的責任心。

筆者在蒐集風災類詩歌時，發現以風為主題書寫的詩歌，並不全然是有關災害的描寫，有時是詩人切身感受的情感抒發，如林占梅〈連宵風颶臥不成寐口占自遣⁶¹〉一詩中「狂颶連宵起，雄威撼綺寮。池荷喧作雨，林竹吼如潮。」因風擾眠無法入睡；有時是針對災情做如實的記錄，甚至有些深刻描繪出災害所造成的影響，本論文所探討的主題是風災類詩歌，主要以因風災造成災害為研究範疇，其他則略而不談。臺灣的風災主要以颱風居多，有時因此造成豪雨成災，若有些詩歌風災和水災同時並陳，只要內容明顯記錄的災害肇因是風災，皆納入研究範圍。

三、旱潦災類詩歌

⁶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34。

⁶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137。

據蔣毓英《臺灣府志》對臺灣氣候的記載如下：

春頻旱，秋頻潦；東南雲蒸則滂沱，西北密雲鮮潤澤。所以雲行雨施，必在南風盛發之時。而田穀之登，歲不能再熟。此雨暘之氣候不同也。⁶²

從以上這段話可以知道臺灣的降雨在春、秋季節非常的不平均，可能數月不雨而乾旱，有時卻又是久雨不晴，水滿成患。詩人面對此降雨不均所造成的水災和旱災，將其所見所聞及感受訴諸於詩歌，在書寫內容上分別有水災、久雨不晴、或久旱而祈雨之作。

（一）、潦災類詩歌

颱風來襲時，不僅有狂風肆虐而已，往往伴隨著大量雨水，所造成的災害，常見於詩人寫作中，除了作為寫實的記錄，也是個人情感的抒發。對於颱風帶來豪雨成災的描寫，臺灣詩人施瓊芳在親身經歷水災後寫下〈六月望日水災書事〉一詩，對水災造成的災情描寫極為深刻，詩曰：

……昨夜礮車雲，半空魚龍色。颶母挾雨師，排海作山立。瀑響建灘飛，濤驅淞江疾。下水上騰交，爭持狹路急。神符倏忽名，迅決果無匹。家在南濠湄，晨興訝流汨。須臾習坎盈，市塗為溝洫。柔物頓如錐，門垣鑽孔入。聊効孟津愚，彌縫捧土塞。幸他末力衰，支持延數刻。水退門漸開，歡聲動盈室。豈知窳下鄉，餘痕尚沒膝。官埔赤崁人，瀕水玩懦習。馮夷忽震威，一朝避不及。田廬尚如此，帆檣應更岌。鹿門估舟信，阻潮傳未悉。客乘陸地舟，倉皇來自北。始知嘉地災，餘波累吾邑。前月地震時，陽衰為陰尅。今茲邁洪流，彼都陰沴亟。城郭晉陽危，村落空桑泣。娶婦與下材，會逢豈在即。一片膏壤區，化做波臣國。財物事猶微，生靈堪太息。府江蛇莫求，杜林龜誰得。或藉木龍逃，或飽餓蛟吸。死者復何言，生者艱乃粒。賴此填堤誠，賢侯殫厥職。其魚拯昏墊，哀鴻勞撫輯。仰體九重心，如傷塵肝食。回思未水時，訛言笑不實。羊舞龜血謠，今朝始悟出。我懷古哲人，未雨綢繆密。穿渠以澹災，賈讓言堪述。高地預徙民，公沙具先識。奈何忽舊防，一潰難收拾。長輩為余言，嘉慶年二十。海嘯雖可憂，不似今番極。念茲隅瀝民，居與水同域。於廓百川王，思威深不測。朱衣乏僧禱，黃籙希道筆。難傳禁水方，誰解畫江術。美哉朝宗會，安瀾慶兆億。命蠡以切和，全荷天妃德。⁶³

⁶²蔣毓英著：《臺灣府志》（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年），頁4。

⁶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367-368。

此詩作者在註解指出此次水災發生的時間是道光十九年（1839）夏天，一場颱風帶來的狂風驟雨，使得市街頃刻之間成為溝渠、物品四處漂散……，詩人本身也遭受水災的波及但損害輕微，反觀地處低窪的居民則是水淹及膝，而且受害的還擴大到農民、漁民及行船者等層面。從詩中所述「一片膏壤區，化做波臣國。」可看出災情的慘重。「我懷古哲人，未雨綢繆密。」詩人在喟嘆之餘，提出防患於未然才是最根本的預防之道。

詩人陳肇興〈大水行〉主要是描寫1854年（甲寅）彰化水災，老木匠董文緊急製作竹筏救災的義舉，勸世人從善，但此詩對於水災的描寫卻是極為傳神：

黑風吹海使倒立，百川水從內山入。排雲駕雨鞭蛟龍，白浪高於天一級。
千年古木摩蒼穹，隨波漂蕩西復東。砰巖撼嶽相激搏，巨石旋轉如飛蓬。
頃刻民廬看不見，百里哀呼叫水變。緣木果然可求魚，為巢自恨不如燕。
龜鼉白日上山遊，人鬼黃泉隨處現。可憐環溪百餘家，一時淹沒為魚蝦。
……⁶⁴

這首詩前六句寫出臺灣颱風帶來的豪雨成災，連千年古木都被颱風吹斷，而隨波逐流到處漂蕩。大水不但使得山崩土石橫流，淹沒房屋良田、沖毀道路橋梁，百姓生命財產也遭受重大創傷，其悲慘情狀躍然紙上。陳肇興在〈揀中大風雨歌〉中對於強風肆虐後造成的巨大災害，記錄就更為詳細，其詩曰：

昨夜狂飈振林木，千聲萬聲動巖谷。橫吹黑雨捲山來，飛灑如麻亂相撲。
鞭策百怪驅蛟龍，電公曦母紛相逐。半空純是金甲聲，時有赤虬飛貼肉。
使風挾雨雨倒吹，駕雨助風風更速。朝南暮北一旋轉，有若天輪迴地軸。
十圍杉楠摧作薪，萬叢梨柿散如雹。洶洶波浪天外來，頃刻平地為川瀆。
東鄰纔報流麥田，西舍還聞破茅屋。野水平添七尺高，漲痕遙沒千畦綠。
黃雲滿地抽鍼芽，餘粒但供烏雀啄。詰朝雨止風亦停，鄉村十家九家哭。
一春無雨苗不滋，今茲雨多反殺穀。田頭軋軋連耜鳴，但有滯穗無圓粟。
老農垂淚前致辭，乞減半租救饑粥。里胥下狀來催租，悉賦輸將苦不足。
輸官不足還賣田，稻田雖廢硯田贖。舌耕筆耒幾多年，歲歲陰陽無愆伏。
滿城風雨供嘯歌，有田不如無田樂。⁶⁵

陳肇興詳細的描繪強風豪雨造成巨木遭受摧折，麥田流失、千畦綠野被淹沒、農作物損失慘重等災害，最後寫出老農因風災已田園皆毀，生活困窘，卻還得賣田納租，面對此天災人禍，人民無不感慨「有田不如無田樂」。

⁶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17-218。

⁶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25-226。

連續的陰雨綿綿，不但造成生活上的不便，更會影響人們的心情，若降雨不止，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收成不好，農民的生活也跟著受害。來臺為官楊廷理的〈九月十五夜苦雨〉即寫出其關心民瘼、體恤人民疾苦之情：

匝月秋霖不肯晴，中宵屢起看雲情。披陞田甲容遲丈，輸運倉儲耐緩徵。
溪漲泥深肩負苦，雷奔電掣鬼神驚。劇憐一片光明影，卻在亭雲暗裏行。

66

這首詩開頭二句描寫數月霪雨不停，久不放晴，官員憂心忡忡，而頻頻關心天氣。農民歉收，體恤農民辛苦而「披陞田甲容遲丈，輸運倉儲耐緩徵。」他的另一首〈畏雨⁶⁷〉「揚花恰遇秋陽暴，擷實頻驚宿雨綿。」寫出農作物因雨害而影響生長，而「手執瓣香虔拜禱，心懸釐祝凜冰淵。」同樣的，本土詩人林占梅在〈殘臘苦雨⁶⁸〉一詩中的「自從水患成凶歲，菜色鶉衣滿市闌。」也是描寫因水患造成歉收，使得貧民滿市街的景況。

由於降雨連日不斷，雖有時不致於會造成水災，但多少也會打亂生活步調，尤其是看天吃飯的農民，其耕作皆有一定的時程，農事勢必因雨受阻礙，正如詩人林占梅〈七七苦雨行⁶⁹〉詩句說「農夫罷耒廢春耕，薪空曲哭炊煙息。」不只農人耕種受影響而生活困苦，「石塌天河往下傾，估客裹裝愁貿易。」連商人也擔心水災嚴重影響其貿易和生計。

在十二冊《全臺詩》從明鄭時期到清領時期，以苦雨作為詩題或寫作主題的詩作，尚有許多，如詩人楊廷理、林占梅、施鈺、孫元衡、董正官、李逢時、吳德功等人，但有些純粹只是詩人因久雨愁悶或是造成不便的抒情之作，故於此不予論述。

（二）、旱災類詩歌

水，是地球上任何生物、生命體的必需物質，且有調節氣候的作用，若過多的水會形成水災，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然而，一旦缺水，同樣的也會形成嚴重的旱災。乾旱之地，寸草不生，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因此在描寫旱災的詩歌中有描寫旱災景況之紀實，也有苦等天降甘霖、希望落空時，便轉而向神祇祈求降雨的詩歌。以下就這兩類分別論述。

1. 災況紀實的詩歌

酷熱、久旱不雨，使得農作物難以存活，村人爭相搶水，人民生活也受到影響，臺灣詩人林占梅〈苦旱〉一詩中有詳實的記錄：

⁶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42。

⁶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43。

⁶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122。

⁶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76。

早霓四布若流丹，處處驚云隴畝乾。無石可鞭難致雨，有河皆涸不知灘。
村莊畫地爭田水，老少呼天結社壇。但得一聲雷起頓，土膏尺寸為論歡。

70

這首詩寫出乾旱的景況，田地缺水龜裂、河流乾涸見底，村民因水源不足而互相爭搶，只有建壇祈雨，盼望上蒼眷顧降下雨露，潤澤大地，以解民渴。林豪〈塹南道中書所見〉一詩更將農民受災及詩人憐憫之情，做了更細膩的記錄：

長日炎如此，長途叱馭行。火雲千片落，嵐瘴一溪橫。息擔逢園叟，邀余憩豆棚。
為言天不雨，晚稻罷深耕。
卓午農家憩，荒涼淚欲潛。平疇封白草，濁霧鎖青山。泉涸鴉鋤廢，田蕪犢背閒。
輿夫行且止，杯酒解塵顏。⁷¹

這首詩是詩人林豪將塹南所見農民因久旱不雨，延誤農耕，眼見田野荒蕪、泉水乾涸，農事荒廢，不禁淚濕衣襟。詩人劉文芝〈苦旱小雨⁷²〉「爭聽家家喜雨歌，廉纖還惜未滂沱。可憐萬井農夫淚，似此甘霖總更多。」以及〈春旱⁷³〉「春旱糧初絕，號咷禱老天。田疇千頃坼，生死一朝懸。農戶耕猶餒，儒家餓必先。登城四時望，漸漸減炊煙。」都是描寫農民深受乾旱之苦，哭喊求上天，再不下雨，農作物枯死，就快無糧可食了。

2. 久旱不雨祈雨類詩歌

關於久旱不雨，百姓之苦狀，如上文所述，在絕望之際只有向神明求助，因此有不少以祈雨為書寫主題的詩歌。明鄭時期鄭經〈望雨〉詩便是敘述人民苦旱之際，向上天乞雨的情形：

炎天苦熱如臨深，旱色常多帶重陰。萬姓瞻呼祈雨潤，寸衷密祝喜龍吟。
愧無引咎成湯效，休羨歌薰大舜琴。惟冀雲行膏澤沛，群黎洗盡舊憂心。

74

這首詩說出了人民最深切的渴望，祈求老天降下甘霖，洗盡百姓的無雨之憂。如果長期的乾旱不解，農作物歉收，影響農民生計，因此常有以祈雨、求雨為詩題的古典詩歌。清康熙三十年，來臺為官的齊體物，就寫了一首〈禱雨〉：

⁷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23。

⁷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54-355。

⁷²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439。

⁷³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459。

⁷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29。

雖慚撫字拙，憂國願年豐。苦勉方思雨，瞻雲忽見虹。幾家堪食玉，此日更無風。齋沐桑林下，惟祈格上穹。⁷⁵

久旱不雨，農作物都快枯死了，百姓生活也成了問題，眼見百姓遭受此苦難，身為地方父母官束手無策，於是齋戒沐浴，虔誠祈求上天，盼老天垂憐，快些降下雨水，解救百姓之苦。同樣的在康熙四十一年來臺任官的陳瓚，也分別寫下感民所苦，為民祈雨的詩歌：

郊行一步一呼天，此日黔黎太可憐。涸盡春畦成赤土，炎連野燒潑紅煙。催科未暇計完欠，撫序何能調伏愆。剛值茲時來作宰，百身欲贖亦徒然。⁷⁶（〈祈雨〉）

蒼生託命敢忘憂，不訴皇天何處求。終歲勤勞存百畝，萬家康樂幸三秋。慣聞祝以豚肩切，試問占符豕蹄不。自嘆天和難感召，街頭羅拜淚長流。⁷⁷（〈求雨〉）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來臺任鳳山知縣的宋永清，其詩〈踏災行⁷⁸〉「自夏徂秋兮，旱魃為殃。泉涸煙生兮，海沸如湯。五穀已萎兮，不舞商羊。」描寫旱災的慘狀，「終日勞勞兮，步禱上方。」心懸民苦而頻於向天祈禱。同樣的關懷百姓的宦遊詩人孫元衡，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臺灣發生大旱，當時擔任臺灣府海防同知，便下令商船運米，多者重賞，少者罰之，於是米價頓減，人民免於饑荒。其詩〈苦熱行⁷⁹〉中「頭痛山南天毒西，片月當中墮黑影。牽牛脫軛河漢枯，織女停梭空引頸。」「河漢枯」描寫旱災慘狀，用「天毒西」說明豔陽之毒辣令人頭痛，又另一首〈秋旱⁸⁰〉「驕亢入秋天，村中乏井泉。鬥潮風乍起，厄雨電爭先。日御翻黃霧，雲峰化紫煙。何當歸老眼，吾道已堪憐。」及〈夏旱⁸¹〉「宦情聊復爾，天意竟何知。豈為憂寒餓，含情告雨師。」皆書寫百姓因乾旱使得生活陷入困境，身為地方父母官，感同身受，發揮悲天憫人之情懷，除了向上天禱告乞求垂憐外，甚至建壇求雨，其詩〈禱雨篇〉：

靈海濩滔天為關，迴互中原乖百蠻。龜鼉窟外裸人國，當今神武威愚頑。命官分職列星宿，鐵騎戈船肅偵堦。雕題大耳文蛇衣，更不肉人工戰鬥。魚鹽可賈沙可耕，蔗田千竈煎為錫。九軌車音雜哀角，市塵不減無諸城。旻天陽道黃塵起，時見旱龍升海底。天倉嘒嘒天稷暗，太微木入河無豕。

⁷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98。

⁷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43。

⁷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47。

⁷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59-360。

⁷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67。

⁸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18。

⁸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65。

撥金伐鼓聲動山，嗟我臥病床帷間。官僚塵土事趨走，耆舊老瘦爭追攀。
狂夫大言滿人口，劍逼豐隆雷在手。建壇十丈赤嵌邊，維南有箕北有斗。
蹶張武人生怒嗔，鞭撻頭陀咒鬼神。焚巫暴尫古所戒，此豈有力回天津。
扶杖強起對遼廓，池荷枯死芙蓉落。南方火雲燒太清，片月懸弓氣蒸灼。
斯牲靡愛薦惟馨，圭璧既卒神莫聽。祀山斬木誣百靈，及時省過戶且扃。
殮骸收骨平厥刑，怨懟驕蹇兩不形。肥遺自死人自寧，周官荒政還當銘。

82

這首詩充滿神怪色彩，但見人民為乾旱所苦，基於愛民之情，雖不信鬼神也為民眾建壇祈雨，詩中：「祀山斬木誣百靈，及時省過戶且扃。殮骸收骨平厥刑，怨懟驕蹇兩不形。肥遺自死人自寧，周官荒政還當銘。」提出為官者要自我省思，愛民護民，才是解決問題之根本。

另外，詩人林豪的〈祈雨謠〉更深刻的寫出官員在為民求雨不成，無能為力的感慨：

朝祈雨，暮祈雨，雨聲在天天無語。欲雨不雨雲冥冥，老農仰天面如土。
是時七月災風蒸，赤野欲裂草不青。長官盛服拜壇下，特為赤子申微誠。
雨欲來，禱未已，雷聲逢逢劃然止。我聞七夕雙星河上渡，曷無別淚揮如澍。
想是天孫欲渡時，下視城郭人民驚非故。但見斷頭剛足刺目劓鼻群鬼
啼煩冤，沴氣上衝天欲怖。駭顧未已東方明，那有工夫將離訴。朝祈雨，
暮祈雨。雨不來，禱愈苦。我欲拔劍開雲羅，手刃旱魃驅妖魔。前引阿香
後玉虎，一聲霹靂傾天河。丈夫有願為霖雨，徒嘆隻手無斧柯。吁嗟乎，
手無斧柯奈爾何。⁸³

這首詩「長官盛服拜壇下，特為赤子申微誠。」寫出官員特地盛服為民祈雨，但是「朝祈雨，暮祈雨」，卻是「雨聲在天天無語」、「欲雨不雨雲冥冥」，祈禱沒有停止，雷聲卻突然停止，接著揣測不雨的原因，「我欲拔劍開雲羅，手刃旱魃驅妖魔。」甚至想要憑一己之力，斬除造成旱象的妖魔，然而，詩人感嘆「丈夫有願為霖雨，徒嘆隻手無斧柯。」還是歸結於無能為力。

久旱不雨，人民無計可施之下而焚香祝禱，甚至舉行各種儀式，來向掌管大自然的神祇乞求，日人片岡巖在《臺灣風俗誌》指出：「連續旱天，河井乾涸，禾苗枯死時，舉行乞雨儀式。⁸⁴」清代來臺宦遊詩人劉家謀在〈海音詩〉第十二首，清楚的將在臺所見祈雨儀式記錄成詩，詩曰：

通泉誰把堰渠開，旱魃如焚總可哀。百面麻旗千面鼓，五街簇簇戴青來。

⁸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67。

⁸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31-332。

⁸⁴片岡巖：《臺灣風俗誌·第八集》（臺北市：南天出版社，1994 年），頁 454。

從這首詩的作者自註：「久旱，鄉村人皆入城，手執麻布旗，各書村名，首戴樹葉，擊鼓鳴鈺，數步一拜，呼號之慘，聞者惻然。」此詩的重點並非針對災害來書寫，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百姓祈雨的儀式是手持著麻布旗，頭戴樹葉，行跪拜之禮，向上天哭求著快降雨的心願。他的另一首〈旱兩月矣見村農入城祈雨者〉也是描寫他曾看到村農祈雨的情景，詩曰：

海濱入夏無乾土，但見祈晴罕祈雨。火雲萬態不成霖，寂寂蛟龍去何所。
吁嗟兩月餘，早田已為墟。晚田久未播，望雨情奚如。問之占人曰尚早，
圭璧雖陳不敢禱。愚氓急切竟弗知，擊鼓砰訇入城堡。⁸⁶

詩的一開頭先說明入夏後應是雨水連綿不斷，而須祈求好天氣，但掌管雨水的蛟龍卻不見蹤影，長達兩個月不下雨，造成「旱田」荒廢，延誤播種時機，只見焦急的村農到處擊鼓向神靈訴願。

另外因旱災嚴重，百姓受苦，雖官方也設壇為民祈雨，但並非每次皆如此順利，官方在無計可施下命令方士驅逐疫鬼。金門名士林豪的〈逐疫行〉一詩中不僅對旱象描寫相當逼真外，還記錄了逐疫儀式：

炎風煽地如爐烘，妖雲十丈垂天紅。祝融熾炭旱魃舞，陽亢陰死蒸蘊隆。
十里五里成焦土，五月六月悲三農。疫鬼跳梁舞而出，白晝攫人入其窟。
十旬大索天亦驚，一城哭聲氣愁鬱。有司曰噫無他策，諭令爾民且逐疫。
獰獰闖出丈六軀，眈眈四目射妖域。連宵鼓角喧通衢，欲蕩么魔禳此疾。
疾。……⁸⁷

這首詩前六句描寫旱災熾烈如「祝融熾炭旱魃舞」，「炎風煽地如爐烘」遍地皆成焦土，農民悲嘆。「疫鬼跳梁舞而出」到處捉人，以致滿城愁雲慘霧籠罩，一片哀號。「有司曰噫無他策，諭令爾民且逐疫。」描寫官方束手無策，下令民眾逐疫，但疫鬼卻「獰獰闖出丈六軀」，最後百姓也「連宵鼓角喧通衢」，希望早日順利驅逐疫鬼。

四、其他類天災詩歌

臺灣天然災害類詩歌描寫的題材很多，除了風災、水災、旱災以外，還有火災、饑荒以及瘟疫等詩歌。詩人楊廷理的〈前詩有三月綢繆占既濟今十八則事宜

⁸⁵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五冊，頁 283。

⁸⁶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五冊，頁 328。

⁸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27-328。

甫脫藁即遇大火大暴之災竟成詩讖興言及此爰賦一律用志敬畏〉記錄大自然天災的危害：

詩占既濟本無心，災異頻來感不禁。烈燄沖霄籠皓月（作者註：「六月十六夜火。」），狂飆挾雨折深林（作者註：「廿四日雷公暴。」）。溪迴故道分清濁（作者註：「巳巳（1809）六月颶暴後，濁水溪正溜北徙，與清水溪合流，居民以清濁不分苦之，今風雨後仍遁故道。」），人聚荒村計丈尋（作者註：「時各村佃聚算田甲。」）。久識浮生無定著，那堪憂患苦相侵。⁸⁸

詩人占卜得了「既濟」卦，表示水火陰陽調和，一時平安和樂之象，豈料大自然的災異頻傳，危害人類的的生活，除了表達對上天要「用志敬畏」之外，也對蒼生表示關懷。

因天災而引起的饑荒也是常見的書寫題材，但都是以澎湖地區為主要書寫對象，何以澎湖常有饑荒發生呢？在《澎湖廳志》卷一《封域》〈風潮（占驗附）〉提到：

澎人畝魚為生，所患風多雨少耳。而鹹雨之患，惟澎所獨；非真雨也，海風捲浪，飛沫遍灑也。故鹹雨將至，必先刮怪風。⁸⁹

澎湖地區是風多雨少的地方，每刮起海風便帶來鹹雨，這是澎湖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氣候特徵，加上斥鹵又貧瘠的土質，每當鹹雨一吹過，作物枯萎死亡，農民歉收，形成饑荒，使得澎湖居民需要由臺灣本島運糧接濟才得以存活。

清道光十一年，澎湖夏旱，八月颱風，捲起海水而成鹹雨，加上前次的旱災，而造成大饑荒，通判蔣鏞籌捐借兵米，減價平糶；次年依然饑荒，周凱奉命來澎湖勘災、賑災，他帶領隨眾從廈門向澎湖進發，其詩〈乘小舟登岸宿蒔裏陳氏祠堂⁹⁰〉即敘述當時颱風大作，浪濤洶湧，險象環生，同行人都擔心有危險，勸他暫等一下再作商議，但周凱以救災為急務，不願耽擱時間，繼續前進，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到達了澎湖渡口。周凱一行又改乘小舟登岸，借漁民蓑衣、斗笠，冒險上路，顧不得「到岸轉暈眩」，到處勘查災情，「坐定問疾苦」瞭解災民情況。又另一首〈十九日自蒔裏至媽宮灣⁹¹〉詩：「相送環呼涕淚潛，牛車薄笨走間關。地無種植田三畝，家有帆檣艇一般。海菜為羹多菜色，漁人乏食少人顏。旌旗隊隊來前導，五裏亭邊手共攀。」可看出災民受災情況嚴重，多以海菜為食，面黃肌瘦，「旌旗隊隊來前導，五裏亭邊手共攀。」顯示出災民對官員賑濟的熱切渴望。

⁸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23。

⁸⁹林豪：《澎湖廳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64 種，1984 年），頁 47。

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38-339。

⁹¹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33。

清代政府對臺灣天然災害的救恤措施，主要有蠲賦、賑饑、緩徵、救災、發賑等項目，其中蠲賦與緩徵這兩者皆需先勘災提報後才能處理，發賑及救災則是官員到現場勘災同時即能處理。生長於澎湖的蔡廷蘭，眼見災情如此嚴重，官方賑災腳步卻是如此緩慢，尤為著急，作〈請急賑歌〉四首，備陳百姓窮困之狀，上呈給來澎湖勘災的周凱，懇請快快施賑救濟，詩曰：

昔讀寶儉箴，貴粟賤金帛。昔聞袁道宗，蠲賑上六策。又聞林希元，荒政叢言摘。三便與三權，六急從所擇。自古以為然，周賙救難危。況茲斥鹵區，民貧土更瘠。年來遭旱災，滿地變焦赤。又被鹹雨傷，狂飈起沙磧。海枯梁無魚，山窮野無麥。老稚盡尪羸，半登餓鬼籍。丁男散流離，死徙無蹤跡。所賴別駕仁，捐廉先施借。向來失預防，社穀祇虛額。乾隆十六年，官捐二百石。移歸臺邑倉，陳腐實可惜。何不撥數千，存貯常平積。平糶假便宜，採運收補益。茲法如堪行，從長一籌畫。

炊煙卓午飛，乞火聞鄰婦。涕淚謂予言，恨死乃獨後。居有屋數椽，種無田半畝。夫婿去年秋，東渡糊其口。高堂留衰翁，窮餓苦相守。夫亡訃忽傳，翁老愁難受。一夕歸黃泉，半文索烏有。嫁女來喪夫，鬻兒來葬舅。家口餘零丁，幼兒尚襁負。吞聲撫遺孤，飲泣謀升斗。朝朝掇海菜，采采不盈手。菜少煮加湯，菜熟兒呼母。兒飽母忍饑，母死兒不久。爾慘竟至斯，誰為任其咎。可憐一方民，如此計八九。恩賑曾幾多，可能活命否。

救荒如拯溺，急須援以手。試問登山無，莫訝從井有。譬諸過涉凶，滅頂濡其首。萬灶冷無煙，環村空覆白。二舖不供餐，三星常在罾。移糶開武倉，官惠亦云厚。定價三百錢，准糶米一斗。轉眼給已空，枵腹那能久。求死緩須臾，望救爭先後。明日天開晴，星纜到浦口。絕處忽逢生，歡聲呼父母。睹此應傷心，加恩誰掣肘。翻作哀鴻吟，從旁商可否。乞為漢韓詔，休笑晉馮婦。

救荒如救災，禍比燃眉蹙。杯水投車薪，燎原勢難撲。嘆息此時情，烏焚巢已覆。告急書交馳，請帑派施穀。連月風怒號，滔天浪不伏。勞公百戰身，懸民千里目。愁無山鞠窮，疾奈河魚腹。藜藿雜秕糠，終餐不一掬。哀腸日九迴，何處求半菽。見公如得父，幸免填溝瀆。去時編戶口，稽查費往復。積困蘇難遲，倒懸解宜速。我亦鬻桑人，不食黔敖粥。愛情饑何妨，長歌以當哭。安得勸發棠，加賓一萬斛。康濟大臣心，補助生民福。會看達九重，褒嘉錫命服。⁹²

這組詩為五言古詩，第一首詩先以歷代賢人作為主張為政者賑濟萬民饑餓乃是首

⁹²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96-398。

要之務，接著敘述澎湖地區是「斥鹵區，民貧土更瘠。」加上旱災、風災、鹹雨所帶來的災害，造成大饑荒，人民流離失所，急請官方撥糧。第二首，以一個鄰婦貧窮的不幸遭遇來敘述澎湖荒年帶來的災厄：丈夫東渡臺灣求餬口，不幸身亡；高堂老翁也因喪子悲傷過度而亡，出於無奈只好賣兒子嫁女來籌措喪葬費。「可憐一方民，如此計八九。恩賑曾幾多，可能活命否。」第三首「救荒如拯溺，急須援以手」請求周凱施賑救可憐百姓，免於「哀鴻吟」。第四首再次陳述緊急救荒的重要，用救焚的急切譬喻救荒，呼籲官方能儘速解救民眾的饑荒。目前的賑濟如「杯水投車薪」無濟於事，因此，請求去除繁瑣的救災程序，加賑一萬斛，才能使百姓免於「填溝瀆」。

蔡廷蘭關心民生疾苦，以貼近民眾苦難的心情，急急為民請命的用心，令人動容。也因為他這篇詩歌，情詞懇摯，深為周凱所賞識，周凱亦詠〈撫卹六首答蔡生廷蘭〉答之，其第二首詩寫出周凱代表官方的看法與作法：

賴有賢司牧，勸民相賑貸。亟發義倉錢，戶口資零碎。碾米借營倉，平糶付闌闌（作者註：「蔣懌荃刺史發義倉錢三千串，以濟貧民。借碾兵米九百石，以平市價。」）。勞勞相慰藉，教民且忍耐。些許奚足恃，家家食海菜。海菜亦可食，須雜薯與米。苟無薯與米，食之病且瘠。肢體日浮腫，耳目日昏昧。漸與鬼為鄰，救死恐莫遞。況自秋徂春，瓶罍罄如洗。賣兒無人收，賣女空泣涕。朝朝望海天，伏地首九稽。海舟其速來，皇恩尚可俟。⁹³

這首詩先描寫蔣鏞發義倉錢、借碾兵米等做法來平抑穀價，緊接著「些許奚足恃，家家食海菜。……。賣兒無人收，賣女空泣涕。」將災民受災慘狀及悲哀心境描繪深刻，在在顯示出周凱能用心體會及兼具愛民之心，因此官方開倉賑災、救助孤苦無依的災民，使得人民倖免於餓死的命運。

由於清代荒年的救濟措施中，常以發賑來救災，而發賑又分為正賑及加賑兩種，在災後地方官常是一面提報災情，一面開倉賑濟災民，這就是正賑，也稱作散賑。⁹⁴蔡廷蘭請求的急賑即是以「散賑」為主。至於散賑的條件與作法，在《清朝通典》中有進一步說明次貧與極貧的發賑標準，定有明確的規則。⁹⁵此做法看似極為公平，但對於澎湖這個極貧瘠、資源又有限的地區，次貧戶生活也許比極貧戶的生活更加困苦，依此規定辦理是無法讓貧民解決饑荒問題，於是蔡廷蘭針對官方賑災做法，以〈巡道周公有社倉之議言事者慮格於舊例公慨然力任其成立賦撫卹歌六章發明天道人心之應淋漓悽惻情見乎詞用述其意更為推衍言之續成長歌一篇⁹⁶〉請求給與次貧、極貧者相同的救助，周凱便作〈再答蔡生⁹⁷〉回應，

⁹³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53。

⁹⁴見劉信良：《清代臺灣防災與救濟的探討》（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頁 61。

⁹⁵見戴雅芬：《臺灣天然災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國立政治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1年），頁 91。

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93-394。

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34-336。

表達官方立場，「國家荒政在救荒，酌濟民食療死亡，非飽爾慾充爾腸。」又澎湖地區「庫無多藏」、「去歲借貸以罄筐」，加上不能保證秋收一定豐收，因此不願動用兵餉、臺庫，甚至「義倉借錢」，最後決定仍依規定發放，並希望人民能「海邊摸螺螄」、「耕山岡」、「海口肩筐箱」自力救濟，才是解決根本之道。

針對澎湖災況及救助的相關詩歌數量不少，分別有周凱、蔣鏞、施模、沈長棻、蔡徵蕙、黃金、蔡廷蘭等人的作品，其詩作內容除了有救賑經過紀實外，還有論及官員賑務處理得當之頌揚作品，此論文以天然災害類詩歌為書寫範圍，故於此不討論頌揚官員之作品。

土地貧瘠的澎湖地區，由於自然條件的因素，使得水稻不易生長，花生、蕃薯是主要作物，平時稻穀就得仰賴台灣供應。一旦發生嚴重天災，糧食又短缺，那麼人民的生活更是愈發窮苦，難以維生，甚至出現賣兒、賣女之慘狀。劉家謀注意到這個現象，作了相關詩作如〈哀澎民〉、〈海音詩〉之十五、〈賣兒行〉來表達其哀痛之情。以下即分別進行討論，來呈現饑民被迫賣子之最深沉的苦痛。

卅女童男滿載來，翻疑徐福十洲回。肯辭低首充臧獲，差免捐軀葬草萊。
里黨頗聞能仗義，道塗何事尚含哀。聞曹那敢煩唇舌，坐對滄溟意不開。
⁹⁸（〈哀澎民〉）

作者在這首詩自註說：「飢民載男女鬻於郡，徐廉訪喻官紳捐貲收養之，未有以應也。余力薄言輕，商諸都人士，頗有踴躍者，亦以費多為難。」劉家謀眼見饑民載許多男、女孩童於市街販賣，徐廉訪宗幹極力呼籲官紳捐錢收養，但因人數眾多，也難以根本解決這些饑民的民生問題。

兒五觔，銀七錢，將銀換兒去，到手空團圓。東家兒慧人爭買，西家有兒共嫌駮。慧兒僅博他人憐，駮兒猶得依耶孀。兒依耶孀能幾時，耶孀飢死難顧兒。一團並作異鄉鬼，不若生存賤賣之。吁嗟乎，五觔七錢太虧汝，飢瘦兒輕秤不舉，大兒未足小兒補。兩兒尚可一奈何，恨不生子纍纍多。
⁹⁹（〈賣兒行〉）

劉家謀在詩序說明此詩作之動機，乃是見「澎湖飢民以舟載男女鬻於郡，秤之，每五觔值番鏹一圓，悲哉！作賣兒行。」從這首詩的第一句「兒五觔，銀七錢」，表達出天下最悲慘的莫過於將兒子論斤賣出，「將銀換兒去，到手空團圓。」沒想到錢一到手，還債和買所需物品就花光了。從第五句到「一團並作異鄉鬼，不若生存賤賣之。」寫出賣兒的苦衷是怕小孩餓死，讀之令人欲哭無淚。論斤賣兒時「飢瘦兒輕秤不舉，大兒未足小兒補。」大兒子的體重不足，必須由小兒來補足斤兩，這時慶幸有兩個兒子，否則如何談成賣兒的交易？甚且「恨不生子纍纍

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43。

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40。

多」，聽來格外諷刺。也寫盡了天災、饑荒時，窮苦人民天倫悲離、無法脫困的哀痛。

另外，劉家謀的〈海音詩〉第十五首及〈鐵線尾婦〉也有描寫澎湖女子因饑荒被賣至臺灣為婢女無奈的情形，分別於下討論之：

詩序：諺云：「澎湖女人、臺灣牛」，言勞苦過甚也。咸豐元（1851）、二年冬春之交，澎地大飢，澎女載至郡城鬻為婢者，不下數十口。徐樹人廉訪宗幹諭富紳出貲贖之，予亟商諸二、三好善之士勸捐贖回，各為收養。稻熟後，按名給路費，載還其家。澎湖五十五島，著名者三十六島。

真教澎女作臺牛，百里飢驅不自由。三十六村歸未得，望鄉齊上赤嵌樓。

¹⁰⁰（〈海音詩〉百首之十五）

這首詩在詩序的第一句以俗諺「澎湖女人、臺灣牛」來強調澎湖女子勞苦過度的悲哀，咸豐元（1851）、二年（1852）冬春之交，澎地大飢，澎湖女子被販賣到府城為婢，而成為真正的「臺灣牛」。這首詩裡主要描寫澎湖女子的不自由外，也點出因遠離故鄉，欲歸不得的思鄉情懷。劉家謀全詩用字雖淺白，卻深蘊著濃厚的人道關懷。

鐵線尾，有婦飄零若秋卉。上事瞽姑下幼子，夫逃不知人與鬼。去年飢餓雖輻輳，苦守尚不愁風波。今年飢餓將奈何，已落之葉無返柯，已去之鳥無還窠。一身所值能幾多，全姑保子遑知他。片帆遠渡滄溟黑，回首故山心惻惻。三朝三暮泣路，但乞為奴嗟不得。妾價廉，婢價高。縛腳化赤腳，奔走能忘勞。昔時鳳頭鳥三寸，步步蓮生嫌不嫩。即今十指擘難開，翻祝如飛足能健。吁嗟乎，三十六島天茫茫，屍骸狼籍拋道旁。續鳧斷鶴徒倉黃，黔婁有粥何時嘗。生離幸不憂死亡，沈淪繫下毋徬徨。¹⁰¹（〈鐵線尾婦〉）

作者在詩題即自註說明：「鐵線尾，地名，在澎湖。」整首詩主要是描寫澎湖因連年天災鬧饑荒，鐵線尾有一婦人由於飢荒貧困，丈夫逃走不知生死，為了瞎眼婆婆與幼子，只好飄海到臺灣為奴婢，沒想到「三朝三暮泣路，但乞為奴嗟不得。」「妾價廉，婢價高。縛腳化赤腳，……翻祝如飛足能健。」寫出婦女為求生存，寧願當婢女辛苦勞動。最後寫澎湖天災的悲慘，尤其是結尾兩句「生離幸不憂死亡，沈淪繫下毋徬徨。」最為悲痛。

由於臺灣地理環境特殊，地震頻繁，地質脆弱，加上豪雨集中且時間長，河川短陡流急，坡地易受沖蝕、崩塌。地震往往造成許多地區土質鬆軟，一遇大雨，泥沙挾帶大小石頭，沿山坡溪谷滾滾而下，不但沖毀橋樑，阻斷交通，甚至沖下

¹⁰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4。

¹⁰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43-344。

山壓垮民房、活埋居民，造成悲慘的災害。

康熙五十四年（1715）阮蔡文調任臺灣北路營參將，當時南崁、淡水一帶，經年陰霧，少晴朗，產硫黃，毒氣薰蒸，曾是明鄭時期流放罪人之所，康熙四十九（1710）年設兵防，但生還者少，歷來巡哨不至，阮蔡文決定前往巡視。途中，吟詩書感，又詳記所過地理山川風土，並為文以祭戍亡將士。著有《淡水紀行詩》一卷八首，其中〈大甲溪〉就是描寫三百年前的大甲溪土石流景況：

崩山萬壑爭流湍，溪石團團馬蹄繫。大者如鼓小如拳，溪面誰填遞疏密。
水挾沙流石動移，大石小石盪摩澀。海風橫刮入溪寒，故縱溪流作髻鬢。
水方沒脛已難行，水至攔腰命呼吸。夏秋之間勢益狂，瀾漫五里無舟楫。
往來溺此不知誰，征魂夜夜溪旁泣。山崩巖壑深復深，此中定有蛟龍蟄。

102

這首詩是描寫一位旅客騎馬過溪，遇大水暴漲，溪石團團流動，就像要綁住馬腳了。「大者如鼓小如拳，溪面誰填遞疏密。水挾沙流石動移，大石小石盪摩澀。」描繪出豪雨挾泥沙混著大小石頭滾滾流動的畫面，頃刻間水勢盛大，水淹沒腳脛難以行走，又漫及腰部，生命危在旦夕。土石流造成的災情「往來溺此不知誰，征魂夜夜溪旁泣。」此詩寫土石流相當傳神，讓讀者宛如親眼目睹當時土石流的情況。

¹⁰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393-394。

第四章 有關官箴吏治的作品

中國歷史上動亂事件屢見不鮮，常與吏治不良有密切關係，甚至官逼民反，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尤其是臺灣自歸入清版圖後，清廷對臺灣的消極經營政策，造成臺灣政治上、經濟上、社會與文化等多方面的重大影響。臺灣孤懸海外，清廷對臺灣的治理政策上常有不同於內地的作法，甚至出現互相矛盾牴觸，使臺灣的開發與進步深受影響。¹吏治不良是許多時代與地區共同的現象，而臺灣治安不良、動亂時生，與政治腐敗、吏治不良也或多或少有相關性。全臺詩中有許多詩篇反映當代的時與事，或詩人有感於當時的時事，有所批判、抒懷之作，在本章將與官箴吏治相關詩篇分為勤政愛民官吏、吏治班兵敗壞、嫖賭充斥、鴉片盛行、偷盜搶劫盛行、結拜要盟、豎旗糾眾械鬥、民變時生等作論述。

第一節 勤政愛民官吏

清領時期，康熙末年特別是乾隆以後，歷經嘉慶、道光變亂時起，全國各地吏治皆日趨敗壞，而臺灣孤懸海外，吏治敗壞狀況尤其嚴重。道光年間，臺灣道徐宗幹在〈答王素園同年書〉曾說：「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中吏治之壞，至臺灣而極。」²概況可知，戴炎輝曾在〈臺灣的地方官治組織及其運用〉中說：「臺地非無良官，但廉正、負責且有遠見者，究屬少數。就一般言，官員貪汙、偷安、遇事推諉，不以民生為意。官既如此，胥吏和差役，更盡其需索嚇詐之能事。」³在這些來臺官員中，多數總是以利為重，但也有少數才識兼備的循吏，⁴致力於臺灣經營，興利除弊，關心人民生計，種種作為值得後人稱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季麒光為首任諸羅知縣，時縣治初設，人未向學；季氏至，首課儒童，拔尤者而禮之，親為辨難。⁵季氏作詩〈視事諸羅〉，自比自己和西漢司馬相如一樣，到民風純樸、蠻荒未開之諸羅縣，肩負著闢荒興文的重任。

¹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9），1983年），頁102。

²見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卷五《斯未信齋文集》（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171種，1984年），頁349。

³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79年），頁628。

⁴「循吏」一詞最初見於《史記》，原指消極之「奉法循理之吏」，其後班固《漢書》、範曄《後漢書》沿用「循吏」一詞，然已指積極實踐儒家「先富後教」教義之官吏，其不僅為執行朝廷法令之「吏」，更為從事儒學教化之「師」，從此「循吏」成為正史中賢良官吏之典型。（參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1995年）轉引自謝貴文〈清代臺灣循吏姚瑩的治安事功〉（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24期，2006年3月，頁413-444）。

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181。

西風輕拂使臣車，諭蜀相如舊有書。細譯番音誠異域，喜看野俗尚皇初。
自來窮海無遺雁，從此荒村有市魚。漫向空天長倚望，黃雲晚日接扶餘。
6

咸豐年間，社會動盪不安，在上者無法以民為首要考量，政策常朝令夕改，⁷有感於此，詩人鄭用錫作詩〈頌張煥堂司馬啓暄德政〉二首，頌揚咸豐元年淡水同知張啓暄：

能紹椿庭弓冶謀，一行行吏著勳猷。初登仕版才方富，乍試新硯學自優。
赤崁曾歌來暮曲，澎城尚繫去思謳。翩翩不負佳公子，為報君恩借筋籌⁸。
榆社歸來歎二毛，太平幸得好官曹。甘棠樹下新祠宇，細柳門前舊節旄。
酌水自盟心不擾，銷兵能使俗無囂。磺溪今日逢龔遂，賴有循良競賣刀⁹。

10

詩人一開頭讚揚張煥堂能繼承其功勳卓著的父業，初任官職即表現出優異的才華，為了報答君恩，將為國君所有謀畫。張煥堂有如漢朝龔遂一樣，「銷兵能使俗無囂。磺溪今日逢龔遂，賴有循良競賣刀。」令詩人不禁讚嘆「太平幸得好官曹」。

丁曰健（述安）在咸豐四年任淡水同知時，撫字地方。既而小刀會黃位竄大雞籠口，逸竹塹港，乃集鄉民，籌戰守，率勇平之。¹¹鄭用錫在〈有感寄述安司馬〉，表達憂於世亂之際，更令人「小憩令人憶召棠」，表達對丁曰健的思念。

水懦何如火烈強，養癰終見逞鴟張。伏戎已長三年莽，聚嘯難通百里糧。
馮婦君原羞臂攘，庖丁我最歎刀藏。新村無樹憑誰伐，小憩令人憶召棠。

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182。

⁷咸豐六年，同知唐均（升庵）與盜匪議和，用錫認為是養虎遺患，官方辦事不利（見〈前歲賴得力羅慶慶兩盜未獲，吳水妹復在三叉河內山聚劫，升庵司馬入砦議和感賦〉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43）。咸豐七年馬慶釗（敦圃）繼任，用錫心竊歡喜，但新官上任，卻把前任的禁米出口政策改易，令用錫又失望不得良吏。（〈唐升庵司馬均卸篆代者馬敦圃慶釗喜而作此〉（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33）、〈禁米運出口〉（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33-34）〈塹垣因粵匪掠爭民食不足時適唐升庵司馬赴艋諸紳馳商禁口從之乃瓜代者至惑於他說旋開旋禁感而作此〉（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57））轉引自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30，註57。

⁸編者按：此詩稿本與底本內容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九侍椿庭吏宦猷，一行作吏便超儔。年幾強仕才方富，刃發新硯政自優。臺邑猶留遺爪跡，澎江尚繫去思謳。翩翩不負佳公子，重報國恩振翼謀。」

⁹編者按：此詩稿本與底本內容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榆社歸來鬢二毛，太平幸得好官曹。甘棠美蔭新仁澤，繫柳家聲舊節旄。酌水盟民心不擾，輸廉編甲俗無囂。淡疆風氣今殊古，賴有循良競賣刀。」

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56。

¹¹臺灣記憶／人與事／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國家圖書館，民國92年12月，頁2-3）臺灣記憶網址：<http://memory.ncl.edu.tw>，搜尋日期：2012年7月15日。

鄭用錫對丁曰健德政感念之情，亦見於其詩作〈頌述安司馬德政¹³〉「櫛風沐雨知誰苦，臥轍攀轅盼再來。」、「如此劬勞真父母，替人召杜許追陪。」可見良吏之德治，令人懷念。尤其是處於動亂世局下，那些曾積極為地方投入建設的淡水廳賢良地方官，¹⁴就更加令人懷念，鄭用錫在〈即事〉詩即表達對前諸公甘棠遺愛之感懷：

新官對舊官，一時頓改易，新官莫自雄，舊官莫交謫，區區一傳舍，彼此皆過客。我懷召伯棠，更思萊公柏，南陽召與杜，父母歌疇昔……¹⁵

嘉慶十一年（1806），薛志亮（耕廬）知臺灣縣，時蔡牽之亂，募勇守城，與民同疾苦，¹⁶謝金鑾〈臺灣竹枝詞〉之三十，即敘述薛志亮率勇抗敵之情景：

蹉跎遊戎血戰情，郎官念念為蒼生。何妨塞卻狼機口，壘土新來變鐵城。

17

作者自註：「遊擊吉凌阿用兵得法，乙丑、丙寅間（1805-1806），力戰有功。尋病卒。時臺灣尹薛公號愛民，民為謠曰：『文官有一薛，武官有一吉。任是蔡

¹²編者按：稿本題作〈觸景生愁為追思述庵先生作〉，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水懦何如火烈強，養癰為患逞鴟張。聯盟結黨戎依莽，倒橐傾困道載糧。馮婦君羞前臂攘（述庵先生來書，以不回原任，恐有馮婦之譏），庖丁我說善刀藏。即今流毒知胡底，那不令人憶召棠。」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58。

¹³編者按：稿本題作〈丁述安司馬蒞淡兩載戡暴除奸民以安息一旦卸任遠近頌聲愛不能舍為呈拙律四章〉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盤根錯節刀恢恢，兩載淡疆保障才。每慮鞭長防覆轍，常虞火滅起燃灰。南轅北軫誰知苦，沐風櫛雨敢告催。如此劬勞真父母，教民能不似啼孩。梗頑革面豎降旌，服德畏威罷鬥爭。力破囊貲招勁勇，窮追谷險掃兇橫。局頒約法名安定，人想和親樂太平。最是盜餽難悍禦，成功朝食走鯢鯨。」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75。

¹⁴咸豐五年，地方士紳奉曹謹、曹士桂二人栗主入祀明志書院「敬業堂」；六年，用錫捐舍補祀同知薛志亮、李慎彝、婁雲、袁秉義於敬業堂。「敬業堂」後改稱德政祠，又稱六公祠。（見〈乙卯奉曹懷樸司馬謹曹馥堂司馬士桂栗主祀敬業堂鄭明經時霖捐舍為祭品詩以誌之〉）（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40）、〈司馬薛耘廬志亮、李信齋慎彝、曹懷樸曹馥堂四公遺愛在民余捐金奉栗主與婁秋搓司馬雲同祀於書院敬業堂詩以誌之〉（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80）。轉引自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30，註 58。

¹⁵編者按：稿本題作〈即事偶作〉，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新官接舊官，一時頓易改。新官莫雄誇，舊官莫怨謫。官衙如傳舍，遷更圓轉石。今日下場人，前日上場客。大權既他屬，百事總交責。要在見所長，何必生嫌隙。君不見遺愛比甘棠，人思萊公柏。陸令稱神明，儀型圖掛壁。官去名長存，雪泥鴻印跡。又不見南陽有召杜，官經前後隔。同是父母歌，奚區今與昔。倘或有不然，輿情交指謫。盜賊聚蟻蜂，萑苻遍山澤。蝸蠻起戰爭，秦越分肥瘠。既死灰復燃，已除弊仍積。彼此一相形，豈止差寸尺。吾儒本迂拘，未免太刻畫。後來或居上，誰肯讓前席。杞人好憂天，徒憂終何益。」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6。

¹⁶民間為之謠曰：「文中有一薛，武中有一吉，任是蔡牽來，土城變成鐵。」連橫《臺灣通史·循吏傳》（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頁 1049-1050。

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94。

騫來，土城變成鐵。』」「郎官念念為蒼生」由此可看出薛志亮實是個愛民之良吏，廣受民眾之愛戴，在謝氏〈臺灣竹枝詞〉之二十九亦有此書寫：

呱呱赤子勃谿啼，求牧今難與古齊。何處紅燈書縣宰，春風弦管五條街（作者註：「丙寅（1806）歲秋八月，臺灣邑令薛公誕辰，民爭慶之。薛聞，歛號燈衙仗塞署門辟，閤者不答客。邑民自相率奏樂歌舞，簫管之聲遍滿街巷。雖極貧者亦懸燈於戶，書曰：『邑主某公千壽』。薛令隸役禁撲之，民謹曰：『吾自頌吾父母耳，官何與焉。』謳歌者更數日夜，卒不能禁。」）¹⁸

作者自註說明薛志亮誕辰，百姓爭相慶賀，率奏樂歌舞，簫管之聲遍滿街巷，連極貧者也懸燈祝賀，薛雖下令禁止，但百姓愛戴薛公之盛情卻難禁。

詩人章甫〈送耘廬薛司馬入覲〉四首，亦推崇薛志亮「特達循良第一賢」，薛公赴京城之際，由於「膏澤九年流海嶠，頌聲四起滿江城。」至「山水也知循吏好，風光到處管逢迎。」深入刻繪出良吏薛公之廣受百姓愛戴景況：

詩序：粵自三載政行考績，垂諸虞典；六廉計上分科，載在「周官」。伊古名臣，代傳彼美；迄今循吏，人頌我公。鍾江左之英，文名第一；衍和東之派，甲族無雙。步蟾擷秋桂之枝，走馬捷春官之榜。早拋白紵，幾時鏡服儒冠？旋宴紅綾，是日遂登仕版。華年釋褐，才空冀北之群；壯歲垂紳，積著閩南之嶠。烹鮮可試，製錦奚慚！下車即重採風，羅珊瑚於鐵網；烏戶而嚴課士，刮沙礫以金篋。栽成一縣之花，敷遍萬家之澤。堂真懸鏡，吏畏如神；庭可張羅，民懷若父。自然見惠，曾賈性以名兒；不必專寬，儼鄭卿之眾母。器原自利，何須試以盤根；卻必能批，乃可稱其遊刃。忽來洋匪，突煽村愚；梟鳥巢山，擁作蟻屯之勢；鯨魚吼海，吐生蜃幻之氛。漫云小醜跳梁，幾等渠魁肆害。公乃軍機交贊，露布特書。義幟一呼，率雄師而破陣；民心肆應，堅眾志以成城。蓋與守之既知，雖即戎而亦可。已而山河無恙，兒童謠土鐵之奇；雉堞依然，父老慶金湯之固。烽煙南息，凱唱北旋。酬百戰之勳，肆來魚袋；下九重知詔，捧讀龍章。分守海門，鹿港與鯤沙並重；兼綜屯隘，南寮偕北社俱清。洵風化之特隆，極民番之咸服。天顏有喜，君命來宜。報史駕之將乘，爭擁油車攀住；知仙丹之莫挽，重期竹馬迎來！興頌興歌，民真有四；口碑載道，里不計千。解佩留貽，彌戀甘棠之蔭；持盃奉餞，正明白水之清。效順波臣，送晴帆於十一更以外；行春仙吏，馳驛騎於七千里而遙。爰詣神京，遂趨帝闕。旌旗拂柳，催漏箭以隨班；黼黻生香，攜爐煙於滿袖。請看端僚並列，已膺半刺之司；定知寵命疊頒，即屬三公之望。一章小序，四律並成。

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94。

小陽春色赴神京，司馬翩翩此壯行。膏澤九年流海嶠，頌聲四起滿江城。
北馳驛路七千里，西渡舟程十一更。山水也知循吏好，風光到處管逢迎。
¹⁹（四首之一）

楊廷理於嘉慶十一年（1805）先後擔任臺灣知府、淡水同知，於任內設噶瑪蘭廳，驅走海盜朱潰，勘察天災，為開蘭有功的重要功臣。宜蘭地方人士感念其功績，將其塑像供奉於宜蘭市昭應宮內。謝金鑾作〈雷陽遺事〉、〈紀捷〉二詩，此二詩正好也都是讚譽楊廷理為賢能官吏並記述其種種事功：

詩序：雷陽陳中丞²⁰初為臺灣觀察，嘗北巡淡水，往返千四百里，自備糗糒，夜宿村舍旁，僕從寥寥數人，見者嘆息。周宣子作《諸羅邑志》²¹，述其事蓋詳，後人亦幾忘之矣。嘉慶丁卯（1807），柳州楊公雙梧復守臺灣，時海寇朱潰侵蛤仔難，募番勇破賊而歸，不煩縣官一役。於是臺民復思雷陽之事，三山謝金鑾²²使工繪為圖，以示於後，復題詩於左方焉。戊辰（1808）閏月記。

行李蕭蕭擔一肩，有人踪跡似前賢。倩渠摹得雲林筆，一幅溪藤淡墨傳。
匹馬孤栖最可憐，瘴雲漠漠海連天。微聞父老咨嗟語，此事蹉跎百廿年。
²³（〈雷陽遺事〉）

太守將西渡，其言未必真。天聰明絕域，海國賴斯人。隱懾無形患，初回有腳春。
瀛壖百萬口，造物豈非仁。

昔日王巢賊，頻年赤嵌城。竹圍堅似鐵，壯士喜為兵（作者註：「林爽文之亂，守城義勇皆從楊司馬。」）。馬首唯予望，牛皮不戰平（作者註：「福中堂兵至，用力於南、北二路，中路不煩用兵。」編者按：「福中堂」即「福康安」。）。
至今楊大眼（編者按：即楊廷理。），南北有威名。

東轉雞籠外，其名蛤仔難。蠶叢驚地裂，蛇瘴逼人寒。蠻獠春旂出，兒童竹馬看。
崑崙三鼓奪，未似此行歡（作者註：「時朱潰令賊黨開路，入踞蛤仔難，去羅東僅二十里，觀察入破之。」）。

羽檄傳天外，須臾離海東。舊棠依召伯，新稻賦張公。天意無私覆，邊防有異功。
誰將軍國事，為達帝王聰。²⁴（〈紀捷〉四首）

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369-370。

²⁰編者按：薩廉《噶瑪蘭廳志》有註：「中丞，諱瑣，號眉川，廣東海康人。由進士調知臺灣縣，洊陞臺廈道，官至福建巡撫。志稱其單騎之任，社一老蒼頭襍被自隨。康熙五十六年（1717）奉命巡海，自賚行糧，屏絕供億，以勞卒於官，一綈袍覆以一布衾而已，贈尚書銜，賜諡清端，崇祀名宦祠。」

²¹編者按：薩廉《噶瑪蘭廳志》有註：「周鍾瑄，貴州貴筑人。由舉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知諸羅縣，延名宿陳夢林輩纂輯縣志。」

²²編者按：薩廉《噶瑪蘭廳志》有註：「退谷廣文，今崇祀鄉賢祠。」

²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97-298。

²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298-299。

劉家謀〈海音詩〉第六十首自註說：「噶瑪蘭初開時，楊雙梧太守廷理親往勘視；輿從寥寥不避艱險，噶民懷之。謝退谷廣文嘗序其事，比之陳雷陽。²⁵」讚許楊廷理「騎輕從減歷危途，化日終教照一隅。」對噶瑪蘭之開發貢獻頗著，謝金鑾廣文嘗序其事，將其與陳瓚相比。

對楊廷理之受民擁戴，並不只有漢人而已，連原住民也感念其恩澤，在吳鎔的〈楊雙梧太守相度築蘭城賀之〉詩句所描述可見一般：

跡寄空山暑亦寒，身負重鉅涉艱難。峰嶇歷盡千巖險，相度周行一騎單。
獨向閭閻諮疾苦，每於村落任盤桓。民番自有敦龐意，擁篲歡迎舊日官。

26

描寫楊廷理不畏寒暑，隻身跋涉「峰嶇歷盡千巖險」，關心民情，盤桓於鄉里間諮詢，詩末寫出不論民番皆拿著掃帚清理環境，以等候貴客的降臨，此詩將廷理勤政愛民及百姓愛戴的情景描寫透徹。

曹謹（1786-1849），字懷樸，初名瑾，河南河內人（今沁陽市）。嘉慶十二年（1807）舉人。道光十七年（1837）遷調臺灣任鳳山縣令，道光二十年（1840）升任淡水同知。由於勤政愛民，在興水利、防盜賊、平械鬥、辦教育等各方面政績卓著，深受人民愛戴，過世後淡人祀德政祠，而鳳人亦建祠瞻拜紀念，光緒二年（1875）福建巡撫丁日昌奏祀名宦祠。詩人記述曹謹興水利稱頌其事功詩作，茲錄如下

林豪〈詠臺陽古蹟十二首〉之七：

曹公圳（作者註：「曹公諱瑾，河南解元，任鳳山知縣。興埤頭水利，民尸祀焉。」）
淼淼圳上田，漪漪圳中水。樂此埤頭民，猶說曹公美。曹公來，圳未作。
圳未作兮曹公謀，圳既成兮曹公樂。為霖雨，為脂膏，千春此圳長姓曹。
曹公之心圳中水，曹公之名比圳高。²⁷

劉家謀〈海音詩〉之八十九：

誰興水利濟瀛東，早潦應資蓄洩功。溉遍陂田三萬畝，至今遺圳說曹公（作者註：「字書無『圳』字，俗製也。音若『畷』」）。²⁸

²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6。

²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91。

²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45。

²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04。

作者自註：「曹懷樸謹令鳳山時，始開九曲塘引淡水溪。壘石為五門，以時啟閉，自東而西，入於海。計鑿圳道四萬三百六十丈，分築十四壩，灌田三萬一千五百餘畝，歲可加收早稻十五萬六千六百餘石。踰一歲而功成，熊介臣觀察一本名以「曹公圳」。今則修築不時，故道漸塞。而臺、嘉二邑旱田居多，無隄防溝渠之利，為政者宜亟籌之。」



清代臺灣古圳曹公圳
舊、新圳概圖 (吳姿燕攝影)

此詩說明曹公圳對乾旱時的儲水和水患時的洩洪均有所幫助，是清代高雄平原重要的灌溉水圳。鳳山縣令曹謹開九曲塘引高屏溪水，解決農民深受水旱之苦，水圳費時一年完工，當時臺灣知府熊一本親自前往勘察，為嘉勉曹謹之功，故名之曰「曹公圳」。



今日曹公圳景觀



平成砲台記石碑
(吳姿燕攝影)



高雄市鳳山曹公廟（吳姿燕攝影）

曹瑾神位

凡事以民為重，勤政愛民，眼看百姓受苦時，以救助民眾優先，吳德功〈庚寅（1890）六月大雨二八圳崩壞程太守發帑開濬民賴以安²⁹〉記錄庚寅（1890）六月大雨二八圳崩壞，洪水汎濫，百姓死傷慘重，農作物、廬舍、圳道皆毀，飢民爭食，胥役迫稅債，「田園盡荒蕪，賣田無處賣。」程太守（程起鶚）悲憫民情，「發帑金」、「嚴催闢溝澮」，解決民苦之善政，令人感佩拜服。愛民如子的官吏令人愛戴，就算去世了，也令人難以忘懷其德政，甚至建廟立碑來紀念，吳德功〈輓程挺生觀察老夫子〉敘述百姓感念程觀察恩澤德政，聽聞其死訊哀痛難禁，建祠來紀念：

臺中布化已三年，善政風流譜管絃。發帑疏開三圳道（作者註：「庚寅（1890）大雨，彰邑三圳皆壞，八圳猶甚，公發帑三千築之。」），輕徭斟酌一條鞭（作者註：「劉爵帥以一條鞭清賦不公，公按田之肥瘠減則。」）。丰裁峻厲官箴肅，疑獄平反善類全（作者註：「施九緞圍城一集，牽連教官周長庚等。」）。回憶臨行告新尹，愛民心事尚拳拳。

文星耿耿墜南天，訃到遐陬涕泗漣。民喪使君如考妣，人稱觀察已神仙（作者註：「公歸仙時，人聽滿街鑼聲，迎公作城隍。」）。高風黎庶謳歌遍，請獎官紳籲乞連（作者註：「臺中紳士恭請建祠。」）。一代名臣能有幾，去思碑合姓名鐫³⁰。

劉家謀〈海音詩〉第六十一首亦敘述為官者有惠政，受百姓愛戴而立祠，至今香火不衰：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385。

³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425。

依然朱邑祀桐鄉，歲久方知惠澤長。八卦山前人似織，不關菊酒賽重陽。

³¹（作者註：「楊蓉初大令桂森宰彰化有惠政，其去也民為立祠。九月三日大令生辰，至今釀祝者不絕。」）

道光十一年（1831）澎湖遭天災肆虐，逢大饑荒，貧民生計困頓，通判蔣鏞籌捐義倉、借碾兵米，減價平糶，民得以生，又通報請卹。沈長棻陪同蔣鏞同行救災，作詩〈壬辰（1832）春來澎辦賑務臨行賦此為蔣懌荈刺史誌別³²〉記錄救災過程，「不是明公妙為政，何緣風景得安閒。（作者註：「澎地去秋遭風災，幸賴公發義倉錢，並借給兵米，得以存活。」）」稱讚蔣鏞處理得當。當時陪同蔣鏞前往澎湖救災官員巡檢施模亦作〈隨辦賑務畢作長歌四十韻為蔣懌荈刺史誌別³³〉回憶整個過程，我們可從此詩敘述，看見官員救溺者溺，救饑者饑之仁心，迅速救災發賑，解救悲苦的饑民。

道光十二年（1832）澎湖大饑，周凱奉檄查賑，他冒風濤之險巡視各島，親自散賑，不假役吏。周凱〈乞風行〉描寫自己奉令赴澎濟災，確受風勢所阻不能成行，心懸災民而著急涕下，其愛民憐民之情溢於言表。蔣鏞〈芸皋觀察蒞澎撫卹恩及官民敬呈五律三十六韻〉景仰周凱之德，並讚揚其愛民憐民之舉措，深受官民欽仰：

……黃州迎竹馬，赤壁蔭甘棠。梓里神君頌（作者註：「公自襄陽太守至觀察漢黃，鏞雖承乏閩疆，側聞梓里口碑載道，心嚮往之。」），榕城治譜彰。鷺門歌草偃，澎島被春光（作者註：「公因撫卹莅澎，官民欽仰。」）。發粟周窮壤，分財散僻鄉。鴻嗷咽以奠，鵠面轉為強。貧極籌加賑，恩深遍浩洋（作者註：「極貧加賑一月，無項可籌。適公由廈庫提銀來此，諭即借放，俾窮黎早沾實惠。」）。得人兼審戶，訓俗本型方。愛士殷提命，除頑重激昂（作者註：「公因蔡生廷蘭呈詩請賑，作撫卹詩六首示之，兼為澎民遇有失水船隻拯貨不拯人者勸戒焉。」）。群僚叨獎借，守士益慚惶。薪米儲行灶，輿臺裹宿糧。已慚無供帳，翻荷賜琳琅（作者註：「公隨從薪米皆係自備，不受地方供應，體卹逾常。」）。大集輝雲漢，新詩織錦章。隆施書共畫，妙品晉兼唐（作者註：「蒙賜詩集、聯扇、書畫各珍品。」）。畫節佇西指，安瀾迓吉祥。勛名馳魏闕，峻秩擢封疆。霖雨震區洽，醲膏薄海翔。高深洵莫贊，淪浹總難忘。俚語抒忱悵，微材沐直匡。豐熙期在邇，廈庇海天長（作者註：「臺廈相距甚近，時切瞻依。」）。

³⁴

澎湖救災，有些官員還解囊相助，自行購食救助，在蔡徵蕙〈壬辰（1832）仲春隨徐幼眉年丈渡澎查賑當道諸公迭有唱和勉成七言排律一首為蔣懌荈年丈

³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7。

³²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26。

³³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10-311。

³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290。

誌別³⁵〉：「指困公自輸兵穀，集腋人皆解俸錢。」、「審戶首嚴貧極次，賙饑躬必善周旋。」指出悲憫人民之情。

來臺仕宦者，受到百姓愛戴，臺灣各地縣志皆列有循吏傳，甚至受到百姓修廟建祀，可見來臺官員中，好官為數亦不少。為官期間，眼看百姓因久旱不雨，農作物歉收，甚至饑荒，導致民不聊生，為官者無不憚思盡慮，為民解憂，不惜為民建壇祈雨、求雨，甚至自責以為不雨乃己任，可見其愛民如子之情，在《全臺詩》收錄相關詩作，有鄭經〈祈雨未應自罪三章³⁶〉：「祈雨不來心未度，皆繇予罪深如淵。」、「惟望昊天憐萬姓，罰愆責過在予躬。」；齊體物〈禱雨³⁷〉：「齋沐桑林下，惟祈格上穹。」；陳瓚〈求雨³⁸〉、〈祈雨³⁹〉、〈喜雨⁴⁰〉；孫元衡〈禱雨篇⁴¹〉；胡承珙〈喜雨⁴²〉，我們可從這些詩作看見身為地方父母官，關懷百姓生計，以百姓為重的仁者形象。

第二節 吏治班兵敗壞

清初政府為了避免官吏、軍隊與百姓合謀造反，因而在臺灣官員的派遣和遷調、班兵制度等措施皆不利於臺灣治安，甚至間接促成民變的產生。由於派到臺灣的官吏都是外地人，任期短，又不准攜眷來臺，難免使其產生「五日京兆」心態。除此以外，官員的薪資微薄，根本不敷花用，只好重賦苛稅，收取規費，又因不懂方言（閩南語、客家話），便起用本地人做衙吏、做爪牙，層層剝削，以致臺灣吏治一直敗壞不堪。誠如臺灣兵備道徐宗幹說：「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中吏治之壞，至臺灣而極。然猶是民也、猶是官也，豈其無可治之民、無可用之官而卒至束手無策者？一言以蔽之曰：窮而已矣。⁴³」臺灣吏治敗壞至極。詩人鄭用錫作〈即事⁴⁴〉批判當時吏治問題，指出新舊任官員交接常是「新官對舊官，一時頓改易。」、「新官莫自雄，舊官莫交謫。」呼籲官員勿意氣用事，

³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330。

³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68。

³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198。

³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47。

³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43。

⁴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49。

⁴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267。

⁴²編者按：黃得時〈胡承珙與東瀛集〉謂：「承珙在臺任中，曾遭大旱，便作了〈祭城隍神求雨〉和〈祈雨龍神廟〉兩篇駢體文，終於天降大雨，承珙喜不自禁，遂作〈喜雨〉。」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25。

⁴³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卷五《斯未信齋文集》（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71 種，1984 年），頁 348。

⁴⁴編者按：稿本題作〈即事偶作〉，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新官接舊官，一時頓改易。新官莫雄誇，舊官莫怨謫。官衙如傳舍，遷更圓轉石。今日下場人，前日上場客。大權既他屬，百事總交責。要在見所長，何必生嫌隙。君不見。遺愛比甘棠，人思萊公栢。陸令稱神明，儀型圖掛壁。官去名長存，雪泥鴻印迹。又不見南陽有召杜，官經前後隔。同是父母歌，奚區今與昔。倘或有不然，輿情交指摘。盜賊聚蟻蜂，萑苻遍山澤。蝸蠻起戰爭，秦越分肥瘠。既死灰復燃，已除弊仍積。彼此一相形，豈止差寸尺。吾儒本迂拘，未免太刻畫。後來或居上，誰肯讓前席。杞人好憂天，徒憂終何益。」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6。

致「胡今復擾攘，萑符遍山澤。」、「蠻觸起戰爭，秦越分肥瘠。」而使百姓受害。另一首〈塹垣因粵匪掠爭民食不足時適唐升庵司馬赴艋舺紳馳商禁口從之乃瓜代者至惑於他說旋開旋禁感而作此⁴⁵〉即表明對官員處理米糧政策之朝令夕改，深感憤慨，此外他又作〈前歲賴得力羅慶慶兩盜未獲吳水妹復在三叉河內山聚劫升庵司馬入砦議和感賦〉一詩表達對官員無力緝匪，反而與之議和，強烈不滿之情緒：

群盜如毛起，山林聚嘯多。晝行頻帶劍，宵寢亦橫戈。官不嚴搜捕，民相喚奈何。況無降虎力，羽翼更添苛。⁴⁶

詩人描述由於群盜眾多，聚集於山林，百姓生活於恐懼中，不但白天要攜劍防身，連夜晚休憩也要劍不離身，官員不僅不嚴加搜捕，反而還與盜匪同流合汙，實是令人無可奈何。

對於官員的無能、姑息養奸，以致盜匪四起，鄭用錫在〈□□□□登場所由挑運谷石悉被內山粵匪截搶而廳司馬置若罔聞以致賊匪充斥可慨也夫〉一詩中即可見其批判：

水懦何如火烈雄，由來患積養癰中。登收正喜糧棲畝，輸運翻來莽伏戎。淵聚山陵皆米賊，損傷禾稼甚蠹訖。民生國計終奚補，怎奈當途耳轉聾。

⁴⁷

此詩書寫百姓歡欣米穀豐收，卻被盜匪劫搶，由於官員置之不理，充耳不聞，「淵聚山陵皆米賊，損傷禾稼甚蠹訖。」這都是官員縱容、姑息養奸所造成的後果。

劉家謀〈海音詩〉之五十一首：「空把強弓毒矢施，藏山猛虎穴難窺。笑他北海孫賓石，複壁惟容一趙岐。⁴⁸」自註說：「豪強之家，爪牙常數百輩；橫行鄉曲，莫敢誰何！爭訟者，須其一言而定，不必控官。巨奸積匪，敢於藏匿；官欲捕之，非屈意相求不可得也。」指出官員們之無能，連地方治安都屈於豪強之勢力下。

此外，詩人李喬〈草地人⁴⁹〉敘述由於吏治不清明，導致草地人三餐不繼，「里正催租來捉人」，可憐草地人只好「林投有洞去藏身」，忍受饑餓，甚至最後被迫賣女之困境。對於吏治也頗為關注的詩人林豪亦作〈逐役行⁵⁰〉諷刺官吏苛政暴斂，不顧人民生死，致天降災禍。

⁴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57。

⁴⁶ 編者按：稿本題作〈前年賴得力羅慶慶二兩渠魁尚未弋獲茲又有吳水妹在三叉河內山要結亡命匪徒各處橫劫而升庵唐公無力剿捕反爲入寨講和可嘆之至感而賦此〉，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到處聞鈴劫，山林盡賊窠。晝行需帶劍，宵寢亦橫戈。官不嚴搜捕，民惟喚奈何。況無降虎力，更爲虎添苛。」同前註 44，頁 43。

⁴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34。

⁴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4。

⁴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06。

⁵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27。

林豪的〈少婦哀⁵¹〉即是寫出因繳不出稅，孩子被強行抓去抵稅，「此兒尚值幾文錢，急喚牙人來取價。」、「兒啼覓母母啼兒，天涯哭送不勝悲。」人民受苛政之毒害而致人倫夢碎。他的另一首〈囹圄滿〉也是敘述當時吏治敗壞的景況：

君不見里胥捉人入內館，纍纍眼見囹圄滿。老耶病耶婦耶孺耶何紛紛，縲絏之中繩苦短。試問何罪告者誰，主吏要錢他不管。無罪罪人何其多，昨夕散賑朝催科。但見家家逋賦罪不赦，人人索逋無所逃。撫字政拙催科勞，囹圄已滿奈君何。何如再拓三弓地，好把鳩形鵠面一網繫。⁵²

百姓因天災繳不出稅而被捉進監牢，「纍纍眼見囹圄滿」，「無罪罪人何其多，昨夕散賑朝催科。」、「但見家家逋賦罪不赦，人人索逋無所逃。」詩人對里胥之種種作為表達其不滿。

官員貪汙的情形，在劉家謀〈海音詩〉之七十二首有忠實的記錄：

公門折節競趨風，牽引都憑一線通。辛苦為人裝布袋，肯教妙手獨空空。⁵³

詩人自註說明：「出入公門、為官弋利，曰『布袋手』。」在上位者貪汙，在下位者也趨之效仿，上下交相賊。劉家謀〈海音詩〉之十八首則是描寫關吏唯利是圖，不克盡其職守，放縱私鹽販賣，致官與商俱困之窘境：

亭戶鹽籌滯未行，牢盆在手絀經營。涓涓莫塞卮中漏，徒析秋毫利不盈。⁵⁴

作者自註說：「內地私鹽每斤二文，偷載至臺每斤賣四、五文，而官鹽每斤至十二、三文，故民間趨之若鶩。私鹽出入，小口居多，關吏利其賄，不問也。內山生、熟番及粵莊人皆食此鹽。臺鹽每年減銷，不啻十之六、七，而官與商俱困矣。惟稍減官價，使之易銷，而嚴緝諸口，禁其偷漏，庶有瘳乎。」表示關吏不該收受賄賂，應嚴加查緝走私港口，禁止不法走私，盼能改善臺鹽販售減銷的問題。

除文官吏役貪利枉法外，班兵及營兵的危言亦不淺，在劉家謀〈海音詩〉之五十四首：「五虎長牙舞爪來，秋風避債竟無臺。驚心昨夜西鄰哭，掌上明珠去不回。⁵⁵」，自註說：「每百錢，按日繳息五文；停繳一日，即前繳抹銷，謂之「五虎利」；亦營卒所為。窮民不得已，貸之；無力償者，或擄其妻女而去。」營卒經營高利貸「五虎利」，欺壓窮民，甚至逼迫無力還債者，以妻女來抵債。而五十五首亦敘述私典重利謀取暴利：「九抽敢把禁條違，飛去青蚨忽自歸。寄

⁵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71。

⁵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70-371。

⁵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9-300。

⁵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4-285。

⁵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5。

語杜陵頭白叟，可堪日日典春衣。⁵⁶」自註說：「私典有曰「小押」者，皆兵卒為之。每質物一百文，只給九十一，謂之「九抽」；贖時仍滿其數。每十日，一百文⁵⁷計息六文。其限期之緩急，以物之高下為差；然無一歲者。」

在臺官吏問政昏昧不察，貪污盛行，連班兵、營卒亦如此，導致社會治安更加惡化，劉家謀〈海音詩〉之四十九首寫道：「草間狐兔每縱橫，潛入崔嵬百雉城。夜半女牆斜月影，出關無事數雞鳴。⁵⁸」自註說：「鄉村盜賊入城竊劫，旋踰城而出；皆守門者為之導。迨擒獲至官，輒以瞻徇營員，久難定讞。」守門者不但與盜賊合謀引賊入城竊劫，且接受賄賂，循私包庇。營兵除了放高利貸以外，還設局欺騙百姓，在劉家謀〈海音詩〉六十七首則有詳實記載：「赤嵌城裏雙徘徊，一局棋兵兩陣開。莫更旁觀學王質，爛柯容易得歸來。⁵⁹」作者自註說明：「市上常設局，排成棋勢，所爭一子、兩子間。有來觀者，邀其出貲入夥，或指衣服為注；先云：『操有勝算，萬無一輸』。既入夥後，隨手變化，轉勝為輸；罄所有償之，或稱貸以益，乃得歸也。此局設自營兵，而鄉愚之受欺尤眾。」此外，劉家謀〈海音詩〉八十二首，也論及班兵之惡行：「分疆畫界立公廳，盤踞居然犄角形。傳首已教心膽落，古來兵法本兼刑。⁶⁰」自註說：「班兵各據一隅，私立媽宮曰：「公廳」為聚議之所。提標兵據寧南坊，漳鎮、詔安、雲霄兵據鎮北坊，同安兵據東安坊，本土募兵則分據西定坊之開仙宮、轅門街諸處，賭場、煙館、娼窩、私典皆其所為。白晝劫奪財物、擄掠婦女，守土官不敢治，將弁亦隱忍聽之，懼其變也。不知臺兵多住家內地，一有叛亂，戮及妻孥，敢為變乎？……」班兵各據一隅，不但「賭場、煙館、娼窩、私典皆其所為」，且「白晝劫奪財物、擄掠婦女」，無法無天，其惡行無異於盜匪。

對於臺兵所作所為，劉家謀的〈換臺兵〉有深刻的描寫：

……樂莫樂於換臺兵，飽食可以忘從征。時平不識戰與守，團坐公廳但飲酒。萬四千人同一將，同德同心寧異向。誰令門戶各分開，更結親家作憑仗。泉人惡漳漳惡泉，相逢狹路爭揮拳。如何臨陣卻退後，鄉勇中處屯番前。⁶¹

作者自註說：「臺澎水陸十六營，額兵萬四千六百五十有六，在臺有兵餉，內地有眷米，喪葬有白事，婚嫁有紅事，班兵換回有盤費銀。班兵分據一隅，私立媽宮為聚議之所，曰公廳。漳泉兵常分類，他營附之者為親家。生番歸化曰熟番，熟番別為屯番，凡十二屯，大屯番兵四百人，小者三百人，趨健善走，習鏢鎗，

⁵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5。

⁵⁷編者按：「文」，全卷本作「丈」，誤。

⁵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3。

⁵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8。

⁶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02。

⁶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26。

百發百中，無事專司驛遞，有事驅之陣前，鄉勇居中，官兵在後，屯番一人可敵鄉勇二官兵三，一番死，眾番繼之，無散走者。」

在臺吏治如此敗壞不堪，官員們不但不加以自我省察，卻喜於自行立碑，標榜政績，在查元鼎〈擬白香山秦中吟〉四首之二〈立碑〉即諷刺此怪現象：

吁嗟衰世衰，功名先陵夷。有司無賢否，皆立德政碑。服忽鷹獬豸，珠更摩牟尼。所輕在民命，所重在金貲。頌作下車日，論定蓋棺時。但得上官喜，那計同僚嗤。故為怪異行，將信更將疑。塗改生民句，安排諛墓詞。峨峨峙屬壘，申申詈孤嫠。訓違清慎勤，險占需訟師。為君謝逋客，車誰攀路歧。牛角礪碑石，龜趺沉江湄。古來循良吏，勳業青史垂。賢否在輿論，片石那得知。⁶²

詩人感嘆世局衰微，為官者不論賢德與否，皆喜立碑，歌功頌德一番，「但得上官喜，那計同僚嗤。」、「故為怪異行，將信更將疑。」詩末諷刺「古來循良吏，勳業青史垂。」為官賢能與否取決於輿論，不是立碑就可以了。

官場文化之不良，亦見於鄭用錫〈慨時⁶³〉一詩，寫出為官無才者，趨炎附勢亦能為朝廷所用，感慨「雞犬升天易，牛羊在牧難。」、「兢兢誰自履，瑣瑣盡高冠。」面對此亂象，不如辭官遠去，並批判在此時局有誰記得古時賢人風範呢？

第三節 嫖賭充斥、鴉片、偷盜搶劫盛行

一、嫖賭充斥

臺灣自開闢以來，移民漸增，多以閩、粵為主，原本民風與大陸內地並無所差異，但來臺後，隨著生活環境的種種變化而改變，當初拓墾的吃苦耐勞、勤儉勤奮的精神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奢華侈靡、急功好利。加上隨著移墾人口增加，當中不乏游手好閒之徒，無所事事，造成社會治安惡化，賭博四處可見、妓館林立、偷盜搶劫時有所聞。

陳文達《鳳山縣志》描述賭博乃屬臺灣敝俗之一：「夫服飾僭侈、婚姻論財、好飲酒、喜賭博、子不擇師、婦入僧寺、好觀劇、親異姓，全臺之敝俗也。⁶⁴」又《臺灣縣志》更是說出臺地賭博盛行景象：

賭博之風，無處不然，臺為尤甚。連日繼夜，一擲千金，不顧父母妻

⁶²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25-326。

⁶³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4。

⁶⁴陳文達：《鳳山縣志》卷七〈風土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1984 年），頁 80。

子之養；內地之人，流落海外，數十年而不得歸，是可嘆也！⁶⁵

有關賭博風氣盛行的描寫，乾隆年間，任鳳山縣學教諭朱仕玠〈尸位學署岑寂無聊泛泛隨流跡近漁父每有聞見輒宣謳詠因名瀛涯漁唱〉其中一首有云：

輕繒做袴白羅襦，那識家仍擔石無。明燭華燈喧夜半，分曹到處快呼盧⁶⁶（作者註：「臺地賭博，比戶皆然矣。」）。⁶⁷

居民不管家中糧食已盡，仍是揮霍成性，「輕繒做袴白羅襦」毫不知儉約。而男子亦不改豪賭本性，依舊揮霍無度，即使已是夜半時分，仍「明燭華燈」，分成好幾群，到處擲骰子賭博吆喝。

光緒年間任福建巡撫王凱泰〈臺灣雜詠〉之十二首描述駐臺營兵開設賭場，謀取暴利：

車馬分排局陣新（作者註：「賭具仿象棋式。」），場中熱鬧往來頻。牧豬奴戲成風氣，半是同袍同澤人。⁶⁸

作者自註說：「營兵開場，汎弁得規；嚴禁澈查，以清其源。」可見當時臺兵設賭場謀利之猖獗，作者認為應嚴禁澈查，整肅軍紀。在劉家謀〈海音詩⁶⁹〉六十七首則描述營兵於市上設賭局詐騙，「莫更旁觀學王質，爛柯容易得歸來。」詩末引用王質典故，勸誡勿沉迷於賭博，徘徊於賭博場地觀看，以免誤入圈套。

此外，有別於仿象棋式的賭博方式，劉家謀〈海音詩〉第六十六首則寫出不同賭博方式的景象：

詩序：手握三籤，藏其根、露其梢，一根繫紅繩，垂於外，若可辨、若不可辨。猜者置錢其梢，以得紅繩為勝；勝則三倍償之。然隨手抽換，罕能中者；輒罄資以歸，謂之「虎鬚」。屋前為博場，後為妓館；或被誘入其中，必傾其囊橐、褫其衣服乃得出，謂之「圍魚」。

虎鬚手捋自昏迷，那更圍魚一網提。布褲不辭都脫卻，春風處處勃鳩啼。

70

⁶⁵陳文達：《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1993年），頁58。

⁶⁶一種古代賭博。猶今之擲骰子。古時賭博，削木為骰子，一面塗黑，畫犢，一面塗白，畫雉，共五子；五子全黑叫做「盧」，是頭采。投擲時，希望得盧，連連呼它。所以稱為「呼盧」。教育部重編國與辭典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

⁶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413。

⁶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350。

⁶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298。

⁷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298。

此虎鬚賭博方式，是多人合謀設計行騙之伎倆，「屋前為博場，後為妓館」，一旦被誘入其中，必定囊橐傾盡、衣褲被扒光，才能離開，落得如此下場，都是沉迷於賭場、妓館緣故。

劉家謀有另一首〈唐山客⁷¹〉詩，描述唐山客亦耽溺於嫖賭，流連歸不得，由於「朝朝呼雉盧，夜夜聽箏笛。」不惜「十萬金錢輕一擲，樂哉此間。」也「不思唐山海」，而致「樓頭少婦怨楊柳」，「猶卜燈花」問君歸期。

賭風之盛，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為官者深感其害嚴重，努力遏止此不良風俗，王凱泰〈臺灣雜詠〉十六首即寫出其作為：

五字編成百句歌，苦心甘作老婆婆。兒童幾隊同聲調，朔望門前索賞多。

72

作者自註說明：「近將勸戒煙、賭并一切陋習，各編五言百句歌。十五歲以下兒童有能背誦者，賞青蚨十文；月之朔望驗給。」在上位者，希望透過背誦勸戒煙賭詩歌，以此獎賞來端正風俗，可見其用心。

另一詩人藍鼎元在〈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之三首，指出臺民無論貴賤，皆好賭博，因而主張嚴加管制：

臺俗敝豪奢，亂後風猶昨。宴會中人產，衣裘貴戚愕。農惰士弗勤，逐末趨驕惡。鬻陵多健訟，空際見樓閣。無賤復無貴，相將事擲博。所當禁制嚴，威信同鋒鏑。勿謂我言迂，中心細忖度。為火莫為水，救時之良藥。

73

藍氏指出臺灣土地富庶，習俗豪奢，百姓怠惰好逸惡勞，且不論貴賤，皆好賭成性，主張要「禁制嚴」，不容遷延。

對於賭風之害，詩人鄭用錫作五言古詩〈戒賭五排一則〉勸戒賭：

莫以豬奴戲，而誇適意豪。初猶涓水滴，繼竟極天滔。得馬知非福，亡羊悔補牢。一場眸轉瞬，萬貫火銷膏。盧雉聲爭喝，輸贏券孰操。技無殊局博，囊已罄泉刀。金或奢為注（作者註：「《莊子》金注瓦注，金注以金為注，瓦注以瓦為注。」），臺窟（作者註：「即寧字避諱。」）債可逃。手談雖小趣，珍重戒兒曹。⁷⁴

對於賭博現象風行於民間，陳維英有〈新春戒賭〉組詩表明賭博風氣雖由來已久，

⁷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25。

⁷²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51。

⁷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6。

⁷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27-228。

但新春賭博此消遣娛樂宜戒除爲上：

樗蒲喧鬧遍鄉閭，惡習迷人恨莫除（作者註：「世俗多以賭博爲新春常例。」）。
若謂春正合消遣，試詢此例載何書。

大呼雉采決雌雄，小利蠅頭計較工。誰信骰盆深似海，許多家產墜其中。
無論人勝己愁鬢，縱勝於人亦失身。拋卻光陰荒事業，壞將品行損精神。
動輒相爭平地雷，囊錢輸盡竊機開。賭場流弊原非小，盜賊巢窠械鬥媒。
聚賭偏如祭祖先（作者註：「甚至有父子叔姪兄弟聚賭者。」），左昭右穆列堂前。
專心致志爭成敗，比祭先人十倍虔。

因貪財貨賣倫常，不論尊卑論短長。名教之中真樂地，詎疑變作牧豬鄉（作者註：「晉陶侃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

子弟趨邪責勿寬，不加嚴責反朋奸。他時教正身非正，令出難行只自歎。
家運勝衰聲調基，書聲為盛賭聲衰。倘將呼擲換吟誦，二阮三阮竇五枝。

75

陳維英寫出世俗多以賭博爲新春常例，「樗蒲喧鬧遍鄉閭」，「惡習迷人」難除，乃是所謂春正消遣，但詩人不免要問「此例載何書？」，且詩人以爲賭博之害有「許多家產墜其中」、「拋卻光陰荒事業，壞將品行損精神。」、「動輒相爭平地雷，囊錢輸盡竊機開。」、「盜賊巢窠械鬥媒」、「因貪財貨賣倫常，不論尊卑論短長。」百害無一利，宜戒除之。

劉家謀〈海音詩〉寫出「三棺⁷⁶」之害，百姓因此蕩盡家產、流落失所、甚至喪失性命。清代臺灣詩作亦不少論及，三棺之一的狎妓之風，劉家謀在〈海音詩〉第四十四首自註說明：「大西門內，右旋而北，面城居者，皆狹邪家。肩挑負販之人，百錢即可一度。主者多蔡姓，收淫嫗、逃婢實之，日斂其賣笑之資；斂資未盈，輒遭苛責。或勒負債家婦女為之，以償所負，尤為不法。」寫出妓館比鄰櫛屋，販夫走卒到那兒只需一百錢就可以春宵一度，無視女性過著被剝削、凌虐的日子：

睥睨東邊列屋居，冶遊只費杖頭儲。那知切里徵村外，別有催科到女閭。

77

臺妓不管是自願、逃婢、或是爲抵債所迫，皆受鴇母日斂其實笑之資，若有不足，更遭受責罰。劉家謀〈海音詩〉第三十九首寫道，臺妓不堪鴇母之苦，常求速嫁，擺脫厄運，鴇母則只貪圖厚聘而已：

鴇兒原不及娘兒，聘結檳榔喜未遲。分得後生查畝仔，白頭無復嫁魁時（作者註：「鴇兒愛鈔、娘兒愛俏，隨地皆然。臺妓不堪鴇母之苦，常速嫁；鴇母但圖厚聘而已。所

⁷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80-181。

⁷⁶「三棺」者：猜寶「銅棺」也、吃鴉片「竹棺」也、狎妓「肉棺」也。

⁷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2。

生之女，則樂而忘嫁，索聘亦廉。然既嫁之後，一家資衣食焉；雖豪客難之。二、三十歲未嫁者，必抱養子女，為他日頭家地。俗謂夫曰「尅」，音如「安」。周光邵明經維新云：「俚曲多此字」，然「尅」者，瘠病之謂，於義無取。土音，「尅」、「翁」並讀如「安」，殆「翁」字之訛歟？子抱養者曰「分」，音如「奔」。」⁷⁸

二、鴉片盛行

臺地不只賭風熾烈、流戀妓館、吸食鴉片亦盛行，如藍鼎元在《平臺紀略》記載：「鴉片煙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煙筒如短棍。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⁷⁹」說明鴉片、賭博蔚為風俗，在馬清樞〈臺陽雜興〉之二十六首「開燈難使鴉音變（作者註：「臺人多吸鴉片，謂之『開燈』。」）壓寶誰將蠹俗清（作者註：「臺人好賭博，名曰『壓寶』。」）⁸⁰」亦可見其充斥全臺之景象。唐贊袞〈臺地鴉片盛行男女皆嗜惜無法禁之〉之一，更將全臺沉迷於吸食鴉片，無法禁止景況詳實記載：

詩序：囊縫文綺，簫削筠竿；給豈並於饕餮，愛似逾乎脯糗。恍噓氣以成雲，既非龍窟；忽出潛而吹沫，疑是魚淵。飽餐煙火，通妙吸於吻間；臥襲氤氳，參微息於鼻觀；飄飄乎似丁之化鶴，蓬蓬然似莊之夢蝶。欲禁雉膏之食，鼎革為難；何為螢火之微，燎原甚易。爰操枯穎，用示砭鍼。

慕羶紛逐臭，嗜炙苦含腴。繞鬢霧徐結，盪胸雲疊鋪。常教甜似蜜，實覺醉如愚。煙草非春草，情懷篤友于。欲戒頭將白，相逢眼便青。味從無味得，時豈有時醒。不是劉伶醉，非耽陸羽經。愧難懸厲禁，緘口示箴銘。

⁸¹

對於鴉片所造成的危害，詩人無不深感憂慮不安，而有不少強烈批判之作，表達對社會的關懷。鄭用錫〈鴉毒〉一詩也把吸食鴉片後的惡果，描寫得淋漓盡致：

鴉毒來西土，斯人何久迷。阿房三月火，函谷一丸泥。能使心肝黑，全令面目黧。昏昏成世界，竟認作刀圭。⁸²

⁷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0。

⁷⁹藍鼎元：《平臺紀略》〈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見鹿洲初集卷二）（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4 種，1987 年），頁 50。

⁸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84。

⁸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615。

⁸²編者按：稿本題作〈鴉片〉，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鴉毒來夷國，斯人任久迷。阿房三月火，函谷一丸泥。能使心肝黑，兼教面目黧。嗟嗟昏世界，莫認作刀圭。」，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5。

詩人描寫吸食鴉片之害，能使「心肝黑，面目鰲。」鴉片之泛濫及禍害有如「阿房三月火，函谷一丸泥。」吸食鴉片不但影響社會治安，也危及個人健康，置人於死地。鄭用錫用鴆毒來比喻吸鴉片，眼見人民沈溺於吸食鴉片之惡習，因此作詩提醒世人勿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鄭用錫另外還有二首詩作批判鴉片的為害，〈吃鴉歌⁸³〉敘述吸食鴉片「膏粱美味不去吃」，而「身如束筍骨如柴」，致「求奶奶，拜爹爹，敢望爾，賜烟渣。」、「速將滾湯下，却不管中有土泥沙。」悲哀境地；〈喫鴉感嘆⁸⁴〉「倒迴日月昏成晝，黑變心肝霧障天。」、「可憐毒鴆沿中土，竟為漏卮⁸⁵鐵鑄錢。」強調吸食鴉片不只害己也影響到國家社會。

儘管詩人作詩來警示時人，仍喚醒不了吸食鴉片者的耽溺，依舊不惜傾家蕩產，不顧性命安危，而趨之若鶩，難以自拔。劉家謀〈海音詩〉之六十九首寫道：「靈根轉眼化枯荑，毒火銷磨百事乖。學得顧長康食蔗，漫云漸入境能佳。⁸⁶」，作者自註：「臺人以甘蔗為鴉片煙桿，上者一根值數金。」只為吞雲吐霧，宛入天境，不惜重資。劉家謀另一首〈鴉片鬼⁸⁷〉也有如此描述，吸食鴉片會猶似行屍走肉，「形骨猶存精氣死，雖曰生人鬼而已。」終致「竹棺尺許橫空床，幽火照君歸北邙。」

有錢人吸鴉片，在自家舒服的吸食，連貧窮的人也盼著過癮，只好往「煙渣館」去，劉家謀〈海音詩〉第七十首寫的是窮人，擠在昏暗、擁擠的館子裡，一排排坐著、橫著的，吸食上等人家吸過剩下的鴉片煙灰：

舐罷餘丹尚共爭，淮南雞犬可憐生。漫將上下床分別，如豆燈光數不清。

⁸⁸（作者註：煙渣館，多營卒所開；收鴉片煙灰，熬而賣之。地狹不足度床，每隔為兩、三層以待來者。無賴之輩囊無一錢，至為小偷，覓數十文以求度癮。）

劉家謀〈海音詩〉七十七首，寫出臺郡傭工所得常高於內地數倍，但為了吸食鴉片卻自毀前程：

勞身猶足博饗餐，歲暮無衣意亦寬。不怕飢寒寧怕死，自家斷送入三棺。

⁸⁹（作者註：臺郡傭工所得常倍。地暖，冬月不需綿裘也。「三棺」者，猜寶「銅棺」也、吃鴉片「竹棺」也、狎妓「肉棺」也。）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逼迫中國開放通商口岸，鴉片也於臺灣開港後大量進口傳入，唐景崧有詩〈戒煙⁹⁰〉敘述「疆吏火攻開釁日，諫臣卮漏上書

⁸³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15-216。

⁸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25。

⁸⁵古代盛酒的器具；量詞：古代計算酒器所裝液體的單位。相當於「杯」。

⁸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9。

⁸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27。

⁸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9。

⁸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01。

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72。

年。」表達煙害是關係著國家利權外流的關鍵，「事關世運終難禁，聞說司農早稅錢。」據說古代的大司農已著手課徵香煙稅了，抽煙是無法根本禁止的社會局勢，因此數十年間抽鴉片已成為社會上極普遍的活動，連勾欄間也非常時興。施士洁〈滬上有贈⁹¹〉「醒時明月醉時霞」、「七寸銀筒三寸管，輕煙吹出總如蘭。」、「昨夜相逢入夢來，今朝席上鬥乖崖。」寫出勾欄中喝酒、吸兩口鴉片煙，再沈沈睡去，醒來開始玩牌鬥錢的委靡生活。

臺地鴉片泛濫，吸食之風盛行，不僅廣大民眾吸食，連讀書人也沉淪於此，難以倖免。王凱泰〈臺灣雜詠〉第十首描述此一景況，也將政府所作之努力記錄下來：

有味青燈短榻橫，米囊流毒到書生。癡心欲立回頭岸，一一竿吹識姓名。

⁹²

作者自註說明：「臺屬士子近多染食鴉片，令書院監院官擇敦品之士各給一簿，將食煙者注名於上；悔悟自新，即行登注；按月呈送，以備查核。」唐贊袞〈臺南洋藥充斥奸商漏私動與海關相齟齬判牘後慨然賦此〉對於鴉片毒害之責歸屬於海關，批判不該中飽私囊而與奸商狼狽為奸：

煙土流毒久，濫殤由海關。蠹吏飽其私，窟賈緣為奸。鯨鯨橫睥睨，談笑生波瀾。虛聲肆恫喝，時局殊艱難。⁹³

三、偷盜搶劫盛行

當時臺地沉溺於賭博、妓館、嗜鴉片煙等惡習蔓延不息，黃淑璈在《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嵌筆談〉記載：「夫賭博，惡業也。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挾資登場，叫號爭鬪，始則出於典鬻，繼則流於偷竊，實長奸之囹也。⁹⁴」賭徒傾家蕩產，流離失所，為數不少。⁹⁵甚者淪為小偷、盜匪之徒，偷盜搶劫盛行，在劉家謀〈海音詩〉第四十八首寫道：

秋成爭唱太平歌，誰識萑苻警轉多。尾壓未交田已做，卻拋耒耜弄干戈。

⁹⁶

⁹¹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85。

⁹²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50。

⁹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608。

⁹⁴黃淑璈：《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嵌筆談·風俗〉引〈諸羅雜識〉語（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刊第 4 種，1987 年），頁 38-39。

⁹⁵如前文所引《臺灣縣志》：「賭博之風，無處不然，臺為尤甚。連日繼夜，一擲千金，不顧父母妻子之養；內地之人，流落海外，數十年而不得歸，是可嘆也！」

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3。

作者自註說：「臘月既望，各市廛競饜酒肉，曰「尾壓」；秋成報賽，曰「做年」、亦曰：「做田」。禾稼登場，傭工者無以自食，多去而為盜；故每歲十月後，尤重巡防。至臘月望日，飲「尾壓酒」，乃無事也。」秋收之後，因傭工者無以自食，只好轉為盜賊，「故每歲十月後，尤重巡防。」待臘月望日，飲完「尾壓酒」後，才能無事。

此外，劉家謀〈海音詩〉第四十九首：「草間狐兔每縱橫，潛入崔嵬百雉城。⁹⁷」作者自註說：「鄉村盜賊入城竊劫，旋踰城而出；皆守門者為之導。」指出來自鄉間之盜賊與守門人狼狽為奸，得以出入自由，入城偷竊。

劉家謀〈海音詩〉第五十三首「曾門溪畔少行人，草地常愁劫奪頻。⁹⁸」寫出臺灣、嘉義交界曾文溪畔一帶，多盜匪出沒行搶，隻身渡溪的鄉下人常因此愁苦不堪。

第四節 結拜要盟、樹旗糾眾械鬥

一、羅漢腳

由於清廷渡臺禁令禁止人民攜眷來臺，而使來臺者多為年輕力壯之男子，造成異常的人口組成，且移民多來自閩、粵二省居多。在黃淑璫《臺海使槎錄·赤嵌筆談》：「臺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未盡同風而異俗。⁹⁹」指出臺地人民組成複雜，來自各階層，甚至還有不良份子也參雜其中，因此民情土俗不盡相同。姚瑩針對臺民組成複雜及難治問題，在〈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說明其因：

今夫逞強而健鬥，輕死而重財者，泉之俗也。好訟無情，好勝無理。賭館、娼閭、檳榔、鴉片，日寢食而死生之，泉之所以為泉也。臺人固兼有之，然而臺之地，一府、五廳、四縣，南北二千里，有泉人焉，有漳人焉，有粵人焉，有潮人焉，有番眾焉。合漳、泉、潮、粵、番、漢之民而聚處之，則民難乎其為民，……其內地遊手無賴之徒，重罪逋逃之犯，溷跡雜沓而並至。有業者十無二、三，地力人工不足以養群，相聚而為盜賊。¹⁰⁰

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3。

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4。

⁹⁹黃淑璫：《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嵌筆談·習俗〉引〈諸羅雜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1996 年），頁 38。

¹⁰⁰姚瑩：《東槎紀略》卷四〈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7 種，1984 年），頁 110-111。

臺灣實屬移民社會，由於未成家青壯男子居多數，家族血緣關係少，而易形成與異姓結拜、結盟之風，在劉家謀〈海音詩〉第六十八首寫道：

密密根連未肯疏，故應外禦藉箴箴。大哥尾弟空聯臂，持較同懷總不如（作者自註說：「臺竹生筍不出叢外，連根相附為藩籬城郭之資。不拘年齒，推強有力者為『大哥』；一年少者殿後，曰『尾弟』，歃血為盟，相稱以行次；凶終隙末，曾不移時。」）。

101

此詩反映出臺地結拜之風盛行，不拘年齡，公推有能力者為「大哥」，歃血為盟，相稱以行次；凶終隙末，曾不移時。結盟之盛，誠如黃淑璫《臺海使槎錄》記載：「又莫甚於要盟；豪健家兒聚少年無賴之徒，指皎日以盟心，撫白水而矢誓，稱兄呼弟，出妻拜母，自謂古道相期；不知往來既頻，則淫酗之累作，聲援既廣，則鬪競之患生。¹⁰²」分類械鬥常因個人的衝突而引發。何澂〈臺陽雜詠〉一詩也對此民風有深刻描繪：

堪笑浮囂陋習仍，仇讎報復競稱能（作者註：「臺俗性剛易動，往往睚眦之仇報而後快。」）。黨援不惜家同破（作者註：「同鄉、同姓設受凌辱，傾家拯救；身罹法網，所不顧惜。」），擄勒無端禍猝興（作者註：「擄人勒贖，最為惡習。」）。鑪主籤頭榮里社（作者註：「里社中有『鑪主』、『籤頭』諸名目，輪流值年，以主其事。」），鄉承約長耀門燈（作者註：「鄉約名『總理』，地方官給『戳記』；門首懸大燈，亦『總理』銜。」）。操戈鬥狠尋常事，紮厝由來最足憎（作者註：「悍族糾黨逞兇，殺其全家，將田園、房屋、輻財踞為己有，名曰『紮厝』。近年官兵勦辦，此風已息。」）。¹⁰³

由於臺民氣性剛強，逞凶鬥狠，往往睚眦之仇報而後快，「黨援不惜家同破」、「操戈鬥狠尋常事」、「擄勒無端禍猝興」、「紮厝由來最足憎」，更可看出同盟結拜結黨逞兇之惡。在鄭用錫〈風氣¹⁰⁴〉詩句中：「剽悍攜刀劍，乖張逞棒拳。蝸爭起蠻觸，鈴劫遍山淵。」亦可見民風之剽悍，動輒干戈相向不良風氣。

除了同盟、結拜，尚有羅漢腳樹旗糾眾，擾亂社會治安，丁紹儀在《東瀛識略》卷三〈習尚〉寫道：「別有游手無賴，遨遊街衢、以訛索為事者，曰羅漢腳；及冬衣食不繼，輒聚徒黨伺掠行旅，地方官必募派役勇分佈巡拏，歲以為常。先時有驅之回內地者，日逐水；然不久復至。今且驅之不勝其驅，無復知有逐水事矣。¹⁰⁵」另《噶瑪蘭廳志》卷二〈規制·鄉莊〉也指出臺灣

¹⁰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9。

¹⁰²黃淑璫：《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崁筆談·習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1996 年），頁 39。

¹⁰³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65。

¹⁰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51。

¹⁰⁵丁紹儀：《東瀛識略》卷三〈習尚〉（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1957 年），頁 33。

難治乃源自於羅漢腳的問題：「臺灣一種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賈、不負戴道路，俗指謂羅漢腳；嫖賭摸竊，械鬥樹旗，靡所不為。曷言乎羅漢腳也？謂其單身遊食四方，隨處結黨；且衫褲不全，赤腳終生也。大市不下數百人，小市村不下數十人，臺灣之難治在此。¹⁰⁶」可知羅漢腳聚徒黨伺掠事件已多到習以為常、且驅之不勝其驅之景況。

對於羅漢腳樹旗聚眾滋事，劉家謀〈海音詩〉第五十首寫出羅漢腳只為逞一朝之忿，即使身膏蕭斧也懵然未悟之可悲境地：

派飯曾無十日期，闖兄幾輩似兒嬉。股頭旗腳雄豪甚，釜底游魚尚未知。

¹⁰⁷

作者自註說：「匪徒滋事，傳食諸村莊，謂之「派飯」；領隊者曰「股頭」；餘黨曰「旗腳」。「闖兄」¹⁰⁸，羅漢腳之別名。近日樹旗聚眾，多以械鬥開端，非真有大志也。逞一朝之忿，冒不韙之名，身膏蕭斧，懵然未悟，可哀也哉！」

林樹梅〈臺陽竹枝詞〉四首之一，也對羅漢腳每遇極小怨對，便一呼闖集，當街械鬥之情景作詩記載：

闖兄羅漢滿街坊，自詡英雄不可當。與己無仇偏切齒，殺身輕易為檳榔。

¹⁰⁹（作者註：「闖兄、羅漢腳皆惡少也，每睚眦微隙，輒散檳榔，一呼闖集，當街械鬥。」

編者按：「闖兄、羅漢腳皆惡少也」，《歡雲山人詩鈔》作「闖兄、羅漢腳皆匪類也。」）

此外，曹士桂〈道上行〉第四首：「沿村遍市盡輿夫，聚賭開場作本圖。械鬥豎旗爭烏合，將來滋患實堪虞。¹¹⁰」寫出對羅漢腳造成日後禍患之虞慮。

劉家謀〈海音詩〉第五十九首：「樣仔林邊徑路分，中藏羅漢腳紛紛。寄言玉局休相笑，擔糞年來亦不群。¹¹¹」自註說臺兵雖蠻橫，殃及平民，但所懼怕者有四：「輿夫也，羅漢腳也，大西門外蔡、郭五大姓也，大南門邊擔糞人也。」「蓋四者半孤身無賴，好勇輕生；其黨多至千百人，愈集愈多，拚命死鬥，兵無如之何也。」家謀提出：「抑此四者，遇地方有事，收之則為用，散之則為非，當事者尤為加意也。」可知羅漢腳在臺的危害之劇，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李若琳〈羅漢腳¹¹²〉亦云：「須知羅漢腳，半是擲金人。任肆萑苻虐，終罹法網新。」劉家謀在〈羅漢腳¹¹³〉：「城外五大姓，城中樣仔林。縱橫羅漢腳，三尺誰能禁。」也寫出西城外挑夫，有五大姓，皆是羅漢腳，仰食於三郊，聚之於樣仔林，結黨

¹⁰⁶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二（上）〈規制·鄉莊〉（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1963年），頁28。

¹⁰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293。

¹⁰⁸編者按：連橫抄本無「闖兄」二字。

¹⁰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372。

¹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117。

¹¹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296。

¹¹²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391。

¹¹³作者註：「不士不農不商不賈，無田宅妻子，四方游食，結黨橫行，曰『羅漢腳』。」，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325。

做大其勢力。

二、分類械鬥

《臺陽筆記》：「臺地素無土著，皆漳、泉、廣三郡之人徙居焉。地分南北，廣人實居其南，別以主客之名，而莊以立（漳泉人呼粵莊曰客莊）。此疆彼界，判然畛域。故往往有漳人作亂而泉人攻之者，泉人謀逆而漳人揭之者。若漳、泉合謀不軌，則粵民必倡義以誅之，未有不成功者。¹¹⁴」可知清代臺灣居民，大半由漳、泉、廣三郡之人徙居而來，早期各籍分類定居的情形，後來隨著土地開墾日漸飽和，商業日漸繁榮，爲了爭奪土地、水源之利，因利益衝突日益擴大，加上吏治不良、公權力不彰，引發分類械鬥事件頻傳，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嘉、道以來，「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¹¹⁵各類械鬥難以平息。劉家謀在其〈海音詩〉第四十七首痛斥臺地械鬥，不該區分族群間差異，而致衝突不斷：

同是萍浮傍海濱，此疆彼界辨何真。誰云百世讎當復，賣餅公羊始誤人。

¹¹⁶

從作者自註：「臺郡械鬥，始於乾隆四十六年。後則七、八年一小鬥，十餘年一大鬥。北路則先分漳、泉，繼分閩、粵；彰、淡又分閩、番，且分晉、南、惠、安、同。南路則惟分閩、粵，不分漳、泉。然俱積年一鬥，懲創則平；今乃無年不鬥、無月不鬥矣。陳恭甫先生「治南獄事論」云：「細虞構訟，攻殺無已；禍連子孫，殃及鄉閭，踰百年不能解。」其意似近於公羊「春秋」之百世復讎；而用之不得其義，以至此也。」可知臺灣械鬥頻仍，「七、八年一小鬥，十餘年一大鬥」，南北不同的分類械鬥，「北路則先分漳、泉，繼分閩、粵；彰、淡又分閩、番，且分晉、南、惠、安、同。」「南路則惟分閩、粵，不分漳、泉。」雖然「積年一鬥，懲創則平。」但「今乃無年不鬥、無月不鬥矣。」難以禁止平息。

分類械鬥所帶來的動亂及傷害，詩人陳肇興在〈械鬥竹枝詞〉一詩作了一番深入的刻畫及批判。

無人拓殖不居功，動輒刀槍奮起戎。利益均沾天地義，強爭惡奪是歪風。
淡水環垣病最多，漳泉棍棒粵閩戈。因牛為水芝麻釁，一鬥經年血漲河。
災及後龍彰化間，禍延錫口至宜蘭。羅東亦效相殘殺，人命如絲似草菅。
起止紛爭數十年，時停時作互牽連。腥汗血染開疆史，斲喪精英笑失筌。

¹¹⁴翟灝：《臺陽筆記》〈粵莊義民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0 種，1958 年），頁 3。

¹¹⁵連橫：《臺灣通史》卷九〈度支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1984 年），頁 202。

¹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3。

詩一開頭說明只為一點小利益，就「動輒刀槍奮起戎」、「強爭惡奪是歪風」，且引起械鬥的原因，竟只是「因牛為水芝麻釁」，而導致「一鬥經年血漲河」慘狀，械鬥的區域從西到東、由北而南，蔓延全臺，「起止紛爭數十年，時停時作互牽連。」恐導致「腥汗血染開疆史，斲喪精英笑失筌。」

陳肇興另一首〈感事¹¹⁸〉描述咸豐三年（1853）彰化地區所發生的彰泉械鬥¹¹⁹情形，對於械鬥起因「蕭牆列戟究何因」提出疑問，「豈有同仇關切齒，並無小忿亦亡身。」至「揮戈舞盾賊攻賊，吮血吞心人食人。」、「滿眼郊原草不春」可見械鬥情形之慘烈，詩人亦感慨無能為力，「空將兩淚哭斯民」。

咸豐四年（1854）陳肇興前往龍目井任教，作〈遊龍目井¹²⁰感賦百韻〉一詩，敘述械鬥的情形：「一人構其釁，千百持械隨。甥舅為仇敵，鄉里相爛糜。村莊縱燎火，田園罷耘耔。所爭非城野，殺人以為嬉。遺禍及泉石，呵護神不支。健兒持刀來，僉謂龍在斯。長繩曳之走，斫碎如蛤蜊。」詩中借與一野叟對話，指出龍目井破敗之原因在於民情與吏治的腐化衰微，最後引起分類械鬥，造成「得失起雞蟲，殺戮到妻兒。發塚拋骸骨，剖腹吞心脾。浮雲淡白日，十里無人窺。」、「白骨何纍纍」、「花草無芳蕤。歸來見空壁，膏血猶淋漓。房屋既蕩盡，竹木無條枝。冽彼山下泉，沙淤塞流澌。」民不聊生、生靈塗炭。



臺中市龍井區龍目井

龍目井石碑（吳姿燕攝影）

¹¹⁷此組詩收於陳香《臺灣竹枝詞選》，題為陳肇興所作，但顧敏耀認為此組詩不應列為陳肇興所作，而作者另有其人，見顧敏耀：《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108），許惠玟與顧敏耀持相同看法，見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304），《全臺詩》將此組詩從陳香之說，故筆者將此詩納入討論，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310。

¹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207。

¹¹⁹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年），頁149。

¹²⁰楊註：「龍目井，大甲郡龍井莊。」，彰化人楊珠浦在大正元年（1912）得抄本於書肆，遂於昭和二年（1937）重刊（簡稱楊本），編者按：參考楊珠浦〈陶村詩稿記〉，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198、210-213。



圍牆上節錄詩人所作與龍目井相關詩作

龍目井地名介紹
(吳姿燕攝影)

另一詩人李逢時在同治四年（1865）因噶瑪蘭陳、林、李三姓械鬥事件¹²¹牽連，而避難於大湖山莊，其詩作〈十二月二十日¹²²三姓械鬥避居大湖山莊賦此志慨¹²³〉六首自述自己受「李姓」之累而陷於械鬥糾紛，深感無奈。且在另一首〈元日書懷¹²⁴〉中自註說明械鬥當時的情況是「林家僱匪類幫鬥，聲言剿滅陳、李，勢如破竹。」「良民被累者，焚搶一空，炊煙為斷。」將百姓受械鬥危害景象書寫透徹。而他的另一首〈漳泉械鬥歌〉更是嚴詞批判分類械鬥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漳人不服泉州驢，泉人不服漳州豬。終日紛紛列械鬥，田園廬舍相侵漁。
臺灣自昔稱樂土，漳人泉人久安處。邇來強悍風氣殊，更望何人固吾圉。
甯長敬，林國芳，挾富挾貴無王章。艋川搖動鯨鯢窟，蟲沙猿鶴罹奇殃。
我聞干豆有古寺，土人於此驗災異。今年鐵樹又開花，械鬥從中有天意。
天意冥冥不可解，紅羊換劫總堪駭。殺人如草死如眠，骷髏屯積血飄灑。
君不見，漳人泉人鷓蚌持，粵人竟得漁人利，漳人是豬泉亦豬。又不見，
長敬國芳號令行，漳泉各受二人制，泉人是驢漳亦驢。¹²⁵

¹²¹同治4年（1865）羅東林、李二姓因賭博起紛爭，陳姓居中調解不成，遂形成陳李聯合對抗林姓的械鬥，衝突日益嚴重，最後蔓延噶瑪蘭全境。經官方派兵鎮壓，乃告平息，史上稱為「三字姓叛」。宜蘭文人李逢時因遭逢此禍，避難至偏遠山區，親眼目睹械鬥之慘烈，甚至擾及良民，造成社會動盪，故寫下此組作品。愛詩網：ipoem.nmtl.gov.tw/files/13-1000-575-1.php，搜尋日期：2012年7月24日

¹²²盧世標註：「同治四年乙丑（1865）」。

¹²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82-83。

¹²⁴盧世標註：「同治五年（1866）」編者按：宜蘭文獻本題作〈丙寅（1866）原日書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83。

¹²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46。

詩一開頭便說明漳、泉械鬥「終日紛紛列械鬥，田園廬舍相侵漁。」由於「甯長敬，林國芳，挾富挾貴無王章」，致「艋川搖動鯨鯢竄，蟲沙猿鶴罹奇殃。」、「殺人如草死如眠，骷髏屯積血飄灑。」老百姓無辜受害，詩中更指出漳泉械鬥結果，是讓粵人得利及受制於甯長敬，林國芳二人，因此怒斥「漳人是豬泉亦豬」、「泉人是驢漳亦驢」。

對於分類械鬥，陳維英〈癸丑（1853）八月八日會匪激成分類蔓延百里誠可哀也¹²⁶〉：「泉漳閩粵分偏合¹²⁷，翁婿舅甥親亦疏。¹²⁸」指出分類械鬥地緣關係重於血緣關係，「塗炭生靈灰屋宇，萬民雙淚一聲天。」械鬥造成的慘狀，令人垂淚問蒼天。在《全臺詩》所收錄的陳維英詩作中，另有〈癸丑（1853）之變兄弟俱死於難¹²⁹〉、〈癸丑（1853）秋長兄四弟為拒匪俱死於難張程九以書及詩來慰聊裁以答¹³⁰〉二首詩，但不是陳維英的作品，¹³¹故於此不納入討論。

陳維英另有〈九月十九日朱丹園太守造廬商辦止鬥事並囑代撰文以祭厲燮理陰陽地方漸靖¹³²〉因太守朱丹園「關心鴻野苦哀呼」，囑咐陳維英代為撰文，「厲壇故鬼連新鬼」，辦理超渡安魂的祭厲事宜，與此種作法頗相似的亦見於文人林豪的〈招魂曲〉，其引文提到：「淡北自丁巳、戊午間，連年分類械鬥，死亡者以萬計。事平，里人為道場於艋舺龍山寺，超薦亡魂。時陰雨連日，天色愁慘，余感之，為此詩也。」寫丁巳、戊午間（咸豐七年與八年）連年分類械鬥，死者以萬計，亂事平定後，百姓在龍山寺設道場來超渡亡魂的情形：

君不見，龍山寺口白旛浮，香壇煙繞風颼颼。是日陰霾匝地氣悽慘，新鬼故鬼聲啾啾。不知妻哭夫兮父哭子，但聞哭聲震天天為愁。去年蠻觸苦相怒，忽地烽煙不知故。朝驅子弟尋仇家，暮挺干戈逢狹路。生靈刈盡村為墟，碧血消沉萬骨枯。化作蟲沙歸未得，魂招何處徒嗟吁。吁嗟魂兮歸來些，莫向沙場猶醉臥。懺悔應悲殺業償，皈依且禮空王座。空王座下眾生愁，汝曹任俠夫誰尤。何不荷戈去殺賊，死為忠義猶千秋。¹³³

龍山寺口白旛飄動、香壇煙霧裊裊，「是日陰霾匝地氣悽慘，新鬼故鬼聲啾啾。」「哭聲震天天為愁」，超度亡魂的慘狀，「不知妻哭夫兮父哭子，但聞哭聲震天天為愁。」接著描寫械鬥的情景：「去年蠻觸苦相怒，忽地烽煙不知故。朝驅子

¹²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54-155。

¹²⁷作者註：「舊泉漳分類，茲則同安屬泉而附漳，晉南惠安屬閩而附粵。」

¹²⁸作者註：「論籍故也。」

¹²⁹抄本註：「咸豐三年（1853）之械鬥，並有謂此詩恐非迂谷先生所作。」，同前註 125，頁 155。

¹³⁰編者按：據廖漢臣在《臺北文物》二卷四期云，陳培漢（陳維英長兄，陳維藻曾孫）曾來信指出，此詩乃迂谷先生高徒周貢生鳴鏘所作，非陳維英之作，同前註 128。

¹³¹林偉盛以為此詩是陳維英作品而推論其兄長陳維藻喪身於此次械鬥、五弟陳維藩亦參與其中，顧敏耀也以上列二首詩從林偉盛之說，但謝志賜則主張並非陳維英所作，許惠政認同謝志賜之說，轉引自許惠政：《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 306。

¹³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56。

¹³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13-314。

弟尋仇家，暮挺干戈逢狹路。生靈刈盡村為墟，碧血消沉萬骨枯。」械鬥的結果是如此淒慘，更要「懺悔應悲殺業償，皈依且禮空王座。」詩末更道出因分類械鬥而傷亡是不智且不值之舉。

許惠玟在《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一文提到，本土文人對於分類械鬥議題的寫作全集中於道咸同時期，陳維英、鄭用錫及林占梅則是針對咸豐三年「頂下交拼」而寫，而陳肇興的詩作，與顧敏耀的看法不同，¹³⁴許氏認為只有 1853 年的〈感事〉和 1854 年的〈遊龍目井感賦百韻〉有明確提到跟分類械鬥有關，其餘諸作與亂事有關，但無法具體區分是分類械鬥或是戴潮春事件，筆者亦認同許氏之說，於此節在選錄相關詩作時，皆以明確提及械鬥為標準，若只純粹論及亂事者則不納入討論。

第五節 民變時生

滿清統治臺灣共二百一十一年，臺灣島上民變迭起，動亂頻仍。依據許雪姬之統計，共發生一百五十四次謀逆、盜亂、番害、分類械鬥等動亂，¹³⁵臺灣史研究者張莖的統計，發生大小民變共計一百一十六次，而另一研究者劉妮玲認為大約有七十三次之多。¹³⁶以上統計次數不一，乃是研究者依不同的史料與判斷標準不同所致，但都足以反應出民變頻仍的問題。本節所說的清代民變，僅以漢人之反抗清朝起事為主，番變並不列入討論範圍。在清代臺灣眾多民變事件中，以震動全臺的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貴事件、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同治元年的戴潮春事件，此三大民變最具代表性，茲將《全臺詩》所收錄之相關詩作，按民變發生時間的先後順序，加以呈現，以探究當時的景況。

一、朱一貴事件

朱一貴，又名朱祖，福建漳州府長泰縣人。康熙五十三年移民來台，原先在臺廈道署衙門充當轅役，不久離職，後以養鴨維生，逐漸發跡。傳說只要他一竿在手，鴨群便能聽其號令，鄉人因此認定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並稱他為「鴨母王」。

康熙六十年（1721），當時的臺灣知府王珍，兼攝鳳山知縣，憑藉特權，將政事委於次子，苛捐暴斂，以致民怨叢生，朱一貴便與好友黃殿等人商議反清，他們各自招人結盟，並召集人民，打著「反清復明」、「激變良民」等旗號，擁

¹³⁴顧敏耀認為陳肇興也有很多首以械鬥為主題者（主要皆是針對「彰泉械鬥」），包括有 1853 年〈賴氏莊〉、〈感事〉、〈王田〉；1854 年〈與韋鏡秋上舍話舊即次其即事原韻〉、〈清明同友人遊八卦山〉、〈遊龍目井感賦百韻〉；1859 年〈葫蘆墩〉；1860 年〈肚山漫興〉；1861 年〈揀中感事〉，見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頁 311。

¹³⁵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頁 99-111。

¹³⁶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 年），頁 109。

朱一貴為首領而起事，成為臺灣民變史上唯一一次佔有全臺的事件。¹³⁷

辛丑年（1721）即康熙六十年，時值朱一貴起事，朱一貴攻陷縣治，慕卓氏之名，再三邀請，卓氏堅辭不肯赴，舉家遁入鼓山，詩人卓夢采作詩〈避寇鼓山〉寫下自己「避亂」的經過：

四野塵氛起，城頭鼓角喧。櫓槍紛市井，茶火亂鄉村。餽橐頭為戴，衣牽媪負孫。河山應不改，心跡向誰論。煮茗防煙沸，入深畏鳥言。見幾宜早蹈，知避遠于樊（作者註：「賊強迫予，不赴。避禍而逃。」）。

遁跡鼓山裏，倒顛歷險巖。徑深巖作牖，洞曲石為楣。鑽穴眠蛇蝎，愁宵伴鹿麋。干戈入夢息，醒醉寸心知。掬水常攜月，聞聲最惡鴟。採薇非我志，聊以樂清飢。

誅茆巢栖處，逍遙物外天。蔦蘿常絆枕，狙獠欲偷筵。烽火關山隔，咆哮夢寐連。無心看野鳥，洗耳聽幽泉。煮石堅仍在，敲詩記罕全。夜深巖氣靜，長抱白雲眠。

世途多棘刺，吾欲向誰親（作者註：「時友有從賊者。」）。高臥為長策，孤栖是逸民。洞虛花寫影，樹靜月窺人。趺坐如禪相（作者註：「山中唯席地而坐。」），爨虛未我貧（作者註：「絕糧兩日。」）。食魚羞看缺（作者註：「山下即海，同逃有能捕魚者。」），漉酒好將巾。始覺書生拙，空懷百戰身。

延佇步疏林，清風吹敞襟。山高嵐易暝，洞隱氣多陰。世事渾如幻，靜觀不昧心。君恩滄海闊，鄉思白雲深。蜩沸淒人耳，蛟浮笑我今。何時天雨降，庶得靖鷺音。¹³⁸（作者註：「山中居匝月。」）

卓夢采此組詩從戰事紛亂寫起，明寫百姓避亂，暗喻己亦參與其中，「採薇非我志，聊以樂清飢。」表明他無意效法商朝末年的伯夷、叔齊，「採薇於首陽山下，以致餓死。」遁入鼓山後，雖是身居大自然，但總是「干戈入夢息」、「咆哮夢寐連」，心中牽掛的是「何時天雨降，庶得靖鷺音。」真是道盡避亂百姓之心聲。

其他詩人以朱一貴事件為描寫主題的，還有遊宦文人藍鼎元的〈臺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第二首：

去歲群醜張，揭竿三十萬。我旅一東征，倒戈雲見覓。七日復全臺，壺箠匝地獻。可知帝德深，望雲爭革面。餘孽雖時有，死灰謀欲煽。旋起即撲

¹³⁷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頁130-136。

¹³⁸作者註：「辛丑（1721）賊陷縣，予逃鼓山避禍，匝月乃歸。」，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45-46。

除，夫誰與為叛。當茲振道鐸，教化不容緩。民心原猶水，東西流乍變。
棄之鋌而走，理之忠以勸。¹³⁹

詩人在此詩敘述，去年朱一貴事件聲勢浩大，揭竿起義三十萬人，大清出兵東征，幸賴臺島軍隊倒戈，我軍才能「七日復全臺」，且軍隊進入府城，受到百姓擁戴，而「壺箠匝地獻」，詩人也提出治亂看法「當茲振道鐸，教化不容緩。」，朝廷應當積極推展教育工作，加強感化此地人民。此外，民心如流水，「東西流乍變」，如果背棄臺民，人民在窮途末路或受逼迫時而起事對抗政府，應該「理之忠以勸」才是治本之法。

除了記錄、反映史實以外，亦有書寫此次作戰殉節犧牲之官兵，陳夢林〈鹿耳門即事¹⁴⁰〉八首之三：「牧豎橫篙穿赤甲（作者註：「時官軍寡弱，賊眾至數萬。」）」、「將軍戰血漫黃沙（作者註：「副將許雲、參將羅萬倉、游擊游崇功、守備胡忠義、馬定國、千總陳元、蔣子龍、林文煌、趙奇奉、把總林富、林彥、石琳俱戰死；把總李茂吉不屈，罵賊死。」）」，透過其註解讓我們可更加了解當時的戰況，及英勇不屈而犧牲的軍官，尤其詩人是更是推崇游擊游崇功「登岸漂然不顧家」，一心為國效力的精神。還有乾隆年間文人徐葵推崇馬定國不畏賊勢奮戰，最後不屈而自刎之氣節，作〈馬將軍歌¹⁴¹〉：「將軍忠勇信無敵，將軍英烈真如神。同時死難歐許（作者註：「副將許雲。」）馬，將軍事未聞朝野。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告采風入史者。」馬將軍英勇之形象躍然紙上，並因同時死難者歐、許、馬，將軍事未聞朝野，特作此詩「以告采風入史者」。

此外，卓肇昌亦作〈雙忠歌〉弔唁殉節之馬定國、張玉，對其慷慨捐軀，忠忱報國，推崇備至：

辛丑（1721）賊陷南路，守戎馬定國刎頸以殉。壬子（1732）賊攻陞頭，守戎張玉力戰陣亡。二公事不同，而其慷慨捐軀，丹忱報國，忠風輝映後先云。作〈雙忠歌〉。

承平盜賊倡亂離，黃巾黑頭角笳吹（作者註：「賊皆以布裹頭。」）。么麼伏莽妖氛集，天網倏忽嘆陵夷。伏波將軍將才裔（作者註：「以下謂馬。」），衝車無城堅守陞（作者註：「時未建城。」）。慘慘煙塵蔽天日，征輦震動閃霓旗。青絲駱馬黃金勒，寶劍錯鏤誓出師。留兵五百鬻且擊，將軍一怒猶孤支。其如咆哮肆猖獗，叢爾偏隅守者誰。衝突猶欲斫賊頭，滿眼陰黯日屨屨。回首江山無去路，刎頸一死肝膽披。張將軍，殺身成仁後猶昔（作者註：「以下謂張。」），壯哉真不負心赤。彈丸五日固其壘（作者註：「賊攻陞頭，五日不下。」編者按：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作「賊攻陞頭，五日不下。」），

¹³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16。

¹⁴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 411。

¹⁴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145-146。

梟獍烏合喪魂魄。元戎率師檄啟行（作者註：「時王提督率師救援。」），前驅策轡列檠戟。昨日彎弓連白羽，恨不擒王批賊額。擐旂陷陣身如飛，輕入其鋒忽遭厄。楛矢盡兮膠弦絕，斷纓刺胸良可惜。卓哉二公若同揆，疾風勁節厲松柏。丈夫慷慨赴疆場，狼角悲號走沙磧。手提三尺塵野馳，奮不顧身尸裹革。群醜烙死何能為，忠魂叱吒驚鷗嚇。千載猶欽二守臣，氣如長虹燭天白。¹⁴²

此詩是寫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之役，與雍正十年（1732）吳福生之役，二位捐軀將領--馬定國、張玉的英勇事蹟。在承平時代表出現頭綁黃巾之亂賊，於此「么麼伏莽妖氛集，天網倏忽嘆陵夷。」之際，幸有伏波將軍馬定國出師迎擊、張玉固守城壘，雖最後不敵而壯烈成仁，但「忠魂叱吒驚鷗嚇」，「氣如長虹燭天白」，名垂青史。

施士洁的〈諸羅忠烈羅參戎祠〉即歌詠殉節羅冠英之英勇事蹟：

鴨王飼鴨兼飼賊（作者註：「臺灣朱一貴反，稱義王，號永和。一貴微時飼鴨，俗號為鴨母王。」），手弄鯤洋成鴨國。將星如雨墜蠻天，黑水群飛血花碧。桓桓北路羅參戎，諸羅屹作長城雄。南來貉子不敢過，老羆橫臥當其衝。春牛埔上旄頭落（作者註：「歐陽總兵殉難於此。」），三壘鎮兵同一哭。鹿門犀甲又蟲沙（作者註：「水師副將援春牛埔，戰死。」），番社健兒竟雌伏（作者註：「先是四社番兵淫掠激變。」）。是時玉帶海中浮（作者註：「賊黨詭稱海中有玉帶浮出，為朱家僭號之符。」），地鳴山鬪天為愁（作者註：「諸羅山與傀儡山鬪，地大鳴震。」）。梅坑荷渚亂風鶴（作者註：「梅坑荷渚，諸邑八景之二。」），武巒妖霧驚蚩尤（作者註：「大武巒為邑之主山。」）。參戎怒馬擐旂出，一彈一賊隨煙沒（作者註：「礮仆賊旂斃，賊無數。」）。身是安西舊刺蜚（作者註：「公寧夏人。」），盜刃潢池爾何物。君不見南霽雲雷萬春，六十餘日狂胡屯。雀鼠已盡猶乘闥，嗚呼此皆百戰真將軍。至此何惜糜此身，豈有中朝偉男子。甘受犬羊城下恥，參戎一躍入賊圍。大節掬完而已矣，我聞憤王驩與虞。公之氣概何殊乎，驩歸虞泣為公殉（作者註：「公所乘馬，逸歸署中帶血，妾蔣氏見之，遂自經以殉。」），血食不祇青史信。諸羅元帥廟，昔祀張睢陽（作者註：「前邑署左有元帥廟，即張祠也。」）。祇今忠烈廟貌差相當（作者註：「公祠在玉峰書院之左，前邑令衛公顏曰忠烈。」），睢陽嚮妾饗死士，參戎妾殉參戎死。邇來讀史傷心人，別有滄桑淚如水。咄哉安平咫尺五忠祠，忠魂歷劫千載誰得知。¹⁴³（作者註：「安平鎮有五忠祠，亦公同時殉此難者，今圯矣。」）

¹⁴²連橫註：「按辛丑為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之役；壬子為雍正十年（1732），吳福生之變，均載《通史》。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312-313。

¹⁴³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186。

詩一開頭稱朱一貴為鴨母王，「手弄鯤洋成鴨國」，羅參戎面對敵如雨下的狀況，雖英勇猶如「老羆橫臥當其衝」，但仍不敵軍包圍而殉節，「公之氣概何殊乎，騅歸虞泣為公殉。」羅氏之妾蔣氏亦以死殉節，讓人感嘆，不禁「淚如水」。



嘉義昭忠祠（義民公）位於九華山地藏庵右側，乃紀念清同治元年戴萬生之役固守嘉義城殉難的官兵總共二百六十六名，乾隆林爽文之役的十九公、道光張丙之役五百三十神位同祀之。
（吳姿燕攝影）

有關朱一貴事件之詩作，還有范咸〈再疊臺江雜詠原韻〉十二首之三：「堪笑揭竿稱鴨母，空嗤海外夜郎多（作者註：「朱一貴素飼鴨，土人稱為鴨母王。」）。¹⁴⁴」詩人嘲笑並諷刺朱一貴在臺灣被稱為「鴨母王」，竟不自量力想揭竿抗清。劉家謀〈海音詩〉第四十六首也寫道：「草雞長耳亂經年，飼鴨狂徒更可憐。君看紛紛群蟻鬥，槐安一郡已騷然。¹⁴⁵」作者自註說：「臺地自入版圖，奸民十數作，然多赤子弄兵耳。其釀釁也有由，其燭幾也不早；蔓延日久，致動大軍，可勝浩歎！朱一貴居母頂草地，以飼鴨為生。」天啓四年（1624）鄭芝龍海盜之亂，康熙六十年（1721）鴨母王朱一貴起事，二者雖如槐國蟻穴，南柯一夢，但卻也造成了臺地動亂不安。馬清樞〈臺陽雜興〉之十九首亦將朱一貴事件稱為鴨亂：「七日能平花鴨亂（作者自註說：「朱一貴以養鴨倡亂。」）。¹⁴⁶」光緒元年（1875）五月隨福建巡撫王凱泰因牡丹社事件奉旨東渡，以參幕身份來臺的何澂在〈臺陽雜詠〉

¹⁴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275。

¹⁴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2。

¹⁴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82。

也說：「卉島從來叛逆多，十年必反說非訛。¹⁴⁷」指出臺灣從來多叛逆，有人說「十年必有判亂的情事，果真沒錯，「魚牙結盜名天運，鴨母稱王號永和。」張丙結盜作亂，打著「天運」的名號，鴨母王朱一貴也號稱「永和」，起來作亂。

二、林爽文事件

林爽文，漳州府平和縣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七歲，隨父母渡海來臺，定居在大里杙（今台中縣大里鄉），靠著趕車過日，後來也曾在彰化縣衙門裡擔任過縣役。乾隆四十八年（1783）嚴煙來臺傳佈天地會，隔年，林爽文便加入天地會。乾隆五十一年（1786）諸羅縣楊光勳、楊媽世兩兄弟因爭奪家產分別組織「添弟會」與「雷公會」互相對抗，雙方鬥爭日加嚴重，並相互向官府告發對方結會，後產生會黨抗官拒捕的事件，加上衙役藉機從中勒索，騷擾民間，百姓生怨，於是王芬、林泮、何有志、劉升……等人，招集各莊莊民抗拒官兵，並力邀林爽文起事，遂在茄荖山（今南投草屯）豎旗抗清。¹⁴⁸

趙翼，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林爽文事件時輔佐閩浙總督李侍堯，擔任幕僚，期間調兵遣將、擘畫軍需，所提的制敵策略卓越中肯，李侍堯倚之如左右手，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文被捕，才以軍事已畢請辭歸鄉。¹⁴⁹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文起事失敗被擒後，欲押解至京城，途中經過泉州，趙翼作〈軍中擒逆首林爽文檻送過泉紀事〉記錄其事：

木籠裝囚語啾唧，兵衛簇成片雲黑（編者按：「木籠裝囚語啾唧，兵衛簇成片雲黑」，湛貽堂《甌北詩鈔》無此二句。）。不須露布曳長縑，夾道爭看海東賊。海東賊本一細民，豈讀兵書習部勒。結交無賴匿亡命，官索逋逃竟不得（編者按：湛貽堂《甌北詩鈔》、彭國棟《廣臺灣詩乘》皆無「結交無賴匿亡命，官索逋逃竟不得」二句。）。半夜無端嘯廷戈，殺吏攻城血流赤。是時鼎沸雖披猖，猝起猶堪減朝食。後先航海諸宿將，持重養威示不測。隔海調兵動幾旬，兵添一萬賊添億。孤城遂困重圍中，糠粃俱空煮履革。三番赴救陣未開，兩路繼援塗又塞（編者按：湛貽堂《甌北詩鈔》、彭國棟《廣臺灣詩乘》無「三番赴救陣未開，兩路繼援塗又塞」二句。）。倘非廟算決大舉，絕島妖氛幾時熄。即今就縛入檻車，不過圈牢一豚脂。若論經歲軍貲費，千兩黃金一兩骨。時清豈許伏莽滋，事緩幾成燎原歎。一鱗乃須千鈞弩，此事誰當任其罰（編者按：「時清」以下四句，湛貽堂《甌北詩鈔》、彭國棟《廣臺灣詩乘》無。）。¹⁵⁰

先描述囚犯被關在囚籠裡哀嚎，兩旁擠滿百姓「夾道爭看海東賊」，接著寫林爽文只是一普通平民，怎知「讀兵書習部勒」，只不過是「半夜無端嘯廷戈」，「猝

¹⁴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71。

¹⁴⁸見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台灣三大民變》（臺北市：自立晚報，1993 年），頁 42-57。

¹⁴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64。

¹⁵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71-72。

起猶堪減朝食」，要不是朝廷商議攻克策略，「絕島妖氛幾時熄」。從詩句中「海東賊本一細民，豈讀兵書習部勒。」、「即今就縛入檻車，不過圈牢一豚脂。」稱之為「海東賊」、「細民」、「豚脂」，充斥著對林爽文等人的貶抑，因趙翼乃是清官方立場，其詩作中不免表現出敵視的態度，刻意醜化反抗者。他的另一首〈臺灣俘囚絡繹械送內地再作凱歌〉亦是如此：

海風恬，海波闊，帆檣絡繹執俘歸，口目睢眡賊猶活。初疑海外人，琵琶之腿碌礪身。齒可嚼鐵碎，手能舒鉤伸。誰知入蒐獮，狺狺一群犬。吳歪頭，陳吊眼，爾勇伊何面徒覩。當時若早勤搜爬，咀爾不搖牙，踢爾不用靴。胡為養成洛姬肚，大於宋公鼓。擇音不作鋌走鹿，攫肉翻成饑噬虎（編者按：「擇音不作鋌走鹿，攫肉翻成饑噬虎」，湛貽堂《甌北詩鈔》無此二句。）。易帥添兵始就擒，已費廟謨遣龍武。嗚呼，一雞何用牛刀割，不是牛刀割不得。朝端應有黑頭公，世上乃無白頭賊。¹⁵¹

此詩敘述原以為海外作亂人，是「琵琶之腿碌礪身。齒可嚼鐵碎，手能舒鉤伸。」之異人，卻只是「狺狺一群犬」，詩人以「吳歪頭，陳吊眼」、「咀爾不搖牙，踢爾不用靴。」輕蔑叛黨，感嘆殺雞焉用牛刀。乾隆五十一年（1786）臺灣縣舉人潘振甲有詩〈乙丙歌¹⁵²〉除記錄蔡牽事件外，其中亦提及林爽文與陳周全的抗清事件：「憶昔逆匪林與陳（作者註：「林爽文、陳周全」），小醜跳梁瀛海濱。天戈一指即授首，噍類撲滅飛灰塵。封疆從此日安靜，走險匪徒何所逞。……」從詩句的描寫，可看出詩人是站在朝廷立場，來看待此抗清事件。

在林爽文事件中，擔任幕僚參與決策平亂的趙翼，由於置身在事件當中，作了許多相關詩作來記錄，他的〈擬杜甫諸將五首〉充分顯露出詩人期待戰勝的心情：

炎海冥冥瘴未收，赤嵌城畔又經秋。閨人夢去飄羅剎，野鬼魂歸哭髑髏。
百道舳艫催轉粟，連營刁斗警傳籌。排燈閒看平臺記，七日功成想故侯。

絕島桑麻久太平，僑居人總買田耕。但存清吏埋羹節，那有奸民歃血盟。
諧價苞苴官判牘，曼聲絲肉妓傳觥。釀成一片塗膏地，太息憑誰問主名。

提兵鷺島發峨舸，家世通侯鎮海波。韜略可施何太緩，萑苻初起本無多。
懸軍翻慮為猿鶴，列陣徒聞仿鶴鵝。自是軍謀要持重，幾時奏聽凱旋歌。

易將應看賊首函，到營又似勒枚銜。翻疑充國屯田守，豈有辛毗仗節監。
臥甲征夫聽夜柝，搗砧思婦寄秋衫。祭風臺畔檣烏轉，枉費催開海舶帆。

¹⁵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72。

¹⁵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89。

眾志成城百戰場，直同疏勒守危疆。登陴慷慨三通鼓，搏賊創殘半段槍。
甲鎧煮來聊作食，蠟丸書罷不成章。阿誰遣送吹簫姬，吹散重圍萬堵牆。

153

以上詩作，表現匪徒未滅時的心聲，感歎臺灣的動亂，同情官兵的辛苦，以及身歷險境，同時也期望能早日凱旋歸國。

對於林爽文之亂殉難烈士，詩人亦作詩紀念，趙翼作了〈弔湯緯堂殉難鳳山¹⁵⁴〉弔唁鳳山知縣湯大紳、陳斐文〈臺灣三仁詩¹⁵⁵〉和蕭綸〈臺灣三仁詩¹⁵⁶〉分別歌詠壽同春以身殉國的經過、李喬基率義勇奮勇抵抗經過，與劉滿姑不屈以死守節，以及鄭如松〈謁壽公祠¹⁵⁷〉稱讚壽同春是「幕府奇男子」，水師提督為紀念他而建祠，供後人祭祀，以上詩篇皆是歌詠殉難烈士的節與義，敬佩其高貴情操。¹⁵⁸

除了反映戰事狀況之描寫外，趙翼另有一首以守城為主題的〈諸羅守城歌〉

諸羅城，萬賊攻，士民堅守齊效忠。邑小無城祇籬落，眾志相結成垣墉。
浸尋百日賊益訖，環數十里如蟻蜂。援師三番不得進，山頭連夕惟傳烽。
是時矛戟修羅宮，陣為天魔車呂公（作者註：「賊用枋車來攻，為炮擊碎。」）。
吼聲轟雷震遙岳，噓氣滃霧迷高穹。孤軍力支重圍中，草根樹皮枯腸充。
翻飛鳥雀不敢下，恐被羅取為朝饗。裹瘡忍饑猶折衝，壯膽寧煩蜜翁翁。
百步以外不遙拒，待其十步方交鋒。一砲打成血衝衝，尺腿寸臂飛滿空。
戈頭日落更夜戰，萬枝炬火連天紅。何當范羗拔耿恭，赴援艦已排黃龍。
會有長風起西北，揚帆直達滄溟東。¹⁵⁹

趙翼這一首描寫諸羅圍城攻防戰景況，諸羅城「邑小無城祇籬落」，但「眾志相結成垣墉」，即使諸羅縣城被包圍的情況，就如身處修羅的宮殿之中，林爽文軍隊眾多「噓氣滃霧迷高穹」，其喊殺聲如蜜蜂般嗡嗡作響，戰況激烈「一砲打成血衝衝，尺腿寸臂飛滿空。」、「戈頭日落更夜戰，萬枝炬火連天紅。」詩末以范羗、耿恭之典故，描寫當時被圍困於諸羅縣城中的軍民，正等待援軍到來的情

¹⁵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67-68。

¹⁵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66。

¹⁵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166-167。

¹⁵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234。

¹⁵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357。

¹⁵⁸見吳青霞：《台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頁 44。

¹⁵⁹作者註：「上以諸羅士民力守孤城，特改縣名嘉義，以示獎勵。今仍舊名者，守城時尚未改名也。」，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67。

狀。透過詩人生動的描寫，讓人有身歷其境之感受，諸羅縣也因這一次的戰役，而被乾隆皇帝賜名為「嘉義縣」。¹⁶⁰

乾隆五十二年（1789），隨軍渡臺勦辦林爽文、陳周全案的鄒貽詩，雖也身處於軍中，作了〈三月九日志感¹⁶¹〉、〈春望¹⁶²〉、〈軍中五日¹⁶³〉、〈軍中秋興¹⁶⁴〉，¹⁶⁵其詩作內容多是軍旅抒懷，但與趙翼所描寫內容卻不同。其同袍戰友唐昌宗，衝鋒陷陣，因後援不繼，大甲溪之戰不幸殉職，鄒貽詩作〈公無渡河〉一詩記之：

公無渡河，河有膠泥，埋馬流旋渦。公言公無畏，公有後勁，投鞭可斷千尋波。公無渡河，河有老魚射毒龍騰梭。公言公無畏，公有利劍，入水能斬蛟與鼉。公無渡河，公不可止。髮上衝冠足徒屣，犀刃穿腰箭攢體，回視後軍顏色死。公無渡河，公不可止。公竟渡河，公死矣。¹⁶⁶

此詩是樂府詩《公無渡河》的仿作，¹⁶⁷記述友人唐昌宗在林爽文事件中殉職，渡大甲溪而死。詩人運用豐富想像力，生動刻畫出大甲溪處處佈滿陷阱，「河有膠泥，埋馬流旋渦」、「河有老魚射毒龍騰梭」，渡大甲溪是險象環生。詩中藉由與死者生前與作者的對話：「公言公無畏，公有後勁，投鞭可斷千尋波。」「公言公無畏，公有利劍，入水能斬蛟與鼉。」充分展現出死者的英勇，詩末「公無渡河，公不可止。公竟渡河，公死矣。」更是寫出作者的無限惋惜。

三、張丙事件

道光十二年（1832）發生在嘉義、臺灣、鳳山縣境內，以張丙為首的抗官民變事件。張丙，嘉義縣店仔口（今臺南縣白河）人，道光十二年（1832）臺灣因稻穀歉收，各鄉約定禁出米穀，店仔口由張丙負責，該鄉有米商囤積米穀，於運送出鄉時，為盜匪所劫，遂誣告張丙通盜所為，嘉義知縣擬逮捕張丙。張丙友人陳辦當時與人發生械鬥，亦遭追緝，張丙認為嘉義知縣不公，乃與詹通等起意謀

¹⁶⁰丁紹儀：《東瀛識略》卷一〈建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種，1957年），頁3。

¹⁶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61。

¹⁶²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62。

¹⁶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62。

¹⁶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62。

¹⁶⁵見吳青霞：《台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頁44。

¹⁶⁶作者註：「大甲溪之戰，建寧府守備唐昌宗首先渡溪，衝鋒陷陣，後援不繼，死之，作此詞。」，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61-62。

¹⁶⁷「公無渡河」為漢樂府相和歌辭，又名《箜篌引》，崔鈞《今古注》：「《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其辭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後世有許多仿作，皆以「公無渡河」名篇，見陳昭瑛：《臺灣詩選注》（臺北市：正中書局，1996年），頁76。

反，同年十一月、十二月先後殺死嘉義知縣邵用之、臺灣知府呂志恆，之後正式豎旗抗官，自稱為「興漢大元帥」，南路許成則自立「天運」年號，至此，分類械鬥乃演變成抗官民變。¹⁶⁸

道光年間鳳山縣貢生黃文儀有一組〈紀許逆滋事五古¹⁶⁹〉共十二首，是記錄張丙事件的詩作，詩題名「許逆」乃是指「許成」，其一〈用人犧〉批判「祭纛用人犧」相當殘忍，不禁「焚香祝上蒼」，乞求「大軍快來」；其二〈立帥府〉描寫李受對老百姓的燒殺擄掠之甚，「粵匪毒於賊，攻莊恣殺虜。」、「呼天喊地來，栖身竟無所。死者紛狼籍，生者猶罹苦。」；〈截援兵〉「彼賊固無能，神助亦非假。」批判起事者所作所為連上天亦不容之；記錄戰事狀況的〈攻陂城〉、〈再嘯聚〉、〈打漢門〉、〈獲巨砲〉；其中〈青樓軍〉、〈袈裟賊〉是記錄身份特殊的人員參與其中；〈擊林投〉斥責守備陳雲蛟的怯戰；〈守火庫〉直指守城者翁遊戎怠忽職守；最後一首〈迎官軍〉描寫亂事平定後，百姓歡欣鼓舞的情形。黃文儀此組詩不但詳實記錄了戰況，也將百姓的種種遭遇及苦狀，描寫透徹，讀來令人亦同感悲痛。¹⁷⁰

四、林恭事件

咸豐三年（1853）三月太平軍攻佔南京，林恭與臺灣、嘉義、彰化諸縣的王汶愛、賴棕、張古、曾家角、羅阿沙等人密議藉機起事，四月林恭在蕃薯寮（今高雄縣旗山）豎旗舉事，鳳山知縣王廷幹、典史張樹春被殺。此事件地點波及彰、嘉、臺、鳳四縣，時間長達三個月。¹⁷¹

咸豐三年（1853）林恭之變引起閩、粵械鬥，臺、鳳俱動，林占梅奉旨辦理全臺團練，¹⁷²對於此事件的描寫，許惠玟認為：「林占梅其詩作高達八首：〈聞警（作者註：「時臺鳳匪徒滋擾，各處騷動。」）〉、〈臺鳳土匪滋事聞警戒嚴〉、〈書嘆〉、〈往各莊安輯馬上口號〉、〈亂後逢李藹雲感作〉、〈癸丑歲暮苦苦行〉、〈劉將軍殺賊歌并序〉、〈途間見分類難民痛述時事（時漳、泉、晉、同各分類焚殺）〉」。¹⁷³對此，薛建蓉亦提到：「咸豐三年(1853)，林占梅奉旨辦理團練，在辦理團練征途中，他寫下許多當時見聞的詩作有：〈聞警〉、〈台鳳土匪滋事聞警戒嚴〉、〈書嘆〉、

¹⁶⁸林偉盛：《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北市：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年），頁36-37。

¹⁶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132-135。

¹⁷⁰見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311-317。

¹⁷¹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頁219-222。

¹⁷²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三〈列傳五·林占梅列傳〉（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1984年），頁902。

¹⁷³〈聞警（作者註：「時臺鳳匪徒滋擾，各處騷動。」）〉、〈臺鳳土匪滋事聞警戒嚴〉、〈書嘆〉、〈往各莊安輯馬上口號〉、〈亂後逢李藹雲感作〉、〈癸丑歲暮苦苦行〉、〈劉將軍殺賊歌并序〉、〈途間見分類難民痛述時事（時漳、泉、晉、同各分類焚殺）〉，以上詩作均見於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次為136、137、139、143、146-147、288-292，見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317-318。

〈途間見分類難民痛述時事〉、〈香山暮歸〉、〈夜坐〉、〈感賦〉、〈往各莊安輯馬上口號〉、〈夜宿斗案棚莊〉、〈晚行山中徑中〉、〈小寒後煖如三四月間作此誌異〉、〈將近新莊口號〉、〈亂後經紅毛港有感〉、〈紅毛港曉發〉、〈書感〉、〈寒夜〉、〈寒夜愁思〉、〈冬夜風雨〉、〈詠鴛鴦分韻得鄉池二字〉、〈亂後逢李靄雲感作〉等」，¹⁷⁴以上諸多詩作中，林占梅在〈癸丑歲暮苦苦行〉這首詩題下自註：「咸豐三年（1853）林恭作亂」，清楚敘述這一年內竹塹地區騷亂械鬥之經過，並真切道出當時社會亂象及百姓所遭受之苦，以及自身經濟受其影響一事：

苦苦苦，頻年苦，頻年未有今年苦。兵燹紛紛百事乖，道途梗塞財源杜。公私逼窘年已殘，借貸何從覓阿堵。……因臺鳳賊猖狂，銷患焉能先及此。豈料兇徒藉此誘窮民，因饑奪食成群起。一朝嘯聚盈綠林，王道平平忽爾爾。出沒無常肆剽掠，如虎負嵎險足恃。可憐玩敵難成功，未發先洩事危矣。健卒群誇曳落河，登壇自詡將門子。探穴思裏鄧艾旣，渡河旋陷張方壘。滿胸銳氣陡然平，風聲鶴唳盡疑兵。裊獍從茲益無忌，百里溪山日縱橫。亦知惡極難逃咎，思將分類避賊名。訛言四起民搖動，漳泉疆劃鬥禍成。兩造焚攻焰燭天，八人到處氓無塵。我為池魚禍並及，凡百如掃成雲煙。此時生命輕於紙，殺人食肉類屠豕。挖肝剖肺肆強兇，餘骸枕藉燒無已。燒無已，痛如何。乃父空跼蹐，乃祖徒媵媵。掉頭渾不顧，同室任操戈。更有慘禍絕今古，伐幽毀骨傷天和。鮮血既流蕩陰里，枯骨空拋無定河。……¹⁷⁵

全詩深刻描寫咸豐三年時，久雨穀價不高、窮民無奈加入林恭陣營起事、分類械鬥蔓延全臺、吏治敗壞等景況，真實反映當時社會，林占梅亦受其所害，不禁感嘆「苦苦苦，頻年苦，頻年未有今年苦」。

另一首詩敘述劉飛龍將軍參與林恭事件的簡要記錄的〈劉將軍殺賊歌并序¹⁷⁶〉，其中序文提到：「咸豐三年（1853），內地警報至臺，土匪乘勢騷動，匆猝

¹⁷⁴ 〈香山暮歸〉、〈夜坐〉、〈感賦〉、〈夜宿斗案棚莊〉、〈晚行山中徑中〉、〈小寒後煖如三四月間作此誌異〉、〈將近新莊口號〉、〈亂後經紅毛港有感〉、〈紅毛港曉發〉、〈書感〉、〈寒夜〉、〈寒夜愁思〉、〈冬夜風雨〉、〈詠鴛鴦分韻得鄉池二字〉，以上詩作均見於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次為 138-143，見薛建蓉：《清代台灣本土士紳的角色扮演與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50-51。

¹⁷⁵ 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146-147。

¹⁷⁶ 編者按：李抄本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序曰：「將軍名飛龍，號利堂，漳之龍溪人也。身才奇偉，伉爽多膂力。性喜畜良馬，有王武子之風，蓋慕季心、劇孟之為人，任俠使氣，好急人難，為士大夫所謂許。然樸質少文，口訥簡酬應，對客似不能言。嘗失內來委弁歡，卒受讒謗，去官落職。後僻處城南隅，茅屋數椽，僅蔽風雨。課妻子，賣漿種菜六、七載，藉以自給。咸豐三年（1853），會內地警報頻聞，吾臺土匪乘勢騷動，匆猝變起。臺邑令高郵公南卿（名鴻飛），於四月二十七日出莊剿捕（時住駐軍藤豆），以糧匱移營，遂及於難。鳳邑令安邱王公仲甫（名廷幹），因賊詐稱義民入城，先高公二日遇害。南北連得凶信，郡垣大震，議定鎮軍出師。鎮軍某公襲先人勳蔭，素未經戰陣，留連不發者累日。眾口曉曉，勢逼勉行半里，復割營大北門

變起。臺、鳳二邑令，均及於難，南北連得凶信，郡垣大震，議定鎮軍出師。鎮軍某，以勳蔭得官，未經行陣，逼於時勢，勉強出師；行半里而止，屯營於大北門外。都閩倪君敏堂（名捷陞，晉江人），以將軍薦，遂引置行間。時賊匪圍迫城下，勢甚猖獗。將軍以單騎破賊壘，斬其渠魁，乘勝長驅，獲奏肅清之績。事定後，鎮道錄功入告，乃酬庸之。詔未頒，而將軍竟以積勞病歿矣。當疾革之際，猶搥床作鼓聲，連呼殺賊而歿。嗚呼！若將軍者可謂忠且勇矣。生平坎坷備嘗，處困窮而不渝其節，至功成而身遽殞，抑何其數之奇也！身後寡妻弱息，瑩瑩無依，知者尤為之太息。」作者因「聞將軍遺事，痛其功之未旌，其名之將泯也。」而「賦長句以紀之，以俟採風者錄取焉。」此詩明確指出林恭事件發生時間及作戰時的景況「驚聞警報魂魄褫」、「畏賊如虎思遷延」，與劉將軍奮勇殺敵「將軍殺賊如屠豕」、「諸營瑟縮不敢前，將軍獨自策鞭箠。單騎奮勇衝重圍，揮刀一躍入敵壘。」作一明顯對比，凸顯將軍之忠勇事績。

外。時都閩倪君敏堂（名捷陞，晉江人），以將軍為薦，引置行間，戰守巡防，均以倪君、將軍是賴。一閱月餘，俘馘奏凱，果得當以報。而將軍之果勇忠勤，出死力直前，不惜身命，尤為臺營僅見。從此心力交瘁，時復嘔血，遂成不起。平定後，鎮道錄功入告，酬庸之詔未頒，而將軍捐館矣。當疾革之際，猶搥床作鼓聲，連呼殺賊而歿。嗚呼，若將軍者，可謂事君能致其身矣。第年甫四十，正大有作為之日，一旦遽亡，何大數若是之奇也！計其生平，宦場坎壈，身世浮沈，以至於死，孤雛寡鵠無枝可依，知者莫不為之太息。予與將軍交有年，知將軍且悉。傷憫之餘，為賦長句凡九百五十二言，命之曰〈殺賊歌〉，固陋無文，未足褒揚十一，然欲知將軍之為人立功，可於此見其大概矣。」詩曰：「將軍騎馬如乘龍，將軍殺賊類屠豕。是時海內警報頻，櫓槍徹夜拖長尾。因之萑苻伏莽徒，揭竿乘勢猝然起。四邑洶洶頃刻間，速於置郵傳尺咫。迅雷不及掩耳防，鳳山一邑先剝毀。誤將兵事付書生，七十老翁喪刀几（即臺令高公）。隕籜凶信半夜回，十丈埃城勢欲隕。咸推鎮軍師早出，曉曉眾口當鳴雷。猶豫惶惶思苟延，既行復止北城邊。鶴陣鵝軍素未諳，龍韜虎略皆茫然。況係承蔭長紈綺，竹肉撈菹乃絕技。際此揮戈破敵時，神情失措無方比。幸能下土逾尋常，有人亟把將軍指（即倪君極力舉薦）。立起將軍窮巷中，闔營兵弁聞之喜。壯志常嗤半段槍，微軀幸未三遺矢。由來勇將必良駒，烏騅赤兔稱馳驅。將軍韜韜六七載，驂駟齒長髀生膚。驚駘局促乘不得，有將無騎空踟躕。旋聞蒲拍伏荒壘，跳躅奔騰難解弭。日明雙眼併龍螭，風入四蹄同獬豸。擒來網向古榕株，自加鞭轡飛馳矣。紛紛賊騎薄城陬，亂蟻屯攢萬眾稠。將軍得令雄威奮，一徑追尋不少休。但思入穴得虎子，肯同晉爵名羊頭。此時城背多空屋，遊魂憑藉為巢邱。將軍一見裂皆怒，逐鼠如貓任採取。數十親隨不暇呼，單騎躍入荆棘堵（賊堵高六尺許，一躍而入）。驚沙撲地掠腥風，濁霧漫空飛血雨。雄姿爽颯酣戰來，刀鋒閃爛霜華舞。力強刀脆斷連肩，陷刀在背紛奔虜。轆轤蒯緱不稱渠，連折數刀力如虎。俄看賊勢已冰消，遍地拋戈與弓弩。污血模糊奏凱旋，夾道擁觀舌皆吐。儼若天篷降自空，處處將迎競笳鼓。獻俘□下何足誇，豺狼百萬埋塵土。古時曾見甘興霸，出入曹營莫能阻。彼尚百人乘夜臨，始得成功歸濡塢。更聞李愬入蔡州，亦乘丙夜能籌謀。況復全軍冒雪進，措手不及因擒囚。勇起將軍竟一騎，光天黑夜功難侔。自是安危繫其手，策勳直併武陽侯。嘗傳將軍宴會日，謙默雍容簡應酬。因此多失長官意，反問將軍何怨尤。彘肩斗酒奇男子，古來豪傑皆類此。將軍唯唯如不聞，燕雀焉知鵬萬里。當時史遷疑子房，狀貌魁梧身奇偉。因其錐秦博浪沙，靜處豈知如處子。將軍雄懷固有時，肯向宴私邀譽美。信父堪嗤酒作蠱，丈夫肯與噲為伍。昔年休棄曾閒居，種菜荒村開小圃。英雄本色能固窮，作為一一符於古。落寞常遭醉尉凌，填胸憤血自摩撫。一朝援引出山來，舊時天日欣再睹。半生積塊何能平，激烈衷情圖建樹。卸甲歸來坐未安，病入膏肓盧扁難。聖主酬庸詔方降，微臣薄命骨已寒。堪嘆搥床彌留際，連呼殺賊手握拳。惟有東都宗太尹，至今生氣留簡編。將軍下僚職武弁，乃能如是較尤賢。可憐身死功亦沒，寡鵠孤雛百恨牽。即今百結牛衣底，難得寢丘一畝田。憶昔交遊傾肺腑，將軍彈鋏我揮塵。勇烈追蹤劉大刀，家聲果能繩祖武。別來倏忽十餘年，得失升沈不計數。遠地頻聆克敵音，故人喜氣生眉宇。會看將軍大作為，不虞戰士空勞苦。太息雌辰數已奇，招魂酌酒不勝悲。焉得武士多如此，六合蕩平定有期。焉得輜軒到海上，為泐淮西一例碑。」，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288-292。

五、戴潮春事件

戴潮春，字萬生，漳州府龍溪縣人，後遷居彰化四張犁（今臺中市北屯區），家境富裕，世承北路協稿識（武官的低階稿書人員）的職位。兄戴萬桂曾經和阿罩霧（今臺中霧峰）林家發生田租糾紛，為求自保，便招集殷戶組織「八卦會」，立約有事相援，當時戴潮春因擔任官方書吏，並未參與其中。直至咸豐十一年（1861）冬，北路協副將夏汝賢得知戴家富有，肆意勒索，戴潮春遂卸職返家，回鄉後，為了自保擴大舊有八卦會組織，藉團練之名成立天地會聚眾，協助官府維持治安，後因發展快速，成員組成日趨複雜，漸有成員橫行鄉里之事，同治元年（1862）臺灣兵備道孔昭慈恐天地會勢力過大，召淡水同知邱曰覲前來查辦，地方豪強林晟（又稱鷺虎、林日成）、林奠國亦跟隨北路協副將林得成、守備游紹芳出征欲剿滅會黨。林日成首先發難，倒戈相向，在大墩殺淡水同知邱曰覲，戴潮春黨羽也攻下彰化城，孔昭慈仰藥自殺，戴潮春入城，自稱「大元帥」，大封功臣。¹⁷⁷

樹德村文人林耀亭曾說：「讀至七、八卷，覺當日戴萬生之亂狀歷歷如現，可藉以知臺灣往昔之史跡；其關係於文獻，固不少矣。¹⁷⁸」「迨同治元年戴萬生變，先生慨然投筆從軍。彰城陷，隻身冒險逃入集集。日則奮練強悍民番，援官軍、誅叛逆；夜則秉燭賦詩，追悼陣亡將士，語多忠誠壯烈。¹⁷⁹」可知陳肇興的《陶村詩稿》為號稱臺灣三大民變之一的戴潮春事件，留下最真實可貴的史料。

鑒於官府之安於現狀，疏於防範戴黨之勢，因而地方上的士紳、頭人，只好聚集同志，計議防亂事宜以自求多福，陳肇興有詩〈北投埔義士林錫爵招同林文翰舍人邱石莊簡榮卿孝廉洪玉崑明經及各巨姓頭人宴集倚南軒計議防亂事宜即席賦贈〉記載此事，並將參與的士紳詳載於詩題：

壬戌¹⁸⁰二月二十二，春風習習花明媚。林逋折東開華筵，一縣名流今日聚。是時四野盡成狂，燒香作會等兒戲。紛紛肉食不知謀，但坐高堂唯臥治。君子防患貴未萌，杞人憂天在無事。九十九峰夕照黃，對此茫茫百憂至。金陵烽火達錢塘，徵召年年來驛使。酖毒由來生宴安，太平焉可忘武備。人生浩氣秉乾坤，報國何須權與位。但教友助循古風，自保一方即忠義。諸公矯矯人中豪，綢繆未雨真高誼。愧我雕蟲非壯夫，才弱不堪供指臂。因君慷慨發悲歌，把酒勸君且一醉。樹頭喔喔晨雞鳴，為君起舞別君去。

¹⁸¹

¹⁷⁷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頁141-143。

¹⁷⁸陳肇興：《陶村詩稿》〈林序〉（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144種，1987年），頁1。

¹⁷⁹陳肇興：《陶村詩稿》〈陳肇興先生略傳〉（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144種，1987年），頁3。

¹⁸⁰編者按：壬戌，即同治元年（1862）。

¹⁸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268。

詩一開頭即指出同治元年（1862）二月天地會黨活動已如火如荼地展開，「是時四野盡成狂，燒香作會等兒戲。」而「紛紛肉食不知謀，但坐高堂唯臥治。」陳肇興對於時局之亂憂心忡忡，因此慨然應林錫爵之邀，共議防亂事宜。

三月十六日孔昭慈命陳肇興前往南北投聯莊，禁止民眾繼續入會。陳肇興卻於途中遇亂而避居牛牯嶺，由其詩〈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四首，細述自身遭遇及其心情變化：

倉皇辭長官，低徊別妻子。豈不懷艱虞，生平感知己。弦高犒秦師，荊軻度易水。緬彼市井兒，樹立乃如此。矧我七尺軀，家國交相倚。乘茲鼎沸時，抽薪猶及止。峨峨芟荖山，北望暮雲紫。仰視黃鵠飛，一舉翔千里。加鞭策駑駘，我行殊未已。

薄暮投山莊，杯酒互相慶。父老三五人，問名半同姓。艱難出簡書，慷慨論王命。愧非守土官，棲棲毋乃佞。一炊而百揚，眾寡常不勝。夜來聞笳聲，烽火四山應。抬頭望鄉關，旌旗蔽巖磴。流涕寂無言，俯首看刀柄。

刀柄鐵環環，摩挲日三百。攜將滄海去，邂逅孫賓石。曠野夕悲風，陰雲悽以黑。慷慨發高歌，白雲為之匿。采薇供夕餐，拾橡充朝食。悽愴杜陵叟，流離遼海客。家鄉在何處，遠望淚沾臆。

午山一回首，百里塵茫茫。有客從北來，相逢歧路傍。牽裾引之近，急問弟與娘。客言賊如毛，揭竿萬萬行。紅旗蔽白日，刀戟相低昂。前頭載婦女，後頭括金璫。殺人但聞聲，烏能審其詳。三問不吾對，涕泗沾衣裳。

182

第一首寫「倉皇辭長官，低徊別妻子。」字裡行間流露出詩人忐忑不安之情，並以弦高智退秦師、荊軻刺秦自勉；第二首寫投宿山莊情景；第三首寫避難山居的生活，自己就像是「悽愴杜陵叟，流離遼海客。」不免感嘆「家鄉在何處，遠望淚沾臆。」第四首描寫心繫家人消息，路旁「有客從北來」、「急問弟與娘」，卻聽聞「客言賊如毛，揭竿萬萬行。紅旗蔽白日，刀戟相低昂。」叛黨強搶婦女與錢財的消息，而「涕泗沾衣裳」。

當陳肇興受命前往南北投（今南投、草屯），進行聯莊抵抗，作者聽聞彰化城已陷於戴黨之手時，作〈二十日彰化城陷¹⁸³〉抒發其內心之憂心，更批判「優柔養寇機先失，倉卒陳兵計又非。」致彰化竟成孤城，感慨「從此瀛壖無樂土，荊榛塞路亂蓬飛。」

¹⁸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68-269。

¹⁸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70。

對於此次戴黨圍攻彰化一戰，淡水同知邱曰觀、臺灣道孔昭慈、南投縣承鈕成標先後遇難，陳肇興分別寫詩憑弔，〈十八日秋雁臣司馬殉節大墩¹⁸⁴〉、〈孔



嘉義昭忠祠（義民公）同治元年、二、三、四年等先後守城攻庄或運糧救城或隨軍剿辦與賊接伏陣亡等陣亡官員、義首及義民例准入祀之神位。（吳姿燕攝影）

觀察殉節詩¹⁸⁵〉、〈鈕貳尹殉節詩¹⁸⁶〉推崇其氣節。此外，還有陳肇興的〈九月十七日聞斗六失陷總戎殉節感賦二十韻¹⁸⁷〉描寫斗六門遭戴軍圍困、又有番勇倒戈致失守，林向榮仰藥死，王國忠率部隊突圍被擒不屈而慘死，歌詠林向榮之氣節並表達惋惜之意，同時亦在〈王副戎殉節詩¹⁸⁸〉、〈顏協戎殉節詩¹⁸⁹〉、〈羅山兩男子行¹⁹⁰〉以及〈殉難三烈詩¹⁹¹〉等作品，對此戰役慷慨殉難的王國忠、顏常春，嘉義米戶林炳心、許益也領義民守斗六而不幸殉難，以及廖秉鈞、陳再裕、陳耀山三人抗賊失敗殉難，表達其敬意。另外也有林豪作〈挽家龍江鎮軍¹⁹²〉挽林向榮於斗六門一役，與胞弟而舉，副將王國忠等殉難、〈途次哭義首羅冠英三十四韻¹⁹³〉詠義首羅冠英抗賊之英勇、〈圍城雨¹⁹⁴〉詠大甲城遭戴軍圍困，數度為民求雨解圍的大甲林氏婦、〈牽衣哭¹⁹⁵〉則記戴潮春兄嫂羅氏之貞節，以上皆是歌詠戴潮春事件中相關人物的詩作。¹⁹⁶

對官吏將帥的敷衍塞責、討賊不力，詩人失望之餘，不惜破產購錐，欲謀行刺戴潮春，可惜功敗垂成，在其〈七月望後謀刺逆首不中幾罹飛禍口占紀事¹⁹⁷〉一詩：「賊勢延三縣，臣心盡一錐。」、「撫躬今不愧，一見幸無虧。」充分表現出其愛國情操。

陳肇興在避居牛牯嶺期間，仍努力奔走於南、北投一帶，持續進行聯莊工作，其〈祭旗日示諸同志〉便詳記六保合約舉事及陳肇興當時的心情：

¹⁸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69。

¹⁸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70。

¹⁸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70。

¹⁸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86。

¹⁸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87。

¹⁸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87。

¹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86。

¹⁹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97-298。

¹⁹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15。

¹⁹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25-326。

¹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39。

¹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41-342。

¹⁹⁶見吳青霞：《台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頁 72、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年），頁 159-160。

¹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80。

予來牛牯嶺謀舉義者屢矣！痛哭流涕，卒無應者。癸亥（1863）四月二十八日，得內兄邱石莊之助，六保合約舉事。祭旗之日，欣喜過望，爰歌以紀之。

兩年募鄉兵，今朝馳羽檄。肉食豈無謀，男兒心膽赤。劇孟投亞夫，弦高助鄭伯。由來率土臣，盡人可殺賊。自從喪亂來，此論我已析。牛酒犒農民，團練謀在昔（作者註：「去年奉憲聯莊禁止入會，值亂因家焉。」）。虞芮方質成，陳蔡忽遭厄。舉家來空山，志豈圖菽麥。方將騁中原，先鞭追祖逖。否則保一方，山川為生色。詎料劫運開，孤掌難為力。傾家購力士，有錐不得擊。痛哭學賈生，亡命依賓石。口舌已焦爛，忠孝斯感激。拔釐一周麾，鬼神齊辟易。叱咤走風雲，喧呼飛霹靂。金鼓一聲振，彼軍氣為黑。誓將擒妖魔，滅此而朝食。寄語謀義士，勉旃事兵革。封侯本無種，年少須奮迹。不見牧羊奴，勳名高竹帛。¹⁹⁸

由詩的序文可知陳肇興六保合約共謀舉事之前的「卒無應者」，令人「痛哭流涕」，直至得內兄邱石莊之助，而成六保合約，祭旗當日「欣喜過望」，從「由來率土臣，盡人可殺賊。」清楚表明其主張，歷經「口舌已焦爛，忠孝斯感激。」希望「金鼓一聲振，彼軍氣為黑。」、「誓將擒妖魔，滅此而朝食。」可見陳肇興對此舉事，充滿了信心與期待。

對於戰事的描寫，陳肇興〈祭旗後一日六保背約縱匪反噬燬陷義庄無數獨山頂一帶尚守前盟予一家四散幾遭闔門之禍在重圍中瀝血成詠¹⁹⁹〉在詩題即直陳此次舉事失敗主因，由於「請援無人空斷指，倒戈有約誤同盟。昨朝骨肉今讎敵，如此人心絕可驚。」致戰事慘敗：「萬口由人任剝皮。焚掠連村生氣促，驚呼到處哭聲悲。」使得陳肇興感到絕望，又再度遁隱深山。

陳肇興另一首〈六月十八日大戰濁水擒賊帥一名斬首百級²⁰⁰〉除了描寫此戰得勝外，「人因戰苦酬神助，我為俘多乞命饒。」可知陳肇興親身參與此役，並且為俘虜求饒，不願死傷慘重。隨著軍隊征戰，陳肇興逐一作詩記錄有〈二十一日收復南投街連日大捷重圍以解²⁰¹〉、〈二十九日攻克施厝坪等處²⁰²〉、〈七月二十二日攻克集集斬首百餘級²⁰³〉、〈聞集集被圍²⁰⁴〉、〈再克集集俘斬二百餘級溪水為赤²⁰⁵〉、〈克復林杞埔在軍中偶興²⁰⁶〉、〈自水沙連由鯉魚尾穿山至斗六門²⁰⁷〉、〈自林圯埔進師與官軍會約由溪洲底攻克斗六逆巢越日襲取東埔蚋等處俘獲逆徒十

¹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95。

¹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96。

²⁰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99。

²⁰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99。

²⁰²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00。

²⁰³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00。

²⁰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02。

²⁰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02。

²⁰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05。

²⁰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305。

三人作歌紀事²⁰⁸），眼看戰事烽煙不絕、血流成河的慘烈，陳肇興不禁感嘆「戰鬥何時已」，最後一首〈自林圯埔進師與官軍會約由溪洲底攻克斗六逆巢越日襲取東埔蚋等處俘獲逆徒十三人作歌紀事〉描寫官軍合力攻克斗六之勢「搖旗撞鼓入蠻鄉，伐竹編橋渡濁水。長驅轉戰若無人，逐北追亡如捕豕。」雖俘獲逆徒，卻未擒得逆首，而有「可恨擒賊不擒王，黑夜柙中出虎兇。未能當道戮豺狼，徒向空山拾螻蟻。」之感嘆，並期望能「居人歸業樂熙熙，從此一路肅清矣。」²⁰⁹

對於戴潮春起事，李逢時在〈協安局感懷七首兼呈袖海王縣佐有序²¹⁰〉序文提到：「同治元年（1862）春三月，彰化縣民戴潮春者，為強族所逼，立善人會，商賈以及胥徒皆往歸之，聲勢日大，土匪藉名標掠而不能禁。兵備道孔名昭慈往撫之，方用連鄉保甲法，而隨員馬慶釗以為彰俗強悍，且居民每藉金錢會之名以惑眾，非窮治不足以示儆；適淡防秋名曰覲至，自竹塹以語激之，秋乃逕率壯勇往捕，為賊夥林虎成所殺，時三月十九日事也。日晡，賊潛攻城，內有應者，開門納之，則民盡盜也。官弁或逃或降，無一在公廨者。初廳尊諭適郡，路塞不得歸，無賴輩以蘭地無主，欲乘彰化之亂謀不法事者，民心怖甚，都人士乃與袖海王縣佐定議，設局於天后宮，集鄉紳而彈壓之，民賴以安，因額其局曰協安總局，并詩以誌感焉。」從序文中可知戴潮春的起事，乃為強族所逼，但對於城陷時，「官弁或逃或降，無一在公廨者。」頗有微詞，因此「都人士乃與袖海王縣佐定議，設局於天后宮，集鄉紳而彈壓之，民賴以安，因額其局曰協安總局。」可見當時官員之殆職，誠如李逢時詩句所述「坐客談兵皆氣阻，行人罵賊忽聲低。真無用物金休惜，為不平鳴筆漫提。」、「官多失算追窮寇，民鮮知方起義兵。」

戴潮春起事後，林占梅毀家紓難，組織團練，協助官方平定事件，克復大甲、彰化一帶，因而加布政使銜。²¹¹對於戴潮春事件有關的作品，林占梅有〈戒嚴²¹²〉、〈聞警戒嚴作（作者註：「戴匪滋事，彰城失守」）²¹³〉、〈團練²¹⁴〉、〈兵餉支絀勸輸感作²¹⁵〉、〈大甲土堡失守賊勢將欲北趨義勇力戰攻復之扼溪而軍塹城始能安堵聞捷喜賦²¹⁶〉、〈丁述庵觀察督師剿匪至淡賦呈²¹⁷〉、〈感懷²¹⁸〉、〈南征八詠有序²¹⁹〉、〈南征紀事²²⁰〉、〈近接移知以克彰微勞蒙上恩賞加布政使銜三月十二日望北叩謝恭紀

²⁰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同前註 199，頁 306-307。

²⁰⁹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 年），頁 151-164。

²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61-63。

²¹¹見薛建蓉：《清代台灣本土士紳的角色扮演與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97-99。

²¹²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10。

²¹³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10。

²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11。

²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11。

²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11。

²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12。

²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21。

²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32-235。

²²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39。

²²¹），²²²在〈聞警戒嚴作〉譴責叛賊，並與太平天國相比，猶如螞蟻般難以除盡；〈大甲土堡失守賊勢將欲北趨義勇力戰攻復之扼溪而軍塹城始能安堵聞捷喜賦〉記錄同治元年（1862）五月大甲失守，派勇首蔡宇帶勇四百名，與陳緝熙一同赴大甲扼堵亂兵，讓其無法北上生事端。

同治二年（1863）春，林占梅第二次出師，〈南征八詠有序〉即記錄此次出征：

臺灣乃漳、泉、粵三籍雜處之區，小醜跳梁，不難撲滅。去春彰邑會匪戴逆等滋亂，震動全臺，節次興師，未能蕩平。稽自內附以來，叛服不常，共二十次，最能久延者，莫如林爽文之亂，然亦未嘗如是之久。予今春兩番出師，均為嫉妒者所阻，前鋒五百軍，已克梧棲，絕賊人內通要隘，惜不果行。此次兵備道述安丁公曰健，奉命剿辦，余因餉項維艱，至十月十八日，始親統一軍，直抵山腳莊紮營。二十六日開仗，三十日收復葭投等數十莊，移營大渡，乘雨夜冒險逼攻，隨克復彰城，時十一月初三寅刻也。計開仗至克復，只七日間，誠大幸事！第素耽吟誦，戎馬餘閒，不忘結習，凱旋時，因就途次所得之句，命之曰〈南征八詠〉，純為記事之篇，至其工拙所不計也。²²³

從序文得知此次出征，乃因叛黨未除盡，且兵備道丁曰健奉命剿辦，來平定餘黨。此組詩共八首，分別為〈師出香山途中作〉、〈營山腳莊夜望賊壘作〉、〈一戰獲勝進攻葭投村破之〉、〈十一月初一二鼓所部全軍過大渡冒險疾趨彰城內應外攻奮勇爭先隨即克復城池聞雞初唱正寅時二刻也〉、〈初三日全軍入彰城呈丁述庵廉訪周子玉主政〉、〈傍晚登西城樓感述〉、〈凱旋大甲道中作〉、〈回軍將入竹塹城作〉，從二十六日開仗寫起，至三十日克復彰城，將行軍路線、兩軍交戰的情形，內應外攻克復彰化、提出善後撫民的建議，詳述其平亂過程。

陳維英在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起事時，因助餉捐得四品頭銜，並獲賞戴花翎，其詩〈擒戇虎行²²⁴〉描寫對象是原本平戴亂的林日成，卻倒戈相向，後自立為王，成為戴亂之一要角，在詩中譏笑他們「鼠輩狐群恃其猛，耿耿逐逐逞又逞。無知妄想稱山君，馴擾百般死不省。」忘了「一貴難為鴨母王，爽文逐鹿終敗忘。陳辦鳴張復繼起，豺狼當道難屈指。」而成「畫虎不成反類狗」。

廣東文人吳子光在戴潮春事件時，正好來臺灣遊歷，他的著作《一肚皮集》

²²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48-249。

²²²見吳青霞：《台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頁 44。而許惠玫所列之林占梅詩作：「〈戒嚴〉、〈聞警戒嚴作〉、〈團練〉、〈兵餉支絀勸輸感作〉、〈大甲土堡失守賊勢將欲北趨義勇力戰攻復之扼溪而軍塹城始能安堵聞捷喜賦〉、〈丁述庵觀察督師剿匪至淡賦呈〉、〈南征八詠有序〉、〈南征紀事〉、〈臺灣保舉多有遺議作詩勸勉之〉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85、〈有感〉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38、259，見許惠玫：《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 323。

²²³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232-235。

²²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60。

(1875 自印)中，有少數篇章提及戴潮春事件，特別是他於戴潮春事件後不久所寫的〈奉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贈忠信校尉羅公傳〉。²²⁵在《全臺詩》中〈紀變絕句四首（作者註：壬戌（1862）舊作）²²⁶〉序文提到：「咸豐壬戌（1862）夏，彰邑奸胥戴萬生作亂，鎮道殲焉，從官或死或逃避，莫知蹤跡者，大與守土之例相背。時群賊據彰城，鼙鼓之聲日夜聞，四境南北路，咫尺不通孽矣。初戴逆意叵測，似欲收拾餘燼，作江城髮匪，犄角者不知，塘報官軍屢得勝仗，金陵王氣剋日即聞收復，雖有闔、獻，豈能作死灰之燃哉。今臺地平治將二十年，痛定思痛，其間哀鴻磔鼠事，猶在人耳目前也，詩以紀之。」可知此詩記敘戴亂之事。

同治元年（1862），彰化戴萬生事變，屢次圍攻嘉義，肆擾三年，郡城援軍不至，餉械斷絕。是時賴時輝辦保安局，縣主白鸞卿，命率義民專責守城，乃捐資募勇，辦理團練，與參將湯得陞協力守禦，矢盡糧空，民搗龍眼核和米糠名「太平餅」充飢抗戰，士氣堅剛未餒。同治三年（1864）農曆二月十四日，城圍始解。邑宰請獎，戴藍翎，即用分府之職，委辦嘉安總局，²²⁷是當時守嘉義城的重要人物。數十年前的林爽文事件時，嘉義（舊稱諸羅）也曾遭受圍攻，趙翼作〈諸羅守城歌〉記錄當時守城景況，而今逢戴潮春事件，嘉義亦是同樣被圍攻，參與其中的當地文人賴時輝作詩〈巡城口占〉、〈潮春攻城解圍誌感〉記錄當時守城的情況：

矢盡糧空日，軍心夜數驚。秋深宵柝冷，殘月照孤城。萬生終自潰，人力勝天工。戴賊揮螳臂，堅城未許攻。²²⁸（〈巡城口占〉）

潮春倡亂肆披猖，欲奪諸羅賊燄張。三載環攻圍屢解，一心防禦銳難當。成城眾志金湯固，破敵群情鐵石強。團練義民殊死戰，不愁矢盡與無糧。

郡城咫尺若天涯，兵薄援稀敵似豺。不寐何愁宵有警，斷炊遑卸竈無柴。和糠核餅充枵腹，遇難軍官死滿街。我勵義民心勿餒，果然圍解慶和諧。

義勇堪嘉錫縣名，自前眾志已成城。連攻不落惟斯邑，屢困能通賴眾擎。更有褒忠鄉媲美，儘多賞恤澤榮膺。重重浩劫疲奔命，譜入新詩老淚橫。²²⁹（〈潮春攻城解圍誌感〉）

²²⁵見丁鳳珍：《用誰的語言？解釋哈人的歷史？——「台灣歌仔」與台灣知識份子對「戴潮春抗清事件」論述的比較》，參考張學謙、楊允言、謝昌運編輯：《語言人權與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東市：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2004年），頁14-7，〈奉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贈忠信校尉羅公傳〉《全臺詩》佚收。

²²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380-381。

²²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469。

²²⁸作者註：「同治二年（1863）作。」，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470。

²²⁹作者註：「萬生一名潮春。同治三年（1864）作。」，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470。

從詩作中「成城眾志金湯固，破敵群情鐵石強。」、「團練義民殊死戰，不愁矢盡與無糧。」、「我勵義民心勿餒，果然圍解慶和諧。」表達出賴時輝與義民並肩作戰、視死如歸，雖然「郡城咫尺若天涯，兵薄援稀敵似豺。」、「和糠核餅充枵腹，遇難軍官死滿街。」但終究「義勇堪嘉錫縣名，自前眾志已成城。」、「更有褒忠鄉媲美，儘多賞恤澤榮膺。」詩人雖「重重浩劫疲奔命」，終能「連攻不落惟斯邑，屢困能通賴眾擎。」、「譜入新詩老淚橫」聊表欣慰。

對戴潮春事件的記錄，吳德功著有《戴施兩案紀略》，²³⁰也有相關詩作，其〈程太守命定軍寨沿址植竹以作外郭²³¹〉是感於定軍寨「昔遭戴逆亂，垣牆盡傾圮。」吳德功奉命植竹，「後來密蔭生，蔽芾甘棠擬。咸稱太守賢，庶民歌樂只。」



彰化八卦山古砲

八卦山昔稱「望寮山」、「定軍山」，因乾隆年間，天地會分支「八卦會」在此活動而得名。

(吳姿燕攝影)

他的另一首〈遊白沙莊遇故人話時事有感〉則將人民於戰亂時代逃難避亂，生活陷入痛苦的情景摹寫得淋漓盡致：

一帶白沙莊，檳榔樹成宅。結屋傍山隈，種蕉補籬隙。入望半晴陰，溪壑漾寒碧。夾道列平疇，鳴泉咽危石。萬个竹搖聲，四時花耀色。天然畫圖開，好鳥頻喚客。勝景引人入，箇中真意得。回憶童穉時，遭亂避斯域。今日履重經，村農半相識。入門敘寒暄，設筵備酒食。自言戴逆亂，官軍來建柵。險要負山隅，形勢恃路仄。累次遭兵鋒，營壘堅如壁。眾志共成城，百戰難攻克。客歲奸民變，圍城遽潛跡。大帥赫然怒，追戮小醜讖。居民鳥獸散，驚心而動魄。贖罪議輸金，抽釐等逋索。滄桑疊變遷，形勢異今昔。向在武陵源，避亂逃鋒鏑。今為逋逃藪，滿目生荆棘。地脈何荒

²³⁰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自序〉（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47 種，1987 年），頁 1。

²³¹ 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382。

涼，民氣何狼籍。時事談始終，仰天長嘆息。西嶺夕陽斜，歸途天漸黑。

232

此首詩先寫白沙莊村景：「一帶白沙莊，檳榔樹成宅。結屋傍山隈，種蕉補籬隙。入望半晴陰，溪壑漾寒碧。夾道列平疇，鳴泉咽危石。萬个竹搖聲，四時花耀色。天然畫圖開，好鳥頻喚客。勝景引人入，箇中真意得。」接著寫「回憶童穉時，遭亂避斯域。今日履重經，村農半相識。」敘述小時候曾來此避亂，舊地重遊，在莊上遇舊友敘述戴潮春之亂的情形，「客歲奸民變，圍城遽潛跡。」、「居民鳥獸散，驚心而動魄。贖罪議輸金，抽釐等逋索。」官方在戰亂時也亂抓人，亂收賄，人民遭殃，只好「避亂逃鋒鏑」，往日美好山莊今日卻「地脈何荒涼，民氣何狼籍」，詩人不禁「仰天長嘆息」。

²³²施懿琳：《全臺詩》第十冊，頁 383。

第五章 有關民情風俗的作品

清初領臺時，許多遊宦文人出現不少關於臺地的風俗民情采錄之作，臺灣竹枝詞最早出現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來臺，採硫磺的鬱永河所著《裨海記遊》，開啓了以竹枝詞抒寫臺灣風土之先例，¹李廷錦在〈歷代竹枝詞賞析序〉亦提及：「清代許多作者把竹枝詞完全變成了記述風土之詩，只顧記事，不注重抒情，成了地方誌、民俗史的注釋和補充。²」可見竹枝詞的寫作內容，乃著重在一地的風土民情，甚至突顯該地特色。除了竹枝詞外，詩人亦將其所見、所感，訴諸於其詩作，藉由這些詩作，我們可從中一窺當時的景況。在本章裡，所要探討的是詩人所關心的漢人生活為主，就其對風土民情批判之詩作來探究，以期能更深入瞭解當時社會的面貌。

第一節 侈靡之風盛行

《諸羅縣志》記載臺民生活侈靡豪奢的概況：

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豔者。靴襪恥以布；履用錦，稍敝即棄之。下而肩輿隸卒，褲皆紗帛……，積習已錮，亦未盡改。宴客必豐，酒以鎮江、惠泉、紹興，肴罄山海；青蚨四千，粗置一席。臺屬物價之騰，甲於天下；於是有彼此相勝，一宴而數十金者。³

對於此現象，不少文人以詩記錄，范咸在〈再疊臺江雜詠⁴〉第七首書寫臺灣因土地肥沃，百姓致富容易，因而沉溺於賭博：「土田不糞便滋榮（作者註：「地肥沃，不糞種。」），百穀從教未識名（作者註：「稻有數十種。」）。一兩似秋三節夏，四時皆獲半年耕。人非土著翻成庶，食有餘糧到處盈。卻恨擣蒲成夙疾，竊花兒女說風情。（作者註：「《志》稱：『上元節，未字之女，偷折人家花枝、竹葉，謂異日必得佳婿。』。」）」；藍鼎元的〈臺灣近詠呈黃玉圃先生〉對臺俗也有一番描述：

臺俗敝豪奢，亂後風猶昨。宴會中人產，衣裘貴戚愕。農惰士弗勤，逐末趨驕惡。鬻陵多健訟，空際見樓閣。無賤復無貴，相將事擣博。所當禁制嚴，威信同鋒鏑。勿謂我言迂，中心細忖度。為火莫為水，救時之良藥。

⁵

¹戴麗珠：《臺灣竹枝詞賞析》（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8年），頁3。

²轉引自翁勝峰：《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44。

³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1962年），頁146。

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276。

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16。

詩中指出臺俗競豪華，宴會佳餚豐盛、服飾華麗，不論農民、讀書人皆怠惰疏懶，又喜訴訟等不良習氣，可見臺俗之侈靡程度，提出禁嚴之建言。

陳文達在《臺灣縣志》亦提到臺地的百姓，不論家境貧富，皆崇尚華侈之風：「俗尚華侈，衣服悉用綾羅。不特富厚之家為然也，下而輿隸之屬、庸販之輩，非紗帛不禱。內地之人初至者恆以為奢，久之，習為固然；非風俗之能移人，人自移於風俗耳。⁶」而內地人隨著來臺時間久了，也習以為常，可見風俗之影響力之深遠。何澂〈臺陽雜詠⁷〉第九首也說：「生財容易易繁華，纏首青藍盡縐紗。（作者註：「漳、泉人畏風，恆以布纏首；臺人亦纏首，多易以藍黑縐紗。長丈餘，環繞五、六匝以為美觀。」）」、「輿臺衣帛不為奢（作者註：「傭販輿隸，衣禱率用紗縐。」）」；陳夢林〈鹿耳門即事⁸〉：「習染漸澆爭靡麗，民風尚力雜機權。」敘述臺風由儉樸轉為奢華之情景。

謝金鑾在〈臺灣竹枝詞〉之二十四首：「不事耘鋤亂插田，條條溪澗自成川。水雲六月魚鱗雨，斗米何曾值百錢。⁹」指出臺灣土地肥沃，又處處有溪澗灌溉，雨水充足，農民不勤於耕作便可米糧充足，呈現農民疏懶之態。又孫元衡曾村居二十餘日，見農民衣食不類農家氣味，心中感慨，因作〈村居二十餘日身在田疇宜有所慕乃蓑笠耰耨間不類農家氣味殊足慨也因作雜詩〉第四首：「鮮新薄葵藿，腐朽珍魚蝦。家貧食三韭，鮭菜寧不嘉。綺羅朝入市，負載夜還家。青錢隨手給，實儉名則奢。螳臂與雞肋，大言相矜誇。天時亦雲異，臘月薦王瓜。草木不經霜，往往見浮花。因之識民氣，順應無所嗟。¹⁰」詩中敘述農民飲食奢華，衣著華麗，出手闊綽大方，彼此競誇侈靡，全無農家純樸味道。又〈田家¹¹〉詩句：「田洋惟待澤，稻耗不須芟。（作者註：「俗稱平田曰洋。凡新集之民，不治水源，惟待雨澤，不治荒穢，聽其自生；然地氣恆暖，時有收穫。」）」、「餘糧文預好，朱履荷長錢。（作者註：「臺俗尚奢，有衣羅衣、著朱履而耘田者。」）」從其註得知農夫對耕作有了怠惰之心，穿羅衣、著朱履去種田，生性純樸保守的農夫都已如此，那其他百姓之奢侈程度，更是可想而知。

道光年間鄭用錫的〈風氣¹²〉一詩，更是強烈批判臺地風俗的代表作：

⁶陳文達：《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1993年），頁57。

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365。

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411。

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293。

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334-335。

¹¹施懿琳：《全臺詩》第一冊，頁331。

¹²編者按：稿本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靜裡觀風氣，滔滔遞變遷。何當今日老，回憶此生前。狡險心逾薄，驕奢富自便。誇多因鬥靡，踵事更增妍。媚鬼兼趨佛，輸誠共獻虔。堆排饌品果，禱祝筍筵簞。珍錯窮山海，香資費萬千。持齋葷去肉，宴會跡隨肩。子弟多紈褲，嬉遊滿市廛。賭場爭齒列，妓院競頭纏。到處昏鴉鳩，沿門食火煙。朋來邀下榻，客至當開筵。閨閣機梭息，妻妾井臼捐。髻皆新樣整，服總不時鮮。鳳織羅文綺，鴛釵豔翠鈿。人情忘儉樸，惡習復綿延。剽悍攜刀劍，乖張逞棒拳。蝸爭分氣類，鈴劫起山淵。國帑虛誰補，民財困可憐。米糧低論價，鉛鐵鑄為錢。無怪卮傾漏，何殊井竭泉。黔婁惟賣子，豪富亦售田。俗已囂難靜，憂能望復元。不知從此後，流極到何年。」

風氣日趨下，滔滔遞變遷。何堪今日後，不似我生前。狡詐心逾薄，驕奢俗自便。誇多因鬥靡，踵事復增妍。珍錯窮山海，香資費萬千。人情忘儉樸，惡習更綿延。剽悍攜刀劍，乖張逞棒拳。蝸爭起蠻觸，鈴劫遍山淵。國帑虛誰補，民財困可憐。汎舟空乞糴，鑄鐵亦為錢。已漏千卮酒，難尋九仞泉。狂瀾流不息，空盼障川年。¹³

「風氣日趨下，滔滔遞變遷。」、「狡詐心逾薄，驕奢俗自便。」描述民風日趨澆薄，且「誇多因鬥靡，踵事復增妍。」、「珍錯窮山海，香資費萬千。」民風豪華，加上「剽悍攜刀劍，乖張逞棒拳。」、「蝸爭起蠻觸，鈴劫遍山淵。」分類械鬥頻繁，造成「國帑虛誰補，民財困可憐。」。

王凱泰的〈臺灣雜詠〉第十七首：「海上猶存樸素風，檳榔不與綺羅同。無端香火因緣結，翻笑前人製未工。¹⁴」則提到檳榔扇已趨豪華裝飾，又冠上「結香火因緣」的說辭，而賣價昂貴，失去原本古樸之真的現象。

李元春《台灣志略》卷一：「台灣者，皆內地人，故風俗與內地無異。正月元日，慶新歲；上元，燈節；二月，春社；清明，掃墳墓；端午，戲龍舟，懸蒲、艾菝除；七月七夕，乞巧結緣；十五日，仿盂蘭會；八月，秋社；九月九日，登高，放紙鳶；冬至，餉米團；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灶送神；卒歲，臘先祖及諸神祠：皆與內地無異。¹⁵」由此可知清代臺灣地區的習俗沿襲自內地。

光緒年間，遊宦臺灣官員馬清樞在〈臺陽雜興¹⁶〉說：「一年令節盛中元」，意指中元普渡是臺灣一年中最為重要的節令活動。在孫霖〈赤崁竹枝詞〉一詩亦提及七夕夜魁星會、中元節普渡，也是臺地特有之習俗：

結緣纔過又中元，施食層臺市井喧。三令首除羅漢腳，只教普度鬧黃昏。

¹⁷（作者註：「臺俗：七夕，家供織女，稱七星孃。食螺螄以為明目。煮豆拌，裹洋糖，同龍眼、芋頭分餉，名曰結緣。是夜，士子為魁星會。中元節，好事作頭家，釀金延僧施餛飩，燃紙燈於海邊，謂之普度。是月也，最多『羅漢腳』，搶孤打降，結黨滋擾。觀察覺羅四公、刺史余公、明府陶公並委員巡查，禁演夜戲。」）

七夕與中元節，相距不過八天，熱鬧慶祝此兩個節慶是臺地特有的習俗，然而當時的觀察使、刺史、明府皆禁演夜戲，此乃因羅漢腳常趁機糾眾生事之故。

中元普渡乃臺地盛事，花費無度，常為文人詬病，屢見於詩作，對於中元普渡祭壇豪華的擺設，咸豐年間遊宦文人劉家謀〈海音詩〉第七十六首即有詩記錄：

¹³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51。

¹⁴作者註：「檳榔扇頗為古樸，大都鄉邨中用之。傳聞用於士大夫，自徐清惠公始；亦崇儉之意。近者犀柄錦邊、蕪香圖畫，聲價昂而本真失矣。」，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51。

¹⁵李元春：《台灣志略》卷一〈風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8 種，1984 年），頁 35。

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76。

¹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三冊，頁 140。

雞似鸞鳳彘似山，梨園子弟演分班。怪來海外都隨俗，聲味全無佛亦艱。

18

作者自註說：「七月普度，日夜演劇，有四、五台相連著。以雞鴨作鸞鳳狀，以豬作山，布人物其上以供佛。」由此可知臺地普渡祭品陳列，不論雞鴨或豬等物品均排列成塔或如山，可見其豐盛異常。詩人更批判此俗與內地相同，卻「聲味全無佛亦艱」。

滿洲鑲紅旗人六十七的〈臺俗七月十五日為盂蘭會至夜分放水燈為紀以詩¹⁹〉書寫：「釋氏金蓮三十裏，石家銀燈百千層。」普渡花費竟如此豪侈，並斥責僧侶竟也趁機劫奪，致「肉山還有酒如澆」，而感嘆「獨醒難挽浮靡俗」。

何澂〈臺陽雜詠²⁰〉：「閩人信鬼世無儔，臺郡巫風亦效尤。出海大灘剛仲夏，沿鄉普度又初秋。婦男桎梏虔迎送，酒肉池林敬獻酬。調語客師能愈病，喧天鑼鼓妄祈求。」從自註可以瞭解普渡，自七月初起至月盡止，時間長達一個月，設壇禮醮、搭臺演劇、結綵張燈，鋪設極盛；豬魚雞鴨等類，積如岡阜；出會之日，顏衣遍路；閨閣婦女，亦荷枷、帶鎖跪迎道左，以求消災解厄。

王凱泰〈臺灣雜詠²¹〉也說：「道場普渡妥幽魂，原有盂蘭古意存。卻怪紅箋貼門首，肉山酒海慶中元。（作者註：「閩省盛行『普渡』，臺屬尤甚。門貼紅箋，大書慶讚中元，費用極侈；已嚴禁之。」）」可知臺地普渡極盡奢侈，致官員反對，主張嚴禁此俗。還有陳維英的〈建醮偶感²²〉也對臺俗建醮提出批判：「祭鬼供神款客疲，富家難度況貧兒。」祭鬼拜神、設宴招待客人，有錢人對此龐大開銷都大喊吃不消了，何況是窮人，只好「衣裳典盡飢寒至，神鬼無聞客不知。」可見其奢華浪費的程度已對百姓日後的生活品質造成負面影響。鄭用錫〈盂蘭會²³〉：「盤堆珍果酒盈壺」、「喧天簫鼓魚龍舞，舉國今宵盡若狂。²⁴」「冥財堆積滿街衢」，和另一首〈塹垣普施南壇²⁵〉：「穀堆珍錯羅山海，飯貯筐籠罄稻梁。」皆將普渡時祭品豐盛之奢侈現象，摹寫得淋漓盡致。對於中元節過度鋪張浪費行為，只顧祭祀死去之人，罔顧在世者生計的〈中元觀城隍神賑孤²⁶〉一詩，批判鄉人過度迷信的行為。同樣的批判也見於彭廷選〈盂蘭竹枝詞〉第十一首：「金錢糜費

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00。

¹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249。

²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66。

²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51。

²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79。

²³編者按：稿本題作〈盂蘭之會遞傳已久惟臺灣極奢麗而淡水為甚亦風俗尚鬼之偷也書以概之〉，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13。

²⁴編者按：此詩稿本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盆設盂蘭演道場，先期覺路引燈光。喧天簫鼓魚龍舞，惹得城廂盡若狂。」

²⁵編者按：《淡水廳志》題作〈塹垣普施極奢觀者如堵感賦〉；稿本題作〈塹垣普施惟南壇備極奢靡四方男女觀若堵牆可發一笑感而賦此〉，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勝會盂蘭設道場，陰施普濟仗空王。穀堆珍錯羅山海，飯貯筐籠罄稻梁。無主不知誰氏鬼，有魂何處是家鄉。中元節賽上元節，男女挨肩擁路旁。」，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58。

²⁶編者按：稿本題作〈中元觀城隍賑孤〉；《淡水廳志》題作〈中元觀城隍賑孤〉，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14-115。

萬千償，何不存留備救荒。生渡方為真普度，舍人渡鬼總茫茫。²⁷」²⁸以及陳肇興〈到鹿津觀水陸清醮普渡〉對鹿港普度的鋪張奢華有深刻的批評描述：

沸天鑼鼓徹宵喧，一片靈風閃彩旛。十字街中人似織，不知何地著孤魂。
萬枝燈火綺筵開，金紙如山化作灰。此夕艷都應不夜，鬼門放過綠衣來。
狼藉杯盤等布金，給孤園裏肉成林。不知一例談功德，可有慈烏反哺心。
惟天幕地耀紅綾，九曲屏風萬炬燈。也似石王鬥元寶，紫絲錦帳一時增。
誰把天花散道場，信男善女七宵忙。年年苦被西僧累，一個蘭盆誤十方。
新開殺戒禮金仙，人自茹蔬鬼逐羶。一樣無辜皆就死，雞豚終古怨西天。
招魂一紙達幽都，餓鬼如煙夾道呼。試問靈輶來鬼母，車中會載活人無。
剪綵裁絨豎幾竿，大千會食集盂蘭。世間不少窮饕餮，冷炙殘羹未許餐。

²⁹

由詩句中的「沸天鑼鼓徹宵喧，一片靈風閃採旛。」、「萬枝燈火綺筵開，金紙如山化作灰。」、「狼藉杯盤等布金，給孤園裡肉成林。」、「惟天幕地耀紅綾，九曲屏風萬炬燈。」可見對普渡如此鋪張奢華之批判意味，且感嘆「新開殺戒禮金仙，人自茹蔬鬼逐羶。」、「世間不少窮饕餮，冷炙殘羹未許餐。」人們願意自己幾日吃齋，準備大量葷食祭拜虛無飄渺的「神鬼」，卻肯不救濟世間餓肚子的窮人。

其他詩人之詩作，記錄中元節的一些習俗活動，則無關貶議，只是純粹采風土民情之作，記錄中元節，各地紛紛舉辦「盂蘭盆法會」，筵上滿是牲禮和食品，桌上擺列著美酒、在淺水岸邊放水燈、華麗的祭壇上，香煙裊裊，紅色旗子飄揚著的情形，有施鈺〈中元³⁰〉：「盂蘭賽會際中元，筵列牲粢幾列尊。淺渚燈浮輝赤岸，華堂香裊颺朱旛。」、施瓊芳〈盂蘭盆會竹枝詞³¹〉之三：「十萬河燈齊放夜，棠梨月冷鮑家墳」、彭廷選〈盂蘭竹枝詞³²〉之七：「河燈萬點飛星斗，應改中元作上元。」、林占梅〈觀盂蘭放水燈³³〉：「燈光燦爛千家共，人語喧呼百戲齊。」³⁴、薛約〈台灣竹枝詞³⁵〉：「海口紅燈燃百盞，中元普度又喧闐。」、鄭大樞〈風物吟³⁶〉之七：「香煙縹緲繞盂蘭，果號菩提佛頂盤。普度無遮觀自在，紙燈夜靜散波瀾。」³⁷、還有陳學聖〈搶孤³⁸〉：「高閣憑空跨市墟，牲粢羅

²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51-52。

²⁸見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頁 275-276。

²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九冊，頁 249-250。

³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4。

³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426-427。

³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51-52。

³³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298。

³⁴見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頁 277。

³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92-95。

³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二冊，頁 74。

³⁷作者註：「中元盂蘭會，延僧建醮，名曰『普度』，或三、五、七晝夜不定。高搭木臺，排列瓜

列紙旗紆。健兒學得飛騰法，鬥捷爭先號搶孤。」、烏竹芳〈蘭城中元³⁹〉：「穀果層層列此筵，紙錢焚處起雲煙。滿城香燭人依戶，一路歌聲月在天。明滅燈光隨水轉，輝煌火炬繞街旋。鬼餘爭食齊環向，跳躍高臺欲奪先。」忠實記錄宜蘭中元節普渡活動，並作了生動具體的描繪。

除中元普渡之奢靡豪侈外，臺俗宴會之鋪張浪費也不惶多讓，劉家謀〈海音詩〉第七十九首提及：「一席珍肴費數金，萬錢日食更難禁。不如真率溫公會，嘉話流傳直到今。⁴⁰」從作者自註說：「尋常筵席，每費三、四金；鬥靡誇多，至十餘金不止。」可知宴會費用之豪侈，競相鬥誇不止。

第二節 婦德失彰、陋俗敗壞

一、婦德失彰

王凱泰在〈臺灣雜詠⁴¹〉第十一首自註指出婦女懶惰，不務正業，形成臺地多桑間濮上之風，盼透過給示勸諭，以挽積習：「不采柔桑不種棉，女紅辜負艷陽天。可憐曲巷三更月，彈破琵琶第幾絃。」劉家謀〈海音詩〉第十三首：

居然不績市婆娑，華麗猶將競綺羅。大甲溪頭機軋軋，至今婦苦有人歌。

⁴²

作者自註：「女不知蠶織，以刺繡為能。三十年前，婦女出門者，雖內著美衣，必襲以布，猶詩人尚絅之遺也，今則綺羅照耀矣。阮參戎蔡文有〈大甲婦〉詩，首云：「大甲婦，一何苦！為夫饁餉為夫鋤，為夫日日織麻縷。」藉此規勸穿衣不該只注重虛華競麗，忘卻大甲婦之勤勞辛苦。

由於清廷實施的官治、戍兵、移民等政策，都禁止攜眷，有清一代臺灣女性人口都特別少，因人口結構中不平衡的兩性比例以及特殊婚俗，使得婚嫁的現象變得非常怪異，⁴³劉家謀〈海音詩〉第二十九首：「夜合花開香滿庭，鴛鴦待闕社猶停。怪來百兩盈門日，三五微芒見小星。⁴⁴」自註說明男子因愆期未娶者，卻先納婢的現象，即所稱之「小妾」，待生育男女後，才娶進門，萬一後有嫡以

果、餅餌之類。至夜，以紙為燈千百種，頭家捐番銀或減半藏第一盞內，燃放水中，漁船爭相攫取，得者一年主順利。」

³⁸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249。

³⁹作者註：「蘭每年七月十五夜，火炬燭天，笙歌喧市，沿溪放焰；家家門首各搭高臺，排列供果，無賴之徒爭相奪食，名為搶孤。」，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299。

⁴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01。

⁴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50。

⁴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3。

⁴³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圖書出版社，1999年），頁 177。

⁴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8。

致不相容者則復離異，可見當時風氣對婚姻的不珍重。又其〈海音詩〉第四十首所載：「誓海盟山意正長，纏頭百萬亦尋常。三家村裏盲兒鼓，猶唱當年黃錦娘。⁴⁵」黃錦娘之薄情，罔顧情義，在民間被傳唱著。此外，婦女琵琶別抱，不守婦道之事，在〈海音詩〉第三十八首有詳細書寫：「何必明珠十斛償，一家八口託檀郎；唐山縱有西歸日，不肯雙飛過墨洋。⁴⁶」還有〈海音詩〉第六十四首：「雞皮三少總人妖，莫訝婁豬定宋朝。不惜金籠飼黃脰，秋風無數老來嬌。⁴⁷」描寫年老不安於室之婦女，私蓄少年以圖淫樂，俗稱「養小白臉」。婦女不安於室，與人珠胎暗結時，竟在產子後，置之於竹籃內，棄於路旁樹頭，如〈海音詩〉第四十五首所述：「筠籃隱約蓋微遮，月影朦朧路幾叉。恰似紙錢送貓鬼，背人偷掛路旁花。⁴⁸」作者自註說：「偷生之子，貯以竹籃，夜深掛路旁，任人拾之。貓狗骨得溺生毛，便能為祟；故貓死掛之樹、狗死投之水，必送以紙錢。」可見其婦德有虧，竟不顧親情。

二、習俗敗壞

1. 婚喪陋俗

據《臺灣縣志》記載：「婚姻之禮，重門戶、不重財帛，古也。臺之婚姻，先議聘儀，大率以上、中、下禮為準；其上者無論；即下者，亦至三十餘金、綢綾疋數不等，少者亦以六疋為差。送日之儀（送親迎之吉期也，俗云乞日）。非十四、五金不可。在富豪之家，從俗無難；貧窮之子，其何以堪？故有年四旬餘而未授室者，大抵皆由於此也。若夫女家既受人厚聘，納幣之日，答禮必極其豐；遣嫁之時，粧奩必極其整。華奢相尚，每以居人後為恥。⁴⁹」可見臺俗婚事注重華奢之現象，深以落人之後為恥。鄭用錫〈嘆奢〉即對此現象有沉痛感慨：

婚姻雖大禮，習俗太浮華。首飾羅珠琲，衣裳疊錦紗。綴行人似蟻，鼓吹部鳴蛙。高舉三層繖，前呼四座車。居然秦晉正，竟比石王誇。似此流胡底，安能不嘆嗟。⁵⁰

「居然秦晉正，竟比石王誇。」只是爲了辦理婚事，竟然好比晉朝首富石崇和王

⁴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1。

⁴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0。

⁴⁷作者自註：「年老不安其室者，私蓄少年，曰：「飼黃脰」。「黃脰」，鳥名，善鬥，故以比之；亦曰「冤鬥」。老少年花（編者按：連橫抄本作「老婦善粧」），俗謂之「老來嬌」。」，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7。

⁴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2。

⁴⁹陳文達：《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1993 年），頁 54。

⁵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26。

愷互相誇示財力一般。劉家謀在〈海音詩〉第三十二首也提及：「厚匱不惜橐金銷，盼到堂前亞亞腰。猶藉雞豚相餽遺，盡情只博大家燒。⁵¹」爲了嫁女辦嫁妝，不惜花盡錢財。第六十三首：「千金送女亦尋常，翠繞珠圍各鬥強。底事一經思教子，翻愁破費束修羊。⁵²」臺俗嫁女送千金，猶嫌其薄，而百金延師，轉以爲厚，可見其世俗重婚嫁奢華排場，而輕忽教育。

臺俗傳統的喪制以儒家禮制爲基礎，儒家倡導禮儀，孔、孟均重視「養生送死」大事，以此爲孝義的具體表現。據《臺灣縣志》記載：「俗多信佛，延僧道，設齋供，誦經數日，弄鏡破地獄，云爲死者作福。⁵³」劉家謀〈海音詩〉二十二首：「晨饘夕膳可能謀，罔極恩從死後酬。未必重泉真一飽，筵前爭進九豬頭。⁵⁴」自註說：「始死，必祭以豬頭。自是每祭用之，能具九豬頭者上也。無者以爲大戚。」事親應是父母在世時，恪盡孝道，而非死後累計九個豬頭祭拜，徒具形式而已。又在其〈海音詩〉第二十三首：「有孝男兒來弄鏡，有孝女兒來弄猴，升天成佛猶難必，先遣爺娘黑獄投。⁵⁵」「弄鏡」、「弄猴」是請特技團的人前來表演雜耍特技，乃是破地獄救贖往生之親人的儀式，「升天成佛猶難必，先遣爺娘黑獄投。」將父母視爲入地獄之惡人，實屬大逆不道。⁵⁶

另外，送往生者紙糊所製之紙厝習俗，在劉家謀〈海音詩〉第二十五首也有描寫：「構屋空糜十萬錢，化為灰燼亦堪憐。飄流多少加鴿仔，何處棲身覓一廬。⁵⁷」從作者自註：「親喪禮佛，必糊紙屋焚之；屋中器物悉備，雕鏤之精、繪繡之美，常費百餘緡。」紙厝所費不貲，雖屋中器物皆備，美輪美奐，但往者已矣，又有何用？反觀：「內地無業窮民，每附兵船渡海，久而不歸。」即所謂「加鴿仔」⁵⁸卻連棲身之處也沒有，實是可悲。

由於臺地送終，飾皆從厚，故棺多被劫，於是晝夜巡防禦盜，卻轉招覬覦。劉家謀〈海音詩〉第二十七首：「送終爭欲飾奇珍，不智誰料啟不仁。君看漢朝陵墓古，竟教玉碗落烽塵。⁵⁹」規勸仁人、孝子要以漢朝陵墓屢遭挖掘偷竊爲戒，應薄斂不以厚飾送終，才是禦盜之本。又詩人鄭用錫母親的墳墓曾遭盜賊劫棺，⁶⁰深受其害的他一聽聞劫棺盜賊遭逮捕後便處死，因此感到欣喜而作〈聞有司置

⁵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8。

⁵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7。

⁵³陳文達：《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1993 年），頁 55。

⁵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6。

⁵⁵作者自註說：「凡親喪必懺佛；僧於中午飛鉞，謂之「弄鏡鉞」。諺曰：「有孝後生來弄鏡，有孝查畝仔來弄猴」。弄猴者，以猴演雜劇也。俗謂男曰「後生」、女曰「查畝仔」。按「查畝」二字，無謂，當是「珠母」音訛，猶南海之言「珠娘」也。」，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6。

⁵⁶唐刺史李丹之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之人不以君子待其親，而以其親爲有罪之小人，豈非大逆不孝之甚乎？」見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頁 143。

⁵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7。

⁵⁸作者自註：「親喪禮佛，必糊紙屋焚之；屋中器物悉備，雕鏤之精、繪繡之美，常費百餘緡。內地無業窮民，每附兵船渡海，久而不歸，曰『加鴿仔』。」

⁵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7。

⁶⁰鄭用錫作〈慈瑩爲盜所發遺體如生慟紀其事〉，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13。

盜塚者於法感作⁶¹)：「生者與死者，陰陽分兩界。生或能互仇，死必無相害。如何發邱壑，攫金肆無賴。乃知厚葬非，斯世何昧昧。或言晏與張，禍出人意外。有盜掘張墳，漆城多珠貝。既償其大慾，畚土為掩蓋。繼乃掘晏塋，僅一木胎帶。群盜一何憤，棄之雜塵壤。此語殊不然，懷寶多自壞。犀角及象齒，古今同垂誡。煌煌有司言，所見何其大。」可知盜賊劫棺猖獗，其行令人深惡痛絕。同時，鄭用錫表明厚葬仍是不如薄葬好。

此外，對於臺俗喪禮的怪現象，以迎神賽會中的歌舞藝閣參與出殯行列的描寫，分別有劉家謀〈海音詩〉第二十六首：「山邱零落黯然歸，薤上方嗟露易晞。歌哭驟驚聲錯雜，紅裙翠袖映麻衣。⁶²」唐贊袞在《臺陽見聞錄》記載：「臺南郡城好尚鬼神。遇有神佛誕期，斂費浪用。當賽會之時，往往招攜妓女，裝扮雜劇，鬥豔爭妍，迎春大典也。而府縣各書差亦或招妓裝劇，騎而前驅，殊屬不成事體。他如民間出殯，亦喪禮也；正喪主哀痛迫切之時，而親友輒有招妓為之送殯者。種種冶容誨淫，敗壞風俗。余蒞府任後，即出示嚴禁。如有妓女膽敢裝扮遊街者，或經訪聞，或各段籤首指名稟送，立准將該妓女拏辦；其妓館查封，招妓之家並分別提究，此風漸息。⁶³」其〈臺俗賽會出喪常招妓裝扮雜劇名為臺閣冶容誨淫敗壞風俗餘力禁之〉：「□聲打鴨怯鴛鴦，拂袖撩裙罷曉妝。莫笑長官心似鐵，舞腰不惜柳枝忙。玉纖雙挽彩繩紅，爭看蟬娟入碧空。一夜嚴霜珠朵落，殘花無計避東風。⁶⁴」即記錄他嚴禁臺俗招妓之風。

2. 禁錮婢女

耿慧玲在其〈禁錮婢女碑中清代臺灣婦女地位之研究〉一文中提到臺灣禁錮婢女之現象，並不是台灣特有的，而是與移民所在的原鄉有關，或是當時福建地區共有之現象。⁶⁵到了道光年間，遊幕來臺的丁紹儀在其所著《東瀛識略》說道：「《臺灣縣志》言臺人雖貧，男不為奴，女不為婢，乃百年以前事；今殊不然，每每轉鬻內地為人婢妾，價亦廉於漳、泉諸郡。他鄉人之旅食於臺者，積番銀數十圓，即可得妻。⁶⁶」可知現今臺人轉鬻內地為人婢妾，價亦廉於漳、

⁶¹編者按：稿本題作〈盜賊之害至劫棺為甚近獲兩個劫棺者即付有司立置死地可稱一快感而賦此〉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生人與死人，陰陽分兩界。生或能互仇，死必無相害。如何發邱郎，摸金肆無賴。晝藏而宵出，居奇此其最。韞輅實難當，繫彼偏昧昧。謂象齒焚身，貪謀生狡獪。君不見張耆與晏殊，禍出人意外。有盜掘張墳，漆室富珠貝。滿橐願大償，畚土為掩蓋。繼掘晏相墳，僅一木胎帶。欲壑憤未酬，棄屍雜塵□。厚葬軀乃全，薄葬骨翻碎。厚薄彼烏知，先此遭狼狽。一笑愚有司，黜奢張示戒。若聚而讎旃，生安死亦快。」，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3。

⁶²作者註：「賽神，以妓裝臺閣，曰「倪旦棚」；今乃用之送葬。始作俑於某班頭；至衣冠之家亦效之，可慨也夫！」，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7。

⁶³唐贊袞：《臺陽見聞錄》卷下〈風俗〉，臺灣文獻叢刊第 30 種，頁 145。

⁶⁴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640。

⁶⁵耿慧玲：〈禁錮婢女碑中清代臺灣婦女地位之研究〉，朝陽學報第十三期，2008 年 6 月，頁 314。

⁶⁶丁紹儀：《東瀛識略》卷三〈習尚〉（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1957 年），頁 33。

泉諸郡，而在臺地以低價即可買妻之現象。

對婢女可憐處境的描寫，有王凱泰〈臺灣雜詠〉第十五首：「夭桃莫賦女宜家，韻事徒傳竹裏茶。少小為奴今老大，星星霜鬢尚盤鴉。⁶⁷」作者自註說明錮婢之習，臺郡尤甚。劉家謀〈海音詩〉第四十二首：「婢作夫人固有時，江沱江汜亦何辭。獨憐赤腳廚頭走，垂白無因著履綦。⁶⁸」在自註說道：「婢皆大腳跣足，或指配與人，始得穿屨，而執役依然。」、「錮婢之風，豪富家尤甚，然不能禁其奔也。」劉家謀〈海音詩〉第四十三首：「可憐十曲已歎歎，再到堂前筆寫譏。辛苦吳航柯博士，載將怨女滿船歸。⁶⁹」作者在自註中敘述周潤東太守作〈十可憐〉之歌，勸戒錮婢；鄭六亭廣文寫《再到堂筆錄》譏諷士大夫家勿作冤孽以貽後；還有柯儀周廣文載婢數十人於內地嫁之。劉家謀〈赤腳苦〉，更將婢女之人身自由遭受剝奪之悲哀有深入的書寫：

縛腳歡樂赤腳苦，幼別耶孃去鄉土。一生冷落不知春，霜雪埋頭死無數。
豈無浪合野鴛鴦，賤辱詎異青樓倡。生兒不得置懷抱，乳湮還為他人將。
吁嗟乎，鳥雌思雄獸求牡，舞蝶遊蜂亦有偶。誰謂嫺兮獨否否，嫺兮何以
稱珠母，吁嗟乎，嫺兮何必非珠母。⁷⁰

作者自註：「小腳曰『縛腳』，大腳曰『赤腳』，婢皆大腳，老不遣嫁，聽其野合生子，既生則去子留母，使乳己子，或鬻他人得重價，謂之『乳嫺』，通謂之『珠母嫺』。嫺，音如『簡』。」婢女一生受人役使，沒有歸宿，若與人野合生子，被迫與子分開，「乳湮還為他人將」，只為別人孩子哺乳，或是轉賣他人，其處境堪憐。

3.教育失時

臺地文風普遍不振，「秀才」資格可用金錢買得，不禁令人大嘆風俗衰微，人心不古。鄭用錫作〈刺時⁷¹〉詩句：「桃李春風沒處栽，泮宮今日盡蒿萊。」、「一紙揮毫同畫券，千金論價只輸財。」可見其批判之意味濃厚。劉家謀〈海音詩〉第六十三首⁷²也提到只重婚嫁厚禮，卻捨不得付師費用，任由子弟荒廢學業。

此外，還有陳維英〈嘲薄待塾師⁷³〉的「修金薄更小錢夥，膳米稀尤積稗多。」描寫塾師因家長薄待而致「從頭計算罄錢囊，僅可粗供一歲糧。草草蝸廬輸稅重，先生還要典衣裳。」且對待塾師「如待牧牛兒」、「會文訪友或回家，觸怒東君大罵譁。罵道明朝麾使去，定應街上唱蓮花。」一點也不尊敬塾師。其另一首〈警

⁶⁷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51。

⁶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2。

⁶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1。

⁷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27。

⁷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19。

⁷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7。

⁷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01。

諸生⁷⁴〉斥責學生只知遊樂而不勤學。還有黃敬〈勸學歌⁷⁵〉、〈勸學歌⁷⁶〉十則勉勵學子要愛惜光陰、努力讀書。劉家謀〈海音詩⁷⁷〉第六十二首自註說：「臺童多早慧，父師教之為應制之文，一學而就；書法皆圓整光潤，不難造成大器。」但入學之後即束之高閣，不復努力，無怪乎「少時了了大時差，遊戲徒教誤歲華。莫惜十年遲樹木，飄零容易是唐花。」鄭用錫〈警學歌者⁷⁸〉規勸學子勿因好學俳歌而荒廢學業而作：「須知鼓吹群經在，勿負金絲四壁藏。」、「古樂好將虞典溯，淫聲莫逐鄭風狂。」還有〈近有一班惡少爭學梨園自鳴得意令人一見輒為側目是亦風俗之衰也賦此誌慨⁷⁹〉：「豈有霓裳一曲誇，甘為微賤自豪華。歡場袍笏相徵逐，優孟衣冠共笑譁。未免郎當羞舞鶴，縱教妝抹似塗鴉。閨房妻女如窺見，竊恐增慚面半遮。」描述少年不讀書，反而爭學梨園戲，扮相男女難分，而感嘆文風之衰。

4.其他

唐贊袞對於元旦節日地方官員出門拜客時，敲鑼打鼓的作風，作〈臺俗元旦地方官出門拜客必以鼓樂導前舊例如此固亦未禁革也戲紀以詩⁸⁰〉記錄其情形：「元辰盛儀仗，六街鳴金鑣。群從袂成幄，掠風馬蹄驕。縱橫走冠蓋，輿前沸笙簫。渾如新嫁娘，紅鸞舞絳霄。」批評出家人六根不淨，未脫世俗情愛，林維丞作〈野和尚⁸¹〉記錄：「不翻貝葉混塵凡，無限情根尚未芟。博得當門彌勒笑，酒香花氣滿僧衫」。

第三節 性、賭博、鴉片盛行

臺灣自移民人口漸增，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原本純樸個性，取而代之的是奢華侈靡、急功好利。加上臺地人民組成複雜，當中不乏遊手好閒之徒，甚至還有不良份子也參雜其中，造成了社會治安問題，不但賭博之風充斥各地、妓館林立、偷盜搶劫也時有所聞。在《全臺詩》所選錄之詩篇中，與性、賭博及鴉片相關作品，多數是遊宦文人之作品，這在第三章第三節已作討論，一般文人反而較少見此類作品，本節擬將一般文人所見風氣之敗壞，反映時事之作來做

⁷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94。

⁷⁵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137。

⁷⁶施懿琳：《全臺詩》第四冊，頁 138。

⁷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7。

⁷⁸編者按：稿本題作〈邇來子弟好學俳歌亦屬陶情之一趣然未免竟荒本業不可習以為常賦此以戒之〉，內容與底本有多處差異，茲錄於後：「嘈雜新鶯學轉簧，難逢顧誤有周郎。阿誰抗墜能和律，幾個音歌足繞梁，古樂休將今樂匹，淫聲轉奪正聲長。亦知絲竹堪娛老，助我幽齋作後堂。」，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57。

⁷⁹施懿琳：《全臺詩》第六冊，頁 223。

⁸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十二冊，頁 660。

⁸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42。

討論。

對於鴉片所造成的危害，詩人無不深感憂慮不安，而有不少強烈批判之作，表達對社會的關懷。李喬作〈烏煙鬼〉勸戒勿貪戀吸食鴉片，追逐一時之快，而賠上青春：

烏煙鬼，少年狀貌真魁偉。如何轉盼須臾耳，竟化魍魎難嚮邇。可憐晝亦如夜時，生亦如死期。寄言三五少年子，莫向紅塵作鬼嬉。烏鬼含冤白鬼笑，故鬼前驅新鬼嘯。風雨回首一燈昏，數點青燐猶照耀。區區蠻觸越南都，令行禁止風霜俱。白日如鏡照寰宇，鬼乎何處藏其軀。⁸²

詩人許廷崙亦有〈戒鴉片歌⁸³〉描述吸鴉片之戕害：「鴉毒日以深，脂膏日以竭。金錢易糞土，耗用亦可惜。誤學韋蘇州，晏起日已夕。」儘管詩人作詩來警示時人，仍喚醒不了吸食鴉片者的耽溺，依舊不惜傾家蕩產，不顧性命安危，而趨之若鶩，難以自拔。

施瓊芳的〈惡洋煙⁸⁴〉一詩用十二生肖為題，借此諷刺販煙者並將吸煙者的醜態生動刻畫：

何年夷舶上邦通，封豕長蛇薦食同。肥己利憑雞兔算，誘人情似馬牛風。癖耽片鸞羊羶慕，眼瞪終宵虎視雄。糟粕舔殘淮犬鼎，衣冠瘠盡楚猴躬。可憐鼠矢餘渣似，偏道龍涎雅味融。十二時中無箇事，醉生夢死一牀中。

⁸⁵

詩一開頭說明鴉片的來源，痛斥販煙者「肥己利憑雞兔算，誘人情似馬牛風」，唯利是圖，一旦吸食成癮「糟粕舔殘淮犬鼎，衣冠瘠盡楚猴躬」，最後落得「醉生夢死一牀中」。

劉家謀〈海音詩〉寫出「三棺⁸⁶」之害，百姓因此蕩盡家產、流落失所，甚至喪失性命。清代臺灣詩作亦不少論及，三棺之一的狎妓之風，這些賣笑又賣身的女子，為避免收入過少遭致苛責，往往費盡心思，林占梅有〈與客談及嵌城妓家風氣偶成〉描寫在特殊慶典裡，妓女盛裝打扮列隊於街道，任人玩擇，彰顯風氣之敗壞，令人嘆息：

臺郡盛秋娘，相欣馬隊裝（作者註：「各境七月盂蘭會，夜放水燈，多以妓女裝成故事。年紀至二十餘者，尚辦馬隊，殊不雅觀。」）。倩妝簪茉莉，款客捧檳榔。最尚巫家鬼，頻燒野廟香。儘觀花與柳，須待送迎王（作者註：「有神曰：

⁸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106。

⁸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同前註 81，頁 86。

⁸⁴作者註：「借藏十二辰相」。

⁸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415。

⁸⁶「三棺」者：猜寶「銅棺」也、吃鴉片「竹棺」也、狎妓「肉棺」也。

『南鯤身王爺』，廟在鹿耳口，每年五月初至郡，六月初始回。迎送之際，群妓盛服，肩輿列於街道兩旁，任人玩憚」）。⁸⁷

臺妓每天過著被剝削的日子，不免也「最尚巫家鬼，頻燒野廟香」，祈求覓得好郎君，擺脫非人生活。

第四節 迷信投機

先民冒險渡海來臺灣，除了要力抗天然災害，還有瘴癘、瘟疫的威脅，面對這不可知的未來，宗教信仰可說是最佳心靈寄託，甚至日常行事也受其影響，但若過當，則易淪為迷信，本節從一般百姓迷信的不良習俗，加以析論。

周鍾瑄《諸羅縣志》：「尚巫，疾病輒令禳之。又有非僧、非道，名客仔師；攜一撮米，往佔病者，謂之米卦，稱說鬼神。鄉人為其所愚，倩貼符行法而禱於神；鼓角喧天，竟夜而罷。病未愈，費已三、五金矣。不特邪說惑人，亦糜財之一竇也。……俗傳荒郊多鬼，白日幻形，雜過客為侶，至僻地即罹其害。晨昏或現相獐獍，遇者驚悸輒病。故清明、中元延僧道誦經，設醮之事日多。⁸⁸」將臺地信巫好鬼之風氣作詳盡的敘述。由於臺灣早期瘴癘充斥，醫藥不發達，來臺拓墾者往往染病而喪命，因此傾向於祈求神明驅邪避疫，⁸⁹凡事種種求神問卜的情形屢見不鮮。何澂〈臺陽雜詠⁹⁰〉：「閩人信鬼世無儔，臺郡巫風亦效尤。出海大灘剛仲夏，沿鄉普度又初秋。婦男桎梏虔迎送，酒肉池林敬獻酬。調語客師能愈病，喧天鑼鼓妄祈求。」詳述臺人的民間信仰並作了批判。

林占梅〈俗訛嘆⁹¹〉：「欲請『布師爺』，神靈為覓追，……凡有被盜者，請禱無停期。聞神在我家，半嚮致嗟咨。」敘述家中遭盜，不去報官卻求助城隍爺的迷信風氣。

具有濃厚鬼巫色彩的民間信仰，如占米卦、扶鸞、跳童等方式，也常見於文人詩作，如劉家謀〈海音詩〉第二十八首：「箕中懸筆倩人扶，潦草依然鬼畫符。道是長生真有藥，九泉猶未覺迷途。⁹²」其自註說：「俗重扛神，有病請神醫之。神輿兩轆，前一人肩其右、後一人肩其左，其行顛簸不定。病家用糠或米置箕中，前左轆忽低忽昂，點注糠米間作畫字狀，以為神方，即醫死不悟也。」敘述有病請神醫治，藉由神轎前柄寫出的神諭來治病，即使喪命也不悔悟。又另一首〈童乩曲（赤身披髮作神語，為人書方治病，有受其愚至死不悟者）〉來諷刺百姓之無知：

⁸⁷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285。

⁸⁸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漢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1962 年），頁 147、148、150。

⁸⁹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年），頁 345。

⁹⁰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366。

⁹¹施懿琳：《全臺詩》第八冊，頁 134-135。

⁹²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7。

治病莫問醫，不如求童乩。乩可曰可否曰否，雖使飲酖且低首。陸離燈燭光滿堂，畫符仗劍何倡狂。妻為其夫母為子，奔走拜跪真皇皇。病人床頭氣一縷，驚怛無眠夜達曙。紙旛三尺懸簷端，乩亦踉蹌出門去。⁹³

此詩一開頭「治病莫問醫，不如求童乩」，敘述治病要找童乩，「乩可曰可否曰否，雖使飲酖且低首」，性命由童乩決定，「妻為其夫母為子，奔走拜跪真皇皇」，家人為之四處奔波，病人病榻上僅存一絲氣息，「驚怛無眠夜達曙」，深恐命不久矣，一旦乩童治不好病人，則「踉蹌出門去」，病人最後落得「紙旛三尺懸簷端」。

還有陳維英在〈一吟未盡重吟續之〉第四首提到：「時論譁然勸禱神，覘巫僧道豈無真。我云有命頻搖手，此輩焉能禍福人。⁹⁴」因維英身染惡疾，家人為他延神請佛，但維英認為「此輩焉能禍福人」，可知他對當時迷信的不贊同態度。

對於扶鸞降乩的習俗的書寫，在黃文儀〈扶鸞〉：「一幅鸞書鳥篆文，空中落筆捲風雲。每當燭跋香殘後，駕鶴飛來紫氣芬。⁹⁵」此詩只有記錄扶鸞的情形，至其可否，則未予置評。

除了請神醫病外，對於男女感情不睦或是夫妻失和，也求助神佛，這種情形，可從劉家謀〈海音詩〉第四十一首所描述：「撮合偏饒秘術多，蓮花座下簇青娥。不圖色相全空後，猶捨慈航渡愛河。⁹⁶」其自註說：「重慶寺，在寧南坊；昔住持以尼，今則僧矣。男女相悅不得遂者、夫妻反目者，皆乞靈於佛；置醯甕佛座下，以筋繫髮攪之云：「使人心酸」；取佛前燈油暗抹所歡頭，則變嗔而喜，魔魘之方，詭秘百出，聞東安坊嶽帝廟亦有之。皆整俗者所宜除也。」可知為了感情順遂，各種荒誕不經行徑，都令人趨之若鶩，批判此種迷信「皆整俗者所宜除」。

另外在〈海音詩〉第七十四首：「解從經史覓傳薪，自有文章動鬼神。夢裏幾曾分五色，年年乞筆向鯤身。⁹⁷」批判當時讀書人也求鯤鯨王賜筆紙，能妙筆生花而功成名就，也不願勤奮苦讀經史，此迷信投機取巧之風氣，讓劉家謀也不免有「已恨無人繼福臺⁹⁸」之嘆。⁹⁹

丁紹儀在《東瀛識略》〈習尚〉將「五月出海」與「七月普度」並稱當時的二大民間信仰盛典。詩人許廷崙所作之〈保生帝〉：「喧騰五月龍舟開，海上王拜

⁹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26-327。

⁹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同前註 92，頁 151。

⁹⁵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同前註 92，頁 130-131。

⁹⁶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同前註 92，頁 291。

⁹⁷作者自註：「枕經葑史者，何地無才；而率爾操觚、便求速化，此學人之通病也。鯤身王以四、五月來郡，祈禱於行宮無虛日；皆携所乞以歸，明年必倍數酬之，如求利者乞錢、求名者乞筆乞紙之類。」，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300。

⁹⁸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80。

⁹⁹見賴麗娟〈《海音詩》觀風問俗析論〉，成大中文學報第九期，2001 年 9 月，頁 133。

帝君來。帝顏微笑送王歸，五色香花夾路飛。¹⁰⁰」的「海上王」即是「鯤身王」，均屬王爺（瘟神）信仰，其目的是爲了「逐疫」。許廷崙在此詩中：「歸來傾篋坐歎息，鬥儲忽罄虛朝食」、「又典衣衫換旗色」，批評祭祀行爲過度鋪張而「澆風靡俗」；另一首〈鯤身王¹⁰¹〉：「淫佚民心有識傷，昇平餘事無人績」、「士女雜選舉國狂，年年迎送鯤身王」，批評民心「淫佚」淪喪。¹⁰²

記載迎送南鯤身王爺時，由妓女盛裝列隊歡迎的場面的作品，有劉家謀〈海音詩〉第三十七首：「競送王爺上海坡，烏油小轎水邊多。短檐三尺風吹起，斜日分明露翠蛾。¹⁰³」其自註說：「鯤身王，俗謂之『王爺』。以五月來，六、七月歸。歸時，郡中婦女皆送至海波上。輕薄之徒，藉言出遊，以覘佳麗。」還有林占梅的〈與客談及崁城妓家風氣偶成〉：「儘觀花與柳，須待送迎王。（作者註：「有神曰『南鯤身王爺』，廟在鹿耳口，每年五月初至郡，六月初始回。迎送之際，群妓盛服，肩輿列於街道兩旁，任人玩擇。」）¹⁰⁴」批判妓女盛裝打扮，拋頭露面的列隊於街道兩旁，任人玩擇的不良風氣。

¹⁰⁰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84。

¹⁰¹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84。

¹⁰²見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頁 266-267。

¹⁰³施懿琳：《全臺詩》第五冊，頁 290。

¹⁰⁴施懿琳：《全臺詩》第七冊，頁 285。

第六章 結 論

筆者整理《全臺詩》自明鄭時期至清領時期有關反映時代、社會現實之社會關懷詩歌，針對政治興衰、民生經濟、官箴吏治、民情風俗等四個主題，分別探究詩人及作品，探討其所反映的時代風貌，詩人的思想情懷，以及詩歌所蘊含的重要價值及內涵。簡要總結如下：

一、有關政治興衰的作品：

依「山河淪喪之痛」和「對政策的關切」兩個層面作探討，在「山河淪喪之痛」部份共有 23 位詩人做了 57 首詩，歸納出明鄭時期的作品，以祖國社稷、抗清復明、收復國土為書寫內容。至清末時期國勢衰微，外強環伺，文人詩作則以關心國家大事為主。在「對政策的關切」方面僅有 4 人建言增縣管理。對於臺灣命官制度，卻只有本地文人鄭用錫一人作詩 2 首諷刺，反映時事。在清廷治番政策則是 13 位詩人作詩 14 首，表達不同的治番態度及憐憫番民飽受漢人迫害之情。

二、有關民生經濟的作品：

在「米價問題」方面有 5 位詩人作了 6 首詩，批判米價政策不當，嚴重影響人民生計，不可輕忽。在「租賦繁重、徵租不均」則有 9 個詩人作詩 12 首批判清廷對臺徵賦稅制之不公平，尤其身為官場中人的劉家謀就作了 4 首詩，站在臺灣民眾的立場，直接揭露當時種種陋習，其苦心孤詣值得肯定。另外在「天然災害」方面，就地震、風災、旱潦災、其他類整理出共有 20 位詩人作了 52 首，其中以旱災類 17 首最多，其次是風災類 14 首。詩人不管有無蒙受其害，其身心所感受的經歷及關注的情感皆以詩歌的形式呈現，都能有相當深刻的刻畫及表達，也為一次次的災難做了詳實的紀錄，讓讀者可以透過詩歌深刻感受到大自然所帶來的震撼，同時對於災民表示悲憫之意。

三、有關官箴吏治的作品：

在「勤政愛民官吏」方面，有 18 位詩人寫詩 28 首詩讚揚來臺官員中少數才識兼備的循吏，致力於臺灣經營，關心人民生計，種種作為值得後人稱道。在「吏治班兵敗壞」有 5 位詩人寫了 18 首詩反映出當時吏治敗壞不堪，尤其是劉家謀的 8 首詩篇，更將官兵之惡行惡狀深刻描寫。在「嫖賭充斥、鴉片、偷盜搶劫盛行」部分，有 6 位詩人 10 首詩作描寫嫖賭盛行造成的危害及詩人沉痛的呼籲；7 位詩人作了 13 首詩寫出鴉片氾濫，吸食之盛行，不論家境富有或貧窮人

家，連讀書人都難以倖免，儘管詩人力陳鴉片之害，仍杜絕不了此風；而偷盜盛行的描寫卻只有劉家謀作了 3 首記錄。「結拜要盟、樹旗糾眾械鬥」方面有 10 位詩人 19 首作品，刻劃當時社會上羅漢腳結拜、糾眾械鬥，傷亡慘重，亦批判此不智之舉。在「民變時生」部分，高達 22 位詩人共作了 72 首作品來描寫民變，其作品可分成記錄戰亂經過的有 39 首，歌頌壯烈犧牲人員有 20 首，描寫詩人心境的有 10 首，敘述守城情景的只有 3 首作品，透過詩人的作品可以詩證史，彌補歷史方面之不足處。

四、有關民情風俗的作品：

就「侈靡成風」、「婦德失彰、陋俗敗壞」、「性、賭博、鴉片盛行」、「迷信投機」四個主題，探討民情風俗左右著人民的生活，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環境。15 位詩人作了 27 首作品描寫當時臺俗好侈靡的現象盛行，尤其是中元普渡極盡奢靡豪華竟高達 18 首，可見中元普渡是臺地極重要之活動。婦女不重婦德、不珍惜婚姻方面的描寫僅有 7 首，而劉家謀就寫了 6 首，可知劉家謀對民俗風土之關注。臺俗婚喪喜慶亦鋪張浪費，僅有 3 位詩人作 10 首描寫其情景，其中仍是以劉家謀的 7 首最多。至於對教育的不重視的作品有 9 首、禁錮婢女 4 首，另外有 5 位詩人 5 首作品描寫嫖賭、吸食鴉片之風充斥臺地。在信巫好鬼風氣等種種陋習，有 5 位詩人作 11 首作品，除了忠實記錄迷信的情形外，有的提出批判、改革之議，其中以劉家謀 5 首作品居多，由於劉氏所著《海音詩》百首乃是其在臺所見實錄，觀風論俗之作，凡是經濟、風土民情、政治措施等方面均可見劉氏之描寫記錄。

總言之，《全臺詩》中「社會關懷詩」所做的貢獻及其存在價值有四：一為**見證歷史**。透過閱讀這些詩作，藉此描繪出當時社會的面貌，或彰顯詩作中作者所反映的時代思想、感情，以及所蘊含的個人應世的態度，具有豐富內涵的時代意義；其眾多詩篇載入臺灣史冊，共同見證臺灣曾有過的一段歷史。二為**文學價值**。詩為押韻文體，講究格律，臺灣詩人能繼承古代的文學體裁，或用平鋪直敘，或善用典故，充分展現中華民族別具一格的藝術美學。三為**表彰先賢**。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經由筆者的研究與探討，在《全臺詩》中那些特別關懷國家社會的臺灣人士，不僅在詩史上留下美名，也讓後人油然而生欽仰之情。四為**社會功能**。社會需要大家關心，詩人對於社會不公不義的情況，或各類弊端，其觀察尤其深入，其觸感尤其敏銳，故往往能藉由其傳世詩作，發揮經世濟民的社會功能。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一)、古籍

-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 (周)左丘明撰，(吳)韋昭注：《國語》，臺北市：漢京文化，1983年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2年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4年
-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市：中華出版，1979年
- (晉)陶潛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市：里仁書局，1982年
-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臺北市：漢京文化，1983年
- (梁)沈約撰：《宋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年
- (梁)任昉撰：《述異記》，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5年
- (後魏)楊銜之撰，張元濟校：《洛陽伽藍記》，臺北市：明文出版，1994年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年
-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臺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3年
-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年
-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
- (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
- (清)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
- (清)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
- (清)李元春：《台灣志略》，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
- (清)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 (清)周璽總纂；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臺北市：文建會，2006年
- (清)林豪：《澎湖廳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
- (清)姚瑩：《中復堂選集目錄》，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清)姚瑩：《東槎紀略》，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
- (清)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市：台灣銀行研究室，1959年
- (清)夏琳：《閩海紀要》，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
-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文集》，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市：文建會，2004年
-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陳文達：《鳳山縣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
- (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 (清)陳肇興：《陶村詩稿》，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
- (清)黃淑傲：《臺海使槎錄》，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 (清)翟灝：《臺陽筆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 (清)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
-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 (清)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

(二)、民國以後(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 文訊雜誌社：《第七屆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灣文學的比較研究》，臺北市：文訊雜誌社，2003年
-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第八集》，臺北市：南天出版社，1994年
-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市文化，1998年
-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
- 吳密察：《臺灣史料集成提要》，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2年
- 林偉盛：《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北市：自立晚報，1993年
- 林淑貞：《近五十年臺灣地區古典詩學研究概況—以1949~2006年碩博士論文為觀察範疇》，臺北縣：花木蘭出版社，2007年
- 邱宜文：《<<山海經>>的神話思維》，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2年
-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9年
- 施懿琳：《全臺詩》(1~12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8年
-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年
- 唐一瑾(雪蘭)：《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 翁勝峰：《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年
- 張淑瓊：《中國文學總欣賞·唐詩新賞》，臺北縣：錦繡出版社，民81年
- 張學謙、楊允言、謝昌運編輯：《語言人權與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東市：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2004年
- 盛清沂：《臺灣史》，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 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臺灣古典文學》，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
-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

- 連橫：《台灣詩乘》，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
- 連橫：《臺灣通史》，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陳春城：《臺灣古典詩析賞》，高雄市：河畔出版社，2004年
- 陳昭瑛：《臺灣詩選注》，臺北市：正中書局，1996年
- 陳澤：《臺灣省開闢資料續編》，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
- 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
- 楊青矗：《臺詩三百首》，臺北市：敦理出版社，2003年
- 楊雲萍：《臺灣史上的人物》，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1年
- 楊碧川：《臺灣歷史年表》，臺北市：自立晚報，1988年
- 趙璞，林家駒主修：《嘉義縣志》，嘉義：嘉義縣政府，1980年
-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石刻史料新編·地方類》第三輯，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
-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
- 劉昭民：《臺灣的氣象與氣候》，臺北市：常民出版社，1996年
- 盧嘉興原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臺南市：南市藝術中心，2000年
-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79年
- 戴麗珠：《臺灣竹枝詞賞析》，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8年
- 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臺北市：自立晚報，1993年
- 喻守真編注：《唐詩三百首詳析》，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
- 龔顯宗：《臺灣文學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1998年

二、學位論文

- 丁鳳珍：《「歌仔冊」中的臺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05年
- 石弘毅：《清代康熙年間治臺策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 余育婷：《施瓊芳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 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
- 吳青霞：《臺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年

- 巫育山：《消極治臺論之商榷—大清帝國治臺政策再審視》，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李佳樺：《楊廷理《知還書屋詩鈔》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
- 李政穎：《楊廷理的行旅經驗與臺灣論述》，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 阮筱琪：《鄭經《東壁樓集》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 林麗鳳：《詩說噶瑪蘭，說噶瑪蘭詩—清代宜蘭地區古典詩研究》，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5年
- 邱子銘：《晚清臺灣開山「撫番」政策》，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
- 邱欣怡：《清領時期臺閩地區米穀貿易與商人（1685-1850）》，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
- 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 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
- 陳佳凌：《鄭經《東壁樓集》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夜間專班）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
- 陳淑美：《施士洁及其《後蘇龕合集》研究》，政治大學中等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年
- 黃淑華：《劉家謀宦臺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
- 黃盈璋：《奉天承運 vs. 順天行道--林爽文事件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 楊添發：《陳維英及其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2006年
- 劉信良：《清代臺灣防災與救濟的探討》，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 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5年
- 賴貞羽：《李逢時及其詩歌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 賴麗娟：《劉家謀及其寫實詩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 戴雅芬：《臺灣天然災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政治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1年

- 薛建蓉：《清代台灣本土士紳的角色扮演與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 謝美秀：《李望洋其人及其《西行吟草》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 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 蘇奕璋：《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顧敏耀：《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三、期刊論文

- 吳炳輝：〈孫元衡《赤嵌集》詩中的臺灣風土〉，《明新學報》31期，2005年10月
- 吳毓琪：〈康熙年間台灣宦遊詩人的情志體驗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五期，2007年10月
- 沈端民：〈清代捐官制度探源—讀《官場現形記》〉，《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學報》第6卷第4期，2006年10月
- 林其泉：〈略述丁日昌在臺灣的吏治整頓〉，《廈門大學學報》第2期，1992年
- 施懿琳：〈明鄭時期的台灣詩〉，《中國學術年刊》第13期，1992年4月
- 施懿琳：〈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現況—以出版專著為對象〉，《臺灣文學學報》第1期，2000年6月
- 施懿琳：〈臺灣古典文學的蒐集、整理與研究〉，《文學臺灣》第40期，2001年10月
- 施懿琳：〈憂鬱的南方——孫元衡《赤嵌集》的臺灣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五期，2006年12月
- 耿慧玲：〈禁錮婢女碑中清代臺灣婦女地位之研究〉，《朝陽學報》第13期，2008年6月
- 張高評：〈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 ----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臺灣學研究》第五期，2008年6月
- 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臺灣文獻》51:1，2000年3月
- 黃淑華：〈論劉家謀《海音詩》〉，《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七期，2000年6月
- 楊齊福：〈試論清代臺灣舉人之詩歌〉，《福建師範大學學報》5，2010年
- 廖藤葉：〈清代遊宦官員古典詩中的台灣中元節〉，《歷史月刊》175，2002年8月

- 蔡政惠：〈沈光文古典詩情感風格探析〉，《市北教應語所研究生學刊》第六期，2006年9月
- 賴麗娟：〈《海音詩》觀風問俗析論〉，《成大中文學報》第九期，2001年9月
- 謝崇耀：〈劉家謀在臺之詩作初探〉，《臺灣文獻》52：4，2001年12月
- 謝貴文：〈清代臺灣循吏姚瑩的治安事功〉，《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24期，2006年3月
- 薛順雄：〈台灣清代〈竹枝詞〉價值研討〉，《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第3卷，2002年7月
- 顧敏耀：〈台灣古典詩之微觀研究嘗試---以戴潮春事變初期之陳肇興詩作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五期，2007年10月
- 龔顯宗：〈《東壁樓集》看鄭經與台灣〉，《歷史月刊》173，2002年6月

四、網路資料

- 921 地震數位知識庫，<http://kbteq.ascc.net/history/history-1.html>
-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台灣文獻資料庫，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 台灣期刊資料庫，<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periodical/all.htm>
- 全台詩電子文庫，<http://www.wordpedia.com/twpoem/index.asp>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 國家台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dcn.nmtl.gov.tw/twp/index.asp>
- 愛詩網 ipoem，<http://ipoem.nmtl.gov.tw/bin/home.php>
- 漢典（自2004年建置），<http://www.zdic.net/>
- 臺灣大百科，<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
- 臺灣文獻叢刊（從1959年8月至1972年12月陸續出版），
<http://libibmap.nhu.edu.tw/TaiwanWeb/home/index.asp>
- 臺灣記憶，<http://memory.ncl.edu.tw>
- 臺灣漢詩數位點藏資料資料庫，<http://140.125.168.74/literaturetaiwan/poetry/home.asp>
- 聯合百科電子出版：台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http://libibmap.nhu.edu.tw/TaiwanWeb/home/index.asp>